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一章	广场上的市集	5
第二章	每天八小时工作	14
第三章	香榭丽舍的《马赛曲》	44
第四章	家务	61
第五章	安罗耶家的晚餐	74

第 二 部

第一章	工程师先生的面包渣儿	85
第二章	鹤鹑山	102
第三章	炸药	112
第四章	不容易接受的真理	137
第五章	简单的生活	165

第 三 部

第一章	二十岁	191
第二章	在老巴黎的码头上	208
第三章	伟大的一夜	219
第四章	……铁窗	269

第五章	安罗耶家的小姐	292
第六章	好景不常	309

第 四 部

第一章	訴訟	331
第二章	明天,天就亮了	366
后記	372

給法朗索瓦·皮佑，^❶

沒有他的幫助，本書是不會跟讀者見面的。

多·戴桑迪

❶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第一 部



第一章

廣場上的市集

“你沒後悔吧？”呂茜問，她伸開兩條腿，用兩只胳膊支着身子。

“沒有，說句老實話，我倒覺得‘挺希罕’。”

吉蓓爾特跟呂茜并排兒躺着，她向背後甩了甩頭髮。她的頭髮束在腦後，一直披到腰部。她接着問自己，為什麼覺得這個游泳池“挺希罕”。去年，她們這伙幾年輕人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要說一聲“妙”；今年她們卻說“挺希罕”，或者“真够驚人的”了。

吉蓓爾特抬頭望了一下。池邊有幾對青年人正在睜睜眼睛打招呼。一羣小伙子圍着跳板，跟姑娘們打趣，她們在跳水之前猶豫不決，哧哧地笑着。星期六下午的歡樂的叫聲，蕩漾在潮濕的空氣里。雖然游泳池里裝了通風器，可是死水和消毒劑的氣味却仍舊無法消除。

“要下水嗎？”呂茜提醒了一聲，她因為自己發現了這個地方覺得很得意。

“不，不要！”

“我說，十三區的細菌不見得比十六區●的更有害吧……”

吉蓓爾特轉過臉來，望着呂茜的藍眼睛和扁平的嘴。要是在去年，她無論如何也不會說這句話。吉蓓爾特望着呂茜丰满

的側影，聯想着她丈夫的笨重的身體。

離她們不遠，兩個年輕人兩手一撐，從游泳池邊上爬上了岸。他們象兩條鬃毛狗似的，滿不在乎地抖了抖頭髮，抖得水珠四濺。吉蓓爾特濺了一身水，不服氣地說：

“對不起！我們如果要下水，自己會下去的。”

“我想你們就是為了這個來的吧？”個子比較高的一個大聲說，他有一頭深褐色頭髮和一對海水似的綠眼睛。

她們兩人亮晶晶的白游泳衣（吉蓓爾特這時突然注意到了）在這兒很不調和，就象馬戲班的女演員在林蔭道上散步一樣，不倫不類。年輕人裝出一副侷促不安的神氣補充說：

“啊，對不起，我沒有注意你們的游泳衣經不起水。”

“喂，米石爾，你太過份了，”另外一個游泳的人反對說，這人的眼睛和頭髮同米石爾一樣，不過人稍微瘦一點。

米石爾也因為自己的打趣笑起來了，笑得滿臉通紅；他坦率地望着這兩個姑娘：金色頭髮的一個，面色紅得象櫻桃，可是却有一張象哈巴狗的臉蛋兒。真奇怪，有多少象哈巴狗的姑娘啊。棕色頭髮的一個，有一雙黑橄欖似的眼睛和一張可以做牙膏廣告畫的嘴巴，嘴角和眼睛周圍的皮膚被太陽曬成金黃色，好象她是在十二月里從海濱回來似的。在她的笑容和她那一身瘦長的肌肉的動作里，有一種一般女人很少有的自信……（一般女人總是想用她們的嬌媚引起你的好感。）

“喂，轉過臉來吧，你的眼珠子要暴出來啦，”里沙小聲兒說。

他們兩人一起笑了。米石爾挺起了胸脯，他喜歡一鼓勁把上身的肌肉鼓成個倒三角形。夏天，他時常在車間里脫光上身。

① 巴黎的十六區是高貴的住宅區，十三區是平民區。

別人多少帶點羨慕的心情取笑他：“老爺大概每天跟着音樂做早操吧？”米石爾聽了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

“我覺得，這兒的人才真正在尋歡作樂，”吉蓓爾特說。“在我們那兒，你如果不裝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樣子，人家就說你這個人很可笑。”

“在你們那兒，無聊變成了教育的一部份。”呂茜說。

“怎麼，你說在‘你們那兒’，倒好像你不是同我一樣從一個窩裏出來似的……”

“不錯，”呂茜說，“我已經從那個窩裏出來啦……”

“米……石……爾！”

從吵鬧的聲音中傳出來一個聽不清楚的叫聲，穿過了水池。

乃麗站在那一頭的跳板前面，捧着一個皮球。有一個聲音說：“又有人在追封面女郎了！”米石爾聽見那個叫聲，心口上好象被冶煉錘砸了一下。他正在用一條毛巾擦背；這時他突然停了下來，面色蒼白，不知該怎麼辦才好。要不要假裝沒聽見，讓乃麗明白他再也不會跟她一塊兒出去，讓她明白，象以前那樣星期六同她一塊兒游泳的日子再也不會有了呢？他的眼睛遇上了穿白游泳衣的棕發姑娘仰起來的臉。他站在池邊叫道：“好啦！”乃麗把大皮球拋了出去。他們兩人面對面地同時投入水中，過了一會兒又象鯨魚一樣噴着水，準確地在皮球兩邊鑽出水面，那種準確性可不是一天練出來的。內行的人早已在他們面前讓開一條路。

“这六个月来你什么也没有损失，你这个没有情义的家伙！”
乃丽微笑了，好象他们头一天才在末班地下电车上分手似的。

“可是你却把我甩了，”米石尔说，口气很恳切。

乃丽在他身后游着，一面用食指推皮球。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病好了回来，你总是躲着我……
米石尔，干脆说一声，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就这样分手。”

到了池边，她象得了冠军似的，做了一个鬼脸。

“怎么回事？我不喜欢人家吃剩的面包渣儿。哪怕是工程师先生的，我也不喜欢。把这句话装在你的脑袋里，然后再把你那顶有羽翎的帽子扣在头上。”

他象表演似的，把皮球拍了一下。青年人的脸突然变得冷酷无情。他转过脸来对她说了几句话，每句话都象迸在眼里的铁屑一样，叫人听了难过：

“我想我们再也用不着呆在一起了。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再见！”

他使尽力气把皮球扔得远远的。冶炼锤好象在捶击着他的胸膛。这一次他是从梯子上一级一级地走上去的。他抓起弟弟的毛巾。他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好象真的被荨麻刺了一下似的。他擦了擦身子，接着就对那两个不认识的姑娘说起话来，声音还有点颤抖。

“怎么样，池水对你们当真没有一点吸引力吗？真的？说不定你们想上外面市集上玩俄国雪橇^①吧！”

“不知道，我从来没试过，”棕发姑娘说。

① 是一种木制的滑梯，从高处下降，时高时低，坐在上面好象乘雪橇似的。

“如果你們愿意，我和我的弟弟可以当向导。”

金发姑娘沒有回答，棕发的一个突然用挑战的口气說：“好！一言为定。”

米石尔哥儿俩很快地穿好了衣服；到了外面，那两个姑娘已經准备好了。米石尔想：她們穿着这样的皮大衣，恐怕坐在美国汽車里要比坐在俄国雪橇上适合得多了。他問这是什么皮做的。金发姑娘的大衣是旱獭皮的，棕色头发的是美洲麝鼠皮的。米石尔又想起了剛才的那句話：“我不喜欢人家吃剩的面包渣儿”……想到这里，他又生气了，一双眼睛也气得看不清东西。他裹紧了短皮袄。

“怎么样？她們对这种乡村式的市集倒有兴致？不怕坐在木馬上把皮大衣扯破嗎？”

他心里这样想着，怕今天晚上玩得不痛快。

天黑了，在象一个外省的省政府似的区政府門口，狹小的草坪周圍的市集上，游人越来越多，人声也更加嘈杂了。市集就在这个拥有十八万居民的区中心。这个区里的居民，不是挤在租金低廉的房子里，就是住在貧民窟里。好几幢这样的房子只有一个狭长的水泥院子，院子的顏色和气氛簡直象一口水井那样阴沉。

木棚里的小販又有了希望。

“来！来！大减价，”一个长絡腮胡子的人吆喚着，“二十法郎打十二枪，比万森沟的价錢还便宜！”

“怎么样？我們去坐俄国雪橇試試看吧？”

金发的姑娘謝絕了，她的丈夫是医疗站的医师，現在快下班了。

里沙也匆匆忙忙地赶到写字間門口去等他的茜蒙娜。

米石尔和穿灰大衣的姑娘朝俄国雪橇走去，他們認識沒多久就单独呆在一起，覺得很拘束，生怕話头冷落下来。

“您是个大學生吧？”她問，她那对黑眼睛漫无目的地望着人群：几个阿拉伯人比着簡單的手勢，在用簡短的句子說話，一对对的男女摟着膀子，靜靜地站在人流里。

“我？不，我是个鉗床工人。”

看样子她好象沒听懂。

“也就是冶金工人。我叫米石尔·白里耶。您呢，您叫什么？”

她只把她的名字告訴他：

“吉蓓尔特……”

他沒有問她做什么工作。穿这样一件大衣，不見得能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

俄国雪橇使她紧紧地靠着他，这是早就預料到的，不过他並沒有利用这个机会。他用一只胳膊圍着皮大衣，亲切而又大方。他轉过臉来，得意地問她：

“有趣嗎？”

她要玩那种摆动得很厉害的小船。冷冰冰的、墨黑色的天空沒有减低他們的兴致。她和他面对面站着，臉上的脂粉掉了，大衣也乱了，寬大的裙子有时被风掀起，露出尼龙衬裙。她向后仰着头。

“您是个古怪的小伙子，”回到地面上以后，她一面从蜥蜴皮手提包里取出一把小梳子，攏着散乱的头发，一面說。

“为什么？”

其实他心里很得意。

“我不知道。我想象中的冶金工人不是这个样子……”

他們打一个用紙牌算卦的女人面前走过，她要替他們“算算他們恋爱的前途”。在走过一个演魔箱幻术的女人跟前的时候，米石尔拆穿了其中的秘密：

“我有个女朋友，有一天生活没有办法，就顶替箱中女人的缺，因为那个女人跟一个跑街的私奔了。人家把她装在一只有玻璃镜子的箱子里，看上去，箱子好象是空的。按照杂耍市場的議价，她演一場得到五百法郎。”

吉蓓尔特咯咯地笑起来了，有意卖弄她的发亮的牙齿。

“您时常逛市場嗎？”

“难得逛一回。我很忙。”

他买了一块巧克力，价錢相当貴。

他們嘴里塞满了巧克力，念着广告：IN THE WORLD^① 妙不可言的旅行：二十法郎；IN THE WORLD 最动人的玩意儿：二十五法郎。吉蓓尔特摇摇头說：

“可笑，这种崇美狂！”

“IN THE WORLD……(他把 IN THE WORLD 讀成 IN TE VORLD) 世界上，他們这还不够嗎？我們究竟是在法国！他們这种崇美思想簡直太不象話了！”米石尔严肃地說。

“您是个古怪的冶金工人，”吉蓓尔特又說了一遍。“想不到冶金工人是这个样子。”

“您时常在想冶金工人是什么样的人嗎？”

她瞟了他一眼，翹着嘴回答：“是的。”他觉得她这个表情很动人。

“为什么？”

① 英語：世界上。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见解。”

他特别喜欢看她不露出满嘴的牙齿准备拍艺术照的表情。

“为什么？什么样的见解？”

他觉得有趣起来了。她转过头来对着他；皮大衣的钮扣松开了，露出白色的衬衣。

“很进步的见解。”

他抓紧她的胳膊，疯狂地大笑。

他陪着她一直走到地下电车站，走上月台，又一块儿走进车厢。她拿的是头等票；在小古堡换车的时候，她挽着他的胳膊走进灯光明亮的迴廊。她在写着奈亦門的路牌前停了下来。

“米石尔！”

“噢。”

他的脸红了。

“我想我们最好就在这儿分手。谢谢您陪我玩了一个晚上；我难得这样快乐。”

他带着肯定的语气说：

“我们还要见面哩。”

“好。”

她在一張卡片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KLE 12—34，说：“我下午在我父亲那儿工作。”他两手放在皮大衣的袖子上，凝视着她。路过的乘客不断地撞着他们。他轻轻地吻了吻她冰冷的面颊，右手捏着卷起来的卡片，匆匆地走了。“吉蓓尔特，住所电话：KLE 12—34”。他温和地责备自己：“已经九点钟了，开会我要迟到了……得了，总也需要一点儿生活呀！”他接着又后悔没有在这个穿皮大衣的姑娘的嘴上狠狠地吻一下。

在车厢里，他象小孩打汗一包礼物似的，怀着喜悦的心情展

开卡片。“巴特里斯·安罗耶。古董商。法院指定的古物鉴定人。十六世纪古玩专家。波耶济大街一九四号，电话：ELY 23—53”。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怪不得她要自个儿回家……原来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拨 KLE 12—34 这个电话号码。一个毕恭毕敬的声音告诉他安罗耶小姐出去了。

“您恐怕是她的母亲吧？”他问。

他听电话里的声音，感觉到对方好象脸红了。

“不，先生，太太也出去了。我是女佣人。先生愿意给小姐留个口信么？”

不知道为什么，米石尔突然想起了一个同伴在更衣室里看的一本带插图的小说：《小姐与冶金工人》。他火了，他的声音突然变得甜津津的：在玩“老爷和太太”^①的时候，他的小表妹就要求他用这种装出来的声音说话。女佣人，好吧……我要让她看看我的颜色……

“当然，小姐。请你告诉安罗耶小姐，她‘鹤鹑山的伙伴’今天晚上想带她到十三区工联俱乐部去跳舞。”

他挂上电话，又想笑，心里又后悔：“我也许使她太难堪了。”在舞会上，他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也太过火了。”当他同姑娘们跳舞，甚至在两只曲子中间，跟别人热烈地争论的时候，他的眼睛老是盯着门口。他不相信奇迹，可是，谁能知道呢？他一直在骂自己：“笨蛋！笨蛋！”希望和忧虑狠狠地撞击着他的心，他简直无法克制自己了。

① 一种儿童游戏，类似我国儿童扮新郎、新娘的游戏。

第二章

每天八小时工作

晨霧籠罩着巴黎，好象一夜沒有睡好似的。街灯一閃一閃的，使你鬧不清現在究竟是夜里还是早晨。

昨天下半夜，米石尔的自行車的車胎爆了。他只好走到地下电車站等电車。他挤进車廂，对着那些熟悉的面龐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他跟熟人握握手，这才意識到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他知道这时候，在他所有的同伴的脑海里，工厂的影子已經出現了，不管清楚也好，模糊也好，好象船在地平綫上出現一样。米石尔也想到了这座衬托在白楊树背景上的建筑物。其实有白楊树的地方还离得很远呢。不过有什么办法，誰都管不住自己的思想。所以他也不能管住自己，不去想吉蓓尔特披散在皮大衣背后的黑头发卷儿。

米石尔走下电車，受到晨霧的刺激，才清醒过来；他又想起了那些摆脱不掉的心事。吉蓓尔特的影子消失了。他挤在人群里，走上車站的石級，倍雷帽、●鴨舌帽和塌了边的毡帽遮得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一些断断續續的日常談話：

“天真的冷起来了；不过也該冷了……你看到拉巴里斯碼頭工人的消息了嗎？”

“圣德田的罢工呢？”

“昨天我們去看電影；片子簡直太無聊了，每次都說再也不去看了，但是後來……”

“聖德田……甯提啦。可是我們呢？我們簡直跟呆在一個繩子已經磨壞的腳手架上一樣。誰知道腳手架哪天會嘎嘣一聲塌下來！……”

有白楊樹的地方已經過去了。從開設在磚瓦房子里的咖啡館里，出來了許多工人。這些單身漢為了驅散寒氣，空着肚子上這里來，喝一杯已經沒有味道的熱咖啡。

他順着人行道的陡坡朝上走，工廠顯得越來越大。

“光害怕是沒有用處的，”他說，“沒有用處……將來有一天被人家擡到大街上，我們還摸不清是什麼道理呢。”

“喂！我們那些工人代表呢？這不是應該讓他們行動的時候了嗎？”

米石爾朝說話的人（那人有一個酒糟鼻子和兩個朝下搭拉的腮幫子）看了一眼，說：

“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是不是？如果工人代表在打盹兒，我們就得把他們叫醒！”

另外一個有一雙發亮的眼睛的瘦高個子插嘴說：

“這班年輕人什麼都想一口吞下去。可是到了後來，卻象一只走了氣的皮球，扑哧一聲泄了氣了。”

“脫了上衣，就知道我泄氣不泄氣了……”

同伴們的笑聲使他們兩人安靜了下來。

昨天米石爾到了半夜才開完會，接着又跟同志們討論了好久。晚上他從來不覺得累。可是到了早上五點鐘，鬧鐘一响，摺

① 一種沒有帽檐的便帽。

他說得用火柴棒撐着眼皮，才能睜開眼睛。他笑了；他用不着再看了，他對那些穿短皮襖、皮上衣和破大衣的人的面孔簡直太熟悉了。只要一閉上眼睛，他們就在他心里出現了。每一個兄弟的臉都使他的疲倦減輕了一點，這時候，吉蓓爾特的影子又重新出現在他面前，他高興得象有人答應讓他到郊外去玩一天似的。

他們把貼着象片上面寫着姓名的、工作証拿給門警看看。蹲過貝當^①監獄的穆列時常說：“簡直象刑事檔案上貼的照片。”他們排着隊站在考勤鐘前，急得直跺腳。時間在過去，他們越來越着急了。

更衣室里，差不多有一半的小鐵櫥已經裝滿了日常穿的衣服。雅克·馬朵爾穿了一雙沒有帶子的、褪色的舊布鞋，走到米石爾跟前小聲兒說：

“我看，這事真的來了。他們好象已經決定在這個星期里裁一千二百人。”

米石爾的疲乏和遲鈍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他悄悄地說：

“好，我馬上爬到桌子上告訴大家……”

“什麼也不要說，哪一天我們還沒有把握。而你却要……”

兩個人又一次互相對望了一下。米石爾把那只剛套進藍工裝褲的腳放在地上。雅克已經準備好上工；他緊皺着眉頭，端正

① (1856—1951)，法國賣國分子，法國淪陷後與德國人合作，法國解放後，被判死刑，後減為終身監禁。

的臉上显得很緊張。米石尔想：簡直象个站在难做的試件面前的学徒。

“不！这回我决不讓步……”

白里耶跳上更衣室靠牆的桌子，大声叫道：

“同志們！請大家听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管理处决定在我們当中裁一千二百人。你們听见了嗎？一千二百人給趕到大街上，工厂就只能装配装配美国机器了。嗯？假如我們讓他們这样做，我們家里的人又要象在納粹統治下那样挨餓了。我們又得去找工作了……是的，又得去找工作去了！你們还记得招工处門口的长蛇陣嗎？”

他在大声疾呼。几个星期，几个月以来，自从他把裁人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情以后，他說話也流利了，哪怕一連談上几个鐘头也能滔滔不絕。

更衣室里声音很嘈杂，有乒乒乓乓关櫥門的声音，擲皮鞋的声音和布鞋底的声音。米石尔結实的身子倚着更衣室的牆，圍着他的人越来越多了。

“說吧，說吧，反正你那套鬼把戏我們早看穿了！你們就靠着叫‘裁人啦！裁人啦！’过日子，而事实上，我們还是好好的呆在这儿！”說話的是个大胖子，戴着一頂倍雷帽，藍工作服里鼓着一个大肚子。米石尔聳了聳肩膀。工人力量总工会①的負責人斐龙总爱反对別人的意見。

“拚命地喊狼来了②……”总工会③提名选出的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拉福兰直截了当地說。

这句话是小声儿說的。他一边說，一边望望所有的人，但是没有望米石尔。几乎所有的人都搖了搖頭。拉福兰也有缺点。比方說遇到这个节骨眼上，他老是在伸懶腰，过了好久好久才

肯伸出爪子。他仿佛在打盹儿，好象还没从四七年的变化里清醒过来。^①可是照說，一个从一九三六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当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而解放以后又连任的人，难道对老板們的花样还摸不清楚？这些刚从军队里回来，或者还没有入伍的毛头小伙子，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经验呢？他们光知道低着头往前冲……结果只会碰壁。

听众好比一泓止水。米石尔觉得好象有一块石头突然击破了水面；他没听见拉福兰的话。但是雅克却听见了，大声說：

“拚命地喊狼来了！不！……我们叫得还不够，是的！因为狼还好好地呆在这儿！”

再说，雅克心里也不痛快：米石尔总是走得比音乐快。

“工人并不是木头人；他们不高兴人家无缘无故地吓唬他们。我对你說这话，我的孩子，完全是出于好意；论年纪，我差不多可以算个父字辈了……”

拉福兰滿是紅疵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
- ① 原属法国总工会，一九四七年以石烏为首的工会运动改良主义分子另组工会，叫做工人力量总工会；简称“工人力量”；经常得到法国政府、美国右翼工会領袖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等组织的财政补助。
 - ② 这句话引自拉·封登的一则寓言，大意說：有一个牧童在山上放羊，大声叫：“狼来了！狼来了！”农民們听了，都赶来救他，誰知并没有狼，反而被牧童奚落了一頓。有一天，狼真的来了，可是誰也不去理睬他。
 - ③ 即法国总工会，受法共领导；是全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始終不懈地捍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
 - ④ 一九四四年法国解放后，法国工人响应法国共产党的号召，以忘我劳动恢复法国国民經济；一九四七年初，法国生产量几乎达到战前水平，但是这时法国反动势力已經抬头，开始压制工人，工人也就由合作轉变到斗争。这几指拉福兰沒有看到这个轉变。

上班鈴响了。米石尔跟着别的工人走上那条数不清有多少
磴的楼梯。雅克小声儿說：“下一回可得考虑一下再发表意見。”
米石尔攥紧了拳头，覺得雅克簡直是无緣无故地找他的碴儿。

若娜·奥坦今天上班早到了五分鐘。大家都知道，她对时
間是計算得很准确的，从来不早来，也从来不迟到。那种遵守时
間的作风，跟她好象一只机灵的小松鼠似的步子，斯文的风度，
配合得恰到好处。一双骨溜溜的金黄色的眼睛，总是水灵灵的。
略嫌四方的面孔，有点俗气，可是經斯文的风度一陪衬，也就不
引人注意了。她那对松鼠似的眼睛，抓住每一个过路的人，每一
个动作，跟松鼠儲藏粮食似的，眼皮狡猾的閃动一下，就把一件
可笑的事情記錄下来了。

女工更衣室早上乱哄哄的情形使若娜想起了尼斯老家的菜
市。詢問、回答和你喊我叫的声音乱作一团。有的批評工头怎
样蛮不讲理，有的談哪家商店在哪条街上，哪儿演什么电影，有
的叙述孩子生病的情形。总之，簡直可以說她們整个的生活，都
在这充滿肥皂、生发油和狐臭气味的空气里沸騰着。上衣和連
衫裙在空中抖动了—下，就放进衣橱里去了。

在家务草草結束以后，与—速要侍候机器八个鐘头，接着再
开始家务之前，女工們只能享受这几分鐘的自由。

一个习惯在人家的婚礼上或者过节的时候喝彩的嗓子，輕
輕地哼起来了：

因为塞納河

是巴黎的情人，
巴黎睡覺吻，
就在地床上……

另外一个不大入調的年輕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来！我們走向生活！
我們走向黎明！

在更衣室里，使用考娜两边的衣橱的女工，把当天的新聞告訴她；左边的是一个从山沟来的女人，她总是梦想回家靠挤山羊奶过日子；右边的是一个布阿—高龙卜姑娘，她把一迭廉价的愛情小說藏在衣橱里，可是从来不看报。

“听说六点半那一班的工人又談起裁人的事情……市場上藍的絨綫衫價錢比較公道……”

“哦，你知道，关于裁人的事情，他們很早就在談論了……藍絨綫衫多少錢一件？”

“一千法郎……要是真裁人的話，光靠一个人的工錢……”

“我現在就沒有錢了，可是孩子們需要有营养的东西。”

“給他們做‘悶死丈母娘’^①得了。”

“我早就給你說过，菲菲：拿吃剩的面包做‘大嚼男子汉’^②同你的‘悶死丈母娘’一样有营养，而且还能省四两奶油。”

“你知道，工会方面……”

① 一种用奶油、肉和蔬菜蒸制的菜。

② 一种用吃剩的面包做的点心，很脆，故有此名。

“工会，管它呢，我又不是会员……他们的把戏可与我无关……可是，你把‘闷死丈母娘’加上一点糖，就可以当饭后点心了。”

若娜忍不住笑起来了：

“啊，我老实对你们说吧，你们可真滑稽！什么‘大嚼男子汉’啦，‘闷死丈母娘’啦，简直是一份食人生番的菜单！”

她们全都笑了，有的打着嗝儿，有的透不过气来，有的就象老母鸡一样咯咯大笑。快乐使她们透了一口气。

“我，我也没加入工会，可是，如果他们不让我们做工的话，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是不是好惹的，”茹丽·拉卡麻里的多音很重的声音，忽然在更衣室的另一头叫起来了。她的年纪最大，穿一件打细褶子的粗布裙子，腰上束一条工作罩裙。

大家又笑起来了。

茹丽·拉卡麻里用怀疑的眼光对一张张咧开的嘴巴望了一会儿，接着自己也笑起来了。

“您应该加入工会，”若娜轻轻地說，她又变得严肃了。她穿上蓝工作服。现在还能束上腰带，过不了多久就得放弃腰带了。最后的几个月，她得跟茹丽一样，穿一条裙子……最后的几个月，是的，如果还有工作的话……

“加入工会？不要尽催我，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有我的想法。入工会不光是口袋里多了一张会员证，而是每天要多做好几个钟头的活儿。”

她仰起头，挺起丰满的胸脯。

若娜对大家叫了一声“好啊”，就爬上两层楼，向她的车间走去。厂里的女工当中只有她一个人是高级技工，她在男人们的车间里干活。她走了上去，脚步已经不象上个月的那么轻快了。

她想着更衣室的同伴們；她每天走这个楼梯的时候都愁着她們。她不能漠不关心。对她來說，“旁人”从来不是毫不相干的，“旁人”就是她自己的一部份，这中間的关系她很难解釋清楚。若娜想：“从来沒有人跟妇女們談談。”做丈夫的，跟同伴們談工会，談政治，罵政府，埋怨生活費太高，稅太重，可是他們一到了家里就只想休息了。

若娜叹了口气，走进热气蒸騰的、暖烘烘的“黎明班”車間。从毛玻璃窗里射进来的阳光，在她眼睛上鍍上了一层金黄色。要看見比埃尔（他早上一醒就离开了她）的喜悦心情，使她的眼睛閃閃发光。

很久以前，她走进車間，一想到就要遇到一对对含蓄的眼睛，就渾身不自在：她于是直挺挺的，头好象安在螺絲釘上一样，一步步地朝她的位子走去，努力抑制自己不奔跑。如今她一想到这种梦魇似的往事就笑了。

她走过装有自动車床的地方，这里是拉迈的地盘，他早先也是折磨她的人中間的一个。机器保养工拉迈俯身在他称为他的“顧客們”的那九架車床上，一会儿檢查檢查这一架，一会儿檢查檢查那一架，看看車床是不是正常，是不是需要修理齒輪。他用一只手指伸进焦糖色的油鍋里，一边說：“喂，怎么样，奥坦太太？忙不？”一边忙着整理一下他搽了生发油的鬚发。拉迈穿的工作服，式样挺别致，縫綫露出很粗的白針脚；他装出一副美国电影里的工人的样子；每天用潤肤脂搽两遍手。他的女人常常到工厂門口来找他，她是个簿記員，穿一件皮大衣。“哈，原来是兔子皮的，”若娜在更衣室里对別人这样說。只有在自动車床需要加油的时候，拉迈才肯迁就女工。他很和气地对她們說：“石蔓，三号車床又挨餓了……您又在想愛情了吧？嚕！娘兒們哪！”

自从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事件发生以后，他见了若娜总是招呼她说：“忙不？”这句话他一向只对男人们才说。今天，他正在同斐龙谈话。若娜对斐龙这个狡猾的胖子的快活神气，总是存着戒心。车间里只有拉迈一人加入工人力量总工会。若娜听见他小声儿说：

“如果真是这样，我看你得行动一下。”

车间中央，随着日班工人的工作开始，轧钢机象在跑道上奔驶的飞机一样，轟隆轟隆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每天早上，若娜总要对这些在一根转动轴上千活的工人，同情地看这么一眼，他们好象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我再怎么也干不了这样的活儿”……

謀尼亚克老爹是转动轴上的第一个工人，花白头发，圆脑袋上永远戴着他那顶倍雷帽，短小的鼻子和双下巴中间有一张动来动去的嘴巴，嘴角上叼着一段烟屁股。他用两只手操作，同时用腰去撞一下，借借力。总是这样一套。每一小时，每一星期，每一年，他的腰一辈子要撞多少次呢？“我再怎么也干不了这样的活儿，”若娜又说了一遍。在大街上，单看走路的样子，她就能认出一个轧钢工人来。

謀尼亚克老爹停了一下。

“你好，我的女儿！你听说了没有？我说，象我这把年纪，要是被解雇了怎么得了啊……我总希望这些混帐东西会尊重一个有六个孩子的父亲……”

工头走近了。謀尼亚克又握住曲柄，用手和腰干起活来了。若娜握了握伸出来的手腕（干活的时候，因为礼貌的关系，不能伸出沾了油的黑手，只能伸出手腕和前肘）。她走到她那一排车床跟前。这台漂亮的现代化机器，不受外面的三角皮带的牵连，

內部的发动机輕輕地回响着，这对她來說，实在是一个胜利，她每天早上都覺得很自豪。

今天也許是因为威胁落在他們大伙儿头上，所以她又想起了往事……她早先在一个安靜的小厂里工作。厂里有十几个工人。她每次过生日，他們总是用鮮花打扮她的机器，到了五金工人的保护圣者圣厄洛的节日，他們就在她的机器上放一瓶酒，上面还扎着絲带，下了工，他們一边喝酒一边唱：

圣厄洛节那天，
有三个銀匠……

当然，若娜也跟着唱。不过厂里的生意很清淡，一听说洛尔与包席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要招工人，她就上这儿来了……能在比埃尔旁边工作，她覺得很幸福。从走进招工处的时候起，問題就来了：“我們一开头就把您当作有专门技术的机器工人看待。什么？二級高級技工？請听我說，在我們的高級技工当中，从来沒有过女的。您的伙伴們也不会欢迎的……”她坚持說：“无論如何，我总可以試車。”她第二天来了，心里很害怕；“生活好比手风琴”。不过这儿的手风琴还攏在一起，一声不响罢了。她覺得大家都用敌視的眼光盯着她；所有的軋鋼工人都在她走过的时候冷笑一声，連謀尼亚克老爹也不例外。拉边就在她耳朵旁边嘟囔着說：“这些太太們向机械学进军，我只好去当奶媽了。”在她背后工作的斐龙嘟囔着說：“这个婊子車間可就缺少一个娘們儿！”連总工会的主席拉福兰也沒怎么鼓励她：“你看，我的孩子，一个女人当了二級高級技工，从理論上來說，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实际上，这儿可从来也沒有这样的事情。这儿的情

形很特别……”

工头卡姆早已安排好了陷阱等她：做一只千分之一的圓軸，这种圓軸尚在研究阶段，还没有投入生产；說明也很复杂难懂。此外，为了增加困难，他选出一架特别大的車床，操作起来很吃力。“她干的是太太們干的那种輕巧活儿……”她听见他笑着对斐龙这样说。

她需要磨钻頭。要到沙輪那儿去，她差不多得穿过整个車間。每一架机器跟前都有人吹一声短短的口哨，这真比侮辱和咒罵还叫人难受。看見若娜眼上挂着泪水，誰也不会觉得高兴。她直挺挺的站在沙輪前，打开开关，用一个老練的工人慣有的技巧，把钻頭插进火花的光圈。钻頭紅紅的圓錐体，象放焰火似的火花四濺，仿佛刺进胸膛里割她，烙她的心。就在这一会儿工夫，她想起了一幅曾經在她眼前出現过的夜景：在一个一眼看不到边的廣場上，汽車来来往往，虽然汽車强烈的灯光对着她射过来，可是她不得不冒着危險穿过廣場。她突然对自己說：“这不是单单为了我个人。我也許能在別的地方找到工作，但是为了所有的妇女，我必須在这儿坚持下去。”她穿过車間，从两排車床中間走回去；口哨声比剛才走过去的时候还要响亮。她咬紧牙关想道：“我一定要讓他們看看，一个女人也知道怎样工作。”

試件起先經過卡姆本人檢查，接着又經過車間主任和一位偶然耽在那儿的工程師檢查，都認為很好。从此，第一位高級女技工就走进了这个“需要專門技术”的洛尔与包席。^①比埃尔回到家里想安慰安慰若娜，他說：

“有什么办法，小宝贝，他們不过是觉得不习惯……其实他

① 洛尔与包席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的简称。

們的心眼儿并不坏。”

他把她摟在怀里。这天晚上，結婚五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她心里承認：“連他也不完全了解她。”因此她再一次对自己說：“不，这个秘密还不能对他說……还不到时候。”

若娜一面想一年多以前的往事，一面念一片包装紙上的粗大的字体，这是跟她在一架車床上工作的夜班工人写給她的：“头儿要看看陵(另)件，請做好后瑪(馬)上給他送去。水龙头好象怀(坏)了。”她叹了口气。打仗了，父亲不在家(因为当了战俘)，領配給食粮又得排几个鐘头的队，这些淘气的孩子就利用这些机会不去上学。有的人靠自己閱讀或者在速成职业学校里学习，才补上荒廢掉的学业。这个小雷乃梦想跳踢躑舞，头发留到齐脖子，买了一件后面开叉的淺藍色上装，一件黑衬衫和一条黑褲子，他說書法对他毫无用处……若娜象花边女工挑紗一样，輕巧地打开了水龙头。

在离她一公尺远的地方，諾来正在聚精会神地鉋下一公分寬的亮晶晶的鉄屑。鋸刀不时发出嗞嗞的声音。一根长长的鉄軸变細了。为了更好地注意刀刃，諾来把一只手指放在鋸刀上。他扳动平衡杆，切断电流；接着拿弯脚規量了一下。

若娜因为沒能一到車間就看見她丈夫的藍眼睛，心里有点失望，她問諾来：

“‘本生’^①老爹，比埃尔在哪儿？”

“和計时員在一起。”

諾来把他放在鋸刀上的那个手指头举到前額，又加了一句：

“計时工是个瘋子。据說，不久就要把我們趕到大街上去，

① Bonsens, 法文：有深明世故的意思，这是奧底昂·諾来的綽号。

可是他却要縮短時間，昨天他要我在十六分鐘以內完成一個另件。今天，他把同樣的另件交給比埃爾，却只給他十二分鐘。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若娜開始工作，心裡很氣憤。比埃爾同他們兩人一樣，愛自己的工作，認真地干活。這是工頭的一種報復手段，他不敢找若娜的碴兒，便把目標轉到她丈夫身上去了。這當口，比埃爾回來了，他用肘彎碰了碰他女人的頭髮，說：“怎麼樣，小寶貝？累嗎？”他的前額和一邊面頰已經染上了黑色的油污，但是若娜反而覺得他格外漂亮了：“可憐我居然這麼愚蠢，他們說我‘能說會道’，可是我一看見比埃爾，就覺得自己變成了一隻小羊……”他嘆了口氣說：

“那個消息，有人告訴你了嗎？”

“告訴了，是真的嗎？”

“白里耶和馬朵爾說是真的，拉福蘭卻說不見得……”

他沒有談到時間定額；不用說，他獲得了勝利。他把一個要做的另件安在有粗軋頭的心軸上。

若娜轉過身去問諾來：

“您呢，‘本生’老爹，關於裁人的事，您是怎麼個看法？”

諾來把加工軸放在機器上轉了一會，再用彎腳規仔細地量了一次，才慢吞吞地說：

“我嗎，我的女兒，我得把這些事情好好地琢磨琢磨，才能決定哩……”

若娜重新開始工作。她喜歡使用現在這架車床。起頭的時候，卡姆讓她在一架四公尺長的車床上工作，那架車床很重，晚上她渾身痠疼，睡不着覺。

一天早上，她沒有告訴比埃爾，就上車間主任辦公室去了，

許多嘲笑的眼光望着她走过。

“先生，我进厂的时候就說女人可以同男人一样精确、熟練、聪明。我可从来也沒有說过可以同男人一样有力气……我要求讓我管一架小一点的車床。”

从車間主任的微笑里，若娜看得出来他早在等待这次談話了。

“奥坦太太，您是來講和的吧？”

“不，先生；我要求对我公平。”

这件事象丛林中的鑼声一样，很快就傳开了。中午，若娜又听见有人在她走过的时候悄悄地說：“据說要专为她制造一架特别的机器，就象小孩騎的脚踏車似的玩意儿……”本来是斐龙在一架輕便的現代化車床上工作。过了一个星期，她就把那架机器弄到手了。她認為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沒有比这更配她的胃口的工作了。她喜欢用自己的一双手改变金属的形状，創造出新的东西来。在选球形或者圓柱形的毛坯的时候，她欢喜想象她要把毛坯做成什么样的形状。她第一次把一段金属放入心軸，接着取出一个金属球，她高兴得几乎叫了起来。站在这个鋼球面前，她觉得自己已經向前迈了一步，觉得这条道路已經打通了。但是她不能不做一种單調的工作，每一个人只能做一道工序，想到这里，她制造五金另件的乐趣就一下子減低了。

因为肚子餓了，她微微覺得有点恶心；为了忘掉这种感觉，她故意地想这些过去的事情。她沒有吃早飯。現在她又想到将来，想到了即将出世的孩子，她笑了。一定是个男孩子。要叫他倍尔納，他和比埃尔一样有一对藍眼睛和一張端正的臉，长大了，肌肉也跟爸爸的一样，鼓得高高的。在認識比埃尔以前，她从来不希望有孩子……但是，如果他們被裁下来了……

她趁車床轉動的時候，對丈夫說：

“我呀，我還是比較相信白里耶和馬朵爾。”

雅克·馬朵爾那種深思熟慮的謙虛，從容不迫的論據，她覺得很可靠。還有米石爾·白里耶，那個莽撞的小伙子。她比他們大三歲，可是說起來也真奇怪，她和他們在一起覺得好像是一家人。

“我看，你是歡喜漂亮的小伙子，”比埃爾逗她。

“當然，結婚就是一個證據……”

兩人相對微笑，沒有再說下去。

工頭從她身旁走過兩次，都沒有停下來。她跟工頭和同伴們已經混熟了，不過這不是第一天就這樣的……她停住了車床，卸下另件，拿彎腳規量了量。好了。

若娜穿過一排車床，一直向檢驗室走去。有個同伴抬起頭來說：“得了，甭着急，他們倒是為了替我們找活兒干，正在傷腦筋……”

檢驗員很快地檢驗一下另件，做了個記號，寫了“合格”兩個字。

“卡姆也要看看這個另件。”

“我知道……”

檢驗員很喜歡若娜，他常說：“這孩子總是按部就班的，仿佛是一架自動車床，可是又跟鐘表一樣準確。”

她走進那間玻璃小屋，裡面堆滿了紙張、裝記錄卡的夾子和一大堆另件，總之，凡是鉗床和鏟床所能製造出來的東西都應有盡有。

“另件送來了……”

若娜瞪着眼睛看工頭，工頭的臉，從花白頭髮起直到尖尖的

喉結，都漲得通紅，活象一朵秫稽花。除了这个以外，好象她根本不在他跟前的。在这个准时交活儿的女工面前，他好象变成了一架調撥工作的机器。

他們中間还存在着那件事。去年，他告了她一状，說她沒有得到允許，就在工作時間，兩手捧着爭取和平的投票箱，跑遍了各个車間。在車間主任那里爭論得很激烈，起初他們吓唬她，要因为“在工作時間进行政治活动”开除她，可是鬧到末了，还是男人們失敗了。

“好，够了，別尽談您那套妇女权利的大道理了，奧坦太太，我們也懂这套玩意儿。不是因为您是个女人我才这样做，而是为了維持厂里的劳动紀律。好了，这一次我們算是沒看見。不过，請您記住：不管什么事情，您必須先得到准許才能离开机器。”

这一場爭吵使若娜在車間里出了名。

整整两天工夫，她沒有离开过她的車床；她上班的时候，不再和旁人握手，跟誰都不說話，連对比埃爾也不例外。到了第三天……

“对不起，卡姆先生，我可以小便不？”

她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讓比埃爾、“本生”老爹和邻近的工人把鼻子俯在車床上，免得笑出声来。卡姆的臉色变得象一朵紅透了的秫稽花，他发作起来了：

“奧坦太太，不管怎么說，我总不是苦役犯的看守吧！”

“哎！公事公办嘛！卡姆先生。既然我未得准許不能离开机器，那我只好跟在課堂里一样举手啦。”

卡姆再也不饒恕她。她現在在这儿簡直是旁若无人了。剛到工厂里所受的这种折磨，使她时常想起了遙远的地方的那些德国鬼子。

米石尔在慢慢地、气呼呼地钻孔。机器保养得很好，柔顺而响亮的声音，陪伴着他的工作。他在想更衣室里的事情。

他从速成职业学校毕业出来，直接就进了实验车间，从来没有在三角皮带纵横交错的车间里的喧闹中，在轧钢机的撞击声中工作过。他们的师傅是工头的老朋友。师傅在谈到米石尔和雅克时说：“两个了不起的钻床工人。”这样一推荐，所有最复杂的活儿就都由这两个新来的工人包下来了。他们也觉得很骄傲。在仓库里，他们爱挑剔，总是要万分规和计算尺这样的稀奇古怪的工具。他们总是象一个吹毛求疵的老大娘似的嘟囔着：“老板如果想要出色的活儿，就得舍得花钱。我不见得能用大拇指钻孔吧。”他们时常跟装配工达福老爹争论不休。老头儿有个古怪脾气，喜欢在自己的壁橱里储藏一些复杂的工具，舍不得给别人用。达福以前参加过统一总工会。他们说他是资本家，是放高利贷的，他虽然不服气，可是弄到末了，也只好在雅克他们的“小集体”面前让步。

米石尔手里拿着工具向沙轮走去。他走过雅克身旁，雅克正在吃一块夹心面包，面包上已经留下了一个黑手印子。工头本来不许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啃”东西。不过在一架车床面前呆了四个钟头，雅克觉得肚子痛得跟一只干猪尿泡差不了多少。

“喂！要是你在车间里走动，就顺便告诉青年会员，我们午饭后在食堂尽里头开会。”

“我要对全车间的工人讲话！”

“得了。刚才在更衣室里的情形你已经清楚了。大家还没

有酝酿好。”

米石尔耸耸肩膀走了。雅克从他的另件上抬起头来，一双沉思的眼睛望着米石尔想道：“这就更需要把大家动员起来！”每一次他们两人抬杠，总是闹个不欢而散。同时，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对方好象是自己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不可缺少的。从他们屡次争论的情况来看，每人都至少有一次默认过：“要是两人合成一个人，就十全十美了。”

“洗手的时候快到了，”高个子阿尔培说，这是一个在米石尔左边工作的二十二岁的小伙子。

“嘿，一九〇〇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好象是找你来了。”

阿尔培的短皮袄，镶浅色羊毛宽边的黑绒线衫和折好放在衣橱里的特制衣架上的轧别丁长裤，都很考究。“牢骚家”象摇船似的摇摇摆摆走路的架子和他那张过惯荒唐生活的人的脸，阿尔培一看见就讨厌。“牢骚家”叫让·杜朋，这个绰号是从拉福兰的一句话来的：“他这块料，一个人就能护卫拿破侖，因为他发起牢骚来比拿破侖的整个禁卫军^①还要厉害。”

阿尔培望着他。他怪工人不该把这个专串音乐咖啡馆的人抬举得太过份了。工人觉得他有学问，能背维克多·雨果的诗，唱布吕安^②的歌曲，用男中音唱歌剧和全本的《首都大会》。到了喝咖啡的时候，阿尔培喜欢跟几个同伴到小酒馆里去看他出洋相：一群小姑娘围着他，他请她们吃点心，喝酒，逗得她们咯咯咯的笑个不停。大家都围着他笑，对他激烈的谈话，请大家抽的烟卷和在柜台上花钱的慷慨，很是佩服。

① 法文 Grognard 有拿破侖的禁卫军和爱发牢骚的人两个解释。

② (1851—1925)，法国作曲家。

“今天‘牢騷家’走起路來搖晃得特別厲害，”阿尔培說。

“牢騷家”的兩隻寬大的肩膀一高一低，仿佛想從人群中間擠開一條路似的，圓鼓鼓的胳膊上長着一對大手，走起路來一甩一甩的。可是一穿上衣服，人就變了樣。阿尔培羨慕他那幾套定做的毛料衣服。有一天他沒有考慮就沖口而出，說：“你簡直是個裝成人樣的猩猩。”

馬達轟隆轟隆的聲音靜下來了。寬大的廠房里慢慢地又聽見了人聲：過了一會兒，才恢復了廠外粗聲粗氣的談話（平時馬達的聲音很大，聽不見說話的聲音）。這時正在說話的人注意到自己正在大聲喊叫，連忙壓低了聲音。

工人們因為機器單調的聲音，簡單的動作和眼睛老盯在一個地方的關係，已經陷入了麻木狀態。現在，水泥地上沙沙的腳步聲，打開麵包和酒瓶的包裝紙的聲音和乒乒乓乓關柵門的聲音，又把他們從麻木狀態里喚醒了。

“喂！你是自己走，還是要我拿杠桿把你撬出去？別忘了你还欠我們一公升酒哩。”

“住嘴，我的工具斷了……”

米石爾剛鑽完了一個孔，“牢騷家”就在他胳膊的肌肉上捏了一把。

“敬禮，杜朋！”

米石爾很留心，從來不喊他“牢騷家”，其實杜朋本人倒挺喜歡這個綽號，再說這個綽號起得也很恰當，因為他常說：“不參加組織，可真值得驕傲！我是當代最後的一個自由人！”

“這家伙真是一張硝不好的皮子，”米石爾這樣想。他今天同你攜手，說不定明天又要反对你；誰也猜不透是為什麼；古怪的無政府主義者。對那些總是拿不定主意的人，尤其是对敵人，他

有时候冷笑两声，或者批評两句，往往一針見血，发人深思。

“老弟，我想跟你談談，”“牢騷家”开始說，“你早上在更衣室里講过話，做得很对。不过應該有进一步的行动。”

米石尔打算把这个另件做完，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說：

“当然有进一步的行动，老兄，我們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去。”

“派代表团簡直跟往海里吐唾沫一样，毫无作用！我們得自己行动起来。”

“同意，我們一起来行动吧。必須爭取为和平生产，不然的話，我們就有被人家赶到大街上去的危險。”

“牢騷家”那只耸起来的赤裸裸的肩膀，只挂着藍工装褲的背带（他这个人很怕热），好象一只燒得恰到好处的大羊肘子。

“是的，我們需要的是行动。多敲一下或者少敲一下，是的，或者象人家說的，往发动机里撿一粒沙子，軍用飞机有一天就会从天空里摔下来，神不知，鬼不覺。”

米石尔的机器差点儿沒出岔子。“牢騷家”掐紧了他手臂的双头肌，他連忙把曲柄停住了。“牢騷家”歪着嘴笑了。这个人总是好象在找你开玩笑。这能是鬧着玩的事情嗎？也許“牢騷家”发瘋了？要不然……米石尔按住自己的火气。

“老兄，我看連你自己也不明白你說的是什么意思吧？我想我也用不着把我个人的意見告訴你。我們的主張很清楚。我們要的是符合大家的愿望的行动，沒有別的……你說的这种破坏有什么作用？什么作用也沒有；这并不能使兵士和老百姓看清楚問題……”

米石尔选择每一个字。微笑爬上“牢騷家”的臉，接着很快地就消失了。最后，他的嘴巴縮成一条綫。

“这么說，你从来沒有象游击隊員那样单独行动过嗎？”

米石尔摆好另件，搖了搖頭。

“剛才在更衣室里，你也是在你們常說的‘群众推动下’講話的吧，老弟？推动，推动，多好的一个逃避責任的借口！”

米石尔掙开胳膊。馬达的声音靜下来了，“牢騷家”突然跳上鉗床的平台，大声說：

“伙計們，請大家听好。我不是什么政客。我也不打算对大家背报上的話。我不过是把一个沒有参加任何組織的人的意見，把一个自由人的意見告訴你們！”

他大声吼叫着，向前伸出左手，大拇指向上翹起。“他好象在招呼汽車停下来似的，”米石尔想。他恨不得跳在杜朋身上，把他从机器上，从自己的机器上拖下来。整个車間的工人由于好奇心的驅使，一面低声說笑，一面走攏来。演說家的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好象一位演員因为过于考虑声音的效果而故意装出来的声調。

“伙計們，我要告訴大家，他們想叫我們当殖民主义者的帮凶！哪怕我們轉动一下車床，鉗一下，凿一下或者銼一下，都是替資本家服务，都是反对我們越南的兄弟的行为。”

总工会的會員們覺得很奇怪，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点点头，表示贊成。“牢騷家”簡直是在做戏，用的完全是歌手模仿无政府主义者的手势。两个法兰西人民联盟^①的盟員張开了嘴

① 反动政党，是法国法西斯势力集結的中心，成立于一九四七年，党魁戴高乐。对内反对議會共和制度，反对共产党和民主进步力量；对外主張扩强殖民势力。从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一再企图夺取政权，但都遭到失敗，始宣告瓦解。一九五四年，戴高乐分子重組社会共和党。后于一九五八年先后在阿尔及尔及阿耶佐发动法西斯軍事叛变，把戴高乐捧上台，組織独裁政府。

巴：一个是装配工人，家里孩子很多，每逢有人建議他采取什么行动，他总是拿他那七个孩子作擋箭牌，仿佛孩子多就是一个弱点；另外的一个是車床工人，他总是忘不了講他在法国自由軍里的事情。米石尔注意到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主席也从别的車間里过来了。

“伙計們，我們再也不能同意了！我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也不替这些脏东西干活儿！你們也許要对我說：‘可是我們沒有办法！’好！只要把工厂破坏一下就行了！就是这样。我們只要把坏齒輪交給他們就成，讓他們栽斤斗去吧，讓他們去死好了。只消在自己的角落里悄悄的搞这么一下。神不知，鬼不覺。”

为了表示反对，米石尔站在最后一排听众中間。他气得打哆嗦。誰也沒有拍手。工人們觉得很希奇，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鬧不清是怎么回事。米石尔气得渾身发抖：“他为什么选中‘我的机器’来欺騙大家呢？……”工头在玻璃小房里假装在写字；他大概全都听见了。米石尔准备爬上机器大声說：“同志們，这是愚蠢的行为。我們應該正大光明地斗争。为什么要破坏飞机？我們必須强迫老板們再也不派人执行他們的杀人工作；必須讓法国人明白，他們在那里送命是違背人民的愿望的。”但是，工人已經向車間門口拥去；中飯半小时的休息时间过得很快；青年會員还要开会，休息的时间就显得更短了。

“你能給我解釋解釋这种煽动是什么意思嗎？你怎么会讓他这样做？”

雅克的話，是用他跟老板們爭論时用的那种銅鈴似的声調說的。

“你瘋了吧，啊？你以为我是有意讓煽动者爬上我的机器的

嗎？不，不行，你說我是不是故意這樣做的？”

米石爾克制着自己；他不愿意現在就跟雅克吵架，這太嚴重了。他把攥緊的拳頭插進藍工裝的褲袋里。雅克嘟囔着說：

“我早就懷疑‘牢騷家’這個人了。”

樓梯上擠滿了穿千補百衲的、洗褪了顏色的藍工作服的工人。雅克和米石爾聽見工人力量總工會的主席大聲說：

“你現在看見那些傢伙了吧，簡直都是瘋子。一開頭就要進行破壞活動，他們這是存心叫人家來抓我們……”斐龍是個狡猾的傢伙，他每月都要把“不繳工會費的敗類”大罵一通。

“‘牢騷家’不是共產黨，而且也不喜歡他們。”一個比較年輕的社會黨員，科萊茲省滾球冠軍，用生硬的口音說。他一面走一面鬆褲帶。

“這一回，他替那些傢伙講話了。他剛才站在那個小子的車床上，這不就証明了這一點嗎？”

工人力量總工會主席假裝只看見米石爾一個人，裝模做樣地噓了兩聲，不响了。

“機器是廠里的，不是我的，也不是‘牢騷家’的。何況你完全明了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政策跟這個完全不一樣。‘那個小子’，你可得注意，他馬上就要扼住你的喉嚨。”

米石爾的兩隻拳頭從藍工作服里抽出來。他那長滿了黑色鬚髮的腦袋，就要象一頭愛跳的小山羊那樣，頭朝前，對准那個胖子的大肚子衝過去。

“你呀，你不大喜歡跟老板吵架吧？”雅克嘲笑的声音說得特別响。

米石爾用力吸了一口氣。群眾的反对使他眼里噙滿泪水；他閉上眼睛。

“你要是擰他們的鼻子，還能淌奶呢；^❶ 這種人也來教我們怎麼搞工會工作，”拉福蘭拍拍斐龍的肩膀，假仁假義地嘆了口氣說。

這一來，米石爾的怒火找到了一個出氣筒：

“這麼說，你同意啦，工人代表先生？你也許同意他們的看法吧？”

他們站在樓梯轉彎角上；別的車間的工人們也走了上來，樓梯上擁擠起來了。為了避免堵塞通路，米石爾夾在拉福蘭和雅克中間繼續往上走。

“不，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但是，你恐怕想叫我支持你的蠢笨的行為吧？”拉福蘭得意地說。一九三六年，他的威信，就是靠這種把對方的話轉為對自己有利的技巧換來的。“你們這班人總是跑得太快，一旦有幾個沒有頭腦的家伙鬧得更厲害的時候，你們就大吃一驚，只有打哈哈的份兒了……”

大家都在聽他們的爭論。米石爾反攻了：

“你啊，智慧之父，你無論如何也得注意注意，每一層樓的同伴們對哪些地方不滿意，要不，他們就不管什麼代表不代表，自己上管理處去啦。”

有兩個聲音說：“這個小伙子沒有錯。”“沒有人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雅克把米石爾拖走了。拉福蘭聳聳肩膀，安閑地說：“好，等着吧，下一回我去請教你……”

他們走進長方形的明亮的食堂，油煎土豆和醬燒肉的香氣，盤子叮叮當當的聲音，叫聲，刀叉的响声，雖然是八個人合用一張餐桌，有清潔的台布和親切的女服務員，可是給人的感覺倒不

❶ 法國諺語，意思是：乳臭未干。

是酒店的閑散，而是車站餐室的匆忙。

拉福兰向他的餐桌走去，女服務員事先放好一瓶酒，這是他每天享用的額外奉送的飲料。米石尔在一行行餐桌中間走着，招呼青年工人不要忘記馬上就要開會。

“趕快吃吧，我們飯後在食堂盡里頭的那個老地方開會，有幾項重要的事要決定……”

“喂，聽我說，我在咖啡館裡有個約會，你不會讓我失信吧，”若若有點不耐煩地說，他有一頭金黃色的鬚髮，時常給《婦女雜誌》寫稿子，解答讀者提出的問題，曾經把四位電影明星的象片剪下來，裝飾他更衣室的衣櫥，可是工頭們却因此說：“這家伙手裡很有幾文……”

“等你拿不到工資的時候，就不能請女孩子們喝咖啡了，這是明擺着的事情……”

大伙兒都笑了。米石尔走近盡里頭的那張餐桌，看見法蘭西共和青年聯盟^①支部的負責人都在那兒。乃麗坐在他們中間，穿着一件胸口綑得很緊的黑絨綫衫，上面插着兩支含羞草，正在接受別人的恭維。“工程師先生的麵包渣兒。”啊！他以前是多麼盲目，多麼愚蠢啊！那六個月的怪病，請假，神秘的旅行，還有那些信。他居然天真到一接到她的信就趕緊寫回信。啊！他給人耍了！……他如今還記得同他在一架車床上干活的小胡鬍羅伯擻嘴的神氣：“怎麼？你以前不知道？我見你們成天一塊兒游泳，還以為你們很要好哩。不，不！她是替戴松養的孩子；我們是從醫療站的一位護士那兒知道的……”那場怪病原來是這麼回事。六個月的病假原來是為的把懷孕的事實隱瞞起來……人

① 青年進步組織，受法共領導。

事科长的孩子比冶金工人的要特别优待。米石尔心里安定了，那个孩子是工程师先生的，不是他的。

他对“牢骚家”斐龙和拉福兰的愤怒，在这儿找到一个出气筒。雅克喊他：

“喏，别人在新回来的女王脚下给你留了一只木箱子……”

坐八个人的桌子已经有了九个人。

“非常抱歉；我嘛，我可不跟我的腰难过。我宁愿要一把靠墙的椅子，也不要女王脚下的箱子……”

他注视着乃丽，加了一句：“好一个女王！”

他对他的挖苦话很满意，走去同诺来坐一桌，若娜正在那儿细心地替同桌的人切面包。米石尔喜欢诺来，比埃尔虽然为人和气，可是不大说话，对什么都不关心，米石尔不大了解他。自从若娜和平投票的事情和她对卡姆的惊人的反击在厂里传开以后，他很同情她。米石尔一面把油煎土豆堆在自己的盆子里，一面打量着若娜。开会的时候，她从来不言语，从来没要求过工作。可是她知道怎样保卫自己，反对车间主任。拉福兰曾经说她理屈：“要知道，从法律上说，他们能找到借口，她在工作时间没有权利这样做。”米石尔认识若娜的车间主任，瘦高个儿，装配工出身，比殖民地联队的副官还爱吹毛求疵。若娜的胜利，使得那些最不赞成男女有相同的工作能力的工人，也不得不佩服她。

“你要参加我们的会议吗，若娜？青工会会议。”

“你疯了，我已经二十六岁，不久就要做母亲啦……”

“正因为这样……”

他望着她，淘气地加了一句：“为了你们母子俩，来吧。”虽然比埃尔轻轻耸了一下肩膀，表示不大赞成，她还是去了。比埃尔

也跟着去了。

他們一共好几百人：除了晚班的以外，所有的青年會員全來了，連剛從醫療站照X光回來的“藝術家”羅伯和“阿飛”亨利也在內。

雅克咳嗽了一聲。他那一雙眼睛，在疲勞的眼皮下閃閃發光。他輕輕地開始說：

“道理很簡單，朋友們。解僱工人可不是一句空話，因為我們一天不為和平生產，我們的工作就一天沒有保障。先遭殃的是我們年輕人，不過也不光我們遭殃……三分之一的工人將要被趕出門外……”

“我們的那位工人代表和工廠委員會，”羅伯大聲說，“不肯提出堅決的要求，他們永遠跟不上工會的口號，就跟牛車追汽車一樣！”

雅克沒有理睬這段插話，接着談軍事生產的問題。他談到美國人的意圖，美國飛機的輸入和法國飛機製造業的破產。有一天，一位當飛機駕駛員的同志，請他在布爾柴機場作了一次空中巡禮。他以後時常想到這個機場。在講話的時候，他彷彿又看見了那些飛機。他談到拖拉機，後悔自己不懂詩：一定有歌頌拖拉機的詩篇或者歌曲，只不過他不知道罷了。他的話又回溯到速成職業學校的學習時期。那是一九四六到四七年間的事。他們差不多都在速成職業學校學習過。那時候，每一個人不但希望在冶金方面找到工作，而且還希望在這方面能出人頭地……

“啊！對了，我記得很清楚，正是這樣，”高个子阿爾培插了一句嘴。看上去大家都聽得入迷了；他們覺得雅克的話象一朵向着太陽開放的荷花，在他們心里開放了。機場上無數的飛機，

法国开辟的民用航綫(現在都給美国人拿去了), 拖拉机……雅克知道, 大家現在都想起了同样的东西: 在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紀念日那天, 他們的拖拉机, 他們亲手制造的那台拖拉机, 在游行的队伍中行駛, 受到了群众的欢呼。亮晶晶的机身打扮得特別漂亮, 上面站着几个美丽的姑娘(乃丽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記得很清楚!” 高个子阿尔培又說, “我当时是个建筑工人, 成天发支气管炎。医生对我說: ‘你該改行了。’ 我想: 冶金工人要什么有什么。将来要建立很多的工厂, 大家都可以当技师。所以到了四六年年底, 我就进了速成职业学校。我那年十七岁, 那种日子可美啦! ……”

別的人表示贊成他的意見, 因而把他的話打断了。雅克不打算恢复会場的秩序, 因为大家都需要把心里的話掏出来。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从速成职业学校或者普通职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差不多所有的人以前都希望当技师。老一輩的人說: “我們从来没有見過有系統的技术进修班和其他的訓練班。在我們那个时代, 一个勤劳的小伙子……” 他們以前都希望象他們在杂志上讀到的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美好生活也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实现。他們觉得周圍是一个兄弟般的世界。誰知道后来……

雅克赶紧說明目前的情况。工厂委员会的秘書胆子很小, 这就影响了其他的代表。工厂委员会光搞行政管理, 根本不关心福利工作。首先受到解雇威胁的是青年工人, 所以他提議在各車間的青年工人中間, 推选一个包括三十位代表的大型代表团, 去同人事科长談判。

“到管理处去嗎?”

“你看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呢……”

此外，他們明天还要全体到五楼本厂的人事科去一趟。必須說服拉福兰一块儿去，沒有这位工厂委员会的秘書在場，戴松不会接見他們的。

接着，大家乱哄哄地推选代表。

“明天上午的談判，我們至少應該有一位女代表。我建議推选厂里唯一的高級女技工若娜·奥坦！”米石尔大声說。比埃尔虽然好象不大高兴，可是其余的人鼓掌通过了。早班的代表們，决定下午三点鐘下班以后集合，一块儿去香榭丽舍。

第三章

香榭丽舍的《馬賽曲》

三十个人集合以后，就朝那条栽着白楊树的林蔭大道走去。白楊树哼着催眠曲，哄那座石头紀念碑和两旁的磚瓦房子入睡。

“这儿有点象我老家的城牆，”若若說。

雅克喜欢白楊树。他的蜜月旅行是在希乃蒂的娘家卢瓦尔河上的新堡度过的。下午，他們时常到白楊树长得很茂盛的大路上去研究将来的計劃。計劃可真不少：一所有两間屋子和一間厨房的住宅，花帆布窗帘，屋里摆滿了美丽的書架。同她在一起，瞧着她丰满的身体，象玫瑰花似的光潤的臉蛋儿，話自然就多起来了；說不上三句話，他們就不管附近有沒有过路的人或者釣魚的人，拥抱一次，因为，他們等待一个安安靜靜的接吻的机会，已經等得相当久了……

雅克带着温柔的心情望着巴黎的白楊树，心里想（他每天都要想两遍）：“象希乃蒂这样的姑娘，一天到晚关在一間屋子里，一边是搖籃，一边是該洗的尿布，实在是够受的。”他把家庭的开支又算了一遍：“如果希乃蒂再能找到工作，也許……”在走到地下电車站以前，他又把过去的計劃掂算了一回，发现所有的計劃几乎都“付諸东流”了。只有这么一間屋子，摆一只書架已經很不容易了。炊烟和水蒸气熏褪了帆布窗帘的顏色。每一次他开完

会，终于躺在床上的时候，希乃蒂总是睡意蒙眬地醒来，往往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碰上这种时候，他又生气，又激动，心里想：“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她的。”所以他想战斗，情愿冒所有的危险，只要这种生活有一天能够结束，只要工人也有享受未来的幸福的权利。“坚韧是共产党人的美德”这句话，他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了。这句话虽然牢牢记在心里，可是却想不起是谁说的了。他又想起了去年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一位工人在台上讲的话：“为了造一座饭堂，我们一共派了六十个代表团去跟人事科长交涉；我们差不多天天都在管理处。”今天晚上雅克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希乃蒂听听……坚韧……

他看看别人；他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听米石尔讲故事，其实那个故事并不怎么有趣，可是他带着令人信服的笑容，讲得有声有色：“……他对我说：‘您倒说说看，白里耶，您在工作时间串来串去，难道您以为自己是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吗？’我马上就还敬他：‘就因为我们有那样一位工人代表，我才不愿别人把我同他一样看待的。’”

“是啊，他也太不象话了；我们对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有什么看法，他可管不着！”雅克大声说……

这群小伙子活象一群向饮马池飞奔的小马；纳粹占领时期，他的父亲，泥水匠，在包斯平原的一个荒僻的小村里，找到了一个收入虽少却很安静的工作，雅克就在那里时常看见这样的小马。他晚上把水泥小車推进敞棚里去的时候，看见了里面的几匹生气勃勃的马，觉得很羡慕。

“当然管不着！”他们又笑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刚才发牢骚，推说有约会，怕跑这一趟，找出种种的借口……现在也许不承认了。因为他们早已把这些事情忘在脑后了。虽然

米石尔动作呆笨，好夸口，可是他誠懇，精力充沛，有一股能够抓住人心的力量。

米石尔跟大伙儿在一起的这副自由自在的神气，雅克看了，不知不觉的就羡慕起来，就跟他以前羡慕那群小馬的情形一样。他的话虽然不見得句句正确，可是能打动人。心。“不过看起問題来，我可比他清楚多了，”雅克这样想，这倒不是夸口。要是在乡村的夕阳里，把这一群小馬赶在一起，他觉得需要象米石尔这样的人。

上了乘客寥落的地下电車以后，他們还没有安静下来。他們占据了一个車厢，圍着吊杆站着，不停地講军队里的故事，連没入伍的人也跟着講。

“尽管在六个月以后我也要参军了，”罗伯叹了口气說，“哎呀呀，对我来说，这簡直是毫无意义……”

“哼！照現在的情形看起来，他們可能把你送到印度支那去，”阿尔培說，他才退伍回来不久。“到了那时你又怎么办呢？”

“哎，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罗伯大声說。“我的錢可不是多得沒处放……”

若若打断他們的談話，說：“有人給我講过一个印度支那的故事，这故事挺有意思。”他講故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一边添油加醬。米石尔笑得噲了起来。雅克不大留意他們的談話。他拿定主意要在人事科长面前講話。

“象这样跟老板面对面地談話，我可要比米石尔高明了，我能沉得住气。”他这才觉得有点滿意了。

在馬勃夫地下电車站，他們挤在香气扑鼻的太太們、拿公事皮包的先生們和跟他們差不多年紀的年輕人中間，走上扶梯。光是那些年輕人的手套的价錢(他們打听过)就等于他們五天的工

資。有几个姑娘提着硬紙盒子，她們正好是他們說笑話的对象：“小姐，您要搬运夫嗎？不談什么工会議价，我尽义务好了。”穿皮大衣的太太們走过，有人在一边評头論足：“說真的，如果你拿一块蘸了酒精的破布給这个布娃娃擦把臉，剩下就沒有什么了。”

他們到了上面。冷不防的，一个穿长毛大衣、背上披散着一束黑色鬚发的姑娘，叫了一声：“米石尔！”她奔过来，皺着眉头，站在他們面前。

“对不起，我一会儿就来，”米石尔的臉紅了。他走近她，臉上帶着一个尷尬的微笑。

“怎么，出来买东西？”

“試衣服样子。爸爸在办公室里；那里沒有什么事。你呢？”

他装出一本正經的神气；这时候，他覺得自己好象在浪費別人的時間，覺得自己的行为很自私。

“我們是工人代表。到对过管理处去。”

“你今天多么漂亮啊！”他这样想。这时候，一股烈火般的爱情突然把他的眼睛燒亮了，嘴巴也張大了。不过这只是剎那間的事情，他連忙克制住自己。心里突然覺得不大舒服。他模模糊糊地想：“冬天剛从澡堂里出来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这个女人的身体，米石尔連她的肌肉的形状都記得很清楚，他連做梦都忘不了的这个身体，現在却跟一群无名无姓而又完全陌生的漂亮女人的身体混在一起了。以前一遇見漂亮的女人，他就覺得驕傲：“我的女朋友比她漂亮。”現在这种驕傲的心情已經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难以滿意的恐惧。他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变得粗暴了。

“星期六見，好嗎？今天晚上你如果在家，我就給你打電話……”

“晚上我們去看安努亦^①的戏。”

吉蓓尔特的口气很生硬。他和她还是各走各的人生道路。米石尔总認為一个女人應該有工作，当然，也應該有娱乐。但是娱乐并不是戏剧……（安努亦是誰？）而是……得了，現在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一个一个地研究，不是嗎？三个月來他們一直想生活在一起。总有机会把問題講清楚的。

“原諒我，亲爱的，不能讓他們尽等着……”

“知道，去吧。只有我能等……”

“可是吉蓓尔特，你也知道……”

“当然，有什么說的！……同志是神圣的，你已經說过不知多少遍了……”

怎么办呢？难道就在人行道上，把他們受到的威胁和他們現在的处境告訴她嗎？……他已經試过不知多少次了：她應該了解了。

“好了，不要生气了，亲爱的。星期六再談，好不好？”

“你不吻我嗎？”

米石尔轉过臉去，很快地看了一眼。大家不知趣地在等他。在同伴們中間有两三个人認識吉蓓尔特；他們曾經同她一起乘过楓丹白露的火車和兰布耶的公共汽車。她当时有点拘束，（也許是因为害怕吧？）跟他过于亲昵，不过仍然很討人欢喜，显得很快活。米石尔忽然注意到：“說不定那种郊游，她根本不感兴趣。要不，她剛才为什么沒有跟若若和高个子阿尔培招呼呢？她还对我說过，她覺得若若长得很漂亮，簡直象个‘年轻的希腊人’，她說他象什么地方的牧人來着？……得了，管他呢！”

① 法国喜剧家。

他弯下身子(她穿着高跟鞋比他稍微矮一点),没有摸她,也没有扶她的肩膀,只在她香喷喷的面颊上嗅了一下。

“星期六见,小心肝!”

“再见……”

她生气了吧?他头也不回地向同伴们走去。猛然间想起了那个地名:阿加底的牧人。一时想不起来的东西,往往会突然想起来的。

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从他们开始学话,学走路的那天起,生活的面貌就不相同。当然,生活有时候也会有其他的面貌,这在人生当中原是免不了的事情。从阶级界线来说,吉蓓尔特是站在坏的一方面。她以为她憎恨一切:环境,家庭,一切……以为这就是憎恨自己的阶级。她说了一遍又一遍,并且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们奇迹似的爱情。这就是她的信念。不过,她还用阶级出身给她带来的标准看问题。他能不能给她证明,她不是在“主要的”问题上(这方面已经做到了),而是每天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错了呢?

“真伤脑筋!”米石尔想,“……只有我能落到这种地步……去他的!”他挺了挺身子。如果说他不怕管理处的那些经理先生,那些和他的饭碗直接有关的人,为什么要怕古董商巴特里斯·安罗耶呢?“既然是她本人不要他们那个世界……”想到这里他又放心了。好了,想得太多了。不要赶不上代表团,这是顶重要的。他忽然生起自己的气来了……不用说,大伙儿少不了要意味深长的吹一声口哨欢迎他。“啊,老爷!……”“请原谅,你总是能批评别人的老婆……你可找到了一个好的……”

“同志们,门房如果不让进去,我们就推铁栅门。推不开门,我们就喊口号:‘为和平生产’、‘法国飞机制造业独立自主’,或者

再喊……(他想了一会。他不笑,也不激动,声音很简短。只觉得胸口里有点不舒服)或者再喊‘不许用飞机支持肮脏的战争^①’。如果警察来了,我们就站在一起。大家都同意吗?”

“如果他们抓我们呢?”

米石尔和雅克两人对望了一眼。警察局。身份证。老板正在寻找一个裁人的借口……两个人都想到了印在开除工人的通知书上的条款“在工作时间进行政治活动”。还算聪明,他们的同伴是从早班工人里选出来的,“工作时间”的理由就不成立了。唉!如果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稍微有点斗争心……

“到时候再说吧,”米石尔说。“我们现在去吧。”

除了星期日以外,米石尔对香榭丽舍的情况不大熟悉。吉蓓尔特认为这一区对她很危险:她更喜欢逛十三区的那个半乡村式的区政府:周围都是草坪,到处是熙熙攘攘的街道和架在空中的电车轨道。他突然觉得巴黎的这个市区好象一个人穿着节日的盛装,站在照相机前翘首弄姿,脸上的神气很庄重,就跟有人要介绍他跟陌生的大人物见面似的。光看这一区,整个的巴黎简直就是一座华丽的城市。这些坐在宽敞的汽车里的人,你无法想象他们怎样在家里扫地烫衣服,在窗台上拍地毯。其实,他们才不干这个呢。他们是差别人干的。巴黎对有錢的人真是服务周到。可是他们这三十个人都知道巴黎是属于他们的。这是一个有贫困、有艰苦的劳动,也有光明的城市。就跟他们一天的生活一样,这座城市有好几种不同的生活。巴黎的生活跟他们的一样,他们有穿一身蓝工作服,手指沾满油污的生活,也有穿一套清洁的衣服,手指刷得干干净净的生活。放假的日子,姑

① 指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

娘們會問他們（吉蓓爾特就這樣問過他）：“您是個大學生吧？”她們一聽說是冶金工人，就覺得很奇怪。這可比光做一個有錢人的兒子神氣多了。巴黎也是這樣。來巴黎遊覽的人留連忘返，他們因為沒見過拿年金者的別墅街，十三區的這條最難看的、人口最稠密的街，所以認為巴黎的每一家酒店都跟紅色的大金魚缸一樣，燈紅酒綠，一星期裏面不管哪一天，一到三點半裏面就擠滿了人。他們以為巴黎的商店都是這種圖畫似的華麗的店面……按說，這的確是真的。米石爾不敢走進這一類的商店；他沒有本領拒絕女店員兜售的商品；每一樣商品的價錢，似乎都把電燈費和商品陳列的開支包括進去了。那些琳琅滿目的商品簡直可以拍成電影。提起電影來（不錯，他有時候也去看電影，不過比到林蔭大街去的次數少一些），現在的电影院隨時可以進去，不必等待。

“有的人一輩子清閑無事，一定每天都去看電影，”若若說。

“可是輪到你做早班的時候，四點鐘一過，你還不是照樣可以去，”阿爾培反駁他說，大家都知道他有好抬杠的脾氣。

笑聲起先象馬嘶聲，接着就變成連續不斷的狂笑。“錢哪？你去偷啊？”“好，一言為定。我們每天來喝點開胃酒。阿爾培請客！”

光亮的汽車，一輛跟着一輛，象一隊金龜子似的向星廣場爬去。汽車跟那些坐在汽車軟座上、俯在方向盤上和走在人行道上的人一樣，又懶散又華麗。

“如果我們沒有走錯車站，吉蓓爾特就不會看見我了。”緊接着，吉蓓爾特和香榭麗舍，就一古腦兒消失了。因為雅克叫了一聲：

“你瞧！”

一隊“黑燕子”——披短披肩、戴鋼盔的警察——早已從一輛停在鐵柵欄前面的汽車裏走了下來。他們分成兩行站着，兩

只脚不停地替換着休息。

另外有一輛汽車停在橫街上那几家神秘的酒店門前。这种酒店連老于世故的罗伯也从来沒有进去过。

“厂里有奸細！”米石尔轉过身来，慢騰騰地对大家說。

大家瞧了一会儿；他們嘴里半截肚里半截的咕噥了一陣子。象宣誓似的，米石尔举起右手。他的光潤而快乐的臉上流露出坚定的神情。

“我們先穿过街，再散开队形，不声不响的朝着他們冲过去。”

除了一两声“哎，我說”，“要是抓住这个奸細”，或者“你是說的那个玩意儿”以外，誰也沒吭气。若若（去年进洛尔厂时，每逢星期天他母亲还打发他去望弥撒呢）从牙齿縫里說：“老实对你說吧，总有人屁股上少不了要尝尝釘鉄釘的皮鞋底的滋味。”

他們散乱地穿过大街，被街上的人流冲散了。他們起初在人行道上三三两两地前进。过路的人都轉过身来望着他們。他們当中大多数的人都穿着热烘烘的短皮袄。这种衣服在早上五点半挺用得着。可是在这儿，在这到处都是咖啡館、汽車和开放暖气的商店的地方，就不合适了。有的穿着带拉鍊的上衣；电影工作者也爱穿这种衣服逛大街，不过冶金工人穿的长褲和皮鞋不象他們那样古怪，引不起路人的注意罢了。有两三个人穿着长大衣，那是星期天从郊区市場的商販攤头上弄来的貨色。

米石尔走在雅克和罗伯中間，其余的人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們身后。大家都知道米石尔和雅克不会再回过头来指示什么了。他們挺着脖子，每一个人都在竭力揣摩着事情的发展。

在离警察二十公尺的地方，三十个年輕人好象接到一个无声的命令，排成一行，形成一个不規則的半圓圈，不动声色地向警察走去。

一个戴袖章的人(他的臉跟一个喝光了本錢的酒店老板的臉一样紅)站出来問:

“喂,你們是来干什么的?”

一片沉默。队伍又挨近了一些。警察不再閑聊了,他們的手藏到短披肩底下去了。雅克想:“应该用有礼貌的話回答他,不过……”米石尔好象开玩笑的声音很和气地說:

“怎么?不能在香榭丽舍踹了吗?禁止到这儿来嗎?”

“你們为什么对着我們冲过来,啊?你們到这幢房子前面来做什么?”

誰也沒料到高个子阿尔培,这个爱抬杠的小伙子,会发表意見;他自己恐怕事前也沒有料到。他有点口吃地說:

“我們是来找管理处的負責人的。法律不会禁止这个吧,对不对?”

雅克看看他,得意地笑了:“不管怎么說,一行动起来……个个都变成了可爱的宝贝……”

“你們里头誰是带头鬧事的?快說,要不就把你們都帶走。”

戴袖章的人命令他們遵守秩序。他知道他們虽然咬紧牙关,可是心里却藏着一个輕蔑的微笑。若若嘟囔起来了:“这儿又不是非洲的懲戒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們。”

这幢罕見的私人住宅,夹在大厦中間,叫人一看見就想起那些穿輕便的闊边裙子的貴夫人。警察离开鉄柵門,把冶金工人圍成一个半圓圈。

“怎么样,带头的人連自首的勇气也沒有嗎?”

“我們不是納粹分子,沒有 Führers,● 我們是来跟老板談

● 德語,意思是元首,原指希特勒。

判的法国工人，沒有別的……”

为了讓聚集在鐵柵栏两边着熱鬧的人听清楚，米石尔叫的声音特別高。

“好，总算找着一个了，他的嘴巴比油条鱈魚还长哪，”一个比戴袖章的人的脸还要紅的警察大声說，他一把抓住米石尔的短皮袄的領子。

“我們动手还是跟着走呢？不，不能动手，三对一，他們的人比我們多……”这个思想在雅克脑海里一掠而过。米石尔轉过身来，張大了鼻孔，对他微笑。戴袖章的人抓住高个子阿尔培的胳膊，把他拉出来，說：

“还有这个家伙，他比在市集上的人的話还多。”

雅克張开了嘴，几乎所有的嘴巴都同时張开。他們喊了一声有节奏的响亮的口号：“为和平生产！”接着就唱：

反对殘暴的統治，
血的旗帜已經举起来了……

他們唱得虽然不大入調，可是有力、动人。《馬賽曲》的歌声叩击着香榭丽舍区的居民們的心弦。

这伙年輕人，把这两句表达他們心里沸騰的情感的歌詞，唱了好几遍：

反对殘暴的統治

……………

与其說警察包圍着他們，倒不如說是保护着他們。

过路的人停在房子和停車場前面望着这群莫明其妙的人走过，他們不象十一月十一日軍人的游行队伍，看那股令人感动的劲儿，倒好象是到无名英雄墓去开追悼会的队伍。

冶金工人唱着歌。戴帽子的太太們(她們的头发也是花大價錢梳理的)对她們的同伴悄悄地說：“你看，他們倒不象是坏人。”有的說：“你看，都还这么年輕，为什么要抓他們呢？”她們的男朋友武断地回答說：“他們是共产党。”太太們听了，这才明白过来，叹口气說：“真可惜！……多么不幸啊！……都还这么年輕。”

再下去，到了离圓形廣場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絨綫上衣的胖女人大声說：“他們抓你們，是因为你們唱《馬賽曲》嗎？那他們还算什么法国人啊？”警察极力装出沒听見的样子，但是办不到。修阴沟的工人突然也唱起《馬賽曲》来了。“自己人費不了多大工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米石尔悄悄地对高个子阿尔培說。

这么一来，剛才遇見吉蓓尔特的煩惱也給冲淡了。米石尔敞开喉咙唱歌，心里很高兴。警察放开了他的和阿尔培的胳膊。做保姆的，在大街上漫步的人和从出租汽車里下来的旅客，望着这三十个被警察押着的快活的年輕人唱着国歌走过。一个弯了腰的小老头儿脫下了闊边帽子，接着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头，不安地瞧了几眼，又慢慢地戴上帽子，心里发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都給我下去！进去！”

戴袖章的人往下推米石尔。在气派豪华的博覽宮的斜坡底下的一个脚手架下面，有一个打开了的門，里面黑黢黢的。在人行道和这扇門中間，从上而下鋪着一块木板。年輕人一个接着一个，用他們沉重的皮鞋狠狠地踏着木板。每走一步，木板就发出枪声似的声音。警察沒敢說什么。

地窖很冷，他們肩头上感覺到一陣涼意。冬天的阳光，巴黎的嫵媚，《馬賽曲》的歌声，他們的挑战（他們剛才兴奋得解开短皮袄的鈕扣，拉开皮上装的拉鏈）——所有这一切，等他們一走进粘乎乎的黑暗的地窖，就都烟消雾散了。

这是一間长方形的地下室，如果用来安放盐水桶或者蘑菇架，倒很合适。

“‘警察局长的走狗’，他們这个綽号真是名实相符，”雅克瞅着桌子后面那两个俯身在一堆档案夹上的便衣警察这样想。

在另外一張桌上，四个警察漫不經心地朝他們看了一眼，繼續玩他們的紙牌。墙上挂着一張发黄的戴高乐象，插着許多橡树叶子，象上布满了蒼蝇屎。

“啊，‘茹毛飲血的人’来了，”两个便衣警察当中一个比較瘦一点的人說。

“完全清楚了，他們早在等我們啦。”雅克走近米石尔。雅克的臉从这个关活人的陈尸所似的地窖的阴暗里露出来了。

那些年輕人一句話也沒說，就分成兩組，站成兩行。米石尔、雅克、罗伯、高个子阿尔培和若若正好站在那两个便衣警察跟前，他們正在一个一个地打量着这五个人。

其中比較瘦的一个大概有点权力。他立起身来，站在他們面前，摆出一副有身份的人的神气，用軍官的口气吆喝他們。讓·克洛，一个有亚麻色头发的瘦小蒼白的小伙子——他的母亲再嫁給一个他恨透了的下級軍官，一个法兰西人民联盟盟員——就象在自己家里似的，想找岔子吵架；他嘟囔起来了，他旁边的伙伴抓紧了他的胳膊。

“怎么样，你們的怠工好結束了吧？你們現在也許覺得很有趣吧？可是等到你們因为在一个生产国防物資的工厂里煽动大

家起来反抗而失业的时候，你們还要乐呢，不是嗎？”

他們的微笑虽然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看不很清楚，可是“警察局的走狗”却猜到了。他提高了声音：

“所以，要是你們希望平安无事，就不要胡鬧，懂嗎？誰是带头的？”

警察不耐煩地輕輕叩击皮鞋的声音打破了寂靜。

“对自己的行为沒有勇气負責嗎，要不要帮助你們？”

大伙儿沒有張嘴，噤噤喳喳地嘀咕了一陣子。一个比《馬賽曲》还有节奏的合唱响起来了：

“工人沒有‘带头的’，他們只有領導人。”

“对了，这些先生喜欢挑字眼，大概很喜欢耍脾气吧？”

这句话是那个戴袖章的大鼻子警官說的。

“这家伙到現在还没有在我們背上耍野蛮，真是怪事。”雅克知道警察局还没有把握。

那个便衣警察厌倦地叹了一口气，說：

“好吧，請各位领导人先生向前走一步。”

六十只脚刷地一声站好；沒有命令，連眼睛也沒震，三十个小伙子一齐向前走了一步。

便衣警察打算作最后一次努力：

“够了，別开玩笑。这儿誰是领导人？”

大家又一起叫起来了（这一回叫得很齐）：

“我們都是领导人。”

虽然光綫半明半暗，但是看得出来大家都在笑。

“你們都不愿意講理嗎？好吧，那就在这儿泡下去吧，‘茹毛飲血的人’，你們等局长好了。”

高个子阿尔培憋不住了，他說：

“各位先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們在香榭丽舍散步，对你们的警察说明我们是上我们工厂管理处去的，他们却把我们抓到这儿来了。再说，他们在那儿就是为了等我们，连瞎子也看得一清二楚。喂！你们为什么抓我们？你们就不能告诉我们吗？”

他的声音虽然很高，却很庄严。

“你们扰乱秩序，”便衣警察用副官的口气，不大有把握地说。

雅克开口了，他的语气很柔和，可是一点也没有妥协的意思：

“请您说明白，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近一座建筑物，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大声喊叫，怎么能够构成扰乱秩序的罪名？要是管理处被工人吓坏了，不敢在一个有三百个职员工作的大楼里，接见三十个工人代表的話，请您告诉我们，警察局为什么一定要干涉？”

“我们，要是我们怕别人夺走我们的饭碗，也能请求警察局保护吗？”米石尔用嘲弄人的口气帮腔说。他每一个字音都咬得清清楚楚，对于措词也很注意。

警察在地下室里走来走去。他们挂起短披肩，解下手枪腰带。有的人从短披肩底下抽出短棍，心不在焉地轻轻打自己的手掌。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碰巧若若和讓·克洛衣袋里有一些印着毕加索的和平鸽的标签。他们把标签贴在墙上，排成飞机形来消磨时间。贴了整整一小队飞机。“他们要是想揭下来，可得费劲啦，”克洛小声儿说。大家遮着阿尔培，阿尔培用刀尖在墙上刻：“为和平生产”和“法国飞机制造业独立自主”。每一个字

母都刻进墙内：“他们光用油漆盖不住这些字母，非用纸糊上不行……”

局长是个大胖子，好酒量，他到了六点钟左右才来。玩纸牌的人停下来了，便衣警察恭恭敬敬地在他耳边嘀咕了一阵子，在他们互相招呼一下，接着小声儿商量的时候，突然象一声沉雷似的，三十个喉嚨一起喊了一声“和平万岁！”

局长好象对这种欢迎方式已经不以为奇了。他站在一条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隔开的柜台后面，对他们作了一篇简短的演说，口气很亲切，中间不断地夹两句：“不是吗，孩子们？”和“我就生活在青年人当中；我的儿子也是“职艺”^①出身的，他也是搞冶金的。”他说他看见他们被这种同他们现实的命运毫无关系的政治口号愚弄到这样可笑的地步，觉得很惋惜。

他们低着头听。

“不过，局长先生，”雅克客客气气地顶他，“我们真是越来越糊涂了。我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对方只是含含糊糊地谈到混乱的时代，政治暴动的企图以及由于被人利用而在法国人中间造成的分裂。“特别是那些戴高乐分子，”雅克叹了口气。他突然后悔没有在管理处的铁栅栏门前，在香榭丽舍那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发出战斗的信号。“装小绵羊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处的。”

局长前言不符后语地草草结束了谈话。

“好了，各位先生，你们自由了。”

雅克断定：“他们既然没有没收身份证，那就没有留在这儿的必要了……”雅克说了一声：“先生们，永远不要再看见你们

① 职业工艺专科学校的简称。

了。”他一边說一边往外走，最后一个走出警察局。他站在門檻上高呼：“为和平生产！”大家异口同声地跟着他喊这个喊熟了的口号。

走路的人都回过头来看。警察局里除了一声愤恨的低語以外，什么声音也沒有。

“你看，現在就是这种制度，他們抓了你，居然連什么原因也說不上来……”若若說。

他們順着碼頭，穿过协和廣場和立弗里大街，在有拱廊的人行道上（在那里，一件男衬衫的价錢等于他們一个星期的工資，旁边摆着几件阿斯特拉岡皮大衣）走过，一路上大家一直在談这次事件的經過，对講过的每一句話都提出了意見，說得头头是道，拍拍別人的肩膀，哄然大笑。他們走进皇宮地下电車站，电車一直朝他們的工会和工厂所在地——十三区駛去。

第四章

家务

若娜把餐具放进壁橱，这个壁橱是比埃尔亲手做好钉上去的。她一面擦石槽上面的瓷磚，一面小声儿哼着：

我多么希望你記得，
我們交朋友的
那个幸福的时期。

她平常不愿意唱忧郁的歌，可是今天晚上……也許是因为恶心吧……也許是……

屋子和厨房中間的門敞着。比埃尔坐在牆角里的一張扶手椅上看《人道报》。●椅套是若娜用粗帆布做的。他把煤拿上来，穿好了衣服，沒有問一声“要我帮忙不？”就去看报了。她本来也有一套生活原則，可是现实生活把她的原則推翻了。她早先向好多女孩子說过：“两个人都在外头工作，在家里也得大家动手，要不，就不公道。”因此，她現在一想到这些話就觉得慚愧。比埃尔每天晚上坐在扶手椅上，星期天做点木匠活（这是他以前的手艺），或者做做瑣碎事情，消磨時間，不然的話就……“我知道我为什么忍受这种生活。”若娜叹了口气。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下

决心說：“好吧，等我料理好，就和他談談。关于家务……还有……”她在心里琢磨过来琢磨过去。这些話她都能背出来，每天又换了几句，可是从来沒說出口。“听我說，比埃尔，我們剛見面不久，你就跟我談起你的老婆應該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在認識你以前，沒有認識第二个男人，以及諸如此类的話，一开头我就爱上了你，因为怕失掉你，一直沒有大着胆子說出来，可是現在，我不說不行了。”想到这里，她想象着他那一对象夏天的天空似的眼睛越縮越小，眼皮眯成一条綫，两条端正的粗眉毛皺了起来，那張愛說俏皮話的大嘴巴周圍也挂上了皺紋。她拿不定主意了。

今天晚上，这些过去的事情总是排遣不开。可是等她一想到站在比埃尔面前，对他說“我要跟你談談”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就又烟消霧散了。她过于害怕会失掉他，所以拿她在小說里和《妇女杂志》里看了二十遍的那句話，替自己辯护。“最好还是保持自己的幸福，不要把秘密說出来。”每一次她无意中讀到这个答案（这是一位經常在某些报纸的《知心話》栏里担任解答問題的女通訊員写的）的时候，总觉得这是对她的警告，她也不知道怎样会觉得这是对她个人的劝告。不能。永远不能把这段秘密說出来。太晚了。他們的孩子，比埃尔和她的孩子（这是她唯一真誠的爱情的結晶），現在在她肚子里。这个孩子将要到世界上来，长大成人。比埃尔永远不会知道她的秘密，孩子也不会知道。带着自己的秘密走进坟墓的女人实在太多了。

至于其余的經歷，也就是說她从那場惡夢似的过去逃出来以后的經歷，比埃尔都知道了：她到过西班牙和摩洛哥。他甚至引为驕傲呢。“哈，十八岁的时候，这个菜疙瘩似的小姑娘居然

① 选共中央机关报。

天不怕，地不怕……”

若娜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她的手指太脏，不能掏手帕。她打起精神，唱：

我們走向生活……

可是今天連这个歌听起来也很忧郁。她清了清喉咙，声音又正常了。她說：“比埃尔，把壁橱上的瓶子給我拿下来，好不好？”一阵折报纸和唱歌的声音。

“哎，娘儿們，不是要这就是要那！”

比埃尔走进厨房，他的身子正好把那扇破旧的小門堵滿了。站在他面前，若娜觉得好象在晒太阳，浑身懶洋洋的，又高兴起来了。暴风雨消逝了。他把两只手放在她的臀部上，說：

“沒用的小东西……你哪怕站在木凳上还是够不着你的瓶子……”

他把她举得跟壁橱一样高。她取下那瓶还没用过的漂白剂，放好了以后，一跳——身子已經有一点笨重了——就勾住了他的脖子。

“真是一头小猫，”比埃尔說……“太太明天参加工人代表团嗎？我，我象个什么？象个可怜虫吧……”

两个人都笑了。她用打了补綻的旧上衣的袖子輕輕地擦了一下她的灰赭色的头发。他又說了一遍：“真是一头小猫。”沉重的冰块融化了。她不再觉得恶心了。他們又談起了孩子，这是他們每天晚上一定要談的事。他們重新把搖籃、嬰兒手車、尿布、小毛衣等的費用算了一遍……

“要是被裁下来了呢……”

比埃尔听了这句话突然扫兴了。刚才，未来的快乐使那间铺着碎砖的厨房，显得好看了，楼梯角上抽水马桶的声音也显得好听了，连那间斜方形的屋子里的家具也好象在等候一位客人似的。现在这种快乐突然象被人践踏过的枯叶一样，碎为片片。住医院，休养，费用，计划，还有……

“我还不相信，不敢相信……”

比埃尔走回扶手椅，重又拿起报纸。若娜把自己坐的椅子拖到靠近火爐的地方：怀孕以后她变得很怕冷，时常打哆嗦。

“要知道，他们还用得着试验车间……拉福兰已经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我们比生产车间的顾虑要少一些。你想想看，现在这些机器模型……”

他没有说下去，他在看越南的消息；他不喜欢这句话，对这种想法他也觉得讨厌。

“你知道，有人说这跟轰炸的时候一样，谁也不见得比别人的运气更好。”

若娜手里拿的细绒线针不停地在手指间转来转去。

“拉福兰和穆列都有经验。听我说，拉福兰很久以来就对上头的消息很灵通。”

若娜觉得拉福兰懦弱，糊弄人。穆列的为人虽然跟拉福兰不同，可是大家都觉得他认为工人还可以和厂方取得谅解。他这种情感是他从若娜不认识的那个时代保存下来的，那时候工人可以跟工程师在一起讨论问题……比埃尔喜欢信任可靠的人，不喜欢象他说的那样“绞脑汁”。所以她不敢让比埃尔对她和她的过去失去信任，不然的话，他以后一定不再爱她了。比埃尔被拉福兰令人心安的微笑和他那句老套给迷惑住了：“得了，老兄，我当工人代表已经当了十二年，他们已经得了不少的好处……”

不，不……我是厂里资格顶老的工人代表。”有一天若娜差一点儿顶他：“从前嘛，也许是的，可是现在，工人们的胜利可用不着感谢你了；你总得前面拉后面推，才肯出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请求非得靠我们大伙来发动；可是你壟断了工厂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只有他们同意的要求——其实不过是你一个人同意的——才能够提出来。你和老板们谈判，总是设法避开我们，不让我们听见你在让步。胜利了，你把胜利转告我们……但是，这是工人自己争取来的，你对于罢工和组织大型的代表团的事情从来也不大热心。”不过那天比埃尔在场，她没敢开口；男人总是不大喜欢看见自己被女人压倒的。这些论点是若娜自己想出来的，她可不懂工会法。尽管如此，要是她和比埃尔中间没有这桩死水似的秘密，她也不会这样躊躇……

“要知道，”她说，“在一九四五年和四六年，我们的要求还容易得到满足。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前，你还没有来呢！……”

老一輩的工人时常提到一个大家不了解的时代——工人为生产而斗争的时代。那个时代，时常出现在老一輩的工人的谈话里。“本生”老爹在叙述那个时代的经历时所用的字眼是那么朴实动人，使人听了恨不得马上就投入战斗，好把那个时代再找回来。

若娜跑去拿一团新绒线，顺便铺好那张夜里当床用的双人沙发，然后又继续结她的绒线。她想象着“瓦齐时代”（穆列管它叫瓦齐时代，这个名字挺好听）的情形。那时候，冶金工人响应了政府对矿工提出的号召，各处的工人也都纷纷响应。充满希望的工作大概跟她的绒线活儿差不多吧，不光是织一针是一针，而是说每次她在那只衬着绸纸的硬纸盒子里放进一件新做好的小衣服，就意味着孩子离她又近了一步。

在車間里，若娜一碰到复杂的活儿，就可怜机器制造車間的工人，因为他們的劳动太单調了。“簡直象卓別林的电影”。如果要专心工作，各人得自己想办法改进，提高工作效率。現在誰也不朝这方面想；在这工厂生意清淡的当口，提高工作效率就等于使自己和同伴們早点儿失业。何况每一次工作的改进，結果总是工人吃亏。

門上輕輕敲了三下。

“这么晚了，我拿得穩是‘本生’老爹，別人是不会来的。”

比埃尔輕輕扔下报纸。諾来湊巧住在对过。他們是近邻，彼此时常借油，借糖，借做米粉糕的模子。有的时候諾来还来聊聊天。有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带着針綫活儿来坐坐（为了每星期賺三千法郎，她一分鐘也不能放弃）；他們四个人就在一起待上一个鐘头。

今天晚上奥底昂是一个人来的。若娜站起来招呼他，这个老头有点儿駝背，一双火花似的眼睛，虽然缺了几顆牙，可是笑起来仍旧很討人喜爱。

“还没睡嗎？我来看看小媽媽身体好不好。”

若娜拿了一瓶剛打开的孟白塞雅白酒出来，又从盒子里取出一些长餅干。

“你瘋了，我的女儿，我又不是来喝酒的。”

甜酒和餅干有点儿过节的气氛。

他們开始談物价，談酒。

“早先并不怎么苦，”諾来概括地說。“在三七年上，只有我一个人工作，女人，大女儿还在学手艺，家里一共三口，那时节我有三套衣服，每月上諾曼第老家过一个星期天；夏天到海边去玩他半个月。眼下呢，唉！我和爱米連娜的工錢，加上四个孩子的补

助金，我却只有一套衣服，根本谈不上过假期和出門了，为了給孩子們买点儿玩具，就得象天文学家似的左算右算……”

“本生”老爹的生活，若娜是从艾米連娜那儿知道的。逃难的时候，机关枪扫射，把他的女儿打死在半路上，她死的时候肚里还怀着孩子呢。她要是还活着，也跟若娜差不多的年紀……若娜本能地摸摸自己的肚子。

他的女人一天不如一天，过了一年也油尽灯熄似的死了。諾来象个孤鬼似的回到伊弗里乡下，住在他那所小房子里。他又开始工作了，每天只喝一碗萝卜湯，吃点黑面包瓢儿，騎着脚踏車上工，来回三十公里。一九四二年，他在排队买东西的时候，遇見了艾米連娜。她的丈夫剛去世不久，她住在旅館里，没法养活她的一对孿生的孩子。在那个沒有希望的黑夜（报纸和无线电广播每一分鐘都給你带来令人痛心的消息，簡直象有人在打你的下巴似的）里，长期的温柔体贴把两个苦命人結合在一起了。有时候，他在騎上脚踏車，赶十五公里去干那种使他引不起驕傲的活儿以前，对他的續弦說：“你瞧着吧，总有这么一天，清早起来又能在街角上买到《人道报》了。”奥底昂不是共产党员。可是对他來說，能在街角上买到《人道报》就是自由的标志。

有一天夜里，有人从他們的門底下塞进一張傳单：“請复写，請傳閱。”这是一則簡短的、但是求之不得的新聞；这說明有同志信任你。諾来不会打字……再說，哪儿去找打字机呢？……“我們把門窗关得严严的，”艾米連娜回想当时的情形，“灯火完全受到管制，接着就用圓珠笔和复写紙复写。奥底昂不习惯写字；他时常把紙戳了一个个的窟窿。”同志們經常把皮包带来，托他傳遞。“这可不是牛油，要是你被人家抓住了，可就該倒霉了，”奥底昂拎着皮包笑着說。

过了一个时期，他能在夜里帮忙筑工事。早上六点半，他又騎上脚踏車，向工厂趕去。他們两个人要养活四个孩子。

若娜从她的麻木状态里清醒了过来。今天晚上，她不是回忆自己的，就是回想“本生”老爹的过去。“本生”老爹說：

“你也該同我一样感觉到这一点的，比埃尔。我們决不能讓他們自由自在地搞下去……”

“本生”老爹平常总是跟他的綽号一样，世故很深。他繼續說下去：

“我們沒有选择的余地了：要么拚命，要么就被人趕到大街上。刚才‘牢騷家’杜朋說的話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奇怪的夜晚。大家都說了一堆傻話。夜充滿了阴郁。諾来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了。

“不过我們拚命不是这样拚的，不是这样。我們用不着这样干。”

比埃尔沒有咬文嚼字的习惯，他直截了当地說：

“破坏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你不覺得討厭嗎？”

这一次他找着要說的話了，跟諾来在一起練習发言是个好办法。若娜有一天看見比埃尔咬着舌尖鑽千分之一的鋼孔：他簡直还象个孩子。他和若娜一样，欢喜干細活儿。

“不覺得討厭嗎，真亏你說得出来。不过，我們可以打个比方，在德国鬼子占領时期……”

“现在不是德国鬼子的占領，而是老板的統治，我們應該正大光明地斗争，”若娜插了一句嘴。比埃尔忽然間握握她的手；他在有人在場的时候很少这样做。她心里舒坦了。

諾来象怀念故乡似的，談到过去为生产而进行斗争的时代；他也喜欢提这件事。他喜欢效能高的、亮晶晶的新机器。他喜欢

一面卸下老虎鉗，一面想象着必須有上千件銑過、鉗過的另件才能裝配一架飛機……鍋爐工人，製造工具的工人，啊！製造一架飛到他不認識的國家里去的飛機，需要多少工人啊！若娜從摩洛哥回來的時候坐過軍用飛機；陸地是那麼小，海洋在有些地方洩露了它的深度的秘密，直到現在她還惊奇不止呢。

“關於製造飛機，你總能想到，我也覺得很驕傲，因為這是一件有出息的事，不是嗎？不過你要明白，我再也不願意替戰爭干活兒了，哪怕是鉗一個螺絲孔我也不願意。戰爭對我來說，就意味着我的女兒的慘死，她死的時候胎兒已經能動彈了。戰爭也意味著我的女人的死亡，她象一座被人遺棄的破房子似的，內部崩潰了，房子也就倒下來了。一提起戰爭，就好象有什麼東西在咬我的心。我再也不願意替死亡干活兒了……”

大家的意見一致了。若娜覺得諾來說得對。但是他又提起“牢騷家”的事情。若娜生氣了。

“我覺得你很可笑，”奧底昂嘆口氣說。“跟老板談判……他們才不在乎呢，不要忘記控制工廠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這個老板。”

他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臨了，比埃爾打了個哈欠。

“好了，你們這對小斑鳩，再見吧。”

“本生”老爹走后，他們沒有多談就睡了。比埃爾翻了個身，膝蓋抵住肚子，很快地睡着了。若娜仰面朝天躺着，在回想她的孤獨的過去。過去的經歷趕走了眼前的景物。她又看見自己被人從比利牛斯山脈國境綫上帶到西班牙監獄；在那間狹小的牢房里，關着貧困的妓女和女政治犯。有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會說法語；她本來住在法國，她的父母准备好各種證件，喊她回去，在國境綫上，憲兵不許她回家，把她帶到這兒來了，因為她是共

产主义青年团团員。通过她的翻譯，若娜可以和所有的女人交談。她們談戰爭什麼時候結束，談自由……“我有自由，所以我欠婦女們一份債，就是說，我應該做她們不能做的事情……”若娜用枕头套擦擦眼睛。以后她和“偷越法国國境綫的人”被軟禁在一所房子里，她以前从来沒見過这样的法国人：高級軍官，圣西尔軍校的学生，公証人，律師。他們时常談吉姿，^①談戴高乐，把这两个人的功勛进行一番詳細的比較。他們也談到在北非經營工商业的可能性。他們虽然有时也談到“人民”，但是特別着重談农民：若娜是貧雇农出身，所以她一想起他們的談話，就会一个人噗哧笑出声来。有的时候，他們也談“工人問題”，不过听他們的口气，簡直象讀一張南方的日报似的不关痛痒。可是他們反对貝当。他們說“工人是反德派”，又談了一些“中了莫斯科代理人的宣傳毒素”的故事。

若娜在孤軍作战：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在这个年齡上既不是一个小女孩，也不是一个成年的妇女，她沒有一个保护人，又沒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組織，但是她一定要到非洲去……

“那儿用不着女工。”

一位和她同桌吃飯的軍医教她包扎、注射和基本的救护方法，并且发給她一張証明書：“有了這張东西，您也許能在医院里跟我当助理护士！”

若娜想着这些往事，精神就兴奋起来了。她側轉了身子，又想到令人眼花撩乱的非洲。她是乘一艘装肥田粉的商船到达非洲的。海、棕櫚树和太阳，使她在不知不覺中又有一种幸福的感

① (1879—1949)，法国將軍，貝当政府的头子之一，后被捕，越獄逃往北非，任北非行政长官。

覺。后来发生的事情……唉！若娜不高兴再去想它，可是永远无法把它从記憶里驅除出去，正象她无法驅除其他的回忆一样；事情过去了，我們除了分析它以外，已經毫无办法了。

她一登陆，职业介紹所就派人領她到一个逃难的巴黎女人家里，这个女人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太太，正想物色一个女管家。

“可是船长，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替战争出力的。”

若娜事后还能把这位上校得意地回答她的話一字不差地重說一遍。

“当然嘍，小姐，那当然，不过在沒有找到工作以前，这位太太起碼可以供給您一个住的地方。”

上工后一个星期，若娜亲眼看見那个巴黎太太用阳伞柄打一个本地女佣人的脊梁。那个女佣人的眼光一直刺进了若娜的心房，把孤立无援的人含屈忍辱的仇恨全部傳给了她。阿拉伯女人的那道眼光，使若娜想起了（她一想到它就会想起）法国人看納粹分子的神气，想起了巴黎人看那些躲在协和广场卍字阴影下的軍官的神气。那道眼光使若娜看見了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大逮捕以后，那些挤在四区警察局里的犹太人的眼睛（若娜当时住在誠实的市民街一家旅館里）；使她看見了警察局門口的人行道上那个少女的眼睛，她渾身發燒，躺在一条被单上（在这儿，在卡薩布兰加，若娜大概看見过几十个阿拉伯人躺在本地医院門口，因为病人太多，病房已經沒有空位子了）。警察局里傳出来的哭声、审問声、叫声，象棍子一样，一下一下打在若娜身上。特别是在囚車开动的时候，若娜看見了有些囚犯臉上流露出一副絕望的表情。就在那一天，她在警察局門前下了决心：她要穿过分界綫，穿过国境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去跟她越来越憎恨的那些人斗争，何况，自从她经历了那場悲慘的遭遇以后，

她在法国再也没有什么熟人了。而在卡薩布兰加，她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见同样的眼光。

“是的，”若娜想，“那个女佣人使我得到的收获胜过讀三本書……”半个鐘头以后，她手里提着行李，口袋里装着一个星期的工錢，在卡薩布兰加街头流浪。她在一家旅館里住了一宿，床上沒有被单，可是有的是臭虫，而且褥子里还透出一股羊油的膻味；第二天在一家工厂的“扫帚队”里找到了工作。她花了十天的工夫，抗議，奔走，才弄到一个象样的工作，虽說不是站在一架車床跟前（“別坚持了，小姐，关于技术性的工作，我們的人已經够了……”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至少是站在生产車間的一根傳送帶前的工作。

她在公共食堂里認識了一个男工。她以前在巴黎的公共食堂里也这样認識过一个工人，不过她如今不愿再去想巴黎的那段事情了。她在卡薩布兰加認識的那个工人，使她直到如今还能在艰苦的时刻不丧失勇气。一个有两撇鉄鈎似的灰胡髭的鉗床工人开始和她攀談；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許另有企图，可是后来他們的友誼却变成另外一回事了，事情的經過就是这样。这个人很稳重，大伙儿吵了嘴或者工作上发生了糾紛，都来請教他；不錯，他是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也許就是因为这位薩未艾·洛馬乃尔的緣故，若娜才沒被拉福兰迷惑住。他以前在海船上管机器，到过不少国家：“哎，要說生活，我可是生活过来的人。”他每天早上都要到卡薩布兰加这家工厂来签到：“这是我跟法西斯分子斗争的唯一的方式。要知道，我更希望回法国……”

若娜把她那一回做的傻事大胆地告訴了他。“思想是无孔不入的，”薩未艾·洛馬乃尔在她腮帮上輕輕拍了一下，回答說。自从这次坦白的談話以后，他帶她去开会，給她書看。他提議和她

一块儿到当地一个名叫麦地那的小城去卖摩洛哥共产党的地下报纸。

“这一次你真的觉悟了，”洛馬乃尔有一天这样对她说。

关于妇女的作用问题，他们讨论了很久。“你如果再嫁人，必须建立一种水晶似的生活，要不然，你永远不会幸福。觉悟最高的人应该着手建立新的关系……”谁知道后来……她真不应该那么疯狂地爱上了比埃尔，因为怕失掉他，把他看得比生命还宝贵……

失眠慢慢地消失了。除了某一段经历以外，若娜一生中的大事情比埃尔都一清二楚，只有……

若娜慢慢地伸开一条胳膊，碰到了睡着了的丈夫的身体：“我爱你，”她嘟嘟囔囔地对自己说，“我不愿意失掉他……啊！比埃尔，比埃尔，一对相爱的男女难道真的不能毫不掩饰地互相倾诉吗？真的不能把最难开口的事情也说出来吗？”

她接着又想起了明天派代表团的事，这么一来，过去的回忆就冲淡了，消逝了，她的脑子也慢慢变得空虚、缥缈，最后入了梦乡。

护窗板外面的黑夜已经开始泛白。

第五章

安罗耶家的晚餐

巴特里斯·安罗耶正在对着一部翻开的《高棉艺术史》出神。他喜欢这种安静，日常的业务不来打搅他，使他能够沉入遐想。门市部的营业额连日常开支、缴税、伙食以及不得不送的鲜花费用都难以应付……幸亏他把主要的活动放在更巧妙的交易上。他因为邀请了保大国王的一位未出三服的皇族——黄德诗亲王来吃晚饭，心里很得意。这个黄种人同政府、楓丹白露的参谋部和各国大使馆的人员关系很密切，人头很熟。他搜集十六世纪后半期的佛罗伦萨鼻烟盒……这对一个黄种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怪癖。巴特里斯虽然是洛依土布商人出身，却觉得种族歧视是不文明的，野蛮的。他在敌人占领的初期帮助过他的以色列同行，用合理的价格收购了他们的存货。生还的以色列人甚至替他申请（也得到了）一枚抗战勋章。

今天晚上的客人不多，被邀请的人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亲王、季卢·德·马来西侯爵和比埃尔·德·鹿代。吉蓓尔特没有错过放肆的机会：

“一个木乃伊，一个颠三倒四的人和一个笨坯，这哪里是什么宴会，简直是一出傀儡戏。”

巴特里斯觉得应该反对了：

“吉蓓尔特，你說得太过火了。你拿无礼的話当俏皮話說，太过火了。过火不是风雅，是庸俗。”

由于瑪丽—欧德和巴特里斯的社会地位，吉蓓尔特可以允許有一定的“雅兴”，她可以攀得上“望族”。不过她忘記了祖父安罗耶是格来博物館的保管員，外祖父毛拉是个开家具作場的。而季卢的祖上却差一点沒有繼承查理第十的王位統治法国。“当然嘍，”吉蓓尔特馬上回嘴，“姓安罗耶的总不能硬說他們是純种的皇家私生子吧。”

关于比埃尔·德·鹿代，吉蓓尔特的看法錯了。比埃尔是一位海軍軍官的儿子。他本来是准备到巴黎来参加会考的，后来却在房地产管理处发了財（說句老實話，占領时期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沾了不少光）。他虽說沒有魄力，但是决不是一个笨坯。

巴特里斯站起身来。那面鑲着亮晶晶的銀框的小鏡子，映出他留着一撮胡子的臉，圓圓的腦門，一双南方人的眼睛和一張灵巧的嘴；他女儿臉上使他非常欣賞的那些圓潤纖巧的綫条，他臉上全有。

他这样縱容、溺愛吉蓓尔特，并且覺得这样做很值得驕傲，是因为她长得象他呢，还是因为她聪明伶俐？不，不是的。他这样溺愛她，不过是因为她对虚伪、虚伪的才华和虚伪的名誉深痛惡絕，因为她不懈地寻求真理，因为她生性直爽罢了。不过她的直爽已經发展到狂妄自大的地步了。“我爱她是因为她‘沒有变种’。”他居然用研究古物的人甄別一头純种小动物的術語来形容自己的女儿，連他自己也笑了。一年来，吉蓓尔特下午在他这里工作，上午在罗浮博物院的学校里听课。巴特里斯認為他的女儿在欣賞文艺复兴时代的服装方面比他还要內行。她說一口倫敦学来的純粹的英語，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顧客都迷

感住了。她学速写打字已經学了三个月；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有远见的打算。

安罗耶在比較货币的价格，暂时把女儿撂在一边。他今天晚上迁就迁就这位亲王，本年度的利潤就要加上一倍，因为他邀請的这位客人能够利用外交行李的方便，并且享受外汇的优待。在保大周圍，对十六世紀的欧洲古玩有兴趣的人很多，而在这儿，搜集玉器和刺綉的人也不在少数。

他忽然注意到吉蓓尔特的性情最近变了。有的时候，她会一晚上一声不响。“这帮人叫我讨厌，”她事后总是这样解釋，“他們好象不是我們这个时代里的人，而是在玻璃罩底下成熟的甜瓜，象魚一样，总是在一个地方兜圈子。”巴特里斯想到了她和比埃尔·德·鹿代的亲事……假如吉蓓尔特不对他这么傲慢……这个人会呆在他們的屋檐底下，不会把吉蓓尔特从他这儿搶走。巴特里斯叹了口气。他一向主張讓孩子們自由。但是等到問題落在自己身上，就伤脑筋了……如果吉蓓尔特走了，他就会觉得自己跟一块沒有酵头的面团一样，活得沒有味儿了。

吉蓓尔特把头发甩到背后，用水湿润了一下，辦成馬尾式，然后用一条緞带扎起来。

“老爷請小姐快点，亲王已經来了。”

亲王……每当魯以賽蒂說一个皇族称号的时候，总叫你覺得她好象是用大写字母写出来的……吉蓓尔特正在她剛找到的一本小書——《共产党宣言》——上批注脚。

“沒有人打电话給我嗎？”

“在小姐回来以前，有人打来一个电话。‘人家’说明天下午六点钟，在老地方见。”

鲁以赛蒂用一种看不入眼的口气，把“人家”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吉蓓尔特想知道，女佣人是不是知道这个没留名姓的人，就是第一次打电话弄得她很难堪的那个人。那天晚上，鲁以赛蒂就在这间淡绿色的梳妆室里见到了吉蓓尔特：“太太也许不高兴我告诉小姐……有一位先生让我告诉小姐……请原谅我，这大概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小姐的‘鹤鹑山的伙伴’今天晚上想带小姐到十三区工联俱乐部去跳舞。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吉蓓尔特仰起头，露出牙齿，哈哈大笑；她扯了一个谎，才让鲁以赛蒂安心了：“这是我们的切口……”

那天晚饭以后，她跳上一辆出租汽车。到了意大利广场，在一家充满了音乐和霓虹灯光的咖啡馆里，女出纳员回答说不知道工联的舞会在哪里。柜台旁边的一个顾客把地址告诉了吉蓓尔特。

在一间挂着旗帜、和平鸽和各种标语的大厅里，晚会的空气显得懒洋洋的，因为星期一大家要很早起床。吉蓓尔特站在一位忙碌的组织人面前，那人正在询问卖食品的账目。他的眼睛发亮了：现在她忘记了她当时觉得他多么漂亮了。

“喂，‘鹤鹑山的伙伴’先生，您请我跳舞吗？”

他们的笑声跟着“拉司巴舞”疯狂的节奏响了起来。

吉蓓尔特想：“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中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米石尔使她变了。米石尔使她对生活、对世界都有了新的看法。他使她用另外的标准来判断人。有的时候她对他的看法不服气，认为“他把问题夸大了”。米石尔观察生活，就好象是站

在爱非尔塔①上看巴黎似的：他根据战斗的勇气、战斗的耐心和他說的“覺悟的程度”，把人們划分成不同的等級。吉蓓尔特翻来复去地想：“不……他把生活分析成簡單的化学成分了。沒有这么简单：一方面对，另外一方面不对。总而言之，工人和他們的党同样能够犯錯誤，不是嗎？”她有时就把这种想法說出来，米石尔生气了：“你歪曲了……”他有一天大声說：“你站在柵栏的那一边，我无論怎样伸手，你也不敢跳过来。”不过那天晚上他們沒有爭吵……他們坐在塞納河边的一个碼头上，脚映在水里。他把她攆过来。临了，他小声儿說：“我錯了。人不是一下子就能跳过来的；这不是一道柵栏。实际上，你是一棵在荒地上生了根的小树。你得帮助我把你的树根一根一根地拔掉……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我不知道树根长在什么地方。”他們在塞納河边又拥抱起来……

吉蓓尔特耸了耸肩膀。等一会儿比埃尔·德·鹿代就不得不扮演不幸的情人了。在他以前，在他們这伙儿年輕人里面，已經有十来个人演过这个角色。为了寻找一个“真正的人”，吉蓓尔特和每一个能引起她的幻想的人接近。可是時間不长久。不管是德·鹿代也好，別的人也好，只要經過一場小規模的思想交鋒，他們就暴露出自己的貧乏和空虛。于是她因为失望而起来报复，用打击他們已經暴露出来的、最明显的缺点的办法，来伤害他們。

“現在这种玩意儿沒有意思了，”她这样想着，覺得用不着嫉妒呂茜的幸福了。她現在总算找到一个“真正的人”了，虽說还很渺茫，而且很难預料……她本来无論如何也想不到事情会是

① 即巴黎鐵塔。

这样的；生活总是比做梦还要离奇。

吉蓓尔特的結論是：“如果用米石尔的尺度来衡量，比埃尔·德·鹿代簡直連說俏皮話和笑話的資格都沒有。”

她在有三面鏡子的穿衣鏡前面照了一下就走开了，因为她对自己的連衫裙、头发的式样和佩戴的玉器首飾很滿意而覺得慚愧。“我瞧得起的只有这么一个人，他既不空虛，也不古板。如果他真的了解我，恐怕就要瞧不起我了。”她撇开这个思想，走了出去。

她順着摆滿了雕象的走廊向客厅走的时候，想起了米石尔在她嘴唇边說的話：“我們要一块儿生活，說呀，你愿意嗎？真的，愿意嗎？”她当时覺得米石尔好象叫她用一块一块的石头，造一座复杂的紀念碑似的。不过她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能够进行这种建筑，能够“同他一块儿生活”。可是以后他們每一次見面，困难都要出現二十次。吉蓓尔特虽然断定“这是办不到的”，可是仍旧繼續讓一种溫柔、佩服和渴望的情感給吸引住。

她走了进去。大家都到齐了。瑪丽一欧德盯住她的女儿望着。在这弥漫着文艺复兴时代情調的客厅里，看了她那符合現代要求的装束，就可以說明，安罗耶一家人已經比他們开家具作場的、和在博物館当保管員的上一輩人，又爬高了一步。

大家入座。

亲王坐在瑪丽一欧德右首，季卢坐在左首，女主人一面把檸檬汁挤在牡蠣上，一面比較越南和法国的烹調方法。季卢·德·馬來西侯爵那張好象憔悴的中学生的臉上，长着一个布尔朋式的高貴的鼻子，显得有点不倫不类。他張开嘴巴，圓睜着眼睛，正在称贊一位越南舞蹈家。侯爵曾經在一次小型宴会上

欣賞過這位藝術家的舞蹈。

比埃爾·德·鹿代轉過臉來望着他的鄰座。他有一對藍色的大眼睛，臉上的綫條也很勻稱，只是兩隻過份大的耳朵顯得美中不足。他輕輕地說：

“吉蓓爾特，我得罪過您嗎？您為什麼總是躲我呢？”

“哪兒的話，您一點也沒得罪過我。啊！龍蝦來了。那天爸爸在一家館子裏請客，他們管龍蝦叫‘阿爾毛立克式的瑟堡小姐’，這名字挺美，不是嗎？”

“吉蓓爾特，我不是開玩笑。您知道我的感情。”

“別誇大，感情可不是您的特長。不要慢待了我的‘瑟堡小姐’。”

“聽我說，我已經把我的感情交給您了，只交給您一個人。說句老實話，我把我自己幽禁起來，總是打不起精神，總之一句話，我是一個情痴……”

“別囉嗦啦，您使我難受得好象在準備哲學結業考試……”

吉蓓爾特用花餐巾輕輕地拍了几下嘴唇。她聽他無意中說出心裏的話，聽他說因為不得不靠一種不體面的職業生活，心裏非常苦悶。這一切，她不過是為了好奇。可是怎樣對這個木頭人說呢？現在她看到他就討厭，他跟所有到這兒來的人一樣，既滑稽，又有一股遺老氣……

魯以賽蒂端來童子雞和烤蘋果。

“不要演悲劇了，吉蓓爾特。以前我們相處得很好。我沒有變。”

“我怪您的就是這個。我已經變了……”

由於季盧的過失，大家的談話眼看就要轉到貨幣兌換率和戰爭危機方面去了。巴特里斯及時的把話頭引到滑雪和雪下得

太少这方面来。他不允许人家把他家里的晚餐和谈生意的会餐混淆起来。季卢碰了一鼻子灰，转过身来对吉蓓尔特说：

“我最近遇到您的女朋友方辛娜；她没有一点风度，穿的衣服简直可以说是从‘统一价格估衣店’^①里弄来的。”

干酪已经用过了。鲁以赛蒂在每人面前放了一只小白瓷杯子，里面盛满了樱桃酒空心奶酥和水果羹。大家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因为肚子已经饱了。除了亲王以外，每一个人都吃得很舒服，浑身的肌肉都觉得很松快。

喝香槟酒的高脚杯代替了普通的酒杯。“我怎么会在这这些人中间活了二十二个年头？我居然象他们说的，一直做一个谦让的，好激动的（还有什么形容词来？）女孩子，真是怪事！我以前是怎样忍受的呢？”“统一价格估衣店”这几个字萦绕在吉蓓尔特的脑海里。她望着台布，在那束插在一个文艺复兴时代式的高脚圆盘里的鲜花陪衬下，那张台布显得更加富丽了。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不必讳言，如果我真的离开‘他们’（当她一想到“他们”就恨他们每一个人，只有她的父亲除外），说实在的，我也得穿‘统一价格估衣店’的衣服。我早上要七点钟起来，到办公室里做八小时的工作。晚上开会。回到家里，米石尔就告诉我，他怎样‘从政治角度上看问题’，怎样‘扭转目前的情况’，怎样‘提出批评’……家务……还有……”

她生自己的气了。她把自己当作一个胆小鬼，责备自己不去看米石尔真实的面貌，却把他想象成讽刺画里的人物。

吉蓓尔特想：米石尔坦率地张着嘴，露出两排刷得干干净净的牙齿，洋溢着生的欢乐，米石尔这个人就是生命的化身。他

① 估衣店把衣服分成组，每组的價格都一样。

是对的：真正的生活是朴实的、有血有肉的生活。值得你紧紧地拥抱。

吉蓓尔特又看了看这几个酒足饭饱的客人、桌子上的玻璃杯和银餐具。对这些人 and 东西，她都能无动于衷，一点也不留恋，心里觉得很骄傲。她嘟囔着说：“很久以来，我就对‘他们’厌透了……”

象塞纳河在地下电车站上面流过一样，吉蓓尔特望着晚餐继续下去。所有这一切都跟她毫无关系了。

第二部



第一章

工程师先生的面包渣儿

那只鑲着藍鱒魚皮的小鬧鐘還沒有响，史拉儿·戴松已經醒了。他躺在大床上，向两旁伸直了胳膊。自从克莉斯丁出走的第一个夜晚——那个教他丢臉的夜晚——一起，他就养成了睡在床中央的习惯。現在，每一次当乃丽睡在他旁边，这个陌生的肉体就会妨碍他的睡眠。“我簡直变成个老光棍了，”他得意地这样想。可是过了一会，他就討厭这个念头了。象他这样的人，游泳、划船、滑雪、爬山，样样都有一手，即使性格固执一些也是應該的。

他有一句箴言：“严以責己，严以待人。”这是当科长的，特别是当人事科长的座右銘。在职业工艺专科学校（嘿，这可不是个闊少爷式的学校：課程多得象个工学院，而实习又繁重得象一所速成职业学校。“职艺”一直是他的驕傲）讀書的时候，冬天早上六点钟，他先跑到他們在伊弗里的小花园的雪地里，作十分鐘的快速运动，然后再淋浴，用带鬃毛的手套擦身子。他的父亲，铁路職員，叹着气說：“我們养了个怪人！”可是“怪人”的学习成績贏得了別人的尊重。史拉儿在“职艺”毕业时考了第二名，不过一想到第一名是个爱抽烟、跳舞、追女孩子的家伙，他心里就不那么高兴了。

离开学校以后，他在克来孟—費朗沃倍男汽車制造厂的冶金部里找到了一个位子。那里的工程师一般都是从“沃倍男的孩子們”里挑出来的，他們生在沃倍男产科医院，在沃倍男教会职业中学讀过書（这两处都是用老沃倍男太太的“私人”慈善基金办的），并且在高等学校里享受沃倍男助学金，不过彼此有这样一种默契：每一个星期日望一次弥撒，每月領一次圣体。^①

史拉儿的小学是在伊弗里一所非教会办的学校里讀的，虽然沃倍男家的調查很严密（据說，警察局的調查材料和沃倍男家的比起来，簡直象学徒的作业），他还是被录用了。教师打的内部报告都說“这孩子渴望获得社会地位，愿意付出代价”。

史拉儿使用长走廊尽头的一間水綠色的小办公室。門的上半部装着玻璃窗，这样他的同事、上司和傳遞員就可以随时知道他是拿着电话听筒，还是捏着自来水笔或者繪图铅笔。有时候，他在有玻璃窗的小会客室里接見“外边的人”，在这里，不論是主人还是客人就都处在沃倍男的監視之下了。解放以后監視得更严了。厂里的生意比一九三六年还要好。一直享受绝对权威的老沃倍男先生，那一年一面淌眼泪，一面在那个所謂“宪章”的集体合同上签了字。

他一到冶金部，同事們，甚至各級上司，就馬上請这位年輕的单身汉玩桥牌。他这才第一次明白他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沒有缺陷的：你反对打牌，人家就会把你当作一个古怪的人。为了补救这个缺陷，史拉儿自动要求管理工人运动場、職員游泳池和职工体育俱乐部。城里只有这么一个象样的俱乐部，因此才有可能用各式各样的小聪明，把“沃倍男精神”（沃倍男家里流行着这

① 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圣餐。

样一句话：主欢喜“沃倍男精神”）灌輸到城里的青年中間去。

在冶金部主任銀庆的婚宴上，史拉儿的邻座是克莉斯丁·德·薩尔拉，她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三个世紀以来她的家族只跟奥凡涅人联婚，她几乎把撒拉珊人入侵的印記全部保存了下来：硫鉄矿般黄橙橙的眼睛，鉄絲似的黑睫毛，鬚曲的头发，鹰爪鼻，冰柱似的牙齿。德·薩尔拉家的公爵們（凡尔赛宮廷里不出名的封邑貴族）原打算在克来蒙办几个工厂，不过这个計划沒有实现。就在这个当口——大概是在第二帝国时代——平民出身的沃倍男家兴盛起来了。在麦克一馬洪①时代，薩尔拉家的一个年輕人娶了沃倍男家的姑娘。克莉斯丁是小房的后裔，她不論现在也好，将来也好，除了撒拉珊人的风韵和美丽的舞姿以外，什么也沒有。克莉斯丁的舅母讓她坐在这个“有点俗气的漂亮小伙子”身旁的时候，並沒有隱瞞老沃倍男先生（家里称他“圣父”）对这个年輕人的称赞。克莉斯丁有两个梦想：上巴黎和过舒适的生活。于是她就想办法迷住史拉儿。

六个星期以后他們就訂婚了。克莉斯丁知道應該怎样施展魔力，从史拉儿那儿得到一項使他非常吃亏的諾言：他发誓要到巴黎去找工作，这么一来，把他預期的前途毀掉了，沃倍男一家人因而再也不敢相信不信教的人。他不能到巴黎的汽車制造厂去找工作，因为劳动合同規定，离厂后五年內不得从事有竞争性的，也就是說，同类性质的业务。

举行的婚礼是十足“沃倍男”式的（一部份費用是用老沃倍男太太的慈善基金偿付的，那是为了报答克莉斯丁管理少女救济院和合唱队的功劳）。六个月以后，史拉儿在巴黎郊区洛尔与

①（1808—1893），法国元帥，曾于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九年任共和国总统。

包席找到了一个工作。公司还供给他一所宿舍。

他提出辞职以后在沃倍男家过的那三个月，实在也够受的，甚至连新婚的乐趣也给冲淡了。因为他要离开工厂，老板、工程师、甚至连当文書的都来折磨他。不过他因为能够运用自己顽强的意志，抵抗这种折磨，心里还觉得有些安慰。谁也不掩饰自己的愤怒：除了沃倍男本人准许以外，谁也不该离开沃倍男。这是“法律”。高级职员违犯了它，没有不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的。这条法律是被退休金、医药费、别墅、借用厂里的汽车和购买小轿车的优待撑起来的。

史拉儿在动身前情不自禁的请经理（由于联姻的关系，经理现在变成了他的老表）注意：“说句道地的话，圣贤赶不上天主，沃倍男也赶不上福特。”这句话一出口，他那目无尊长和褻瀆神圣的名声就更加巩固了。有的人甚至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早就注意到史拉儿有十足的“赤色”倾向：这种爱工人俱乐部胜过桥牌的怪癖，就是一个证据。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史拉儿和克莉斯丁在工人村（村子很大，盖的都是砖瓦房子，这儿离工厂不远，只要坐几分钟的车子就到了）里找到了四间舒服的屋子。工人一提到分配给某些工程师的房屋就愤愤不平，因为他们在家里走一步路，不是撞着家具，就是碰倒孩子。克莉斯丁却很失望，这个“狗窟”似的地方座落在奥尔良门这样偏僻的地区，哪里适合开沙龙呀。

史拉儿熬了一个艰苦的学习时期。这儿简直无法跟沃倍男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始终如一的灵活的組織相比。收归国有的要求和工人的力量，动摇了这座建筑物的基础。不过不象“赤色分子”所说的那么厉害罢了。厂方已经重新找到了支柱（再说，支柱从来没有丢掉过，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罢了）。戴松知道怎样用

“沃倍男工作法”，使技術部門重新恢復秩序；他反對他那些同事，因為，他們雖然毫無造反的意思，却說他“簡直象舊制度下的修道院院長”。他就这样贏得了上級的贊許，廠方慢慢地取消了“可疑分子”的權力，把公司的訂單集中在“可靠的人”手里。他每天工作十至十五小時，可是為了保持健康，他沒有忘記每星期上健身房去三次。

從一九四八年那幾次罷工開始，他一直以工人問題技術顧問的身份，陪總經理去見部長。部長認為在沃倍男汽車製造廠實行的那些辦法很聰明。設在香榭麗舍的管理處時常找史拉兒，所以廠長讓他一人使用一輛小轎車；他很知趣，自己開車子，不用司機。在工人中間，他知道怎樣採取一種和藹可親的中立態度。總工會的主席，一個叫拉福蘭的人，在“私人關係”方面，顯然可以接受有分寸的恭維。

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一點鐘左右，史拉兒破例地回家一次，發現家里的家具差不多搬空了，地板上撒滿了裝箱用的稻草和刨花。床和飯廳里的家具（不是薩爾拉家的陪嫁）還好好地留在原處。史拉兒看見那張用自己的工資買來的餐桌上，放着一個寫着自己的名字的藍信封：

親愛的史拉兒：

我們的結合是一個錯誤，我每一天都想告訴您。但是遇到了重大的事情，寫往往比說來得容易。何況您也知道，薩爾拉家的人都是以口拙舌笨、下筆流暢出名的（拉·法葉蒂夫人^❶就是我們家里的一位姑奶奶）。

❶ (1634—1698)，法國女作家。

我走了。請原諒我把家里帶來的紀念品帶走了：不用說，生活在這些東西中間，在您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走了，我坦白地告訴您，我是跟德·薩爾拉律師一塊兒走的。我把菲麗茜也帶走了，因為這孩子離不開我。德·薩爾拉律師已經準備宣布離婚是因為我的過錯。我確信，您和我一起生活已經厭倦了，一定會用紳士的風度接受這個解決辦法。請您找一個律師，把他的名字通知德·薩爾拉律師的女秘書。一切都會按照我未婚夫答應我的那樣，用最快速度，最秘密的辦法解決：照現在的情況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可以採用的辦法。謝謝您把我從克萊蒙帶了出來，使我離開了令人窒息的內地。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幸福是出於您的恩賜。

克利斯丁。

史拉兒的私人生活和工廠里的勞動就更加密切地聯在一起了。除了工作時間以外，他只跟他的女秘書乃麗·包特拉，“鵝鵝山的封面女郎”（他很久以後才知道她這個綽號），還偶然說幾句話。同他一樣，她的父親也在鐵路上做事。每當他打開車門，就看見她象傳說里的娘子軍一樣，直挺挺地騎在摩托車上，身上穿一件兩側鑲絲絨的上衣，棕色的頭髮上扎一條藍寶石顏色的頭巾。她斜挎着皮包，幾乎沒有俯下身子，就爬上林蔭大街的斜坡。廠里最頑皮、最放肆的青年工人白里耶時常得意地騎着車子，和她并排兒走。

有一天，史拉兒悶得難過，請乃麗去看電影。又有一天他帶她上莫里多爾游泳池游泳；她游得那么好，他當時就告訴她他很是佩服。

他們的关系不久就養成了一種謹慎的習慣，不過這種習慣曾經被幾次暴風雨似的爭論打斷過。

史拉兒認為乃麗雖說有點俗氣，可是長得很漂亮。從男子

的自尊心來說，他覺得很得意，但是薩爾拉階層給他帶來了新的社會地位，所以他的虛榮心就不能得到滿足了。他們除了工作時間以外，每星期最多見兩次面。

乃麗懷孕了，史拉兒要表現出自己是個正派人，就跟廠里醫療站的主任醫師商量，給她安排六個月的病假，把她送到一座他曾經在那兒滑過雪的山上的一家小旅館里去。他本來打算花錢寄養孩子，然後再慢慢地和乃麗疏遠。但是他在這六個月當中厭透了她。孩子雖然被宣布為“父親不詳”，可是已經在他心裡繼續存在下去，因為他很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這個孩子。後來他那頑強的意志又象打消其他的念頭一樣，把教育這個孩子的念頭也打消了。儘管如此，他還是給他找了一個住在聖一雷米一賴舍服的奶媽。他時常問自己，要是換了個環境，乃麗會不會很容易地改變呢？

克莉斯丁走后，他除了幾個同事和醫療站主任伐果醫生以外，很少跟其他的人往來。在辦公室里只有乃麗。她認真地工作，在工作時間不唱歌，不說廢話，從來不提議跟他一塊兒出去。她繼續在食堂里吃午飯。關於他們的關係，她還是讓他爭取主動。他有時候簡直鬧不清楚，她這樣遮遮掩掩的，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根本對她無所謂呢？……

乃麗說了一聲“請進！”門就完全打開了。她恍若置身在一支游行隊伍里。門框里，走廊里，到處都是人。站在她面前的是拉福蘭（好，工廠委員會的秘書，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穆列（工廠委員會的工人代表，支部書記，“他”不會反對……）、雅克·馬

朵尔(好，也是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还有这个小个子女人，四方脸，她的头发轻轻磨擦着乃丽的下巴(这个人呀，史拉儿顶讨厌她)，她背后是米石尔。

“大家都要见科长，”拉福兰直截了当地说。他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权利；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好象把他搞糊涂了。不过拉福兰是个有经验的人，史拉儿时常说：“要是所有的工人都跟他一样，明了自己的权利和权利的限度……”

米石尔固执地望着乃丽，他那两只冷静的眼睛，使人想起了游泳池的池水里散发出来的漂白剂味道……

“我去看看。”

在米石尔的注视下，乃丽没敢关门。她把头伸进史拉儿的办公室，说：

“先生，来了一个代表团……人数很多。”

他以后会骂她：“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哪怕他们把您吓唬住了，我也不能受他们摆布。”乃丽也会心平气和地顶撞他：“他们为啥吓唬我？”

他们因为怕养成坏习惯，平常不用你我的称呼。

乃丽一撒手，就有一条胳膊打开了门。工程师看见人流涌进办公室，就象投降似的，举起两只手，说：

“不！请听我说，这儿不是托纳市场。为什么不叫全厂的人都来呢！你们有工人代表：代表们知道我什么时候接见他们。假如是特殊情况，那当然，我可以通融一下。但是我的办公室可不是市场。绝对不是。”

“要是您愿意，全厂的人都会来的，”有人大声说。

“只能有三位工人代表，”史拉儿坚持说。

拉福兰和穆列轉过身来。雅克大声說：

“要么大家都进来，要么大家都不进来。要是大家都不进来，我們就回去报告全体工人。他們委托我們来告訴您，他們准备罢工。”

“那就罢工好了。”

史拉儿不知不覺地模仿了老沃倍男先生的口气。

他遇到了乃丽的目光，怔怔地想：“她打算做什么？”

“先生，請您看看，这不是平常的代表团，这是會員和非會員一致推选出来的……”

米石尔走了进来；他毫不客气地打开了直接通走廊的門。走廊就象放工时的厂房。史拉儿忽然想到，要是在沃倍男汽車制造厂的話，一开头警卫就不会讓他們闖进来。这儿的警卫怕工人。这就是国有化的好处。平常，特别是目前，他因为恨沃倍男，宁愿拥护企业国有化。企业国有化对他是有利的，可以讓他和部长接近。至于工厂管理方面，归根結蒂，并没有什么变化……工程师突然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好吧，你們既然来了，就留在这儿好了，我們赶快談吧。拉福兰，我听你說……”

拉福兰手里拿着一張紙，他事先已經把請求書的大意写在上面了。史拉儿認識請求書上的字迹，完全是工厂委员会秘書一人的手笔。別的工厂的同行曾經对他說，在他們厂里，每一个工人都可以把自己小組的个别要求写在請求書上，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也就原封不动地端上来：全体要求增加三千法郎，或者增加計时工資，要求发套鞋、橡皮手套、罩衫、工作服、肥皂、焊接工人或者車床工人的眼鏡，防止鉄屑飞进眼睛。同行們还說：“他們要大家都滿意，不然的話，回去一传达，各車間工人的情緒很激

动，我們就要面临罢工了……”史拉儿听到他們的談話，就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了拉福兰。至少工厂委员会的这个工人代表沒有完全染上工人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恶劣作风，工人总是在你意料不到的时候，敲詐勒索。在大战前担任过經理的人的記憶里，拉福兰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拉福兰？怎么回事？一九三八年我們还拿他没办法呢。那时候他一天得上来好几趟。”他对談判和外交手腕已經慢慢地习惯了，肚子也慢慢地大了，到了这时候，拉福兰对智慧的意义也就有了进一步的認識。

工程师的一双手和一对对望着他的眼睛，使他觉得渾身不自在……史拉儿掉过臉去，又遇見了乃丽的眼睛：她今天似乎也在打量他。人事科长隔着窗子瞧瞧光秃秃的白楊树枝，树枝象爪子一样在灰茫茫的天空中抓来抓去。剎那間，他想起了黑树枝上的叶筋儿，想起了在树枝凸出来的地方，就要抽出黃騰騰的嫩芽儿来了。

“生产速度快得教人受不了；我們要求按照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速度来計算時間……”拉福兰用平淡的口气說下去。

“他們手里沒有訂貨，却还要提高生产速度，这簡直是跟我們开玩笑，”有一个声音說。

史拉儿脖子一轉，掉过臉来，看着說話的人。他不認識他；这人瘦瘦的身材，眼睛挺有神气，缺了两顆門牙：他不是带头的人。

“諾來說的不錯，問題就在这儿，”一个尖尖的女高音說。

史拉儿一开头就注意到站在头一排的“野母猫”，心里很討厭。他在背后也用工头卡姆給她起的綽号叫她。“象这种娘們儿，只在工人中間才能找到，”史拉儿这样想着。这个女的很古怪，看起来象个自重而又稳重的女人。她不声不响的，挺和气，

把你哄住了，叫你不由的要信任她。可是等她自以为看见了一件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马上就伸出爪子，扑过来了……她提出要做高级技工的时候，史拉儿耸了耸肩膀。工人也不希望在高级技工中间插进一个女的来；他们会让她明白这一点的。史拉儿认识的工人，如让·杜朋（无论如何，这个人总有点过火，“好，他今天没来，是个好兆头”）、斐龙、拉迈，或者连拉福兰也算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赞成母狼走进狼群。高级技工也很古怪。为什么这些拿高工资的工人倒反而难对付呢？为什么他们差不多不是共产党，就是总工会会员或者类似身份的人？……人事科长关于“野母猫”的预言失败了。工人现在都支持她：好象大家都很尊敬她。就拿今天说吧，她刚才一嚷嚷，走廊里就引起了一片支持她的低语声。

拉福兰的话完了：生产速度，三千法郎，部份奖金……工程师就要答复了。就在这个当口，穆列发言了。不能够反对，因为他也是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虽然如此，史拉儿跟他打交道总觉得不大舒服。首先，穆列是工厂里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他不但是一个普通工人，而且还是某一种势力的代表。史拉儿既不了解这种势力的范围，又怕这种势力越来越大。

其次……拉福兰。大家都知道他。他有一个妻子，一个情妇；情妇在办公室工作，不是共产党。拉福兰这个人有不少的缺点，照总经理的说法，是个有“人情味”的人。总经理在谈到工人的时候，把“人情味”当作“缺点”的同义词，可是在他谈到管理处或者政府的时候，这个字眼便另有含义了：“当然，我是个有‘人情味’的人，我剥夺了许许多多有家累的人的饭碗，心里也很难过，可是这也是不得已啊……”

史拉儿听着穆列的发言，对他深刻的见解和从两方面分析

問題的能力，非常佩服。一個意志堅強的人，經過持久不懈的鍛煉，居然能獲得這麼大的成就。儘管如此，他還是認為穆列比“野母貓”和站在她背後的幾個“小公雞”要好對付得多。工程師又懷念起沃倍男時期的那些謙虛快樂的青年工人來了。突然，他第一次問自己，他和他們的交往是不是一切都正直坦率、無所不談？他了解不了解他們的思想呢？一聽到這樣一句話，他的思想馬上就又集中在代表團身上來了：

“請不要忘記廠里發生的一連串不正常的事情，”穆列拖長每一個字音說，眼皮縫里露出一道機警的目光。

“我不明白。”

史拉兒的口气很生硬。乃麗咳嗽了一聲……她要暗示什麼呢？再說，她夾在裡面幹什麼？史拉兒看了看她，發現她不過轉過身去咽一口唾沫，自己也笑了。一個接着一個的代表團弄得他神經過敏了。

“那也很簡單。三個星期以前，在OF 31號生產車間，有人被三角皮帶的鐵鉤軋去一只大拇指。前天，在另外一架機器上，鉚床工人謀尼亞克差點兒軋掉一個手指頭……”

“一點也不錯，”走廊里一個低沉的聲音証實了穆列的話。

“廠方怎麼能夠負責，怪他們操作不……”

大家都叫起來了：“對啦，去你的，干脆就說是有意干的好了！”“老兄，大戰前我在印度支那的時候，黃種人每一次軋掉胳膊，保險公司就說人家是有意干的，不付保險金……”“哼，一窩子……”

總工會會員，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工人力量總工會的拉迈，年輕的，年老的，好象忽然合成了一個整體。就跟鐵屑吸在吸鐵石上一樣，所不同的是他們一方面是鐵屑，另一方面是吸

鉄石。为了光明的日子早日来临而天天斗争的人和跟随别人走的人，突然觉得应该站起来反对工程师，坚持到底。

站在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惹出来的暴风雨面前，史拉儿觉得非拿出点威风来不可了（也许不过是因为乃丽的缘故）：

“太太，诸位先生，”他用冷冰冰的声音说，“如果你们不改用有礼貌的口气说话，我马上就走。”

这句话一出口，他就觉得很可笑：“我好象想让工人把我从办公室里撵出去……”但是，如果命令两个警卫和三个听差的去威胁他们，把他们赶出去，那就更加可笑了。

“先生，”穆列接着说下去，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工伤事故接连不断地发生。这决不是偶然的：生产车间的车床和三角皮带掣动的机器都太旧了，问题就在这儿……”

“您也很清楚，贷款……您只要看看国家公报就知道了：这儿不是一家私营工厂。”

“这跟我们毫无关系，”穆列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不能拿胳膊去冒险。胳膊是我们的银行存款。”

象风在树林里刮过一样，工人又吵起来了：“说的对！”“对啦，正是这样……”史拉儿想着：“他们说的不错。可是我也没办法啊。”

“先生，”若娜·奥坦插进来说，“我在31号车间工作。真的，车间里的机器，除了三四架以外，全不能用了。不过我要对您说的不是这个。工人委托我告诉您的比这要严重多了。”

她挺起胸脯，用力吸了一口气，史拉儿这时才注意到她鼓得圆圆的胸膛。乃丽不再装模做样的整理档案夹了，她听她说下去：

“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裁人的消息……”

若娜停了一下，两个眼珠子紧紧地盯着史拉儿斜视白杨树的眼睛；树枝想躲风，可是躲来躲去躲不开。快要下雨了。史拉儿希望下雨，因为雨水会带来春天的气息。

“太太，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不要忘记我们这儿是一个国……”

“国一营一工一厂……哈哈！关我们什么事……”在走廊里，在敞开的门外边，突然爆发了瀑布似的叫声。

“这哪里是什么代表团，简直是吵架大会……”史拉儿怒气冲冲地大声说。经验告诉他：每一次工人对他说话没有分寸，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表示他们的愤怒；他们平常是不愿意对他用随便的口气说话的。

“国营；太妙了！那么，我们也有权利跟您一起讨论问题喽。我们也是国家的一份子，不是吗？”

史拉儿注视着这个年轻小伙子：瘦瘦的个儿，站得直挺挺的，仰着头，皱着眼皮，一双柔和的眼睛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神气。上次选举，这个雅克·马朵尔当选工厂委员会候补委员。又是个发疯的共产党。真闹不清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平常总是不声不响的，可是说不定哪一会儿就突然强硬起来了。工头都说他在车间里不安静，是“一个会讲花言巧语的能手”。

若娜插进来说：

“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您当然也知道。人家要裁掉我们，因为美国人不能容忍法国有独立的航空工业。可是我们……”

“太太，我没有权利同您辩论政府的对外政策……”

谁也没有笑。沉默了三十秒钟。青年工人的“打冲锋的公牛”小白里耶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如果你们想裁掉我们，”他的声音象军号一样响亮，“我们就罢工，占领工厂。明白了吗，啊？您可以去告诉您的经理和您的部长。”

“关于这个，我没有什麼好说的，这跟我们的谈判完全没有关系，”史拉儿接着说。“关于大家的要求，除了31号车间的机器以外，我想我可以转达……”

“我们要求答复”，“立刻答复”，“我们不能白来一趟”。走廊里又叫起来了。

“这是一出古代悲剧；可是在这儿，合唱队不介绍剧情，倒反而攻击起主角来了，”史拉儿这样想着，他因为搬用了这样一句有文学味的句子觉得很得意。这是薩尔拉家族引经据典的怪癖的遗风。

他想起了在他离开沃倍男汽车制造厂以前不久爆发的那次罢工。厂方当时没有接见工人代表团；于是工人全体怠工，大家留在原来工作的地方。为了把他们赶出去，沃倍男叫警察大队用催泪弹赶他们。克来蒙的全体居民：工人、大学生、医生、中学教师和大学讲师，聚集在省政府门口，提出愤怒的质问。省长也命令警察大队去对付他们。当时史拉儿刚结婚不久，因为要脱离沃倍男汽车制造厂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而正在烦恼，所以那天一点也没有薩尔拉家族的情感（他结婚后已经变成了这个家族的成员了）。相反的，他觉得自己仍旧是铁路职员老戴松的儿子。老戴松当年参加过大罢工，时常骂他的执政党领导人：“你看见了吧，我的大儿子，这些人一上了台，就不知道穷人的苦处了。”老戴松如今已经退休了，不过他仍旧骂他们，现在说不定也要骂他的儿子了……

“总之，对计时工资和生产速度问题我马上同意……”史拉

几連忙說。他未加思索就作了讓步。

“您弄錯我們的意思了，先生，”雅克·馬宋爾說。“我們要求的是全部：不是这个或者那个要求，而是全部的要求……”

拉福蘭好象同史拉兒一樣惊奇。

“馬宋爾，請您仔細想想。您知道現在的貸款……何況你們有工厂委員會。你們可以向厂委員會提出這些問題……”

“先生，這不是貸款不貸款的問題，而是接受不接受我們的請求書的問題……”

“我們不願意為了讓杜魯門製造戰爭而自己餓死，”米石爾·白里耶又叫起來了。乃麗站起身來注視着他。走廊里附和的聲音此起彼伏：“我們不願意餓死……”

“還有裁人的事嗎？”一個人這樣嚷着。

若娜向前邁了一步。她累了，兩手撐在工程師的辦公桌上。乃麗一直在注視白里耶。“这个小婊子丟盡了我的臉，”史拉兒這樣想。他自己也鬧不清究竟是罵若娜，還是罵乃麗。

“太太，既然我已經對您說過……”

“那好，請您轉告部長，洛爾與包席全體工人決不許他們這樣裁人……”

拉福蘭和穆列已經向走廊里大聲叫：“同志們，我們在計時工資和生產速度問題上已經勝利了。”走廊里的工人沒有注意這個勝利的消息，他們說：“那麼裁人呢？三千法郎呢？還有那些破機器怎麼說？”這些問話，穿過這所大房子的水泥、磚塊和鋼筋，傳來傳去。到了末了，許多不同的聲音重復着同樣的話：“我們等會兒再來好了。”工人慢慢地退去，象一陣突然安靜下來的風暴。

乃麗把窗戶開了一條縫，然後關好兩扇門。現在辦公室里只剩下史拉兒一個人了。隔着一道牆，他想象着乃麗那雙細心

地涂了指甲油的手在打字机上不停地跳动。他想象着她笔直地坐着，象《妇女杂志》上所劝告的那样，两只肩膀向后挺着。他气愤，不安，懵懵懂懂地想：“不，我没有站在沃倍男那一边……不过他们也太过火了……”可以肯定的是工人没有分寸。就拿这个“野母猫”说吧，她居然想叫他做出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可笑。不错，上头已经在谈裁人的事情了：“从‘人情’上说，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总经理也这样说过。史拉儿对这位大老板的高大的身材、贵族式的小脑袋、经过仔细推敲的修辞和仪态，十分敬仰……这边是香榭丽舍的老爷们，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会儿把他看成一个平等的人，一会儿把他当作一个执行他们的命令的下属。另外的一边是工人，他们一成不变的把他当做敌人。还有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乃丽。

他落到了什么地步了？他究竟站在哪一边呢？生活并不是按照老沃倍男先生的小册子和演说预先安排好的。

刚才走廊里的那些人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他也要建立自己的生活……乃丽呢？他心里有点惭愧。他抽开桌子左面的一只抽屉。一堆文件上面斜放着一张象片，一个美丽的姑娘抱着一个小孩。他感动了。生活里还有比健康的姑娘和新生的婴儿的微笑更动人的东西吗？

听不见打字机的声音了。他打开门。乃丽没通知他就走了。她的大衣还在衣架上。她到他不能去的那个地方——食堂里跟“他们”一起吃饭去了。

第二章

鶴 鶉 山

伐果医生住在郭貝兰路口一幢房子的六楼上，从那里能望見十字路口、姆佛塔街和絡繹不断的人流，街上陈列的商品，被太阳照成一个个金黄色的斑点，簡直象非洲酋长宮邸前的市集。

呂茜安安閑閑地欣賞着这里的景物。

傍晚，从地下电車站和公共汽車里涌出来的人群，匆忙地花掉他們費了整整几个鐘头的時間掙来的錢，他們在她眼里一样也是生活的主人。他們一晚上教她的东西，比教莫里哀的作品的教师花十年的光阴教的东西还要丰富。甚至連这里的小販也不象十六区(她就是生在那一区的)龙尙街的商販吆喚得那样肉麻。呂茜不讓女佣人去买东西：她要一个小店一个小店地跑着熟悉生活。

晚上，出診結束了，雷乃·伐果从洛尔与包席的医疗站回来以后，就談他遇到的几件事情。“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我告訴他，他的食指已經沒有希望了。他却回答我說：‘在电动鋸床上操作，已經比从前省力多了。’一句抱怨的話也沒有。他对这种灾难已經习惯了。”

一只胳膊弯放在右膝上，手掌托住下巴，呂茜貪婪地听着。她說：“老天在人間分配幸福，为什么分得这么不公平呢？”雷

乃·伐果笑了笑，接着說：“我的小乖乖，他們住的地方还要可怜呢！一間屋子，燒飯的爐子摆在当中，尽里头是父母的床鋪。靠牆的地方有一張可以折起来的床，每天晚上現鋪，是給两个儿子睡的，一个儿子十五岁，一个十六岁……还有，父亲在疗养院里已經住了两年。”

呂茜听着。她的感情就是通过这些探索一个未知世界的故事产生的。

、 呂茜的父亲阿芒·勒紀諾—巴兰，是巴奚区的一位很受妇女欢迎的妇科医生。有一天晚上，他邀請一位沒有名气的同行，本区的一位厂医，来家吃晚飯。因为他时常請这位医生会診。勒紀諾—巴兰認為沒有必要把他介紹給自己的朋友，因为这种关系虽然对自己很有用处，可是并不怎样光彩。客人长得又高又大，略微有点秃頂，紅紅的皮肤，一对很藍的眼睛。沉默寡言的呂茜坐在这个陌生人的右首。还没有用于酪，她就覺得自己已經給爱神射中了。这位开业医生說：“生活里有些事情我們应当了解：在一百个早死的人中間，有八十个是工人。工人肺結核的感染率要比我們大三倍。一九四七年以后，生产速度提高了，工伤事故也跟着多起来，女工的工伤事故特別多。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雷乃·伐果，三十五岁，是一位内地公務員的儿子。他結束了艰苦的医科大学生的生活以后，一九四三年替地下軍的兵士治过病，一九四四年又治疗过洛尔森林游击队的伤员，直到目前为止，他很少有空和女人周旋。由于一个偶然的機會，医学院的朋友介紹他当了洛尔与包席医疗站的主任医师。他每一天的時間都被門診、急診和夜間出診（休息的時間他还有特約病人）占据了，沒有一点空閑時間。郭貝兰路的寓所是交給一个爱叫爱

嚷的老姑娘料理的，他反而不大象寓所的主人了。他对生活很随便，确信这个世界有毛病，但是能够交给精明强干的专家，通过合理的改革，用协商的办法改正过来。

“爱神射中了她”以后，吕茜在绝望中过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她的老朋友吉蓓尔特给她出了个主意：“你这样待着，象母鸡似的绷住嘴，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要是你真的爱你那个江湖医生，就去告诉他好了；他不见得能猜透你的心事。”

吕茜又犹豫了半个月，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约他在一个咖啡馆里见面。

伐果挂上电话，对自己说：“好吧，她大概是闲得无聊了……”

吕茜第一个到达约会地点，那是郭貝兰路口上的一家老式啤酒酒店。要过吃的东西以后，象一个初学跳伞的人似的，她冒冒失失的一口气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医生，我爱上您已经三个月了。请您不要打断我的话，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一直在想念您，甚至在妈妈的节日那天，家里来了二十多位客人，我还是想念您。我夜里睡不着；即使偶然睡着了，我也梦见您。没有您，我再也活不下去了，因为，在世界上我只钦佩您一个人。所以很简单：要么您答应我和您一起生活，要么……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反正干什么都无所谓……”

伐果很惊奇，他那张胖胖的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光秃秃的头顶。她连忙补充一句：“当然，除非您已经爱上了别的人。”她象个小姑娘似的，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酒店里所有的商业经纪人，一对对谈情说爱的情人，和晚上偶然在地下电车站月台上或者在公共汽车站台上相遇的童年时代的朋友，都在窃窃议论。

她还在打嗝儿，伐果望着她一耸一耸的苗条的身体，圆圆的脸，短短鼻子和一双哈巴狗似的发亮的眼睛。她不停地說：“反

正干什么都无所谓，就是自杀也好。”

伐果被这种从绝望里自然流露的情感打动了。他扶起她趴在桌上的身子，把她的头放在自己胸前。

现在，雷乃·伐果太太每天至少要念叨一遍：“你倒说说看，我浪费了多少年的光阴呀！”医生也照例地回答：“我总不能从奶妈手里把你抢过来吧。”专横的女管家让位了。雷乃·伐果已经忘记了以前玩纸牌赌开胃酒的习惯，他找人给他那辆旧汽车的车座做了一套红尼龙的沙发套子，慢慢地养成了请朋友到家里吃饭的习惯。

吕茜白天去探索“生活”。她特别喜欢同吉蓓尔特一块儿去。她带吉蓓尔特去看那些曲曲折折的忧郁的街道，意大利区的客栈：三班阿尔及利亚工人轮流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两个人合睡一张床，而每一个人付的钱几乎是租金的全部。她带她看意大利广场，广场上的日本桐树一年之中只有八天开满紫盈盈的花，在梳奚林蔭大街上绝对看不到这样的花园。还有一排石栏杆和一个石头造的平台，下面是一个栽着白杨树的谷地。雷乃的工厂就在斜对过。她带她欣赏全城池水最绿的游泳池，池子就在鹤鹤山澡堂新盖的砖瓦房子后面，比莫里多尔游泳池好玩多了。从游泳池出来以后，吉蓓尔特就跟一个陌生的男人玩去了。吉蓓尔特这个人从来不做作，可是一举一动都很别致……“也该让她学学过日子，”雷乃听了吉蓓尔特顽皮的故事，大笑着说。

有一天，医生对吕茜说，他想要在星期天请厂里的人事科副科长史拉儿·戴松到家里来玩：“这家伙很可怜，一个朋友也没有。他以前有一位太太，是外省的一位‘宝贝’。亲爱的，这个女人在你已经抛弃的贵族区里到处炫耀她的贵族家谱。戴松他妈的……对不起，我的小心肝，他跟一只关在地窖里的老鼠一样，腻烦透

了……”

“你太好了，亲爱的，我要讓吉蓓尔特欣赏这个人……”

吕茜要讓人來“欣赏”人事科科长，就跟她帶人去欣赏那些街道一样。她跟吉蓓尔特从小就認識，但是現在吉蓓尔特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她摆布。吉蓓尔特老是重复那句話：“这一切真太‘妙’了，你真会发现‘真理’！”这一切都是新世界的一部份，医生就在这个令人难以了解的世界里活动：这是一个籠罩在洛尔与包席的笨重的大建筑物底下的世界，吕茜从外面一看就觉得很沮丧，这个建筑物使她想起了世界上她最害怕的三件事：学校、医院和監獄。

吉蓓尔特在小古堡車站換車。她怕得罪米石尔的母亲，怕这位老太太会使她失望……要是做母亲的使吉蓓尔特失掉对儿子的尊敬呢？他們住的地方……不，他們管住的地方叫“宿舍”。“你們的宿舍很大嗎？”他就这样問过。想到这里吉蓓尔特恨起文艺复兴时代的拱瓦形箱籠、西班牙—莫来时代的碟子和一溜儿四間屋子的大客厅來了。不过对她那只淡綠色的长方形浴缸，她总是恨不起来。浴缸里撒了一点鳶尾香精，海綠色的水变得很柔和。每天早上她躺在水里，一想到“我不久就要用洗碗石槽上的水龙头洗澡”，就打冷战。有时候她泄气了，就設法振作，他們每見一次面，她离开克来伯大街①的决心就更坚决一些。她記得有一回在游泳池里卖弄风情，把吕茜吓得惊慌失措，她又想起那

① 安罗耶一家人就住在这条大街上。

回逛市集的情形，自己也鬧不清怎么会掉在这个令人心乱的情网里去的：“我大概是瘋了。”可是到了意大利廣場地下电車站，她又承認她等待这个改变她的生活的事件，已經等得很久了。

鵝鶉山街……这个富有詩意的名字，吉蓓尔特覺得这条半乡村式的街道，比卡薩布兰加的花园、阿尔及尔的古堡和桑規乃群島，还富有异国情調。以前为了奖励她，在她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里曾經讓她乘游覽船到地中海沿岸許多膾炙人口的地方去游覽了一次。她竭力想象他的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吉蓓尔特要去拜訪的这个女人，是第一个得到米石尔的爱的女人，他一直都在愛她。他的习惯也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一定是个很难了解的女人。跟她在一起，可得机伶点儿。吉蓓尔特害怕了，連忙把这个思想抛开。

街上的房子有的是上世紀盖的，有的是大战之前剛剛盖起来的，正面的裝飾就跟第一座地下电車站一样，过于累贅。这条街写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地产商的历史，他們一直在等待时机，在这种偏僻的地方买进荒地，建造大批黑暗的厂房，供給附近的工厂使用。每一块石头都发散着业主的吝啬气息，吉蓓尔特这样想着。这里的房子在装潢方面沒有花过一个法郎。这里的房客都是些穷苦人，地产投机商自然不肯象在亨利·馬丁大街、巴溪区和奥特伊区那样，大量投資。

她小声儿哼着：

在巴黎哟……

米石尔在煩悶的时候，也喜欢用口哨吹这个曲子，不过吹得不大熟練：

爱情的花

一开就是几个星期，
两颗心在一起微笑，
为什么？因为他们相爱了。
在巴黎哟。

这是一支傻里傻气的小调儿。

主妇们从奥古斯特—布朗吉大街的菜市回来：网兜里沉甸甸的，装满了白菜、土豆和能够让孩子们的肚子维持到下一顿饭的东西。吉蓓尔特转了一个弯，这边是希望街，街上的房子满目凄凉，另外的一边是五颗钻石街，街上的房子盖得很简陋。她走进一个特别窄狭的門洞，門旁是一家門面装修得华而不实的面包房；一进门就是楼梯。楼梯的拐弯很陡，她扶着木栏杆往上走，这个栏杆虽然没见过，可是早从米石尔的谈话里熟悉了：“我住的那幢房子是滑梯决赛的场所；楼梯转弯的地方好象头发夹子，一不小心就把大腿夹住了。不过里沙和我们都怪欢喜滑楼梯，每天都要滑几次。我们不知道門房什么时候去喝酒；他常常出去喝一杯，因为他的命就是送在酒上的。”米石尔的笑声总是给吉蓓尔特带来一种暖洋洋的感觉，那种感觉，就跟你在森林中的矮树从里弯着身子走了好半天，突然遇到一片开阔地的感觉一样。她对自己说：“我完全变成吕茜了。”

吉蓓尔特需要这种笑声。

楼梯一层一层地往上拐，暗得象地窖，散发着厨房的香味和厕所的臭气。厕所的門开在两层楼之间的转弯角上。門外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人影从楼上走下来，说了声“对不起，太太”，用

鑰匙打開廁所門，嘩地一聲，把一桶漂白水潑進去，一面湊着水龍頭裝水，一面唱歌，好象覺得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不久就要在洗碗石槽的水龍頭底下洗澡了，”她嘲笑自己說，“多有趣：家里還得有自來水。”她打了一個寒戰。走到最末一層樓，上面就比較亮了。雖然好奇之中還帶點兒敵意，可是她心里仍舊怕見他的母親。

吉蓓爾特善于用幽默來對待自己。她挖苦自己說：“早在我的英國保姆帶我到樹林里散步的時候，我就對有錢人和窮人的孩子問題，問長問短了。我總是吹噓說自己情愿‘跟所有的人一樣’，跟千千万萬的人一樣，過一種愁吃愁穿的生活。好啦，我的女兒：你怎么剛跑到外面來……就抱怨起你的凍瘡來了呢？”這篇小小的演說使她又快樂起來了。

十三號。她敲敲門，門吱咯吱咯地開了。她走進一間明亮的大屋子，屋里散發着一股烤肉的香氣。她什麼也不敢看；在她面前有一張桌子，上面鋪着亮晶晶的白漆布；一只花帆布沙法旁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屏風；毫無疑問，弟兄倆夜里就是睡在這只雙人沙法床上的。

“媽，吉蓓爾特來了。”

一束石竹花緊緊地夾在肘彎里，她笨手笨腳地拿着一盒奶油澆得太多的蛋糕，盒子斜得太厲害了，奶油透過棱錐形的紙盒，一滴一滴地滴在打過蜡的光亮的漆布上。

“啊，對不起。”

“沒關係，小姐，漆布耐脏。”

自從高中會考的那個早上以後，她從來沒覺得象今天這麼胆怯。

“你怎么啦……”米石爾笑得滿臉通紅；他是裝得這麼輕鬆

呢……还是根本不做作？但是吉蓓尔特总觉得自己象个刺猬，虽然她不愿意伤害别人，可是一举一动都要刺痛人。她不敢看这间屋子，也不敢看白里耶太太；她觉得自己好象走了一步永远无法回头的路，永远离开了克来伯大街和沙伊奥宫花园。

“敬礼，吉蓓尔特！”

“敬礼，里沙！”

她应该不应该对里沙说“你”？她只抿了抿嘴唇，向这位小得出奇的小个儿女人笑了笑。她只看见她烫得蓬起来的灰色头发和一双一圈都是皱纹的绿色眼睛。那是米石尔的眼睛。看了这一对眼睛，她心里的敌意消失了。吉蓓尔特本来以为她是个吞吞吐吐的古板女人，现在看见她并不是这样，也就觉得放心了。

“您不宽宽大衣吗？我生了火。怎么，这都是给我的？还有蛋糕，我的两个儿子都爱吃蛋糕。可是这些花……”

“怎么样，我们有好些日子没见面了吧，是不是？”里沙趁母亲说话的时候插嘴说。他也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你”还是说“您”。

“我说，我们走吧，已经浪费了不少的时间。不用说，你已经迟到了……”

米石尔穿上短皮袄，望着吉蓓尔特，笑了。

小个儿女人皱起了鼻子，既惊慌，又沮丧。

“怎么，你们马上又要出去了？”

两个儿子一人一边，拍拍她的肩膀。

“好啦，妈，我们晌午一点钟回来。要是现在不去找人家签名，回头他们就该吃中饭了。”

“不要生他们的气，小姐，他们都疯了。”

做母亲的微微向前弯着身子坐着，和藹而又驕傲地对这个

容光焕发的姑娘笑了笑。在这两个火爆性子而又令人佩服的矮个儿男子面前，这个微笑使两个女人的合作关系更加巩固了。在吉蓓尔特眼里，这个微笑好象承认了她是他们家庭中的一份子。她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危险的女人了。她既然跟米石尔已经合为一体了，那么，米石尔的一切也就提前属于她了。

母亲站在门槛上望着他们下楼。

“开着门还有点亮；这儿简直象个隧道，要是没有走惯这个楼梯……”

“你看，我们就是在这个栏杆上……”

“我上来的时候就想到了！”

他们微微一笑，连忙把他们同时想起来的这件往事收藏起来。

“回头见，妈。”

“运气好，孩子们。”

吉蓓尔特听了“孩子们”这个慈祥而令人心安的称呼，感到一阵温暖；这种既没有夸张又没有戏剧性的做作的爱，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上。她无法理清自己的感觉。横七竖八的小巷，有水龙头和厕所的楼梯转角，黑暗的楼梯，狭小明亮的屋子，米石尔生气勃勃的脸上的那双眼睛，还有他们要做的这件大胆而惊人的工作……现在跑到素不相识的人家去按门铃，把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呼吁书递给他们，费很多口舌跟他们辩论，直到他们签名为止……好象有许多火车头的掣动杆不停地在敲打着吉蓓尔特的脑袋。在震耳欲聋的闹声上面飘荡着这样一句话：“明天，生活就要开始了……生活……”吕茜说的对：人家把她們与世界隔绝了；她们是在充满了误解的十字路口，在浓重的黑暗里，生活过来的。

第三章

炸藥

桌子上鋪着白台布，中央放着吉蓓尔特帶來的鮮花和蛋糕，放在四周的几只金邊玻璃杯還是里沙畢業時買的。大家圍坐在一起的樂趣給這頓午飯添了一種悠閑的節日氣氛。

肘彎擱在桌子上，兩個小伙子喋喋不休地談着；母親在聽他們談話。儘管有這位小姐在場（雖然她很可愛，但終究是一位小姐），她還是因為有這樣兩個兒子，覺得很幸福，他們正在從容不迫地討論他們將來的計劃。她已經忘記了家務給她帶來的疲勞。孩子們狼吞虎咽地吃着，爭論着，堅持自己的意見，偶爾夾一句“不是嗎，媽？”這還是孩提時代用慣的口气。吉蓓尔特覺得他們雖然有點兒滑稽，可是很令人感動。

為了準備芹菜醬蛋、烤肉、煎蘋果和奶油巧克力，白里耶太太花了不少的時間。

“怎麼樣，簽名的人多嗎？”

“啊，還不錯。在三十五個房客中就有二十七個人簽了名……孩子當然沒有算進去……有人怪我們不該這麼晚才去找他們簽名，真感動人。”

“還有些人一看見我們就罵街，”吉蓓尔特憤憤不平地插嘴說。

“还有那个疯子……”

“不错，那个人妙极了……”因为怕发胖，吉蓓尔特不吃面包，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芹菜酱蛋。两个小伙子蘸着碟子里的肉汁，一轉眼的工夫就把星期天又香又脆的长面包吃了个精光。

白里耶太太張开她那張沒有牙的扁嘴笑着；她的眼睛和米石尔的越来越象了；她喜欢吉蓓尔特有点矜持的小动作，覺得她象电影里的姑娘。

里沙切烤肉。吉蓓尔特拒絕換盆子。她自己無論如何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可是呂茜和伐果医生曾經告訴她，这样比較有禮貌，因为有的人家根本就沒有可以更換的盆子。

吉蓓尔特看見了这母子三人的过去的 生活。喝咖啡的时候，白里耶太太去拿照片。一本皮面子的照象簿和一个彩色的硬紙盒子。她用假謙虛的口吻（安罗耶先生領人欣賞珍貴的櫥窗时用的就是这种口吻）說：“这是我的当家的，若瑟夫·白里耶先生……米石尔很象他……是的……他是打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的。他是个瓦匠，胆子很大，老板时常专誠来找他干細活儿。爸爸虽然不是工会干部，可是总投党的票，还有，你可千万不能提他的統一总工会……”白里耶太太既想保护她隱藏起来的希望，又想为她的亡夫辯护，她說：

“你們瞧着好了，等你們有了孩子，斗爭就不那么容易了。”“等你們有了孩子……”这一点吉蓓尔特还从来沒想到过。沒有奶媽，沒有保姆的孩子，在唯一的一間屋子里叫呀喊呀的孩子，这，这也叫做生活。她微微哆嗦了一下……

“得了，媽，談点别的吧。这个，我才不会想不通来：如果你不为你的孩子斗爭，那你为誰斗爭？看看人家雅克·馬朵尔……”

米石尔小时候的照片……

“喂，你也領过圣体？”

他的臉紅了。母亲設法洗掉她这个无心的过失，两个儿子一遇着机会就拿这个抱怨她。

“当然，我当初原不該这么办……可是本堂神父是亲自上門来的：他坚持要这样做。說实在的，那个神父倒是个挺好的年轻人；星期天他跟本区的孩子們一块儿打球……”

这儿就跟巴奚区一样，教規压在人們头上；別人的議論，自己胆小怕事，不敢跟別人两样。“我的当家的对我說的話不錯：‘这种虛套已經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我們都不相信了。将来孩子們准会抱怨你……’可是对这种事情，他还是讓我自己作主。”她那双很象米石尔的眼睛眨巴了一下，为的是把眼泪嚥住，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是个不應該看見眼泪的日子。

“你是想看电影、跳舞、逛大街呢，还是想干别的？我一直到九点鐘都沒有事。”

“怎么？你連晚上也不空嗎？……”

吉蓓尔特的声音突然变成了金属的声音。她牺牲了方辛娜家的宴会，离开了自己的父母，错过了听駐雅典的大使先生和駐利馬^①的顧問官談国外逸事的机会，牺牲了室内音乐会，会上还有方辛娜的鋼琴节目……她想象着他們現在正坐在路易十六式的扶手椅上，一面懶洋洋的消化着星期日的盛宴，一面听腊凡尔^②的《公主追悼曲》的序曲。而她却心甘情愿地坐在这儿，讓椅子坚硬的橫揸攔得腰疼，听米石尔詳細解釋工会这次會議多

① 秘魯首都。

② (1875—1937)，法国作曲家。

么重要，工会要为应征入伍的青年举办一个晚会，会上他还要講話……他抓住她的手腕。

“如果你从政治上看問題……”

“好啦，你已經好久——至少有一个鐘头，沒有‘从政治上’看問題了！”

白里耶太太惊慌失措的朝这位傲慢的女客臉上瞧了一眼，有点勉强的，咯咯地笑了，想緩和一下緊張的空气。

米石尔笑了，他沒有生气，臉上的表情既显得有点尷尬，又有点調皮。

“听我說，你無論如何不能从艺术的角度上，不能从文学的角度上，更不能从个人的角度上考虑這個問題。必須从問題本身的角度上考虑。”

“又是这句口头禪：‘本身的角度’。你沒有注意你用的完全是宣傳画上的字眼。”

“听我說，吉蓓尔特，角度問題也是重要的，不是嗎？”

“我不怪你說的話，而是怪你說話的方式好象宣傳画……”

“但是，如果宣傳画正确地表达了它們要表达的意思……为什么还要另外去找別的句子呢？說話只要能听懂就行了。何況句子又沒有专利权，人人可以用……”

他們兩人本来是肩并肩坐在一起的。这时候两个人轉过身来，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忘了这儿还有別的人。母亲和弟弟覺得这是他們兩人时常爭論的一个問題。

里沙有好几次想投入這場舌战。他摆好照片，拾掇好桌子，就打破了沉默。可是这时候，米石尔却接着說下去：

“我知道，知識分子說話的时候，总是好象要在上面签字似的……他們覺得他們說出話来就是詩句……其实呢，請讓我把

話說完，話是怎么學來的，就怎么說出去，人人如此。你，你是在沙龍里開始學說話的。我們呢，是黨教我們怎樣考慮問題……我們並不認為這是難為情的事情，就是這樣。你以為你說話的時候不用現成的句子，不用你所說的‘口頭禪’嗎？對你來說，這不單是引用現成的句子的問題。人家教你隔着有色玻璃看東西。等到有人對你說‘不，這不是紅的，不是綠的，是灰的’的時候，你就大驚小怪起來了。”

“你怎么知道你的看法是對的呢？”

“我怎么知道？”他看看他的母親和弟弟，笑了。“我呀，我非這樣不可。要是我的看法有問題，現實馬上就對我不客氣了。何況，又不單靠我一個人！”

吉蓓爾特雖然還是不滿意，可是已經給說服了，她強詞奪理地想：“說真的，他是對的，不過他不承認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一切東西不是白的就是黑的。”

吉蓓爾特又回到剛才的問題。

“總之，呂茜請我們到她家喝波爾多酒，^①吃晚飯。你還記得我的女朋友嗎？就是游泳池的那個金發姑娘，她的丈夫是個醫生，記得嗎？我以前跟你談起過她……”

每當她談到那些女朋友的時候，米石爾總是不大注意。他皺起前額，閉緊圓圓的嘴巴。他很不喜歡這個邀請。

“好吧，我們去……不過我不在他們那里吃晚飯，因為我九點鐘有事……”

一對對的情人起先在意大利廣場地下電車站周圍等着，後來他們見了面，擁抱，有的却在吵嘴。米石爾和吉蓓爾特在成雙

① 葡萄牙產的一種葡萄酒。

作对的情人和卖花生的、卖腰带的、卖粗地毯的、卖廉价非洲商品的小贩中间，一声不响地走着。围在一个拉手风琴的面前的人越聚越多：拉手风琴的仿佛用他在琴键上飞舞的灵活的手指，指挥一个肥胖的歌女唱歌。那个歌女穿一件蓝上衣和一条镶黑荷叶边的宽大的裙子。她正在唱一个小调，吉蓓尔特希望在意大利广场上听这样一个搽脂抹粉的胖娘们儿唱的，正是这种歌：

在那边街角上，
有个卖笑的姑娘，
她的生意很顺利，
袜子里的钞票装得满满的……

“对不起，我去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回来。”

“我……我得呆在这儿听这种歌？”

“唉！街头歌女这碗饭真不是容易吃的！”

周围有一群男孩子和女孩子，手拉着手，或者手搭在肩膀上，摇摇摆摆地跳风笛舞，他们一面小声哼着歌，一面把他们的头凑在一起……

咖啡馆的地下茶座还有一半的座位空着。吉蓓尔特给吕茜打电话：

“喂！我的小心肝，要是我带一个男朋友来，给你添麻烦不？……是的，是你认识的人……不，不，你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了……不，不要猜了，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一个谜，是的；回头见。”她挂上了电话。她不知道“鹤鹑山的伙伴”那天也是在这个电话间里给他还不大认识的安罗耶小姐打电话的。她对她开

的这个玩笑很得意：吕茜现在一定在等候巴奚区的一个年轻人，一个跟她们一伙儿的年轻人。她准会把吉蓓尔特甩掉的情人，一个一个地琢磨一遍，看看这个客人到底是誰。

吉蓓尔特回来的时候，歌女还在唱那只歌，她把几段最动人的歌词又重唱了一遍：

在那边街角上，
有个孤零零的卖笑的姑娘，
男人可不要
好生气的姑娘……

吉蓓尔特称赞这个唱歌的女人说：

“真是天生的歌手，‘真希罕！’”

“可是，我觉得直恶心……”米石尔说。

他好象生气了。吉蓓尔特畏畏缩缩地谈起上午的事情。他带着感激的心情跟着她谈下去。

他们穿过广场，向意大利大街走去。广场很大，从周围的房子里走出来的大人和孩子都梳洗得整整齐齐。刺骨的寒风吹得鼻尖通红，星期天碰上这个阴天，总是一件特别引人注意的事情，这给左邻右舍又添了一份谈话的资料。走不了二十公尺，米石尔就得和厂里的一个同事握握手，碰一下肘弯，再不然就拍拍肩膀。星期天，当着同事一家人和吉蓓尔特的面，他不问人家“忙不？”却问：“怎么样？运气不坏吧？”其实星期天打的领带和说的话，跟你刮胡子的机械动作一样，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养成的习惯。每一次遇见一个同事，“解雇——工人代表团——斗争”这几个词儿总要出现好几次。工厂的可怜的工資，象无法摆脱

的痛苦似的，渗透在工人星期日的休息和日常的忧虑里。

吉蓓尔特和米石尔回过头来，又穿过广场，迎面飘来那个胖娘们儿的另一支歌：

雪中的明星，
我的心在热恋……

郭貝兰路有点城市风味，那种差不多不用花钱的应景的杂耍儿，已经比较少了，所以街上显得比较安静。逛大街的人在几家蹩脚的小电影院门前排队，里面放映的都是旧片子。吕茜曾经告诉吉蓓尔特，有一家电影院的横楣还是罗丹①雕的呢。吉蓓尔特生平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在这几度过的。星期天，米石尔在这儿等她和吕茜，他挤在电影院（里面的座位都是硬椅子）门前排队买票子。有时候电影放映师（大概是碰巧找到的一位工钱便宜的新手）装错了片子，或者画面没有跟声音配合好。观众里面就有几个喜欢吵闹的小伙子大声叫：“该死的放映师！该死！”在排队等候进场的观众中间，不时有人喊米石尔的名字。买现成的衣服穿的姑娘盯着吉蓓尔特望着，她们的眼睛好象在说：“你怎么能比得上她！”米石尔容光焕发地给别人出主意，打气；他在每一个人面前，甚至在比他年纪大的人面前，也是个循循善诱的大哥哥；为了加强语气，他在说话的时候不时插一句“这就对了”和“人活着得有远见才行”。

吉蓓尔特微笑了：这就是她的将来——一个困难重重的将来……她兴奋了；多年来盼望的“另外的事情”终于到来了；这不

① (1840—1917)，法国名雕刻家。

是空洞的要求改換口味的問題，而是一絲不苟的追求現實的問題。她接觸到的這個世界，跟人家教給她的世界大不相同，跟她想象中的世界也不一樣。因此，她一時還不能了解它（她忽然間謙虛起來了，準備承認自己的錯誤）。她能砸碎有色玻璃，看見真正的顏色，雖然覺得很驕傲，可是多少還有點痛心的感覺。

她轉過臉來，看了看她身旁的這個站得筆直的矮小的男人。要是在小說里，“她和他”准會腦子里充滿了夢想，視而不見地并肩前進。可是對吉蓓爾特來說，生活跟小說里的情形却正好翻了一個個兒：她挽着米石爾的胳膊走進現實，帷幕拉开了。“小貓一睜開眼就閤不上了……我生下來是個瞎子；現在呢，光明雖然照得我眼花撩亂，可是我再也不能不看它了。”她小聲兒嘟囔着說：

“米石爾……”

“怎麼啦？”

米石爾的一對脈脈含情的眼睛望着她。

“沒有什麼……我愛你……”

他們爬上伐果家的六層樓。女傭人來接大衣。“甯客氣，小姐，”米石爾誠懇地說，他把短皮袄掛在鍍鎳的衣鈎上，向這個又癩又丑的女傭人笑了笑；女傭人樂了。吉蓓爾特對着穿衣鏡，攏了攏頭髮，整理一下寬腰帶，第一個走了進去。

“啊，她到底來了！親愛的先生，這是我小時候的朋友，吉蓓爾特·安羅耶，我已經對您談過好多次了……”

大家都站着。呂茜伸開胳膊，只說了一句“咦，怎麼回事！”

就楞住了。原来两个男的在見礼的当口僵住了。吉蓓尔特怔怔地想：他們这副神气簡直象看見了幽灵似的。誰也沒有注意她，大家的眼睛都停留在米石尔臉上，也許是因为气愤或者激动得太厉害的緣故，臉上出現了許多一瞬即逝的奇怪的紅斑点。

呂茜口吃着說：“我給您介紹这位先生，这位是……”

“白里耶，”洛尔与包席的人事科副科长，象条小狗似的吠了一声。

吉蓓尔特和呂茜肩并肩地站着，微微張开了嘴巴。她們在各方面都不相同，不过两个人都有一种少女的文雅风度。

“我該走了，”米石尔想。“她不能这样逼我，太过份了。伐果医生是个好人，够朋友，無論誰都愿意和他碰碰杯。可是人事科长……吉蓓尔特太过份了……当然，她不知道其中的緣故；可是总是太过份了。我这象什么呢？簡直象出卖，至少可以說想跟老板妥协……”他向門口轉过身去。

但是这时候，伐果医生已經伸开两只手，走过来了；米石尔握着他的手，搖了几下，就留下来了。

“哎，白里耶，看見您真高兴。上次听說您到医疗站来过，可惜我沒能見着您……今天正好补偿您上一次白跑一趟了！”

伐果医生为人很和气，喜欢說笑話，他不停地搖着米石尔的手。米石尔的臉色又恢复了正常。

“要是我馬上走了，就对不起伐果他們，而‘酒瓶’[●]戴松这家伙也会覺得我怕他。何况他在这儿根本也无足輕重，倒是他應該覺着不自在，因为他一个人跟我較量，沒有扶手椅子，沒有办公室，沒有电话，沒有……是的，沒有女秘書。我永远不会孤

● Tesson 一字在法文里是瓶碰几的意思。这儿是說：这个酒瓶碰几。

立……好，咱們走着瞧吧。”

米石尔态度很自然，笑着接受了伐果的打趣：

“您這張嘴好厉害，医生。您完全知道我难得耍这套花招。那天是实在不得已，因为要赶写一份傳单，而一时又找不到离开車間的借口。您知道我們一向不濫用請病假的单子。医生，因为您對我們太好了，所以我們才不能那么做……”

“哎，不管怎么說，医疗站总算是一个收获吧……”雷乃·伐果拍拍米石尔的肩膀。

“那当然。可是工人整整要求了十个年头，才把这所医疗站弄到手。您总該承認，这是工人的胜利吧……”

米石尔走向人事科长，虽然胳膊还迟迟疑疑地沒有伸开，可是手已經伸出来了。

“这么說，白里耶，您终于跟您的阶级敌人握手了？怎么回事：‘一个客人，两种不同的待承’？工会会怎样說呢？”

戴松从来不会說一句轻松的笑話。

“不过，我本人对您并没有什么难过，戴松先生。在这儿，我不会向您要求什么……而您，也用不着拒絕我什么。”米石尔从容不迫地一面分辯，一面想：“我才永远不会孤立呢。”現在覺得剛才想馬上走开，实在太好笑了。

呂茜忙着准备波尔多酒，忙着用一只亮晶晶的圓錐形的震蕩器做鷄尾酒，同时准备她丈夫喝的茴香酒（医生只喝这种酒）。她說：“噢！真奇怪……原来你們都認識？”引得三个男的哈哈大笑，这么一来，她以为剛才那种奇怪的尷尬局面已經打开了……她摆好了酒杯，两条胳膊伸到她苗条的身子后面，露出中学生特有的那种装腔作势的神气，說：

“我呀，先生，我一想起游泳池的那段事，就断定还会跟您見

面。”

“怎么，你也認識白里耶？”

医生倒在扶手椅上，高兴地放声大笑。緊張的空气緩和下来了。呂茜斟滿酒杯，她那种有点装腔作势的动作（吉蓓尔特一直批評她：“改掉这种乡下气的作风吧！”）使伐果医生觉得他娶了一个娘們儿气特别重的女人。

“去年冬天快过圣诞节的时候，意大利广场上还很熱鬧，我領吉蓓尔特上鵝鶉山游泳池去……那儿池水很綠，比莫里多尔游泳池的还要綠……請原諒，亲爱的朋友，我想不起您是喜欢波尔多酒，还是紅葡萄酒。說实在的，您是对的，波尔多酒的酒味更醇……我們就是在那时候認識这位先生和他的令弟的，他們正在玩水球，他們的水球玩得真棒……”

“其实也很簡單：只要在應該打，或者对准一个方向打的时候，狠狠地打就行了。”^❶

米石尔的一对水綠色的眼睛，打量着乃丽的情人的細长的棕色眼睛，想道：“好一个蠢貨！要是‘工程师先生的面包渣儿’也在这里，那她就会高兴了……”

“我时常想到您和那位漂亮的姑娘表演的那种芭蕾舞！”

“戴松先生認識她，是他的女秘書。”

米石尔的綠眼睛瞅着史拉儿，史拉儿的臉发白了：“难道下面車間里已經知道了？……不，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因为他經常騎着脚踏車陪着乃丽来来去去。可是，他知道些什么呢？”

米石尔想：“哈！我已經贏了一分。”他喝了一杯鷄尾酒。他

❶ “方向” (Direction) 在法文里也可作管理处解。这儿是双关語，意思是說：“打球，或者打管理处，只要在應該打的时候，狠狠地打就行了。”

还是头一次喝这种酒。平常，雞尾酒是他們晚上下工时常說的一句笑話：“怎么样，我們学学上流社会的样儿，去喝一小杯雞尾酒吧？”今天他在这儿，居然把母亲諄諄教誨的作客的規矩忘得一干二淨，仰起头，一口气喝干一杯雞尾酒，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他放下杯子，輕輕地吸了口气，又恢复了沉着与自信。他安慰自己說：“我既然接受了吉蓓尔特的友誼，也就不得不在这种場合冒一下險了。”他象在公共會場上一样鎮靜自如。这个場面已經超出了他們消遣的範圍，超出了个人冲突的範圍。是的，这是一个政治場合。米石尔敏感地覺得他在这里代表工人階級；他一举一動都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們以后會說：“我認識一个共产党工人，那个工人……”吉蓓尔特起先也覺得他是个“古怪的冶金工人”，可是現在呢，“冶金工人”已經闖进安罗耶公司繼承人的生活里去了。米石尔怪自己不該那么貪饞地一口喝完那杯雞尾酒。

吉蓓尔特在講他們上午做的事情，話音里带着挑战的口气。戴松叹了口气說：

“这算是星期日的消遣！您真的覺得好玩嗎？”

“不过，这不是什么好玩不好玩的事情。因为有战争的危險……”

她轉过臉来，向米石尔求救。

喝了雞尾酒以后，米石尔不大愿意开口了。他又想起了他和史拉儿·戴松第一次會見的情形：“您不是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吧？那么对不起：我只接見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不是随便什么人我都接見。你們要在下面罢工？罢工好了！我的办公室絕對不是市場。”米石尔把三个車間的总工会會員都叫来了：一百一十四个小伙子站在走廊里；史拉儿当天沒有讓步，第二天

才用接見青年工会會員代表的名义接見了米石尔。这是人事科副科长先生第一次的失敗。米石尔注意到，史拉儿在这儿，在自己的朋友中間，並沒有他平常那种內心精明而外表裝得糊塗的态度，在工厂里，史拉儿認為单凭他这种态度就能糊弄住工人，吓唬住工人。工人說：“他跟我們談話，就好象跟一个沒有用的人或者小孩子說話似的。”伐果医生的助理医师，一位共产党员，說：“戴松說起話來簡直象个童子軍隊長。”

雷乃·伐果想：“他們从来也沒有松口气的时候嗎？真是奇怪的一代。”他以前在拉丁区的时候，認識了一些跟他一起住野营、踢足球的工人。他們学大学生的样，喜欢讀和平主义者的小說，或者有点革命气息的浪漫派作家的作品，只在工会會議上談談政治。他們大部份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位以前的医科大学生到現在还受他們的影響。

米石尔振作了一下，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他提到欧洲軍事援助，战争預算和速成职业学校停办的問題。然后，他用一种完全客觀的口吻，緊緊地追下去：“我还可以告訴您……”他因为負責出版支部的刊物和筹备在青联^①俱乐部举行的座談会，所以对這些問題很熟悉。

“您倒是个學問淵博的人，白里耶，您這些知識是哪里來的？从《人道報》上來的嗎？”

米石尔拿出他在工联抄來的一張紙。

“先生，这里大部份的數字都是你們的晚报供給的，还有国家公报上公布的国民議会的報告和美国報紙上的資料……”

吉蓓尔特看了看呂茜，呂茜正在楞楞地瞧着这个莫測高深

① 法蘭西共和青年聯盟的簡稱。

的人。她們两个人都坐在布椅子里，身子紧紧貼着椅背，小腿交叉在一起，胳膊放在扶手上。这个姿势是她们十五岁的时候，家庭教师 and 母亲仔細研究出来的。现在这个姿势已經习惯成自然了。

呂茜覺得这个小伙子虽然了不起，可是并不出人头地。以前，她总能在她的女朋友掏出知心話以前，从她不停地諷刺男朋友和捉弄他們的口吻里，知道誰是她的新情人。在那十五六个年輕人中間，呂茜能猜到是誰送吉蓓尔特回家，在停在树林里的小湖邊上的汽車里拥抱她，并且象洗淋浴似的，一会儿受到她短暫的温情的撫爱，一会儿受到她那种实事求是的、一針見血的諷刺的攻击。“你一点也不肯饒人，”呂茜惊慌失措地說。

今天晚上，吉蓓尔特虽然表面上装得无所谓，可是心里却很緊張。她偷偷地頓着脚后跟，玩弄着手指，眼皮縫里透露出来的眼光总是飄忽不定，丰潤的皮肤底下的肌肉也一会儿松弛，一会儿緊張。所有这一切，都沒有逃过呂茜的眼睛，她知道吉蓓尔特心里很緊張。吉蓓尔特一会儿看看戴松拘謹的臉，一会儿看看雷乃忠厚的臉，观察米石尔的話的效果。

“太太，晚飯預备好了。請医生听电话。”

那个又癩又丑的女佣人一面說話一面瞧着米石尔，米石尔走过去的时候，对她笑了笑。

大家正准备打开餐巾，而米石尔正在琢磨着到时候怎样告辞的当儿，雷乃滿臉通紅地回来了：

“医疗站炸坏了；玻璃橱窗也碎了，紫外光灯也炸毀了。”

米石尔的臉也緋紅，他忽的一跳站起来，从牙齿縫里說：

“我知道这样做很莽撞，沒有教养，随您怎么說都行。从社交上說，我知道非但你們不允許，我們也不允許这样做，您知

道……可是我实在不能不到那儿去一趟！”

“可是老弟，我也得去，”医生說。

他弯下身子，吻了呂茜一下，請她原諒。戴松一看，也不得不跟去了。两个女的也要跟他們一道去。伐果拒絕了，乱哄哄的說話声震蕩着空气，餐巾摺在餐桌上。女佣人把湯鍋端走了。

医生開車子，三个人都沒有吭气。晚上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他們的車子在度完周末回巴黎的美国汽車中間緩緩前进。

远远望去，在工厂屹立不动的黑色建筑物前面，有一团动荡不定的黑影。这一堆黑东西一会儿扩散开来，一会儿縮在一起；等到走近了，才看出原来是許多人影。許多人圍着一堆碎毛玻璃，玻璃渣在街灯下閃閃发光。三个人挤进人群，走到警卫面前。警卫聳聳肩膀說：“我們什么也沒看見，什么也沒听见。警察剛把大家赶出去。您知道，要拦住这些人不許进去，可不是一下子就办得到的。我們是一出乱子就通知您的。”

人群分成两派。“实对你們說吧，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只有他們喜欢在这种沒有問題的地方，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地方鬧事，”一个腰里紧束一条皮帶、沒有佩戴售票記錄簿的公共汽車售票員說。“放心好了，这一定是共产党干的。他們專門干这种事情。医疗站搞得实在太好了，这样对他們的宣傳不利，因为他們要把什么都說成是一团糟，”有一个人針鋒相对地提出了反对的意見。这人穿一件大衣，人站得直挺挺的，好象是装在伞套里的雨伞。提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一派，其中大部份是工人，他們提高了嗓門說：“好不害臊！您看見过共产党破坏过医疗站？”“要是你們要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告訴你們吧，这是法兰西人民联盟那一类的家伙干的……是的……要不就是警察干的。”

“一定是他們那班家伙。他們製造了罪行，然后再把責任推

到共产党头上。”

有二十来个人点点头，表示支持售票員的看法。大伙儿的眼光把那个穿“伞套”大衣的人吓跑了；他觉得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疑心他……

米石尔弯下身子。在两块反射藍光的玻璃片中間，他发现了一个沒有反光的白点，那是一张油印的傳单：“工人们，民权政治和普选现在已经和你們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馳了。不应该接受有錢人餐桌上的面包渣儿。应该讓他們知道你們拒絕接受这种得不偿失的改善。所謂医药治疗，等到一切都属于你們的时候，就显得很可笑了。”沒有签名。对这个行为和劝告，沒有一个人負責。

“好象一幅罪行諷刺画，”有一个声音說。

“还說什么諷刺画，医疗站已經受到了一次奇怪的襲击……”

雷乃·伐果进去看看医疗站受到的損害，然后走出来，望着碎玻璃窗出神。米石尔把傳单递給他們两个人。戴松叹了口气：

“您的伙伴們星期天就是做这种游戏？”

米石尔恨不得扑过去，但是他忍住了。他們在人群前面，人們都在支着耳朵听，可是一点也听不清楚。“六个月以前，我就恨不得跳在他身上，掐住他的喉嚨。”不过能够保持冷靜总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这么一想，他就安靜下来了。

“您以为我們会干这种事情？这个医疗站是我們派了多少次代表才弄到手的。为了建立医疗站，我們不停地斗争，向管理处打过不知多少次报告。”

他說的“我們”，指的是他进厂以前的工人；他对这件事很熟悉，仿佛他也打过报告似的。

“那么是誰呢？”戴松咄咄逼人地問。

雷乃·伐果开口了，象拉一把铁犁似的，他吃力地说：

“当然是那些想叫我们恨工人的人……”

这么一来，米石尔再也忍不住了；两只手抓紧医生的膀子，他伸直胳膊，瞪着眼睛瞧他。在昏暗的街灯的灯光下，米石尔的脸闪烁着感激与快乐的光芒。伐果被他瞧得很难为情，喃喃地说：“好啦，好啦……”

看热闹的人慢慢地散了，不过还有人在继续争论：“不管怎么说，如今这种年头，警察局居然能干出这种事，”一个穿一件宽大的皮衣服的瘦子，嘴里叼着个黄烟头，一字一顿地说。一个戴倍雷帽、没有刮胡子的老头儿冷笑一声说：“如今这种年头？乖孩子，看样子你还识不透人……不用操心，警察局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如果说它没有从前那么客气，那倒是真的……”一个穿一件麂皮上装的高个子年轻人刚认识了一个很年轻的鬚发姑娘。他们的谈话已经从破坏事件转到他们两人感觉兴趣的事情上去了：侦探片子，电影……他们一面谈话，一面象两只猎食的小狐狸一样，在你打量我，我打量你。

警察局长还很年轻，矮矮的个儿，一副厚眼镜底下藏着两只张得老大的眼珠子，长长的下巴往上翘起，几乎和鼻子成了个钳形。因为散传单和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米石尔被他“训”过几次，所以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胡桃钳子”。局长对人事科长和主任医师很客气，装做不认识他们的朋友，因为他不愿降低自己的身份。不过他还是压低了说话的声音，为的是不让他们的朋友听见：

“诸位先生，我认为追查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象这样的情况，总是查不出来的。”

米石尔在戴松耳边轻轻地说：“喏，看见了吧。要是警察局

长認為能查到一个共产党，他非追查到底不可。”

就在米石尔說話的時候，“胡桃鉗子”提高了嗓門說：

“一般的說，共产党总是能够隱蔽起来的。象这样的勾当，平常是沒有傳单的，叫您沒有法子追查。”

“您明明知道，我們是正大光明地在号召書上签名的，這張破紙和共产党的傳单一点共同的地方也沒有。”

“我並沒有問您，白里耶……”

“啊哈！您現在倒想起我的姓名来啦？”

两个人刷的拉下了面孔：米石尔态度傲慢，局长怒气冲冲。

“总是这样傲慢！”

“算了，各位先生，現在不是爭吵的时候。事情很严重。”

史拉儿用管理处的名义提出控訴。米石尔看看手表。再过一刻鐘就要开会了。他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想和吉蓓尔特見面。他們上午一起收集签名，中午又在他家里一起吃飯，兩人中間的隔閡就无形中消除了。今天晚上他覺得她好象就在他身旁似的。她現在大概待在煤气暖爐旁边，坐在土黄色的布椅子上，正在跟呂茜抽着烟聊天吧。她們一定在談他……可是用的是什麼字眼呢？

會議的筹备工作差不多是他一个人負責的，他还要在会上講話：說实在的，今天晚上的會議沒有他，同志們也能开下去……他責备自己不該在資產階級的圈子里軟弱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消除对吉蓓尔特的怀念……他突然下了个决心：“好吧！只此一遭：讓他們去搞組織工作得了，我不参加了。借作會場的那家酒店里有電話，我去通知他們一声。何況……”从“政治角度”上來說，他也應該跟老板回去，繼續把問題解釋清楚。

他心里輕快了，全身的肌肉也放鬆了。他就要回到火爐旁

边去看那一对黑眼睛了。吉蓓尔特的那对眼睛，他直到現在为止，还分不清哪些是容讓的成份，哪些是开玩笑的成份。

他們回来了。大家在談剛才的事情，有的問，有的回答，乱成一团。主人觉得很抱歉，說这頓飯耽擱到現在，恐怕已經不能吃了。大家都坐在自己的盆子面前。三个男的違反平常吃飯的习惯，还没有开始喝鷄汁濃湯，就每人灌了一大杯布高涅酒。

“总之，没有什么了不起……”呂茜說，几乎有点懊丧……“沒有人受伤，沒有出乱子……算不上真正的破坏……”

“算不上破坏……不过是一种挑衅罢了：也許是法兰西人民联盟，也許是警察局干的。总之，是工人运动的敌人干的。”米石尔趁別人还没开口的当儿，赶快說明一下，以便提醒吉蓓尔特。他們从眼角里交換了意味深长的一瞥。

戴松象个講究口腹的人似的，正在啣尝鷄汁濃湯的滋味。他說：

“这又是白里耶的說法，口气总是这么武断……我是圣·多瑪^①那一类的人：我相信我亲眼看見的东西。碎玻璃底下的那張傳单好象是共产党的路数。”

“您大概不常見共产党的傳单吧，先生？”

“恰恰相反，我的职务使我不得不把你們所有的傳单都讀一遍，白里耶……”

一眨眼的工夫，餐桌的两个斜角之間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戴松在呂茜右首，米石尔在吉蓓尔特旁边。

“戴松，我倒贊成米石尔的看法……”

① 見《約翰福音》：耶穌的門徒圣·多瑪說：“我非看見他（耶穌）手上的釘痕，用手指头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他真的复活了）。”

女佣人撤换了盘子，把冻鱼端上来。“你管这个叫做过了时间的晚饭！”米石尔尽量地吃着；强烈的食欲和想说服别人的欲望占据了他。医生接着说：

“这张匿名传单简直象一幅漫画。厂里的工人想不出这种花招。”

米石尔听了，恨不得站起来拥抱他。

“亲爱的，您实际上恐怕是个共产党吧……”（戴松阴险地笑了。）

“不，不！说得太过份了！”吕茜大声说。切鱼的刀子掉在地上了，她拾起来，满不在乎的用餐巾擦了一下。“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看法，郭貝兰路的看法，要是在我娘家勒紀諾—巴兰家里就不能容许了。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生性爽直，就说他是共产党……”

“这不是一种侮辱，”吉蓓尔特用一个饱经世故的人特有的那种宽厚的口吻说，“我也是共产党……”

“你也是共产党？”

“那又怎么样，約里奧—居里、阿拉貢和艾呂雅，不也都是共产党吗？”

“不要骂人了，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米石尔突然笑起来了，他赶紧咽下嘴里的食物。“另外还有八十万，他们虽然不是約里奧—居里、阿拉貢或者艾呂雅，但是都是共产党。您再替吉蓓尔特操心，她不是共产党，她不过赞成共产党，如此而已……象她这样的人，法国有五百多万，就连十六区也有这样的人。”

他喘了口气，存心气气吉蓓尔特：

“当然喽，在吉蓓尔特家里，这样的人还比较少：因为共产主

又在十六世紀還沒有流行……”

“对不起，就是在我家里，也还有表兄柏納·舍弗律師呢……”

“因为这个緣故，他已經跟你的家庭沒有多大的关系了……”

他三叉子吃完了魚和面包。呂茜的眼睛睜得圓圓的，鼻孔張得老大，越發象一只落了水的哈巴狗了。不过她还在努力掙扎：

“原来您也是共产党？”

戴松禁不住噗哧一声輕輕地笑了。雷乃·伐果溫柔地望着他的妻子，我們对重伤的人、孩子和家畜用的就是这种溫柔的眼光。

“你現在才看出来嗎，亲爱的？”

呂茜皺皺眉头。她莫明其妙地受到人家的嘲笑，心里很不高兴。

“那么；医生，您也認為这是挑衅行为嗎？”史拉儿·戴松問，他吃了两片烤肉，一勺素什錦，又吃了一个秋白梨。米石尔認為吃这样的盛餐，最好是不用面包填肚子。他一面激动地听雷乃·伐果的回答，一面想：“这个人开始睜开了眼睛……”他說：

“請注意，先生，如果我們对医疗站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就会派代表团上您那里去，这一点您是很清楚的……”

一提起日常的斗争，在工程师和米石尔中間馬上又筑起了一道牆。戴松不吭气，他又想起了过去的情景：走廊里挤得滿滿的，秘書室里也站滿了人，連他的女秘書也用假装尊敬的口气說：“先生，他們要見您。”……这种无紀律的現象簡直太不象話了……他尝着色拉的味道，气憤憤地承認他对乃丽也不完全有把握。沒有說的，他曾經征服过她。但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

么她突然生气了，于是又回到食堂里、走廊里和車間里去，回到这个能說会道的急性子年輕人身边去了。

呂茜对这场新的爭論完全不理解。她巧妙地換了个談話的題目，轉身对戴松說：

“亲爱的朋友，您的工作多么費力气呀。管理这么多人……大概有三千多人吧……能够影响这么多人的生活。要是換了不同的工作，就可以跟雷乃一样，替周圍的人办很多好事……”

米石尔的水綠色的眼睛注視着史拉儿端正的臉，史拉儿臉上打了許多折子，丰滿的皮肤也变成了桔紅色。

“我也想这样做，太太，可是不大容易。您丈夫的职业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可是我的……”

“这倒應該說是……”米石尔忍不住說，但是他馬上就煞住了。

吉蓓尔特放下了刀叉，叉子和刀子平行放着。各式各样的观念在她脑海里翻騰着，減退了她的食欲。一談到工人問題，工程师就悶声不响，摆出一副好象要找碴儿吵架的神气，簡直跟她認識的那些实业家（从圣·安端郊区的木器厂老板到經營魯百的呢絨和里昂的絲綢的企业家）一模一样。坐在对面的是米石尔，他对他們上午看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和无知无識的人，非常和气。他跟那些又脏又难看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女佣人和滿臉皺紋的老人，好象是一家人似的，恨不得摻着他們到戶外去蹣跚蹣跚。所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打动了吉蓓尔特的心。米石尔利用普通的語言，“日常的談話”，利用自己的生活 and 从娱乐与睡眠里挤出的時間来进行斗争。和他并肩作战的有好几百万人，这些人也跟他一样，利用自己的生命和日常的談話来进行斗争。他們跟那些态度文雅、爱好文化、艺术、

学术和旅行考察的人发生了冲突。吉蓓尔特想：“站在米石尔这一边的人有一天要把文化和优雅全部夺过来……他们天天都在夺这些东西；剩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米石尔和他的朋友已经去夺爸爸那一边所有的一切东西……他们已经不完全属于黑暗的一面了。”……她也知道自己的推论出了毛病，她想象着米石尔生气的样子：“什么黑暗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是的，又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只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事实上，我不过是被剥削者的先锋队里的一份子，不管你怎样抬高自己，不管你因为和我在一起怎样原谅自己，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崇高的称号……”米石尔热情地否认自己的作用，而巴奚区的所谓风流人物却恰恰相反，他们热情地希望依靠乖僻的举止、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奇异的装束，让别人相信他们确乎不同凡响。

现在米石尔正在吃用甜酒和商底夷奶油做的水果色拉，他那份饕餮劲儿完全失去了英雄气概。她嘲笑自己，嘲笑他，嘲笑他们的奇遇，虽然她是在遇见了米石尔以后，才从自己不安逸乐的反抗情绪里解脱出来。

“不错，您的职业确实不是一种……怎么说的来，嗒，就是说做一种好事……”

“慈善事业，”吉蓓尔特恳切地小声说。

“谢谢，”米石尔注视着她，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就是有学问的好处！……啊，我替您设身处地想想，工程师先生，哪怕您已经知道哪一边是对的，也没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感想。我可不羡慕您……”

史拉儿怯生生地继续吃水果色拉。

伐果医生讲一个很长的滑稽故事，一直讲到喝咖啡的时候为止。

吉蓓尔特 拣了个适当的破口，说她有点疲倦了。于是他们俩便走进寒冷而热闹的黑夜。

“米石尔，”她突然说，“我和你站在一起，你知道吗，米石尔？”

他抓紧了她的胳膊，没有回答。他们慢慢地走着。每隔三个街灯，他们就拥抱一回。奇怪，情人们在寻找一个黑暗的角落，而结果却偏偏停在街灯底下。他们偎在一起，走进一家冷清清的小咖啡馆。抬眼一看，老板就明白招待这样的客人可以节省一点灯光。对面的角落里，另外有一对情人搂在一起，痴情地你望我，我望你。

米石尔 在两个吻中间悄悄地說：

“說，你以后不后悔嗎？”

吉蓓尔特 的头偎着他的脖子。

“我什么也不后悔；好，完了；不管是他们也好，浴缸也好，我都不留恋了。”

“什么浴缸？”

“不要管它，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第四章

不容易接受的真理

一片神秘的寂靜籠罩着會場；它好象清晨的魚塘；結果如何，誰也无法預料。桌子的撐腳架留下的平行的綫條，在綠色的鐵椅衬托之下，給人一種愉快的感覺。台上鋪着三色布，主席台後面挂着許多領導人的象和橫幅。橫幅上写着紅底白字：“每一個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的簽名，都把爭取和平的鬥爭向前推進一步”，“每一個勞動者都不能把要求和平和麵包的鬥爭分割開來”。每條橫幅上的每一個字母，都使人想起雖然困得要命，可是必須睜開眼皮的時間。

雅克和米石爾從剛安好擴音器的講台上，望着那幾條平行的過道（再過一會兒，同伴就會把過道擠得滿滿的），不敢談他們心裡的希望。如果這一次會議拖泥帶水，陷在不安、動搖和困難的泥沼里，不能達到預期的要求，不能獲得成就，如果他們在離開會場之前不能放下躊躇不安的包袱，生活就好象一個裝得滿滿的爬山時用的背袋，壓得他們挺不起腰來了。由於睡眠不足，咖啡喝得太多，烟抽得太厲害，他們覺得頭重腳輕，有點迷迷糊糊的。

在一羣群說笑的人中間突然引起了一陣騷動……

這當兒，穆列和黨支部委員在外邊迎接的黨中央委員亞未

农議員进来了。大家都回过头来望着他。每一群人里面都有人出来跟他打招呼。这位抗战英雄并不象人們想象的那么魁梧，所以有的人觉得有点失望。亚未农象很多三十五岁的法国人，瘦瘦的个子，黑黝黝的皮肤，还是个漂亮的年轻人。只有一双眼睛很吸引人。从深眼窝里射出来的那道眼光，象捕食的昆虫一样，猛的一下扑过来，一口把你吞掉。有一天米石尔对雅克說：“和他在一起，就跟站在一架吸尘器底下似的。”

主席台上慢慢地坐满了人；亚未农跟大家握手，問他們家里的情况，最后一个上去。在大会剛開幕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待着，会场显得死气沉沉。

穆列开始作报告。每一句話，哪怕是一般性的或者抽象的句子，都使听众回想起他們小組里的爭論，都包括一点他們同意的或者不同意的东西。穆列穿一套灰衣服，打一条綠領帶，揚起他那只肥胖的下巴頰儿講着。一个喜欢喝酒，喜欢吃肉汁的人，到了四十五六岁就会有这样的下巴。失眠在他臉上刻了許多皺紋，紅騰騰的皮肤显得有点发青。他对听众講話的时候，右臂一甩一甩地甩个不停，雅克說这是播种者的雄姿。

“吸收党员的工作做得不够大胆。我們曾經有一种自滿情緒，觉得企业里的工作做得还不算太坏。”

他接着宣布吸收过党员的小組名单。雅克和米石尔名列前茅：每組发展了七个党员。諾来笑了。他虽然是个新党员，却已經介紹了两个年轻人入党。“‘本生’老爹，您如果觉得应该入党，我們就入党。”他的回答自然是經過一番深思熟虑的。諾来想起以前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学走路总得一头走一头学。他觉得从一九四四年八月巷战那天起，就已經准备入党了，不过一直沒有人来找过他。他对自己說：“也許他們觉得我的經驗还不

够。”有一天米石尔邀他喝一杯啤酒。

“喂，諾来，如果你同意，为什么不每天跟我們在一起？”

当然，人人可以到党支部去要一份申請書。可是諾来覺得党是个精銳車間，实验車間，只有优秀的工人才可以进去。照他的想法，要有知識和一种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的經驗才能入党。現在他覺得这种想法很可笑：党在改造你，培养你，你原来怎样，就怎样入党。不論在思想方面或者待人接物方面，干部的工作可以让你每天学到許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因为每一个錯誤都要尝到失败的教訓。在談到政治局決議的时候，諾来已經不說“他們”，而是說“我們”了；他对国家和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已經有了另外的看法。

“我們在动员全体职工，反对替他們在越南进行的肮脏战争修理引擎，做得也不够，”穆列繼續說下去……

諾来的想法和演說者的合而为一了。工厂里还有許多工人沒有象他一样，看清自己的生活，認識生活的真正意义，而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帮助他們解决这些問題，沒有給他們一个对症下药的方子，对这些人，他觉得自己沒有尽到責任。每一个工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跟剝削者斗争，在他們中間，有的人知道应该怎样斗争，不过这种人不管在工厂里还是在別的地方，究竟还是少数；有的人还在摸索；有的人还在低着头朝前冲，結果跌进了资产阶级的陷阱。

“我們的解釋工作做得不够。不然的話，在解放初期环境順利时入党的同志，就会認識清楚，繼續留在党内，而其余的同志在环境重新变得困难的时候，也会有正确的認識。要是我們不讓他們在战争中白白地送掉生命，他們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代……”这些思想一直是跟諾来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不过今天更明确些

罢了。它们是通过他的忧虑（在跟孩子们做游戏，或者领一家人散步的时候），通过他对艾米连娜和孩子们的爱，通过他希望日子过得快乐一些的愿望，慢慢地流到他的脑海里去的。

若娜身后的两个她不认识的另外一个车间的工人，在小声儿谈着：

“休息的时候我要找亚未农谈谈：得让他知道这个厂是个特殊的工厂。”

若娜稍微转了一下身子，看见那个说话的瘦子皱着眉头，一头黑头发好象要朝墙上撞似的，样子挺吓人。另外的一个比较胖，人也比较安静，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不！洛尔，你说得不对。不错，我们的工厂确实有点特殊，可是……”

若娜跟不上报告了……每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有点特殊。就拿她本人来说吧，早该大着胆子告诉比埃尔……她自信在老板面前不会失掉勇气，可是一想到比埃尔浓眉毛底下的那一对四圈都是黑睫毛的蓝眼睛望着她的时候……她取过手提包，偷偷地涂了一下口红。

在若娜对过，一个有一头花白头发和两撇小胡髭的人，实验车间的机器装配工人，脱掉鸭舌帽，两只拳头撑着下巴，在用心地听报告。坐在主席台上的雅克和米石尔好象是两个陪审官。他们交头接耳地嘀咕了一阵子，接着就一本正经地记笔记。穆列读到了对他批评得最尖锐的地方，这是各个小组要求他写进去的。他读的时候很不自然，读得很快，声音也低下去了。穆列习惯跟某些同志打交道，欢喜跟他们保持一种温和平淡的关系。在小组会上，大会上或者组织里，他不大见到他们。他欢喜大家面带着笑容，客客气气地坐在一起，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讨

論；早先这样做很有效。“大家相处得很融洽，这是頂重要的，”穆列說，“一位同志如果人緣好，大家就都跟着他走。”不过他近来仿佛模糊地感覺到同志們又有另外一些他不清楚的要求……他覺得自己已經无能为力了。晚上經常开“座談会”，浪費了这么多的時間，真討厌；家里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女人正在不耐煩地等他回去。“同志們的思想并不复杂；他們不要听那么多的解釋。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們自然会来的。”可是这話也許不大对头。同志們希望开討論会，他們用的語法結構，比穆列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他带着一副尷尬的神气接着往下讀：

“我們沒有能够更有力地揭露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某些领导人，在分裂和瓦解工人組織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們沒有能够讓党员了解，他們應該跟周圍的同伴們展开討論。天主教工人和社会党工人究竟不是摩克，^①也不是皮杜尔，^②……我們沒有能够把洛尔与包席的問題和整体联系起来……”

若娜叹了口气，轉过身来。

她想：对这个認真討論問題的装配工人，表示异議的洛尔和他那个胖邻座來說，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几句话，这是攻击“工厂的精神”，攻击坐在講台底下的这个一臉酒精痣的家伙。拉福兰代表的这种“精神”，若娜曾經跟它斗争过；很多有經驗的严肃的工人現在也都承認自己上了当。但是对另外的人來說，这个攻击触犯了他們的思想习惯。若娜对自己說：“我也跟大家一样，听了出人意料的新意見，总是免不了要吃惊的。”

坐在她旁边的那个装配工人（这人是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

① 法国政客，社会党领导人之一。

② 法国政客，一九四五——五〇年任法国内閣总理。

表)已經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活兒。对他來說,从一九三六年起,拉福兰一直是总工会系統的代表人物。早先他听了穆列的話,或許还要到自己的小組去告訴別的同志。現在呢,穆列的話却有了另外的含义,这不是什么友誼的警告,簡直是一种譴責了。

若娜不知道装配工人,瘦子洛尔,他那个面帶忧色的邻座和其余的工人,現在是不是跟她一样,想起了拉福兰跟他的“敌手兼同事”的工人力量总工会主席在一块兒喝酒的情形,是不是想起了他两只胳膊肘一夹,双手一摊,拒絕他們提出的要求時說的那句話:“老弟,說到向老板提出要求,比这个要紧的还多着哩。讓我去干得了……”他总是象个老前輩似的,对你笑笑說:“讓我去干得了,这个我內行……用不着費脑筋,让我来。”

穆列講完了。

拉福兰第一个要求发言。他在一片寂靜中走上了講台。工人从来沒見過他的脚步这么沉重,臉色这么紅。他开始說話了。他的声音圓潤有力。一天八个鐘头,他不断地強調工厂怎样困难,工人的生活怎样艰苦,所以这儿所有的工人早已听慣了这个嗓子。他开始說:

“同志們,我跟所有的同志一样,早就知道了报告里的批評。作为一个黨員,我覺得我个人受到了攻击。所以我来表明一下态度。我的責任很重。但是我总是尽量想法来尽我的本分。”

米石尔和雅克迅速地写着;人家以为他們在速記講詞。亚未农不动声色地抽起烟来。他有时候眨眨眼皮:若娜覺得这是 he 要想記住一件事物的表情。

“我从一九三六年起,就在厂里参加斗争了。有人告訴我:

‘大家應該團結’。好，同意！但是，如果我們時時刻刻暴露工人力量總工會和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領導人的缺點的話，參加這兩個組織的工人就不會跟我們一起鬥爭了。有一份傳單，大家怪我不該拒絕散發，其實呢，傳單的內容太激烈，根本不應該發出去。”

雅克聳了聳肩膀。米石爾搗着嘴笑了。不過一想到自己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動作，甚至連他的思想馬上就又慎重起來。米石爾對自己說：“要是不坐在主席台上的話，我馬上給他扔一塊大石頭……”

他猛然之間想到，要是吉蓓爾特看見他這樣跟亞未農坐在一起，會怎樣想呢？……在他看來，亞未農是一位同志。可是在資產階級眼里，亞未農的社會地位要比他的高一百倍。

“跟工人商量？工人只問我請求書是不是被接受了。他們只關心這個。我總是隨時把我們的勝利通知他們。關於跟廠方談判的事情，直到最近這一段時期為止，他們向來不聞不問。現在跟過去完全不同了，工人要成群結隊地去找老板。廠方很不滿意，我不得不說，這樣會給廠方帶來很多麻煩，他們跟廠委會的工人代表打交道已經習慣了。工人如果不通過廠委會的工人代表，而直接去跟廠方交涉，那還選代表幹什麼？這樣只會削弱我們自己的地位。廠方也會認為工人不信任他們的代表。這個廠跟其他的廠不同，象這樣的國營企業，怎樣能夠要求為和平生產？廠方一句話就把你駁倒了：‘工廠是政府的，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選民，所以也可以說是你們的。生產什麼必須根據政府的政策，政策是通過多數決定下來的。’這就是他們目前的形勢。至於我，大家都很清楚，為了爭取為和平生產，我一直在不懈地鬥爭。可是有一部份會員和沒有參加工會的工人對我說：‘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問題，我們自然願意為和平投票，願意在斯德哥爾摩

呼吁書上签名，这是一回事。不过和平跟要求增加三千法郎的工資和反对裁人的斗争沒有关系，对我们來說，这个斗争才是最重要的。什么都攪在一起，就有全部落空的危險……”

一張張桌子上鴉雀无声。拉福兰（因为他經常开会，所以对听众的反应特別敏感）感觉到他没有掌握住大多数的听众。他演講从来不用稿子，这是他的习惯。他提高了嗓門，左手握成拳头，象鉄錘似的捶击着空气，把尾音說得特別重。

“毫無疑問，我曾經犯过一些錯誤。可是党也有錯誤。塞納省工联的委員，如果少到基层里去几次，如果不去征求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的意見，并且根据这样的意見采取行动，如果跟負責人商量商量，对目前的形势有一个比較正确的看法的話，就不会有这样多的誤会了。”

窃窃議論的声音在一排排的听众中間傳过，好象一条潺潺的小溪。雅克做了一个手势，要大家安靜下来。亚米农抽着烟，不住地眨眼皮。会场还没有完全安靜下来。拉福兰不停地講着。

“所以領導上也明白，单单找一个替死鬼，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在工会主席一个人身上，还是不够的。如果說我脱离群众，也不公平；恰恰相反，虽然知道自己犯了許多錯誤，我总是強調應該重視沒加入工会的工人和敌人的意見。”

“就是不大重視我們的意見，”装配工人如速·达福整理着自己的鴨舌帽，突然打断了拉福兰的話。“工人力量总工会如果說是黑的，你就不知道你說是白的，是不是錯了。”

“同志，請讓发言人講完。”

雅克用鉛笔敲敲桌子上的扩音器。

“好，那么就叫他說明，为什么拒絕散发我們揭露工人力量总工会扮演的角色的傳单，”高个子阿尔培大声說，“还有，他为

什么跟别的工会一起在一張傳单上签字，那張傳单上說：‘總經理是个一向准备接受合法要求的人，希望他對我們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諒解’……”

“再叫他講講为什么从来不向我們报告厂委会的談判經過。他只宣布一下：我們爭取到了这个那个，别的什么也不談。我們不要啃人家扔給我們的骨头。我們要了解全部的經過！”

若娜轉过身来。

达福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家庭負擔很重，他突然站起来，跟发言人較量起来了。发言人冲着扩音器吼着：

“同志們把在報紙上和小冊子里讀到的东西，不分青紅皂白地应用到工厂里来，而我們这个工厂又是个特殊的工厂，是个……”

“国营工厂，我們早就知道啦，”高个子阿尔培又嚷起来了；周圍的年輕工人装做要拍手的样子。

“同志們，請你們回头再发表自己的意見，”雅克打断他的話。

拉福兰接着說下去：

“是的，不分青紅皂白。我們这儿的工人对于已經采取的行动漠不关心，他們只关心結果。这个我从一九三八年起就知道了。要在我們这儿发动怠工是很困难的。在我們这儿，要团結所有的工会也比别的厂困难，因为这儿沒有老板。如果說反对老板，人人都会同意。这儿的老板是政府。关于这个，实在抱歉得很，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有好多人对政府沒有認識清楚。还有人不完全反对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得不作一些牺牲……”

拉福兰觉得会场里有一股敌对的情緒。他很快地結束了发

言，走下講台。亞未农走近扩音器，臉上帶着似笑不笑的神氣，一会儿看看這張桌子，一会儿看看那張桌子。米石尔全神貫注地听他講話。

“同志們，我也覺得我个人受到了攻击。因为我是塞納省工联書記处的一个成員。我不得不說，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責备我，或者責备不管哪一位干部，‘到’基层里去的次数太多了。从前有一个干部，总是抱怨自己的工作成績不好，有一天，一位同志对他說：‘那您就拿一把鋸子，把您的办公桌鋸掉，到群众中去听听他們的意見吧。’同志們，这位出主意的同志就是約瑟夫·斯大林同志。”

會場里响起了快乐的笑声、鼓掌声。“这个人呀，真是了不起的外交家。”这句话一直傳到了講台底下。亞未农接着說：

“要是責备我，同志們，應該責备我没有很好地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忠告去做，應該責备我做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因为，官僚主义的鏽一旦腐蝕了一位負責同志的工作，他很快就会失去了領導能力。我担心洛尔与包席的工会領導已經生了一层厚厚的鏽。自然，这个企业里的党委会應該負大部份責任。因为党應該永远是領導力量，我很担心，这儿的党恐怕也生了鏽。”

穆列低下了眼睛。他馬上帶着奋激的心情想道：“这位同志說得不錯，确实有这种情形。”他恨自己，恨會場里的人，恨拉福兰。同时又固执的对自己重复着：“不錯，这在理論上說是对的，可是就是連亞未农也沒有弄清楚我們这儿的情况多么特別。”

若娜觀察一下旁边的人，看看他們是不是跟她一样感动。

她背后的那个胖子揚起了头。

洛尔再三說：“哦，不管怎么样，对一个当了十二年工人代表的同志來說，任务的确够重的了。”

达福悄悄地对他的邻座说：“老兄，我敢担保，有这么一位同志做领导，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若娜的心在怦怦地跳。

现在同志们正在跟自己斗争，这比跟老板斗争困难多了。这是一场内心的斗争，也就是说这是在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过去的自我，跟似曾相识的新生的自我之间的斗争。若娜对这个斗争有过一些体会，所以一提到这个字眼就很激动。“将要发生什么事呢？他们要作出什么决定呢？”她这样想着。最动人的电影也不会使您这样惊心动魄，因为电影根本同您没有血肉的关系。

“同志们，我刚才本来想说，报告光概括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原因。现在原因暴露了，因为基层的同志不但懂得而且还指出：负责同志完全脱离了工厂里的群众。一位工会主席，一位工厂委员的工人代表，如果不向总工会和其他工会的会员，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和全体劳动者，报告他跟厂方的谈判经过和企业内存在的问题，还算什么工会主席？还算什么工人代表？还怎么能够展开自己的活动？怎么能够使工人感觉到他真正跟他们在一起，真正代表他们，保护他们呢？为什么工人们一定要盲目地信任他？我们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辩解的地步：一位党员同志负了重大的责任，去跟厂方谈判，事后却只把获得的部份的胜利传达给全体劳动者。他居然用这样的手段，要求更多的劳动者参加工会，参加党，要求他们盲目地相信工会已经把他们保护得周到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工人凭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盲目地相信他们的代表呢？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多大的侮辱！一个负责同志怎么可以把不可缺少的行动一致和实质上的妥协混为一谈？我们应该引导一个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会员工人，一个参加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或者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工人参加我们的斗

爭，應該指出他的領袖出賣工人的事實，並且指出，如果想挽救自己，就應該站起來反對他的領袖……糊里糊塗的團結不是團結，而是向敵人的陣營靠攏，是妥協。團結應該叫每一個人看清他採取的是什麼行動，認清領導行動的是些什麼人。”

亞米農坐下了。

高个子阿尔培第二个要求發言，他走上講台。

米石尔捏着一把汗。阿尔培是他“培養”的發言人，他再三要求他在大會上發言。

这个高个子年輕人舉起兩隻大手，指手划脚地講香榭麗舍的《馬賽曲》，他把那天看到的東西都一五一十地講了出來。

“我那天就入黨了，因為我親眼看到了這種不公平的事情，看到了這種專制制度。我恨不得讓所有那些壞蛋都知道工人是站在哪一邊的。”

他談到共產黨議員寫給廠委會代表團的那封信。廠委會派了一個代表團，到國民議會去訪問每一個黨團的議員，把工廠要裁人的消息告訴他們。“只有共產黨議員沒有轉彎抹角，坦率地答复了我們提出的問題。”

在座的人大部份都讀過那封信。但是，阿尔培說話的口气，他那種因為害怕而變得急驟的聲調，又紅又亮的臉和那兩隻隨着講話的節奏一會兒攥緊，一會兒鬆開的拳頭，給這段故事帶來了一股新的熱情；大家都點了點頭，仿佛會場里刮過一陣大風。

“信里的許多數字和名字，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它告訴我們，我們的工廠以後專門試驗一些送到美國去製造的機器模型。車間也要變成舊引擎修理廠。伙計們，大家倒說說看，我們的工廠在占領時期干的不就是這樣的活兒嗎！……”

若娜身後的一個粗嗓門議論道：“這個年輕的工廠發展得太

若娜

快了，可是有啥用，真的，有啥用！”若娜看着主席台；台上的人好象在尝一盘滋味很好的菜。

突然間，米石尔对着第二个扩音器，他說：

“同志們，阿尔培和我都在实验車間干活。我們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做的是战争用的机器模型。你們認為如果再有战争、轟炸和餓得我們皮包骨头的配給制度，我們还能繼續工作嗎？你們认为准备一个新的战争，会对我們将来的生活有保障嗎？发言人跟我，跟所有的人一样，会对你們說……”

“不！”阿尔培对着講台上的扩音器大声說。会場的騷动打断了他的話。他又快乐，又驕傲。

“不！”全場的人拍着手叫。若娜旁边的那个皱眉头的洛尔也一面拍手，一面不住口地直嚷：“不！不！决不！”

“同志們，我在信里还看到一桩有趣的事情，”阿尔培接着說，他得到了鼓舞，覺得渾身松快。“在叟一杜一塔納有一个老板对工人說：‘你們一定得替战争干活儿，要不，你們就另外去找工作。’他們本来是制造犁头的。所以工人就跟农民联合起来；接着就怠工了，当地的居民也举行了示威游行。結果呢，工人还是繼續生产犁头。可是我們呢？我們不是要制造拖拉机嗎？”

亚未农問：

“同志，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議？”

阿尔培瞅了米石尔一眼；米石尔笑着用手势鼓励他。阿尔培建議“把这件事告訴每一个人，告訴厂里的工人，本区里的商人，小酒店老板，居民……”

他在鼓掌声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拉福兰正在整理文件，沒有鼓掌。

阿尔培覺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現在可以在协和广

場演說了。他又想起了在南方遇到的那個姑娘——雷琴……要是現在碰見她的話，就不會那樣分手了。“如果你是對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把你的意見說出來，句子的構造並不是最主要的。”這個發現他覺得很得意，所以不同意鄰座祝賀他的話：“哪兒話，老兄，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談談自己的意見。”

接着是另外兩人發言。發言人抱怨工人的要求不是被拉福蘭忽略過去了，就是沒有得到他的支持。雅克隨後宣布休會。

雅克走近亞未農，帶着不大自然的样子說：

“你瞧，我們還沒能爭取到大家到食堂里一起吃飯……我住的地方很狹窄，願意去嗎？有啥吃啥，你知道……”

“當然嘍！我很高興。”

亞未農又恢復了青年人興高采烈的神氣，不象剛才那樣嚴肅了。他很高興到朋友家里去休息一會兒。

米石爾和雅克領着他走出去，一路上時時被工會幹部攔住：“同志，請問根據你剛才的意見，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

多年來，亞未農的眼睛一直在影響別人，引導別人跟他一起行動。它們善于衡量人，能夠得到別人的信任。

“你們自己去決定吧。你們了解工廠的具體情況，我不了解。等到原因弄清楚了，撤換負責人有時候是必要的，不過單單這樣做還不夠；首先得確定行動的路綫。還有，有什麼辦法呢，同志們，不能，也不應該依靠一個人去領導行動。你或者我一個人，沒有什麼力量。可是大家在一起……當然嘍，這是頂淺顯的道理，不過真理也就在這兒……”

他一點一點地提問題。關於工廠，工廠的發展和工人的憂慮，他在一刻鐘里面所了解到的比他從拉福蘭和穆列的長篇報告里了解到的東西還要多。

每人都根据不同的經驗提出自己的意見。翻砂工人罗哲說翻砂車間的通风設備不好，工人得光着脊梁干活兒。

“对！他們很不滿意。要是我們不重視他們的要求，他們就不会关心工会，道理就在这儿。”

洛尔沒有把他剛才打算說的話全部端出來。他說：“不管怎么說，不應該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在一个人身上；我們的厂很难領導，的确很难！”

“是很难，”亚未农回答，“不过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做工，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嗎？”

洛尔尷尬地笑笑，心里还不很服气。他嘟囔着走开了：“說得倒挺容易。”他偷偷对达福說：

“不應該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不然的話，以后会大吃一惊的。”

希乃蒂只知道有“两位同志需要很好地招待，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雅克因为不能肯定能把亚未农拖來，所以沒有說明，免得讓希乃蒂空欢喜一場。亚未农在解放时期，对小姑娘們來說，簡直是一位半神話式的人物，她們把他的象片从報紙上剪下來。

亚未农走了進來。屋子里装着花帆布窗帘，給人一种愉快的感覺。敞开的窗子吹走了里面的水蒸气。因为地方太小，她把孩子交給一位女邻居代領。“不这么办，連坐的地方也沒有，”希乃蒂本来总是拿不定主意，又想讓人家看看她的儿子讓一馬克，又怕房間不寬敞，最后还是这样决定了。

屋里摆着一張长沙法，一張桌子，一架收音机和两只壁橱。

一只放衣服，另外的一只放厨房用具。虽然搖籃拿出去了，四个大人待在这間屋子里还是显得很挤。

这几样样都很考究，事先考虑得很周到。

亚未农一进门就注意到那几块当書架用的木板。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書！“他們怎么能挤出時間看書呢？”每次走进一个工会干部的家，他都有这种溫暖的自豪感觉。于是什麼疲倦啦，火車上过夜啦，晚上緊張的討論啦，要写的文章啦等等，就都显得更容易，也更有用了。这对他來說，好比打了一針兴奋剂。“嘿！值得这样干，”他这样对自己說。

雅克一走进去就問：“你不認識他啦？”

希乃蒂搖搖她那披散在丰满的肩头上的头发卷儿。

“你不是有他的象片嗎？他是亚未农。”

“住嘴！”

她的臉紅了。是呀，她已經不是收集象片的小姑娘了。她頂討厭雅克拿她当孩子看待，其实她不过只比他小两岁，再說，她已經做了母亲。她不吭气了，接着就去摆飯桌。丰盛的冷盆，烤肉，油煎土豆和色拉花了她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因爐子太小，屋子里又沒有地方。

“这些年輕人确实是党的宝贝。”亚未农一面敬烟一面这样想。从抗战时起，他一直保持对青年人的爱好，能够很快的摸清他們的优缺点，預料他們今后的发展。他喜欢这两个小伙子，巴不得能帮助他们一下才好。今年夏天，他在党校里見過雅克。“这个小伙子如果曉得別人在听他的話，他一定能够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雅克不会很自然地讓別人听他的話。而另外的一个，米石尔却……亚未农笑了。在他的故乡卡瑪格，小公牛和馬駒子都是这样，一生下来就橫冲直闖。有的簡直弄得人毫无办法，

不过起头的时候也应该这样。

“跟同志们相处一天，比在布朋宫^①待上六个月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白里耶，你对大会有什么看法？”

米石尔脸上闪着幸福的光辉，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

米石尔的措辞很正确，亚未农吃了一惊：“这班年轻人，党教他们思索，教他们辨别是非，他们学会用一种正确、简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就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干部语言。不过这个小伙子有点太夸张了，难道他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象‘群众的自发性’或者‘缺乏组织性’这一类字眼会自然地思想里钻出来吗？”

米石尔讲话的时候，亚未农在考虑国营企业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工厂，甚至超出了巴黎冶金业的范畴。真奇怪。首先关心生产的是矿工，他们是觉醒了的法国第一批劳动英雄。以后又是他们第一个识破政府出卖工人阶级的行为。后来所有的劳动人民也慢慢地明白过来。尽管形势非常明显，政府的宣传还继续蒙蔽许多人的眼睛，我们就应该提出证据，继续不断地打开那些受人蒙蔽的眼睛。

米石尔加重每句话的语气，不慌不忙地、聚精会神地谈着，一会抓住亚未农的手腕，一会儿松开。

他那快乐的脸，蓬乱的鬃发和象热带丛林的土人吃东西时的自然样子，使人不由地想起了野餐和营火会。“他大概是共和青年^②吧，”亚未农想。

① 法故宫，在塞纳河左岸，现为国民议会所在地。

② 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的简称。

他非常同情他們，想法告訴他們脫韁的小馬橫冲直闖有什么缺点和危險。

“我說，他能担保你們的行動沒有一點‘游击作风’嗎？”

米石尔突然变得激昂，热烈地爭論起来了，仿佛馬上就要展开一場生死斗争似的。

“要知道，如果能够的話，厂里的小伙子們会逼死我們的。”

亚未农望着这两个怒气冲冲的、报复心重的年輕人，压制住心里的快乐說：

“不該給你們容易的工作。”

“嘿！幸亏我們还会自卫。”

三个人都笑了。希乃蒂也跟着笑了。

“我能不能‘闖’？”

米石尔池水似的綠眼睛盯住对方閃閃发光的凝靜的眼睛。他一口气喝光了燙嘴的咖啡。

“能，不过不要太猛。”

亚未农怪雅克不該开一瓶科納克酒。

“太浪費了，老弟，这簡直是笑話！”

“上校，說句不怕得罪你的話，我們厂里的工資可比常委的待遇，甚至比你議員的俸祿还高呢。”

“哦，这个么，沒有說的，我認輸！”亚未农說。

他們回到大禮堂的时候，里面已經坐滿了人。

“請若娜·奧坦同志发言，”担任大会主席的米石尔宣布說。

比埃尔吃了一惊；他上午沒有牺牲自己睡眠的时间，所以不

知道他的妻子要在大会上发言。

“怎么，你发疯了吗？你要在一位中央委员面前，在所有的人面前讲话？你准备说什么呢？”

她细心地扑过粉，在裙子上擦擦汗湿的双手。为什么米石尔让她第一个发言呢？比埃尔穿一件镶红绿边的黑绒衫，神气象一位田径冠军。她发现他从来没有这样漂亮。可是她恐怕就要得罪他了。“现在轮到我去斗争了，”她这样想着，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生怕胃里又要作呕。她穿过会场。四面八方响起了鼓励她的叫声：

“‘闪电’车床工人，上去吧！”

她看到几个她在更衣室里认识的机器制造车间的女工，两只手握在一起，向她表示敬意。她现在才发现参加会议的女工很少。“又是‘开会不是娘儿们的事’这种思想在作怪。是谁灌输她们这种思想的呢？是她们的丈夫。”

雅克不得不把扩音器放低，因为她的个子太矮。

“同志们……”

大家一动不动地听着。有的人在微笑……这是友谊的微笑，还是讽刺的笑容？面对着会场实在太可怕了。就象在游泳池里第一次从跳板上跳水一样。

“同志们，我要跟你们谈谈我们厂里女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做个女人可真不容易……”

她决定不提吹口哨的事；她不想叫他们难为情，因为只有她那个车间的同伴们知道那件事。她谈和平投票，厂方开除她的决定和拉福兰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他說：“你们总是喜欢闹事，等出了乱子才跑来找我想办法补救。你根本不應該在工作时间叫人投票。”穆列从身边取出一份专发给党员的小传单。拉

福兰那天还说：“别的人永远不会支持你，因为他们害怕。”可是恰恰相反，雅克、米石尔跟諾来曾經和她一起，从这台机器走到另外一台机器，向工人述說事情的經過。差不多所有的工人，連原来不愿意投票的工人都答应支持她。她談她和卡姆的事情……也許不應該在支部大会上談它，可是話已經說出來了，有什么办法呢。會場里响起了一片忍不住的笑声。若娜接着說下去：

“同志們，我把这件滑稽事告訴你們，当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功劳。我只是想說明，从那一天起，車間里的工人就瞧得起我了。只是因为我跟工头斗过……因为我終於起来反抗每天受到的羞辱。‘不許干这个，不許干那个。’如果女工在工厂里跟男工一样，一面工作一面斗争，难道說男工就不應該用同志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子，而不把她們当做一件‘东西’嗎？”

她沒有朝比埃尔那边看；可是這話是对他說的。在她那黑黑的臉上涌現了一片紅暈。她发现在四百个男工和五十个女工面前講話，要比两个人面对面談話容易多了。她本来不想用“东西”这个字眼，可是她說溜了嘴，因为这两个字时常縈繞在她脑海里。

猛然間，女工拍起手來了。

若娜不安地想到了比埃尔，心里一緊張，連話也講不下去了。

男工也开始鼓掌了，也許是因为要表示这个批評跟自己沒有关系，所以才問心无愧地鼓掌的吧。

“一个职业妇女不单是干一种活，而是干两种。厂里一种，家里一种。女干部得干三种活。总是比男人多一种。也許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人家才管我們叫‘軟弱的人’吧。”

會場里掀起了第二次笑声。坐在主席台上的米石尔和雅克

心里觉得很骄傲，正如小学教师把奖品发给学生时的那种心情。若娜也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差不多是逼她上台讲话的。亚未农转过身来望着女演说家。他一面听一面想着他的金发女钢琴家，她负责一个歌咏队，还要参加斗争，同时又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他自问是不是把他的妻子柯莱特也当做一件“东西”，接着诚实地回答：“没有。”他希望把这个发言告诉柯莱特；柯莱特一定会得意地仰起头说：“你看，我们妇女也会觉悟的！”

很久以来，他一想到妇女的态度就气愤；她们总好象是属于另外一个阶级的人。“这该怪谁呢？”柯莱特反问他。每到一处地方，他慢慢的，越来越留心发现能表达妇女愿望的女人。

若娜谈到在报馆工作的姑娘，她们在巴黎举目无亲，工资又低。

“姑娘们不懂得为什么二十岁以下的人就得吃的比别人少。其实她们比别人饿得更厉害。对她们来说，青春不是什么幸福，简直是活受罪！”

她说完了。亚未农鼓掌，嘴角上衔着的烟卷熏得他直淌眼泪；他咳嗽了一声，问：

“同志，照你的意见，怎样才能使妇女在工厂和家庭里少遇到一些困难呢？”

“应该让同志们明白，党员应该改变所有错误的观点，对家庭生活的看法也应该改变，”若娜一口气说了出来。

她走了下来，膝盖软弱无力，胃又作怪了，她比开始讲话时还要激动。她走到比埃尔身旁坐下，浑身的血液好象沸腾了。

“啊，宝贝，想不到你对这些东西还很关心呢，”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没有跟她握手，也没有表示意见。她想知道他到底是无所谓，不高兴，或者只不过是有点感动。她支持不住了，她把

手指放在他那只有力的大手里攔了一会儿。

“請奧底昂·諾來同志講話。”

若娜知道“本生”老爹心里一定跟她剛才一樣亂。他在擴音器后面微笑了。若娜想道：“他缺了幾顆門牙，怎麼還會笑得那麼美呢？”他也是頭一次在這樣的會議上講話。他開口說：

“同志們，我只打算對廠委會工人代表的作用問題發表一些個人的看法。我們的貝諾瓦·弗拉商^①同志說過：‘一個工人代表，因為車間里的同志們信任他，才選他擔任這個職務，這對於一個無產者來說，是一個令人羨慕的榮譽。但是它卻帶來了責任，產生了義務。’我們這裡的困難，就是代表們對這種責任認識不足造成的。”

諾來看着稿子往下讀。眼睛不敢離開它。他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把底稿寫得清楚、明了。他列舉了他親身經歷過的事情：戴松怎樣接見代表團，自從談起裁人以後大家怎樣不安。

如果我們從這個車間到另外一個車間，從這台機器到另外一台機器，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同志們的眼睛都會睜開的。結果一定會這樣，因為我們做得對。

結尾的幾句話是諾來從總工會的一本刊物上摘下來的，但是他把那幾句話琢磨了好久好久，已經把它們消化掉，變成自己的了。

“廠委會的工人代表是一支插在資本主義堡壘內部——企業——的尖兵，所以他們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應該起決定性的作用。”

工人們的熱烈的掌聲使諾來很詫異。他心驚意亂的，低着

① 法國總工會總書記，法共中央委員。

头走回自己的座位。

米石尔的发言热烈激昂，中間时常出現几个談諧的字眼。大家都全神貫注地听着。他的話在每人臉上都反映出不同的表情。上午还認為那个“連任十二年工人代表的人”一定会当选的預見，現在已經不成立了。若娜的邻座达福，正在想諾来和白里耶今后起草的是什么样的要求書，他觉得新产生的一定是一个具有战斗性的工厂委员会。工厂和工人代表（大家把他們选上負責人的位子，依靠他們了解工厂的情况）与待在机器面前干活的工人中間的关系，跟黑夜消逝时的景物一样，慢慢的，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大会虽然开得不怎么激烈，可是已經产生了一綫希望。

星期日一整天，从上午起就籠罩着一种类似戏剧性的緊張。即使效果很大的发言，例如关于和平投票，接收新党员，在某車間成立保卫和平委员会，怎样开好各种會議，怎样展开活动等問題的发言，也都充滿了对党和工会领导的批評。穆列和拉福兰已經不是碰不得的人物了。工会干部在机器后面小声咕唧的話，发言人虽然还不大敢指名道姓，可是已經在大会上講出来了。

雅克望了拉福兰一眼，虽然心里对他不滿意，現在却有些可怜他。工会主席頹喪地坐着，下巴不那么紅了，所以臉上的酒糟痣特別引人注意。随着時間的过去，他露出一副越来越不关心的神气。他翻翻文件夹。有时抬起头来，譏諷地看了发言人一眼。他不同意，也不可能同意，因为多少年来他一直是一切行动的核心。雅克想道：在他自己眼里，他已經变成了一个不可少的工团主义专家了。

下午在會議开了一半的时候，拉福兰請求发言，作一个簡短

声明。他走上讲台。

“这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达福老爹说，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一九三六年，拉福兰是个勇敢的战士；现在呢，他已经象个公务员了。达福想起了关于官僚主义的锈那句话，说得好！

“同志们，”拉福兰的粗嗓子在扩音器里喊道（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这个声音唤起了过去的斗争，这个同样的声音曾经在斗争中支持过他们），“同志们，玩笑已经开够了！”

大家的腰干都挺直了。工人虽然对他心怀不满，意见很多，而且还受过他的蒙蔽，但是他这句话仍旧得到了共鸣。工人因为养成了对他信任的习惯，所以都很专心地听他的发言。拉福兰自从一九三六年被选为洛尔与包席的第一任工人代表以来，战前和战后，候选人名单的第一行总是写着他的名字……

“听了你们一天半的发言，人家以为我一天到晚在工厂里什么事也不干，光是跑来跑去，对同伴们重复着说：‘去你的吧，窝囊废！’事实上并不如此。”

“喂！我在更衣室讲话的时候，你对我说什么来着？”米石尔忘了大会主席的尊严，大声问。

“和平投票哪？”

“还有传单，为什么拒绝散发我们的传单？”

“为什么在一张讨好管理处的传单上签字？”

谁也不知道这些质询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每一行椅子都有人说话。有的人站起来问，有的人坐着问。

有一个过去当过厂委会工人代表的工人，想起了有一天跟管理处谈判的情形，他说：

“临进去的时候，你对我们说：‘千万别动肝火。’”

质询的声音象浪头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汹涌澎湃，一直滚

到发言人面前才变成險恶的回浪，低了下去。“这一下子，工程师先生最得意的交談者就能明白大家在想些什么了，”雅克这样想着，不停的用自来水笔敲杯子，要求大家靜下来，可是沒有用。

拉福兰搖了搖手，潮水般的人声才慢慢安靜了下来。他走近扩音器。

“够了，同志們，我知道你們反对我。不过請大家不要忘記，如果你們把我作为一个黨員来进行批判的話，就不該扯到工会負責人的名义上去。这儿是党支部會議，不是总工会的會議。”

他停了一下，眼里閃着狡猾的光芒，一动不动地注視着主席台上的馬朵尔和米石尔。會場里有一部份工人以前見到过他这种眼神，每次他找到了一段能够使工人的要求获得胜利的文字的时候，眼里就有这种得意的神气。

阿尔培那伙人里面有人叫了一声：“伪君子！”洛尔搖搖頭，聳聳肩膀，請若娜和比埃尔作証：“那么，这个人是自己一劈两？这半个是黨員，那半个却又不是……簡直跟寓言里的蝙蝠一样，嘿！”

拉福兰很快地說下去。

“最迟在下星期初，我要出面召集會員大会。我要在通知書上注明大会的議程：审查工会主席的資格。到时候你們就会知道工人們的看法了。你們总是說：‘我們是先鋒队’。好吧！你們不妨听听別人的意見再下結論……”

他又停下来了。他能够很熟練地运用演說效果，所以他故意讓听众的憤怒发泄一下。几秒鐘的工夫，會場里能够听见急促的呼吸声。接着起了一阵清晰的低語声，間或迸出几个簡短的句子和謾罵：“不要臉的东西”，“这小子还算个黨員嗎？”和“真怪，以前真不該信任他！”拉福兰想喚起过去的回忆，挽回他剛才

說的那句过于粗鹵的話。他叫道：

“因为，老实对你们說吧，同志们，凭心而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〇年，在这接连几年当中，我总算尽了我的本分，而且做得还不能說太坏……”

他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打开报纸，手指微微颤动。

亚未农站起身来，虽然雅克的自来水笔敲着玻璃杯，发着铮铮的声响，会场里还是吵得亚未农好久没法开口。末了总算听得清他的话了：

“同志们，拉福兰有权利这样做。他的党小组可以审查他的党员态度；你们都可以在小组会上提意见。至于工会工作问题，应该交给工会讨论。我们不应该再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发言。”

他说完就坐下了。可是窃窃私语的声音并没有完全静下来。最后几个人的发言引不起大家的兴趣，连鼓掌也显得有点疲疲塌塌的。人人好象经历过一场大变故，把原来的看法都改变了。那个装配工不住口地嘟囔着：“我一定把会上的情形告诉伙伴们……在我们那里，哪怕是沒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也欢喜诚实勇敢的人，是的！……”

比埃尔俯身对若娜說：“哎！老实对你說吧，要說上当，这才叫上当呢。”他过了半天又說：“你知道該选誰当工会主席和厂委会的代表嗎？‘本生’老爹最合适……”若娜闭上眼睛，感动得說不出話来。她不喜欢拉福兰；因为他看不起女人，不公正，连那副快乐的神气也是硬装出来的……不过……

政治委员会提議选馬朵尔为支部書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力的掌声好象在跟拉福兰挑战。米石尔、諾来、穆列当选为支部委員。参加会议的人怀着新的希望向他们欢呼。

亞未农的閉幕詞揭开了新胜利的远景，几乎沒有給拉福兰什么暗示。党中央的代表認為，經過两天的會議，大家都变得坚强了，眼睛也亮了，正在等待着行动。米石尔想到工厂里的同伴，他們生活艰苦，圈子狹隘，看不見面前这个光芒四射的、希望的紅太阳：“一天干八个鐘头的活儿，从来沒有想想未来。这种生活簡直象……”他想找一个比喻，不由的想說“象僵尸”，但是这两个字太可怕了，他抛开这个，去想吉蓓尔特，覺得这个希望的紅太阳是同他的爱情溶合在一起的，所以覺得特別幸福。

剛才听到的那几句话跟唱歌似的，縈繞在他的脑海里，給他带来了更大的快乐。一个四十八岁的鍋爐工人，虽然是老党员，可是从来沒有人听见他在大会上发过言。今天他却开口了：

“請听我說，碼頭工人，哼，那种招工制度，他們的生活比我們的还没有保障。可是很奇怪，他們反而做了許多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我們呢？你們不見得希望巴黎的冶金工人在斗争当中变成‘一家沒有出息的亲戚’吧？”

会场里那些爱說俏皮話的、爱諷刺人的工人，巴黎的冶金工人，全体都站起来鼓掌。

大家走出会场。米石尔跟同志們握手，有人邀他去喝一杯，他也謝絕了。他总算可以找吉蓓尔特去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使他忙了整整一个星期，連一分鐘的空閑也沒有。她等一会看見了他，一定不会很和气……不过他今天心里充滿了体貼和容讓的心情。他吹着口哨走下地下电車站的时候，又对自己說了一遍：“是的，希望的紅太阳。”

走出車站时，他听见一个女人对她的女伴說过这么几句话：“正是这样，我是来找他的。想想看吧，在这么大的礼堂里，他居然上台講話，对着那么多的人……一个人懂得在大庭广众中講

話，他就一定也懂得怎樣跟女人講話啊！”米石尔一想到這件事，就獨自笑了。他想用這個故事討好吉蓓尔特。

第五章

简单的生活

每逢不卖《人道报》的星期天，雅克总喜欢躺在床上不起来。这样他可以忘掉一切。夏天，他漂浮在洛尔河的河汊里，漂浮在够不到泥沙的深水里，随波漂荡，好象四肢也跟河水溶在一起了。在海里还要有趣，你万虑皆空地在海水里沉浮，海水轻轻地动荡着，仿佛你是躺在一个橡皮做的气褥子上似的。星期日上午，他眯缝着又长又密的黑眼睫毛（希乃蒂说是“迷人的眼睫毛”），幻想着到郊外的绿树丛中去旅行，天空中飘着一朵朵灰里带白的云彩。他久久地沉浮在明媚的天空和恣意的懒散中。过了好半天，他才望望希乃蒂，她穿着晨衣，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这件晨衣是一条天蓝色的氈子改制的，上面有一个一个的针窝儿，摸上去挺暖和。讓一馬克的咿咿呀呀的声音，他听了并不觉得吵闹。希乃蒂预备好早饭，喂了孩子，又上床了。他们到了十一点左右才起来。在起身以前，他们躺在床上，拥抱着，谈他们因为每天都有烦恼而忘在一边的一个星期里的琐事。他们也谈到他们两人间的事情，和遇见的熟人。

“昨天在你回来以前，若娜·奥坦来过，”希乃蒂说。

她突然间从床上爬起来，象一只皮球似的滚下床。她把咖啡壶放在火爐上隔水蒸。爐子放在連水槽也遮擋起来的白漆壁

橱里。雅克利用星期日的空闲时间做的这只壁橱是他们两人共同的骄傲。希乃蒂指着壁橱对女邻居说：“这么一个玩意儿把什么都遮住了，您看：我们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也就是这种东西。”汽锅里的水开了，这个年轻的女人继续说：

“我很喜欢若娜。她至少不是单单为自己工作。亲爱的，你是在床上吃呢，还是起来？”

“起来……”

他穿上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和一双破拖鞋。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么若娜是为谁工作？”

希乃蒂急急忙忙地倒咖啡，因为孩子哭了。她给他换一个地方，把他放在一块特制的木板上，木板能撬进水槽底下，这也是雅克的发明。“他要是当木匠的话，一定很出色，”每次一想到这间缺乏情调的屋子居然布置得这样舒服，她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了。她自言自语地说：“他是个多么出色的领导者啊！”她那种佩服丈夫的心情帮助她度过了难熬的时刻：晚上的孤独，丈夫时早时晚的归来，以及两人的私生活里一切跟订婚期间的梦想不一样的东西。嘴里衔着一枚别针，她一面在让一马克扑了粉的大腿中间穿过一条尿布，一面说：

“为我们妇女们……哎呀呀，好了，小狼崽子……为所有的妇女。她对我谈过你们在车间里吹口哨嘘她的事情……”

“什么，怎么回事？”

雅克蘸着牛奶咖啡，吃着他们只有在休息日才吃的涂黄油的鸡蛋面包。下面摊着一份由一位同伴打门底下塞进来的《人道报》星期刊。今天幸福笼罩着他。幸福包括希乃蒂、让一马克，甚至这间屋子。平常他回来的时候，疲惫不堪，身边还带着没写好的最后一份报告，而新晾上去的衣服往往滴水滴在他的报纸

上，他就罵她；今天早上她却变成他的幸福的一部份：“象这样过日子……簡直連看着孩子长大的工夫也沒有。”好在讓一馬克和希乃蒂觉得这种生活还能凑合，希乃蒂还跟洛尔河畔的姑娘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丰满，活泼，眼睛和气量都很大。

“吹口哨的故事是怎么回事？”

“你真不知道嗎？”

她又把讓一馬克抱到小床上，拿一个小玩具搖了一下，一边講若娜来串門时告訴她的故事。她手里拿着錐子，叹了两口怨气。

这个故事从希乃蒂颤动着的嘴里講出来，就跟火車出事一样严重了。

“她同我講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对男人们，对他们对待我們不公平的地方，我有我的看法，不过不管怎么說……”

雅克推开了《人道报》。一位跟您在一层楼上干活的女同志，一位很好的女同志受到了侮辱，心里留下了創伤，而您却不知道。那个小傻瓜为什么不声不响呢？

希乃蒂放下搖籃，开始拾掇那張三用沙法：

“男人都是一样的料儿，連好人也不例外。”

他走过来帮助她翻沙法垫子。他弯着腰，伸开两条长胳膊，隔着床抱住希乃蒂，把她拉倒：

“唔，真的嗎？你說，好人是什么料儿？”

“好啦，看你那副样子……是的，你們对待心爱的女人就不一样了！”

“同誰不一样？”他使她在沙法垫子上滾来滾去，她尖声叫喚，他还在不停地推她。“同誰不一样？”

她掙脫了身子站起来，装出一副一本正經的小姑娘的神气，

挨近沙法，解釋她這句話……男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工作，斗爭。女的却和孩子們一起关在家里，成天只关心家里的食用和煤气帳单等瑣碎事情……是的，开支部大会的那个星期天，亚未农到他們家里来的时候，她明白过来了，她現在又恢复了生活，她也渴望变成他們中間的一个。

“我那天照应你們吃飯。亚未农总是对我說：‘謝謝，同志’或者‘不必麻煩了，同志’。可是說实在的，我哪里算什么同志；我不过是一件有用的，但是不值錢的家具，一件使你能安心去斗爭的东西罢了。我沒有你那樣的勇气，你那樣的學問，你那樣的才干，好，完全同意；但是这沒有多大关系！”

她說完了，向后退了一步，看看花沙法套的底边是不是平整，一不留心碰着一把椅子，她带着淘气的精神，向正在刮胡子的雅克伸伸舌头，揉着自己的大腿說：

“这并不是說我不幸福，亲爱的，千万別这么想……不过……”

她收掉他們吃早飯的碗，把它們放在水龙头下面，雅克嘀咕起来了，因为他这时正要用水龙头。

“不过我不愿再象一个傻瓜似的老是呆在家里。所以半个月以前我又恢复……你看，我說出来了，現在……”

盒子里的胡須膏已經干了，自然涂不勻和，何况他又沒有新刀片。在这种条件下刮胡子，結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你又恢复什么？”

“我又恢复了塔文厂那里的工作……做裁縫的助手……”

哎唷！臉刮破了。她回头准会抱怨說：“人家会觉得奇怪，你連胡子都不会刮，怎么还能鉗千分之一的鋼孔……”

“要是我懂得你的意思的話，我就不得好死。你說的是什麼，啊？孩子呢？”

“諾來太太替我領讓一馬克。我是說我在塔文廠已經工作了半个月。那里的女工也對她們的工錢不滿意；說起來可真丟臉！從一九四六年就沒有加過薪水！我那天在工會里對她們說……”

“希乃蒂！”

他只刮好半边臉，另外的一邊還淨是肥皂，就朝她沖過去，弄得她鼻尖上、眼上、各處都是肥皂。她掙扎着，擦了擦眼睫毛。他攬着她，隨着收音機里的華爾茲舞曲，在桌子、床和搖籃中間跳舞……歌聲使他們回想起從解放以後到停戰以前的那個時期，他們頭幾次出去玩的情景。

這是個偷偷舉行的舞會
在蒙巴納斯區
一個無人的角落……

“嘿！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這個小壞蛋；半个月來你一直瞞着我？”

“我可沒有瞞你，你什麼也沒問過我。你從來不問我，我又成天見不着你。”

孩子醒了，他看見高大的人影轉來轉去，呱呱地叫着，替另外一支歌兒伴奏：

星期六晚上在小舞會里，
心里充滿了希望，
服裝廠里做工的姑娘們都去了……

希乃蒂推開雅克，抓住他的膀子，伸直了胳膊，注視着他，很

快地說：

“你想想看，要是我能够叫厂里的女工都明白过来就好了。要知道，我們正在准备春季时装展覽。如果发动一次联合罢工，我們各方面都会胜利……”

雅克又把希乃蒂摟在怀里；讓一馬克又吵起来了，也許是出于嫉妒吧。

“縫紉业罢工……你如果能够成功，我的宝贝儿，我們一定給你立个雕象，一个跟緞子一样光滑的雕象！”

“噀！太滑稽了……”希乃蒂搖搖她的头发。“我要說的是女工，不是什么雕象。你知道，車間里时常有人因为衰弱暈倒；她們沒有食堂，頂多不过在柜台上吃一块夹心面包片。还有有家庭負担的女工……失掉了丈夫的母亲……你們工会工作者当然看不起她們。哈！服装厂里的女工，有什么值得提的。真有意思：她們坐在退勒里故宮花园的板凳上，同麻雀分享她們的新月形面包……服装厂里的姑娘，这是一首情歌……可是冶金业的女工呢？你們却吹口哨噓她們……”

雅克叭地一下关上了收音机。这是希乃蒂提出的控告！她从来沒对他談过什么。毫無疑問，她把这許許多多的小煩惱积累起来，起头还摸不清是什么道理，就統統把它們放在一个标签下面：“这就是生活。”以后只要有一天再加上一点点东西就够了：亚未农的出現和他們的討論。她覺得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她很愛他，所以替他准备好一个新生的希乃蒂，等到他吃惊的时候，她却暗自笑了。虽说控告是在事后用这种方式提出来的，他仍然因为她說出心里話而引为驕傲。他想起了支部大会上的若娜，同时也想起了比埃尔·奥坦气愤而又吃惊的神气。对他們每一个人來說，妇女問題都沒有得到解决：也許是因为沒有一个

好办法；但是也总不至于毫无办法。雅克觉得最好的工会干部往往遇到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事物，反而显得笨手笨脚。他同时想起了茹丽·拉卡麻里那个有两只老鹰眼睛和一个鹰爪鼻的胖女人，想起了她细心安排好的孤独生活，地板擦得雪亮的房间和叠在一起的裙子。最近大家都在食堂里谈裁人的事。茹丽·拉卡麻里第一次提高嗓门谈自己的事情：“我二十岁的时候，坐在尚朋的一家厂棚里干活。我们六个人坐在窗子外面的小桌上（因为外面亮，光线射不到棚子里面）。我们用一只锤敲凿刀，刻鏗刀上的沟。锤柄是很硬的黄杨木制的，可是过了没有几年，女工的大拇指和食指就在锤柄上留下了很深的手指印，两边凹进去的地方只有这个叉子柄这么厚了。我房间里还收藏着那把被我的手汗磨坏了的锤子。你们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她向周围看了一眼，那副神气就好象在讨论裁人问题时，她提出了一个不可争辩的论据似的。“如今在这儿，他们也想把我们一脚踢开啦。也许是要我们回到过去的时代吧？我不去，我情愿跟他们拚。”

希乃蒂的话也太夸张了，不过，工会干部不大注意他们的妻子过的是什么日子，那倒是真的……一想到裁人这件伤脑筋的事，雅克就向希乃蒂转过身来，她正在给儿子穿衣裳。

“要是人家把我们裁下来了，那又怎么办？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她轻轻把婴儿的手指掰开，抽出被他抓在手里的头发：

“你说我想到什么来着？……啊，你是说塔文厂的罢工？不错，我也在为这件事伤脑筋。你要明白，我之所以到塔文厂去工作，多少是为了洛尔与包席的情况不好，可是你比我更清楚，一参加了运动……眼看着那些姑娘听人家摆布，饿着肚子，身上穿的也

不多……你比我更清楚，一参加了运动，自己就作不了主啦……”

他慢慢地走到她身边。从前他为了逗她，常常管她叫“我的好心眼的黑毛栗子”。她望着他，一点也没有得意的神气。

“不管怎么说，我也知道支部書記的老婆应该干什么……”

雅克沒吭气。过了一会儿，他自告奋勇要做飯后吃的甜点心——蕎麦餅，他能抓住平底鍋的把手，手腕一挺，把蕎麦餅翻一个个儿。后来他又牺牲掉原来准备的下午工作計劃，邀希乃蒂去看电影。她的手指甲涂上了指甲油。

比埃尔从屋子里大声說：

“你看到《工人生活》^①上关于汽車制造商的利潤的报导了沒有？单单四九年一年，他們就从五家大汽車制造厂的每一个靠工錢吃飯的人头上，賺了四十万法郎……哼，要是我們能拿到他們从我們每一个人头上賺去的利潤的一半的話……”

她笑了：

“要知道，只要我們能保得住飯碗，并且从老板那里获得三千法郎……我就不想当福特太太了……”

“你真的相信会裁人？”

“哎呀呀！……”

她晾好衣服，下面放一块粗布去接从衣服上滴下来的水，站了起来，腰疼得要命。唉！她还說女人一天要做两个劳动日；自从肚子大起来以后，她一天好象做了三个劳动日似的。屋子里

① 周刊，是法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

的爐子已經燒得發橙黃色了。

“親愛的，得下去拿煤了。”

“啊，再等五分鐘，嘖嘖，簡直沒辦法安靜一會兒……”

“那麼我應該怎樣說呢……”

她本來是想說笑話的；誰知道疲勞使她的聲音變得刺耳了。

比埃爾站在那裡，手里拎着煤桶，怒氣沖沖的轉過身來說：

“哎呀呀，娘兒們呀！”

“什麼，娘兒們又怎麼了？”

“她們總是找麻煩，倒好像她們挑着一個世界似的。”

若娜又一次覺得他長得很漂亮，她竊笑那些對弱不禁風的演員神魂顛倒的姑娘。

“要知道，親愛的，我平常可不愛抱怨……”

“還要怎麼抱怨！”

“你太過份了！我什麼時候抱怨過？”

“等你面前有四百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就該揚我們的家丑了！”

“比埃爾，你簡直太不象話了！”

“即使得罪了你，我还是要說！”

若娜事後時常想起，如果比埃爾這時已經到地窖里去，或者只要砰地一聲把門帶上，也就不会鬧起來了。

他氣呼呼地把煤桶往地上一放。這個疲憊不堪的小個兒女人兩年來的悶氣，一下子爆發了：

“哼！你簡直太過份了。在支部大會上我談的不是我自己的事。有好幾百萬同樣遭遇的婦女，是的，好幾百萬。如果誰也不出來鬥爭，我們永遠不能進步。我並不要求什麼特權，我要求稍微平等一點……”

“知道了，用不着多說了，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傳福音的使者，好，請吧，‘夫人’，請登台講演，請跟老板談判……”

比埃尔心里也承認：“說真的，她說的对。我完全同意，不过不是这个……我根本不想娶一个女拓荒者，問題就在这儿……”发现了自己气量狭小，倒反而使他硬起心腸来了。不过他仍旧承認：“这样做不大好：各人管各人的事嘛，我何必干涉她……”

“我一点也沒有这个意思，倒是你把我当作你的奴隶，你的东西，你的……”

“你从来沒說过这种話……你倒常常对我說，沒有我你就活不下去……”

“不錯，这又說明什么呢？”

“說明你跟別的女人一样：得有个男人才能活下去，要不，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真的？”

“娘儿們都是这样。”

“比埃尔，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不敢对你說什么……哼，得了。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

她以为比埃尔已經明白她的意思了，誰知道他却抓着这句话，扯到別的地方去了：

“够了。我明白。一位女英雄唱：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孤单单的一个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坐过牢，到过摩洛哥，在地方上进行过宣傳工作，以及諸如此类的玩意儿……”

他錯了：为什么糟蹋那些她在認識他以前的美丽的回忆呢？

“不！你听我說，我不是个爱虛荣的女人。事实証明，我面对你說：是我先爱上你的，初次見面我就爱你了。再說，我那年二十三岁，又不是个小孩子……”

“不过也不见得怎么聪明，好了……”

比埃尔脸上微微露出的笑容使若娜拿不定主意了。她本来还可以闭上嘴，繼續在錯誤中生活下去。可是她想起了米石尔的話：“爱情跟社会主义一样：不进则退。”她不愿意在比埃尔面前把自己伪装起来；她进車間工作时不是也沒有女扮男装嗎？

“不过我也得讓你知道，比埃尔……对我來說，你不是头一个男人，但是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天花板象是塌了，泥灰滚了下来，一齐压在心上和头上。屋子在旋轉。若娜砰地一声倒在椅子上。明天他們可能失掉工作，或者在战斗中被捕，因为在孩子沒有出生以前，就要为孩子吃的奶而进行斗争呀。她觉得自己仿佛是趴在一只小雪橇上，高低不平地朝下滑：这种感觉，她从前在摩洛哥的山里曾經有过一次……她不爱无缘无故地害怕。

有时候生活就象一个刺猬在你胸腔里安了窝一样，刺猬一动弹，刺就扎到肉里去。生活有时候又象风暴一样凝聚成一团烏云，冷不防的从四面八方朝你头上打下来：失业，失掉了的幸福……尽管如此，一种新的自豪感却从絕望中抬头了：“我是人，所以有权利看到光明。”她回想着过去，慢慢地談着；往事一幕一幕地过去，每一幕都留下了一道伤口。

“宣战那年，我十六岁，你知道，在速成职业学校毕业以后，我当上了技术工人，你也知道，我在那个兵工厂里做过工。可是你不知道就在那个时期，我在食堂里遇見一个制造工具的钳工，是的，一个很有本事的工人，一个精密工具专家，名叫呂威。他二十三岁……后来……后来……一九四〇年淪陷以后，我們两人都失业了，德国人和他簽訂一个很有利的合同：到莱茵兰工作。他說：‘那是个好地方，’‘不管在哪儿干活，旅行一趟总能开开眼

界。’他又說：‘不論在那邊還是在這邊，反正都是替他們干活，就是這樣吧，要不然也得餓死。既然條件这么好，到那兒去干也是一樣。’於是我們就去了，不過，比埃爾，我沒法告訴你，是的，沒法告訴你我在那兒受的那份罪……”

在德國呆了半年，她付出了多麼大，是的，多麼大的代價啊！……

在若娜講話的時候，比埃爾不停地說：“你在講些什麼呀！”“簡直是胡扯！”若娜清醒過來，才注意到正在講一個已經去世的外國瞎眼女人。因為現在的局面、工廠和支部會議的種種情景，比她的過去更有力地佔據了她。她第一次跟過去慢慢的一刀兩斷了。不過，這一切都進行得很慢很慢。仿佛一片慢慢干枯了的樹葉，外面看起來還綠油油的，在風拋棄它以前，還在空中旋轉了一會兒。

她在每一句話前頭總加上一句“你懂嗎，我……”或者“我不知道對你怎麼解釋，不過……”她沒有告訴他，永遠不敢告訴他黨在他之前，也就是說在她決定入黨的那天就知道這件事了，她不敢告訴他，穆列和雅克也知道了。他們坐在爐子兩邊，因為沒加煤，火已經熄了；那天晚上跟別的晚上一樣：從外表看起來，樹葉子仍舊是綠的。

若娜談她的最可怕的遭遇；納粹分子，西班牙監獄，永遠吃不飽的臭蟲，關死刑犯的地下室囚房，囚房里不時發出一聲慘叫。沒有比她選擇的這個時間更叫她痛苦的了。慢慢成熟的危機總是在不適當的時候爆發：時間也不湊巧，思想上也沒有準備。

她說完以後就默不作聲了。她也許可以提出我們想得到的傻問題：“唉，你原諒我嗎？”或者“比埃爾，我多麼愛你，你還愛我

嗎？”完了，从他突然老了許多的漂亮的面龐上，她看得出来已經无法挽回了。

他站起来，全身的肌肉都繃紧了，脖子縮在肩胛骨里，真奇怪，他突然显得又矮又胖。他輕輕地說：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不是头一个男人了；这种事男人总是很清楚的；不过把事弄清楚也好……”

两个人滿臉通紅，低下了眼睛。若娜累得精疲力尽，头仰在椅背上。

“这簡直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这个时期……沒有我也过来了……”

他抓住若娜的母亲从尼斯寄来的那个綠釉大花瓶。高高地举在头上，拚命往地上一摔。花瓶裂成四半，在石板地上跳了几下，打得粉碎。

“哼，要是我不……”

他目不轉睛地盯着她，象电影里的妖怪，但是若娜笑不出来。

“我恨你……”

他大声地叫。患风湿病的人、长瘡的人和产妇都大喊大叫，他們以为这样能够減輕痛苦……“我恨你……”

他之所以爱上了若娜，也許是因为她生性淑靜吧。跳舞的时候，她連碰也不碰你一下。跟她在一起，你就会覺得很有信心。在食堂里，誰也不跟他說帶刺的笑話。就是这样……

“騷貨，娘儿們都是一样的貨色……”

“比埃尔，你怎么能……你知道我爱你，亲爱的。”

“可是我恨透你了……”

他一把拿起自己的皮上衣，砰地一声把背后的房門带上，走

了下去，讓若娜一個人癱在椅子的扶手上。她足足哭了十分鐘，眼淚不停地往下流。接着，她走到水槽上的鏡子面前，腫起來的眼皮和布滿紅色斑點的臉顯得多么難看啊。她用冷水絞了一把手巾，擦擦臉，脫了衣服就上床睡覺了。“他要是再也不回來了呢？”她不愿意再去想這個問題。她愿意想想工廠，想想那個還未消除的威脅。哪怕是最大的痛苦也不會傷害她了，因為她已經沉入了不幸的深淵，就跟受了麻醉似的，對一切都無動于中了。

比埃爾悄悄地走進沒有燈光的屋子，匆匆地脫下衣服。他們忘掉放下窗簾。下邊街燈的光亮照着他那神經質的動作。他舉起鞋子，想摔出去；他轉過臉來望望床，好象有點困惑，于是把鞋子輕輕放在椅子底下。若娜又哭起來了：“親愛的，我現在還是為了你活下去。”他離她遠遠的，緊靠着床邊躺下，留心不去碰她。他的呼吸均勻而沉重……他真的睡着了呢，還是裝睡？

他們現在還是各顧各。

若娜回家後（她回家比比埃爾晚兩個鐘頭，因為他是他們平常打趣說的“黎明班”）發現爐子已經生了火。比埃爾坐着。他們保持着同事的關係。他說：

“我曾經到工聯俱樂部去一趟。我覺得如果大家不同心協力是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的。你看雷諾汽車製造廠吧：三個工會聯合起來，連做小轎車的車間也為了三千法郎罷工了。”

若娜用平常的聲調從容地回答他的話。她希望這樣能接着談下去。一點也不應該讓他想起她是他的妻子，她正在等待他們的孩子出生。她用她跟別人辯論時用的那種詢問式的口氣，說：

“你看吧，我們這裡也辦得到。實驗車間里，馬索爾他們為

三千法郎也怠起工来了，只有三个人沒有参加。”

“啊？”

她的目的达到了。比埃尔站起来問：

“誰沒有参加？”

她繼續把香腸切成薄片，压制住自己不去看他。

“你知道，就是工人力量总工会的工人代表和‘牢騷家’，还有一个駝背，我忘了他的名字，一个可怜的家伙……”

“在我們車間里……”比埃尔开始談起来。

若娜忘了他們之間的裂痕，放下刀子，兴奋地說：

“在我們車間里，下班的时候我已經同他們談过了。他們准备去找戴松。只要組織一下就行了。我很放心；戴松那么蠢，一定会激怒他們，以后連頂孤僻的人也能明白过来。我向諾来提議……”

“你沒有带头干，我倒覺得奇怪。”

若娜忍不住叹了口气，把圍裙拉到腰上。

一条新的、黑洞洞的鴻沟又在他們中間出現了。若娜去拿盆子。他們坐在桌上，一声不响地吃晚飯。“盐味够嗎？”“行，可以！”“至少，今天卡芒拜奶酪做得还不错……”只有这几句話打破了寂靜。

她收拾了桌上的东西，坐在桌旁，用一条已經有一点蛀了的白色毯子，給嬰兒裁一件斗篷。这个将要出世的孩子，她最近不再叫他倍尔納了。她叫她卡德琳。

諾来敲敲门，走进来坐下。他从来没有象現在这么活跃。他沒有发胖，虽说門牙折断了，可是却显得年輕起来了；不过，他睡的时间很少。諾来感觉到“斑鳩”窩里的沉默和緊張，心里想：“小两口吵嘴了，这样能叫他們学会怎样过日子。”他謝絕了若娜

端来的一小杯酒：“你知道，我一接受你的酒就得一杯杯地喝下去，回头我们就不能谈话了……”他接着就谈起新近发生的事情。诺来讲的故事给这间屋子里带来了温暖。

“多坐一会吧，‘本生’老爹，您给我带来了勇气。”

他坐着没有动弹，拿眼角瞅了她一眼，接着说：

“你们见到圣·纳塞尔码头工人和酒的新闻了吗？”

“什么酒？”比埃尔问。

“种葡萄的农民送给他们两千公升酒，支援罢工，码头工人和城里罢工的冶金工人分着喝了。”

比埃尔和若娜用同样的口气一齐说：

“太好了！”

随后两人就又扭过头去。“青年人啊……”虽然他们现在不幸福，诺来还是羡慕他们。青年人啊，即使他们干出一大堆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也是好的。

有人在敲门。

“怎么回事？今天你们在招待客人吗？”诺来大声说。

若娜笑了。

“一个……你们怎么说的来，哦，对了……一个 Surprise-Party^①……”

她给雅克开了门。雅克把在钻床上干活的胖女人茹丽·拉卡麻里推进来。她最近也加入了工会。她脱下她的上衣和象葱皮似的层层叠叠的披肩。

“对不起，我们要把你们的屋子弄脏了，好象没有喊一声：小森(心)呀，就掉在匪(水)里一样……”

① 英文：各人自带食品突然到一个朋友家里的聚会。

对她說的“小森”和“匪”，如果有人諷刺她，她就拿出她那句老話，神气活現地回答：“我是尚朋一佛士好尔人，貝諾瓦·弗拉商的老乡。”

雅克又开腿，騎在椅子的一只扶手上，屋里只有四把椅子。比埃到灶間里去找他自己做的那只小板凳，掀开凳面，里面能放鞋油、鞋刷。他把他的杰作拿給雅克看，他也是一个細木工爱好者；他們討論着在家政展覽上看到的新發明，仿制的办法和工具的价錢太貴的問題。

“我提議这样做……”茹丽·拉卡麻里开始說。

剛才她認為他們來了沒有好久，就直截了当地談正題，未免有点失禮，所以她用半个鐘头的工夫談天气、孩子、油价和报上的菜单。“都是替百万富翁設計的菜单；我把这个意見告訴过厂里的女工；《人道报》的菜单對我們比較合适。”她提高了她車間里《人道报》的銷售数量，因而覺得很驕傲；为了表示尊敬，她每一次提到《人道报》，总要加上一句：“中央机关报”。

不过她還沒入党。她加入工会以后，若娜才明白她早先拒絕入工会時說的那句話：“我有我的想法，入工会得每天多做好几个鐘头的工作。”茹丽的确每天都要花上好几个鐘头去說服或者解釋，收集或者分配这样那样。如果說經常的操勞、动荡不安的生活和持久的努力，使諾来的眼睛里閃着一種比以前更热情的光芒的話，額外的工作却使茹丽衰老了，連她那副富裕的农村妇女的神气勁儿也被夺走了。現在她单刀直入地轉入正題：

“我，我把我的主意告訴雅克，他希望我同你談談。更衣室不是个說話的地方，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吧！”

她拿出綉花姑娘的那股細致勁儿，說出了她的主意。她已經在女工跟前露了点口风，她們好象很贊成。

“喏，我对自己說：为什么不給經理們的太太写封信，把我們要求三千法郎的情形說給她們听听？”

“因為她們根本不爱管这些唄，”比埃尔大声說。

若娜把剪刀放在布上，到壁橱里翻了一下，拿出一份旧《工人生活》。

“您看，茹丽，經理的太太就是这副模样。从前我把這張画貼在我們的車間門上。第二天画儿給人家拿走了。实对你說吧，厂里的小伙子們很会开玩笑，他們后来又把它貼在原处……”

若娜还記得比埃尔快活的叫声。她事先沒有告訴他：她是偷偷地貼上去的。毫無疑問，比埃尔那天并不覺得她是个沒有分寸，或者是个自負、可恨的人吧。

画上画的是一个头发梳得很漂亮的年輕的太太，臉上帶着电影明星的笑容，頸上有一条金剛钻的項鏈，穿着跳舞的长衣，这件衣服之所以能挂在乳房上不掉下来，完全是老天爷的杰作。靠近她的胸口，在新娘放白百合花的地方，她拿着一瓶滿是泡沫的香檳酒。一群大飯店的侍者圍着她，他們穿着緞子滾边的礼服，打着蝴蝶結。背后是一張古画。有人把那張画修改了一下，添上一条从瓶塞跳出去的軌迹。上面題着：“嘭！罢工者又得不到这三千法郎了！”

茹丽把那幅画拿近她的弯鈎鼻子，仔細端詳了一会儿說：

“要是不‘討人嫌’……”

她从来不說土話。所以“討人嫌”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說出来，就有一种强烈的报复意味。

三个男的傳着看那張画，对那个女人的臉蛋和乳房不客气地議論了一番。

“是的，”雅克叹了一口气。“飞机制造商的老婆就是这副相……是的……怪不得茹丽这样想……”

第二天，茹丽·拉卡麻里把若娜給她的画像贴在女工更衣室門口。

“真是的！”女工們走过的时候說。

有十来个女工用茹丽的声調和字眼罵道：

“去你的，討人嫌的东西！”

若娜和尚朋一佛士好尔女人爬上更衣室的一块高出来的地方，一个穿一件藍工作服，里面鼓着个大肚子，另外的一个穿一件虽然补了又补可是还舍不得扔掉的裙子。“要是我是个男子汉，我就觉得你們太可笑了。”茹丽·拉卡麻里直截了当的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大家。一群还是头一回找到工作的姑娘站在她跟前，揚起了鼻子。晚上，她們修飾自己的手指，因为手指头被她們称为“牛奶”的肥皂水(她們俏皮地說：“我們的美容奶”)或者从油管里滴到另件上的焦糖顏色的油弄脏了。她們把母螺絲或者铆釘裝进夹头，很快地把工具一推，旋开夹头，另件就掉下去了；动作很快，每一分鐘重复一次，白天的操作往往在夜梦里还在折磨她們。不过食堂啦，出去逛逛啦，或者同男孩子一道在凸起的白楊树林蔭道上散散步啦，补偿了她們的損失。抬头望着茹丽的两姐妹，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她們的工錢剛够对付只有一張床的房間的房租、兩頓飯(有一頓在食堂里吃)、換換皮鞋底和偶尔买一双长統袜子的开支。有时候，她們决定买一条裙子或者一件絨綫衫，姐妹俩就得啃一个月帶餡的面包，代替每天的晚飯。

“真不知該怎麼辦：一件新衣服固然好看，可是啃面包肚里不舒服……怎麼辦呢？”她們沒有入工會：因為她們認為出會費是白錢。父親一續弦，她們就離開家鄉到巴黎來了。包斯平原上她們那個小村庄里的人把工會當作集市里的怪物。拉卡麻里象她們村里的女人，因此她們在廠里同她頂要好。她勸告她們：“男人講空話的時候，沒有什麼危險。實告訴你們吧：他們那是在做戲，沒有別的。等他們動手動腳的時節，可就得小森（心）啦。”她們同意她這種說法。今天她們張大着嘴聽茹麗講話。那些巴黎女人都拍手擁護她，姐妹倆也跟着拍手。

“孩子們，你們都看見這個‘香檳酒’太太的畫象了吧。大家看看，在巴黎沒有家的姑娘每月拿一萬法郎的工錢：這個數目等於這些女人在夜總會里喝三瓶這種‘香檳酒’的價錢。我們只求在我們的工錢里每月增加一瓶酒的價錢。我提議你們給經理們的太太寫一封信，讓她們知道知道。至少將來到了那一天，她們不能說她們對這些事情一點也不知道……”

茹麗·拉卡麻里揚起了頭，一頭黑色的鬚髮象一個個拔瓶塞的螺絲錐，一對鸞鳥般的眼睛閃閃發光；她張开了她熱情的大嘴，露出一排象要咬人似的牙齒：

“將來有一天我們能夠問她們，為什麼為了一件夜禮服要花掉我們一年才能掙到的錢。因為，說起來雖然痛心，可是，在她們漂亮的住宅區的服裝店里，女工們掙的錢確實和我們差不多，也只賺這兩個錢……”

年輕的和年紀大的女工都揚起臉，着迷似地听着。她們在《婦女雜誌》上看到的那個花花世界現在變成了一個形象，並且向着她們走來了。不但如此（雜誌上沒有談），這個世界還是和她們這些女工分不開的，它是依靠她們生存下去的。晚上六點鐘，

她們累得渾身痠疼，生怕在一天的工作快要結束的時候偶然一分心，被機器軋住了手。所有這一切都是那個花花世界賴以生存的東西。一個被丈夫遺棄的、有三個孩子的母親大聲說：

“她們全靠我們才能够有項鍊、香檳酒和那種象綢燈罩似的圍在屁股上的裙子，……她們只要拿出一條項鍊來，就可以保證全廠每月增加三千法郎的工資。”

“應該對她們談談印刷廠的事故，”一個姑娘大聲說。

“不過我們這兒是國營工廠，跟普通的廠不同，是一個特殊的工廠，”一個矮胖的女人胆怯地反對，她有一頭花白頭髮，臉上却很紅潤。

若娜很柔和地插嘴說：

“您一點也不知道我們那些經理拿多少錢嗎？據說，技術顧問有各式各樣的竅門，使他每月能賺到成百萬塊錢，這等於二十五個高工資工人的薪水……”

她又轉過臉來望着畫片說：

“這個太太的丈夫的工廠變為國營了……但是看看她吧。”

上工了。每一個女工都對她們那種周而復始的機械工作失掉了興趣。除了糊口以外，這種工作跟她們的生活毫無關係。若娜向她的高級技工車間走去，車間里只有她一個女人，她又一次對自己說：“等到我們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時候，就有辦法讓每一個人對自己做的工作感到興趣了。”她希望有一天能做這樣的組織工作；她想象着各班、各車間展開競賽的情形；她又想起了別人介紹的那些遙遠的新興國家里的情形……

她向另外一排車床盡頭瞥了一眼，看見比埃爾正好抬起頭來，他馬上向一只並不需要那麼注意的長加工軸俯下前額。她本來打算去簡單地招呼一聲；她又怕他簡短地回答一聲：“好嗎，”

引起“本生”老爹的嘲笑：“嘿！我們的一对小斑鳩长了硬嘴
嚙……”

在吃午飯的时候，茹丽和若娜同諾来、雅克和米石尔商量了
一下：对她們的信稿，男工只在細节方面有点意見。对她們两个
人共同找到的这样一句話，她們覺得很得意：“必須在印刷厂里
做过工才能够明了：在机器上操作，因为疲劳的关系，一不留神，
双手就会压得粉碎。太太，您的手又白又嫩，請在您叫人修指甲
的时候，想想我們的手。”若娜本来写的是：“在您修指甲的时
候”。見多識广的米石尔糾正她。

“哎呀！你把她們看成什么人啦！她們从来不自己修指
甲！”

他突然间觉得他跟“香檳酒”女人、經理和經理太太是一丘
之貉，因为吉蓓尔特也是教別人替她修指甲的；他們已經談論过
这件事。她执拗地說：“不过，要是我靠速記能够过得很不錯
的話……”她不相信吃的东西是很貴的：“我吃得很少，只吃点烤
肉，水果，餅干。”米石尔忧郁地想道：“我敢打賭她吃的牛排都是
价錢貴的肉做的；不过她自然是不会知道的。”

女工推举几位代表去送信：若娜、茹丽（不管有什么任务都
是推举她們两个人去干，总是这样）和那一对姐妹。姐妹俩很高
兴跟茹丽一块儿出去。她們对担当起这样大的一个責任覺得非
常兴奋，問道：

“我們不戴手套，有沒有关系？”

三位經理太太打发嬌声媚气的女佣人对她們說，太太出去
了。星期天上午十点鐘，这种推托不是頂好的借口。那三位太
太住在一个区里，靠近朋普地下电車站的一条特別优美的林蔭

大街上，兩旁都是樹，中間的大街好象森林中的草地，不時有幾個穿着男人衣服的姑娘騎馬走過。比埃爾知道馬的價錢，因為他有一個童年的朋友當騎師。一匹這樣的馬值一條金剛鑽項鏈……今天晚上若娜倒要問問他看……好象一陣冷水澆下來一樣，她的心馬上停止跳動：她現在只能對他談大家關心的事情，要不，他就裝聾作啞。

第四個太太住在乃依，聖皮爾教堂對過的一座帶花園的別墅里。一道牆把花園里的樹和好象在街上站崗的樹隔開了。別墅的窗口上懸着一個個裝着半圓形的厚玻璃花架，里面的丁香花、郁金香和紅茶花都在太陽底下開放，使你摸不清是什麼季節。

一個沒穿上衣，只穿一件黑黃條紋背心的人給她們開了門，聽她們說明來意以後，繃着貧血的馬臉惊奇地問：“什麼？怎麼？哎呀，這倒沒想到……我去看看……你們不要離開……”他跟聽電話似的說了這麼幾句，就離開她們走了。等了好久。若娜轉過臉來望着大街上的樹，突然大聲叫道：“二十二！^①……她喊警察啦。”兩個年輕的姑娘縮在一起，象兩隻受驚的麻雀似的慌做一團：“我們怎麼辦？”若娜安慰她們說：“沒關係。”三個警察怯生生地走進花園。若娜氣憤地對她們說：

“她去找警察幫忙，這個女人做得倒不錯！你們想想看，我們是來送信的！這封信是七百個知道使用自己的手，從來不叫別人修指甲的女工寫的。”

若娜居然這麼容易的就找到了她要說的話，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這是因為她經常做代表的緣故。

① 玩紙牌“二十一點”的行話，二十二意思是輸了。這兒的意思是“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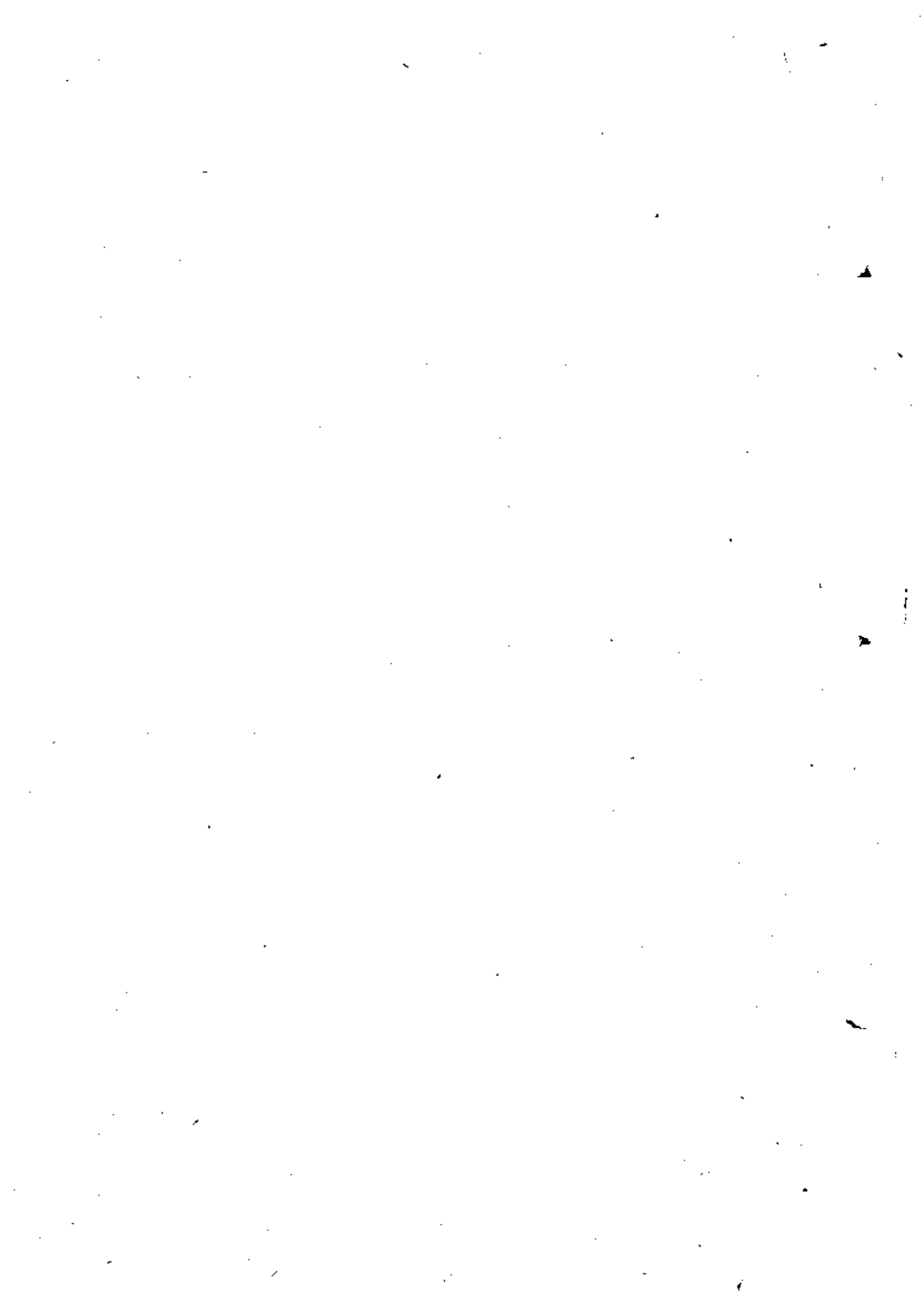
“好了，太太們，信已經送到了，你們該走啦，”年紀頂輕的一個相當客气地說。他從牙縫里說：“什麼職業！這些人不久就要我們揮他們家具上的灰塵了……”

茹麗·拉卡麻里在她的三個同伴驚慌失措的當口，用手指着傲慢的傭人和發牢騷的警察說：

“嘿！他們兩個是同行。”

她們買了點糕點送給兩個小姑娘壓壓驚；蛋糕雖然很好，可是價錢要比她們區里的貴三分之一。年紀比較大的姑娘搖搖頭對茹麗說：“我說，您下次還領我們出來嗎？您說過要領我們去看電影……”若娜覺得這件事能引起比埃爾的注意。她想到這里就感覺到輕鬆愉快，因為這麼一來，她可以換得比埃爾幾分鐘的注意。

第三部



第一章 二十岁

米石尔一面在电话盘上拨吉蓓尔特的号码，一面想道：“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斗志，就得不不停地翻阅官方报纸，摘录规章制度上的条文，查阅大本的劳动和卫生法规汇编，跑五金工会。也就是说忙得你一点空闲也没有。”

“吉蓓尔特……哎，亲爱的，对不起；我下午不能去跳舞，有很紧急的问题必须马上处理……”

对方好一会儿没有吭气，最后才说：

“我呀，我可没把自己当作革命的骨干，星期六下午的时间我本来是留给你的，好了，放心吧，我下次决不会这么干了。”

“不过，亲爱的吉蓓尔特，我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指望能去呀！”

也许她以为他在找乐子，或者追女孩子吧？要不，那是为什么呢？米石尔克制住自己的自尊心，接着，没有把握地加了一句：

“晚上要是你能参加会议，可以听听我的演说……”

他没有进一步说清楚，这是头一次有三百人聚在一起听他米石尔的演说。

“对不起。”

她把电话挂断了。要是她真的爱他，就该关心他整个的生

活，不会单单对他同她在一起消磨的那片刻的閑暇发生兴趣了。这种閑暇是他从工厂和同志們那里硬挤出来的，这样的做法有点脱离现实。她必須經過整个人生的道路；无论如何，他总不能变成第十六区的有产者吧！

米石尔觉得自己好象站在一堵牆面前，他必須用肩膀去推倒它。“一切都会得到諒解的。坚韧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同志們时常說这句话，他必須把它貫徹到生活中去。

他一面断断续续地想着，一面准备請求書，現在的請求書上写着各式各样的笔迹。

米石尔又想起了工会會員大会。大会是在支部大会以后，經過一星期的耐心討論后召开的。所有的工人都来了，連沒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也参加了會議。拉福兰作了一篇冗长的报告，候补代表雅克·馬朵尔把当前的情况談了一下，接着，工人們就談起来了，他們互相打断对方的話，提出了質問。仿佛几个月以来，他們一直在等候这个时间来发表意見似的。末了，拉福兰站起来，他面色蒼白，臉上的酒精痣特別引人注意。“够了，”他从喉嚨里吼道，“够了……我辞职……你們满意了吧？”經過了一場相当激烈的新斗争，奥底昂·諾来才当选了总工会主席和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

血在米石尔的耳朵里跳动。想着想着，他把吉蓓尔特和他的痛苦就忘了。可是过了一会，她又跟着他的痛苦卷土重来。

諾来正在談在地下室工作的一个小車間的工人。

“他們那儿沒有空气。需要通风設備。拉福兰沒有为通风器进行过斗争。結果十五个小伙子就对工会不发生兴趣了；再也收不到他們的会費，再也不能叫他們响应号召了。”他們两人一面翻閱卫生規章，一面成段地引用或者参考复杂而有力的句子，

起草一份要求裝置通風器的請求書；他們也學會使用老板的武器了。

“你看，是不是這麼回事？”諾來接着問（他今天好象活得特別有意義）。“焊接車間的工人沒有保護鏡，也沒有妨害健康工作的津貼。工廠委員會的代表們總是对我們嘮叨：‘焊接工人還沒有覺悟，拿他們毫無辦法。’你懂了嗎？他們受拉福蘭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你知道，有一回，事情湊巧得很。一位老年工人有一天抱怨說：‘這種倒霉的眼鏡使人增加了不少的負擔，每一次往衣袋里一放，過不了好久玻璃就碎了。’你還記得吧，我們只跑了三趟，戴松就答應發保護鏡了。”

諾來想起他第一次的勝利的時候就笑起來了，他又說道：

“這不是什麼複雜的事兒，我的孩子。對同伴們要實事求是，應該把他們的權利告訴他們，同時要讓他們知道你願意支持他們……就是這樣……”

米石爾有時渴望自己很快地達到“本生”老爹的年紀，很快地象他那樣沉着：“生活並不怎麼複雜……”他希望看見諾來也有一個象吉蓀爾特這樣的人掛在心頭……總的來說，他是對的。支部大會好象使他們洗了一個健身澡。他們現在明白過來了：老板們的機器再也不會肆無忌憚地從他們身上滾過，他們的挽着胳膊的行列，在滾軸面前站起來高叫：“停！”

諾來做事很細心，每月从老板手里夺取的那十五个鐘点，^①他一分鐘也不肯糟蹋。他到每一個車間里去，不管哪一個工頭的不愉快的臉色都吓不倒他。不管是在米石爾，还是在雅克面前，他都不願意承認在剛開頭的時候，他怕自己完不成任務：什

① 工廠委員會的工人代表，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時的工作時間從事工會活動。

么法律啦，規章制度啦，拉福兰在十二年当中已經熟悉了，并且亲眼看見它們怎样修改。当會員大会选諾来当工会主席和工厂委员会的工人代表的时候，他在选举榜面前吓得臉都发白了。

現在他恨拉福兰和他在工厂委员会里的那些朋友。他們不明白。一九四六年同經理們談判，大家还很和气，几乎可以說是友好的协商；那时候工人要求生产。等到那些經理（还是，或者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人）从慎重轉变为压制的当口，工人就應該从合作轉变到斗争。拉福兰和他的朋友們却没有跟着拐弯。

諾来不肯原諒他們，严厉地批判他們。在他看来，这种軟弱就是一种出卖的表現。而工人的信任是不可以被出卖的。

他翻閱一下他那本劳动和卫生法規汇编，刷地一下合上了說：

“星期一我上劳动檢查所去一趟。翻砂工人的代表抱怨他們沒有通风設備……”

接着，諾来使出他时常弄断鉛笔心和刮破紙張的力气，把参考用的条文抄下来。

夜色降临了，米石尔才走出工会。虽然日历上还是冬天，湿漉漉的寒风里却透露了春天的气息。米石尔离开了楊树，在常見的楓树和栗树下面走着。

在街灯的光圈里，有的树枝似乎馬上就要抽芽，而另外的却象有所期待似的，还在輕輕地颤抖着。

他在琢磨他的演說，吉蓓尔特的影子象捉迷藏似的，在那些句子中間时隱时現。他对着那个影子講話，說他們将来要一块

儿去开会；他对他想象出来的那个永远了解一切的吉蓓尔特温柔地说：“你要责备我，因为我有许多象你说的‘语法不连贯’的地方，其实也只有你一个人听得出来。”接着，他又责备自己智力衰退，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演说的开头一段：他怕缺少吸引力，把听众的注意力冲淡。他对自己重复说：开头的几分钟最重要……“吉蓓尔特，今天晚上我多么想看见你啊。”……米石尔沉入了梦想：她溜进会场尽里头，因为她在场，他的话越说越带劲……梦想不需要什么代价，何必限制自己呢……

他们走进会场；凳子不够。有不少人把他们下午的舞伴也带来了。大厅好象还没有从舞会的气氛里完全清醒过来，仿佛为了责罚它，才突然把它由舞厅改变成演讲厅似的。从两点到七点，乐队（他们全是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俱乐部的业余音乐家：一个拉手风琴的，一个弹钢琴的，一个提琴手，一个吹撒克风的）跟跳舞的人玩得一样尽兴。拉手风琴的，站着的时间比坐着的多，他跳到舞池里，在一对对舞伴中间穿来穿去，向姑娘们微笑；他一面拉手风琴，一面唱歌，样子挺得意。在他不表演的时候，撒克风手也唱起来了。他长得有点象依夫·孟唐，^①他喜欢做各种手势，仰起头，露出结实的脖子，赢得青年人的同情。他唱道：

我的孩子，
我的乖乖，
丁香花香气扑鼻，
到罗宾逊这儿来吧……

① 法国名歌唱家。

姑娘們對她們的舞伴笑得更甜蜜了，他們抱得太緊的時候，她們就仰起身子。冒牌的依夫·孟唐無限感慨地高歌：

我是那麼愛你，
恨不得大哭一場……

天花板上的紙彩還在微微顫動。“青聯”俱樂部的負責人自己動手掃掉散布在音樂台上的煙頭，放一張鋪着三色台布的桌子，桌子後面掛着從相片上描下來的法邊上校^①和居伊·莫蓋^②的鉛筆畫象。

跳舞的小伙子都留下來參加會議，因為明天又要照常工作了。雖然如此，他們巴不得下午的自由時間都在歡樂中度过。他們於是說服姑娘們同他們留在一起：“你停會看好了，會議是不會長長的；回頭咱們去喝一杯，我再送你回家。”他們並不是帶着新入伍的人的心情專誠來開會的。

“怎麼樣，行不？”

“啊，那當然，等到右肩上背着武器的時候……那才叫‘行’^③哩！”

① 原名比埃爾·喬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游擊英雄。他在巴黎城中槍殺德國軍官，發動對德國占領軍的武裝鬥爭。法邊是一個具有很大才干的軍官，在西班牙內戰時，他曾參加國際縱隊，進行反法西斯鬥爭。法國解放後，他率領一營正規軍追擊向萊茵河潰退的敵軍，負傷犧牲於戰場上。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占領法國時，莫蓋還是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他的父親是一個共產黨議員。後來莫蓋被德國占領軍捕為人質，犧牲於夏朵布里安集中營。在刑場上，與他同受難者指責德軍不應槍決這位無辜的少年，莫蓋當時表現了極高度的勇氣，制止他的同伴為他發言，慷慨就義。

③ 法文 Marche 一字，有“行不”和“開步走”兩個意思。

有的人騎着腳踏車，結隊郊游，度過了他們的星期天；他們帶着被刺骨的寒風吹得通紅的腮幫和田野的氣息，上衣下面穿着厚厚的絨絨衫。他們把一只腳放在凳子上，然後又換了另外的一只，取下夾褲腳的夾子，或者拉好套在褲腳管外面的襪筒。一見到每天都見面的同伴，假日的氣氛就頓時消失了，一個個都準備听演說，也就是說，听比他們的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同伴們講話。

米石尔听着俱樂部的負責人向他解釋具體的困難：“這兒的情況很特別，你懂嗎？”米石尔心里想，哪兒的情況不特別呢？接着就去揣摩听众的心理。他一看到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想起了听教理問答的孩子，或者學校開學時的小學生。他心里充滿一種微帶焦慮的快樂。能夠吸引住這樣嘻嘻哈哈的人群或者散工的工人們的注意力，簡直是一種勝利，是一種必須隨機應變的鬥爭。五金工會主席有一天說：“如果你抓不住他們的注意力，那是你自己沒有足夠的信心。”

米石尔的聲音響徹大廳，他忘記了攤在面前的草稿。

“同志們，再過幾天，你們每一個人都要走了……你要離開你的親人一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是的，同志，或者更多的時間，如果我們不起來竭力反對的話……當然嘍，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說，你走了，你很得意。你說：‘好，我已經變成大人了！’你想到年紀大的人取笑你說：‘你以後看好了，等到服兵役的時候，你就會受到很好的鍛煉！’你現在可以堵他們的嘴了：‘老兄，我真想不到你會說這樣的話……’”

這些話沒有寫在米石尔的演講稿上。他看着面前的一個個面龐，想起了自己的過去，因為他在四年以前確實就是這樣，一想到這裡，話就自然而然地來了。大廳里的人都笑了，姑娘們也

跟着笑。他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功。听众的注意已經有一半集中在他身上了。現在，他能够把他腦海里的那种好象席卷一切的风暴似的思想說出来了：

“是的，同志們，这不过是問題的有趣的一面。以后呢……你走了，同志……可是家庭的忧虑，經濟上的困难……”在米石尔看来，只有大厅是唯一存在的東西；存在在他和大厅之間的那种千絲万縷的关系，就跟音乐家和跳舞者之間的关系那样融洽，那样无法形容。他知道这些人除了跳舞、談情說爱、家庭的忧虑和經濟上的困难以外，愿意听什么……米石尔沒有看見有人開門。沒有看見吉蓓尔特，也沒有看見左边最后一条凳子上的人，为了給她讓上一个位子，而移动了一下。热情、动人，充滿了真誠和顫动的声音，激动着吉蓓尔特；她感觉到三百顆心在随着这个声音的韵律跳动。

“啊，你很快就会注意到一些事情。它們刺痛你的心，直刺到你的內心深处。每一次你想去了解，回答就象鞭子似的不容爭辯：‘不要去管它，这是命令。’你不明白为什么軍餉菲薄，使你在軍人之家买不起半公升酒，为什么有許多下級軍官訓練这一部份青年工人和农民去反对另外的青年工人和农民。不过要注意，不是所有的下級軍官都是这样。有人开始对法国的軍隊究竟到什么地方去有了疑問。可是同志，如果你問一声，人家就对你說：‘不要去管它！’你会听到許多軍官說越南人是野蛮人，为了保卫法国，我們不能不消灭他們。如果你提出這個問題，人家就会对你說：‘不要去管它。’”

打火机砰的一声掉在地上；在寂靜中，一点小声音也会象枪声那么响。不过誰也沒有轉过身去；有几个人摇摇头或者摆摆手，赶走一个蚊子。姑娘們揚着臉，嘴巴微微張开，专心地听着；

小伙子們出于悲憤或者贊成，不住地点头，好象在替演講者点标点符号。吉蒂尔特覺得心里充滿了溫柔。大厅里弥漫着烟味和下午跳爵士舞的汗臊臭，她仿佛坐在音乐会的一把扶手椅上似的，倦怠无力，而在同时，又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她心里出現，使她渾身激动。演講者的声音还在会场里响着。米石尔感觉到他的脖子的肌肉不象剛才那样緊張了。

“‘不要去管它。’在朗德省鬧火灾，燒毀森林，燒死人的时候，政府却把士兵留在巴黎，为了阻止被阿讓德依一国营飞机^①关在公司門外的工人复工，这当儿，人家回答士兵的就是这句话。……但是，新兵同志，我們應該了解……你應該了解……”

演講者的声音在挂着一条条紙彩的天花板下，在三百个青年人和五十个姑娘的脑海里回响着。它象米石尔的鉗床一样，在金属上鉗出一条路来，改变了金属的形状。坚硬的鋼屑象指环，象螺絲釘，象螺旋彈簧似的鉗出来了；同样的，等一会儿从会场里走出去的这三百五十个人的思想，也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我爱你，”她极力地想着，“是的，我一定要离开家庭和舒服的生活，即使要到楼梯轉角上去用水也沒有关系……是的，我要亲手补自己的袜子；我学着做……”

“法国的青年正在为一个与他們无关的事情流血。人家把他們变成杀人犯。請你們听听一个叫摩罗的天主教青年工人写的信吧：‘媽媽，在这儿，人家在教我怎样屠杀妇女和孩子……等我回到你身旁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敢不敢留在那里，因为我就要变成一个强盜了……’摩罗死了；他不会因为出现在他母亲身边而感到羞耻了。不过，要知道，有的人比死还要惨。是的，还要

① 即阿讓德依国营飞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的简称。

慘。就在馬賽碼頭工人拒絕裝運軍械的那條‘巴士德號’上，‘死亡部’叫人做了許多用帆布遮起來的小囚房。請你們聽清楚，同志們，這些囚房是用來囚禁在印度支那變成瘋子的法國兵的。他們是因為看見了許多可怕的事情才瘋的，因為人家逼他們犯罪才瘋的。請你們聽清楚，他們是因為羞愧才瘋的……”

姑娘們在擦眼睛。所有的青年都挺了挺腰杆，吉蓓爾特想象着他們的筋肉的緊張情形。她心里也很難過，連“內心的深處”都不好受。米石爾讀一段從天主教報紙上摘錄下來的關於法國軍隊在越南暴行的報導。一個姑娘把自己的臉埋在兩隻手掌里。吉蓓爾特在想：這個姑娘象十六世紀古墓前的泣婦。有的人抽動肩膀，輕輕地顫栗。突然，米石爾的聲音也發抖了，她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這樣顫抖，吉蓓爾特知道他心里也在難過，他在聽自己的演說，仿佛他從來沒有準備，從來沒有想過這篇演說似的。他這不是演戲。吉蓓爾特變得溫柔了，同時又微微有點悵惘。她早先總說米石爾是“鐵石心腸”，而他總是抗議說：“我絕不是那種人。”事實上，他確實不是“那種人”。

越南的戰爭——戰爭的準備——新兵的要求——友誼組織。所有這一切，每一個聽眾都聽進去了。剛才節日的歡樂，戶外活動，尋找快樂的願望，以及一想到別離在即就使人郁郁不樂，所有這一切，現在都不存在了。剩下來的是簡單明了的東西，讓人看清楚應該怎樣鬥爭和為什麼鬥爭，指明唯一可走的道路——兄弟般的友誼。“我以前還責備他詞不達意呢”……吉蓓爾特恨不得偎着米石爾，臉貼着他的肩頭，沉入夢鄉。

“你走了，年輕的新兵。可是你決不願意將來有一天在一個勞動者面前臉紅，不管他是越南的，我們這兒的，還是別的地方的勞動者……”

演講者的聲音低下來了；可是每一句話吉蓓爾特和最后一排的聽眾都能聽清楚。

“羞恥，同志，羞恥是屬於那些散播災難和死亡的人的。至於幸福……”

雖然離開二十公尺，吉蓓爾特好象看見米石爾臉上漾出一個微笑。

“至於幸福，它是屬於我們的，因為你們將是和平戰士，人民的戰士，大家同心協力，就能夠改變目前的形勢。我們一定能夠做到，只要我們拿出足夠的勇氣，不做我們自己的幸福的掘墓人就行了。”

米石爾重新坐下。過了幾秒鐘，聽眾才慢慢的，從麻木狀態中蘇醒過來。掌聲猛然間形成一道急流，把冶金工人、女店員、木匠、汽車司機、工人、繪圖員和抄寫員融匯在一起。

……別的人在談組織、聯誼會和寄郵包的問題。但是吉蓓爾特再也聽不進去了，散會時，她跟着人流前擠後擁的向主席台涌去。米石爾一面摘下圖象，折三色台布，一面拍拍別人的肩膀，握握手，作了一些指示。吉蓓爾特前面有個穿皮衣服的瘦子，一頭剪得短短的胡蘿卜顏色的頭髮，兩撇翹起的紅胡鬚，一對清徹的圓眼睛，走起路來象個水手，兩隻肩膀一搖一擺。他纏住米石爾。

“啊，原來是從前的分遣軍。哈！先生穿起便衣來了？”

“是呀，我已經請假在外面過夜。喂，我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想找個人商量商量。走，咱們去喝一杯……”

米石爾看見她了。他臉上一紅，眼睛里閃閃發光，一面望着她，一面回答那個紅頭髮的人：

“我們不能等到明天再談嗎？我有事。”

“老兄，我明天就走了。很重要。他們要把我們調到那邊

去……”

“等一等。”

象平常那样，他两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盯着她说：

“怎么样？”

“啊！米石尔，米石尔，太好了，太……”

“不过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呀……”

他忍不住地脱口而出；可是对吉蓓尔特来说，米石尔的报复也是温柔的。这时，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显得温暖和明朗了。

“你看，有时候我以为我们日常的谈话已经很容易使我们互相了解了。谁知道有的时候又必须把一切都融汇在一起，仔细地琢磨一番。不要生气，我晚上不送你回家了。你看多倒霉，偏偏今天晚上碰上这种别扭事。可是看样子好象很重要，不能不同他单独地谈谈……”

他一看见她板起面孔，就张开嘴，眯起眼睛，尽管旁边有人在听他们谈话，他仍旧象合唱队里的一个会耍鬼聪明的孩子一样，轻轻地叫了一声：“亲爱的。”“为什么他能热情的对着三百五十个人淌眼泪，却不敢对我表示他的爱情呢？”想到这里，吉蓓尔特突然又固执起来了。在希望落了空的打击之下，她的整个的夜晚都失去了意义。

“不行，听我说，米石尔。我就因为今天晚上需要你才来的，很需要你。我求你……”

“再过一刻钟，我们在意大利广场那家烟店见面，就在尽里头，好吗？”米石尔问红头发的人。

他赶紧抽身走开，拉着吉蓓尔特的胳膊，走进一条青年人走不到的黑暗的小巷。他心里不安了。“一定有不少的年轻人正要找人商量，征求意见，而我却在这个当口随随便便地和一个姑娘

溜走了……这象什么話……”一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上午在机器上操作，下午閱讀工会的各种文件，演說，現在他觉得渾身疲乏，心情煩躁。吉蓓尔特本人和他想象中的那个永远跟他在一起的吉蓓尔特总是有一段距离的。

“你要对我說的就是这些嗎？”

“你也知道，亲爱的，剛才我不該跟你出来，我没有权利这样做；要知道，打铁趁热……我敢說小伙子們散会时已經‘热’了……”

“难道我就永远不算数！”

“吉蓓尔特，你如果答应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至少在我们这儿是这样。资产階級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得了，不要提什么资产階級了；你跟他們是半斤八两。許多有产者把生意看得比情感还重要，他們呀，只要一跟顧客談上生意，就把女人忘了。从这方面來說，‘你們’也不例外……”

她有意把“你們”說得特別重。他們朝廣場上有灯亮的地方走去，灯光在剛升上来的霧气中輕輕地搖曳。米石尔放慢了脚步。由于疲乏，他心里不大痛快；从听众的鼓掌声中产生的驕傲感也消失了。“我可以对大伙儿不厌其煩地解釋；可是对自己的爱人，我宁愿不作任何解釋。”

“所不同的是，对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好处。”

他不加考虑，只是机械地爭論下去。她尖着嗓子，不怀好意地坚持自己的意見：

“不，成功就是一种好处。我在会场里就听见有人說：‘这个小伙子进步很快。’”

米石尔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恳求的口气，不过他馬上就把它压下去了：

“吉蓓尔特，这一次你要諒解我，只此一遭。想想看：你真的以为我高兴跟那个紅头发的大兵罗嗦？以为我不喜欢……比方說，拥抱你嗎？”

“我真讨厌那个紅头发的家伙……”

“我也是一样。再說，这也許是因为我們只看他的外表的关系，我們对他未免太不公平了。不过工作比印象更重要。”

“这种殉道者的作风我可不喜欢。我不喜欢波里阿特，波里阿特是高乃依笔下的英雄，一个殉道者。”

米石尔笑起来了：

“謝謝。要知道，我也上过学校。高乃依不是第十六区的私有财产。”

他們走到地下电車站門口。吉蓓尔特冷冷地挖苦他：

“赶快去吧，別讓你的顧客等你……”

他弯下身子摟住她，而吉蓓尔特却直挺挺的僵在那儿。他热烈地吻了她好久。然后掏出手帕，掉过臉去，小心地擦嘴唇和下巴。

“千万要擦干净。不然的話，那个顧客会怎么想呢：一个政治领导者还跟女孩子亲嘴……多么丢臉啊！”

“吉蓓尔特，哎，亲爱的……”

她听也不听，連头也不回，就走下去了。

米石尔从嘈杂的人群、默默无言的情人和长蛇陣似的汽車中間穿过广场，向烟店走去。象一張坏唱片似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說：“她以后会明白这个道理的，最后一定会明白的。”他問自己，剛才的接吻是不是解决了問題。

紅头发的人坐在一杯掺水的酒后面等他。他放在酒杯旁边的肮脏的手指，把宝石般的透明的科納克酒衬托得更加鮮明了。

米石尔也不大高兴看到他。两对躲在角落里的恋人，正在接他們已經重复了二十次的临别前的最后一吻。其余的桌子都空着。柜台旁边，在油漆板壁和毛玻璃后面，三个人开动一架自动唱机，一面咒天罵地，一面粗声大笑。烟店老板正在跟他們爭論賽馬的結果。保尔·拉适(米石尔忽然想起了他的名字)慌手忙脚地講起来了，他的話說得很快，簡直有点語无倫次。开往越南的部队人数不足。可能調用新兵。

“去他媽的。不下最后一滴雨，他們的生菜就长不出来了。我呢，我要开小差。你要是肯帮我的忙就够朋友了。要是你害怕，我也只好一个人挺了。”

米石尔从煩悶中清醒过来，振作了一下。象早上鬧鐘的鈴声把你从睡梦中叫醒一样。他把上回想对“牢騷家”說的話，都对这个紅头发的人說了。他是在柏納·于果速成职业学校里認識保尔·拉适的，他們在一起修完速成班的課程。拉适的嗓子比胳膊要勇敢得多。起头他每一次来，总带一份《自由主义者》，看样子他平常总是放在衣袋里的。父母是拾荒的，在他还没学会走路以前，他們就拖着挨家挨戶地拾荒。他說：“我的玩具橱就是垃圾箱。”七八岁时，他要求进学校。“那些孩子带着書包和書本子，神气地尽在我面前吐唾沫。我呢，我比天生的长相还要蠢。我的小学文凭可以說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得到的。一家人都住在一間小屋子里，旁边还有一个放破布的貯藏室。老实对你說吧，用不着参加冬季戶外运动，就能呼吸到新鮮空气。老婆子，也就是說我媽，是个酒罐子，喝起酒来簡直象牛飲一样。她晚上才回来；老头子，也就是說，我的爸爸，耳朵听不見。老实对你說吧，他們两个人簡直能把公墓里的死人吵醒，所以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我十五岁那年，一拿到文凭就离开了那間屋

子。我在中央市場替人家搬运东西，以后他媽的，正赶上黑市盛行，我就这样混过来了。到末了，我一切都膩煩了，不愿意在那儿閑嗑牙，想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做做，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

因为雅克替他把《自由主义者》直接受資本家影响的几篇文章，用紅藍鉛笔勾了出来，所以有一天晚上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向雅克叙述了自己的生平。以后拉适不时地到总工会里来，有时帮着貼标語，甚至还有一定的影响。每一次雅克或者米石尔发表意見，他总議論：“老兄，他們那班人一張开口，就好象打开了字典一样。并不是我看不起學問，不过你听他們演講呀，簡直以为他們穿着硬領衬衫吃餡儿餅。”

直到应征时为止，他一直在洛尔与包席工作。因为他时常不来开会，在搖摆不定的工人中間引起了思想的混乱，并且他專門愛說黑話，雅克和米石尔并不怎么重視他（拉适在他們兩人眼中，跟“牢騷家”相差有限，不过拉适为害不大，比較懂道理，容易接受他們的影響）。所以米石尔发作起来了：

“要是你一个人逃，一句話，你就是逃兵。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帮忙的。你應該把你的看法告訴別人，这才是有意义的工作！”

“不过，亲爱的朋友，我拿什么和他們談呢？要找点材料，真比上天还要难……”

深夜一点鐘，米石尔在党支部办公室（湊巧他有办公室的鑰匙）印傳单。紅头发的人一面帮忙，一面唾沫四濺，滔滔不絕地講他跟軍官和警察作对的事迹。米石尔是利用在文件夹里找到的反对越南战争的傳单的蜡紙复印的，这种傳单已經在許多地方散发过。他又找了一些小册子和支部办的党报（里面有社論，

也有演講稿)給他。

回家的时候,他在楼梯上划了一根火柴(晚上十点鐘以后楼梯上的电灯就熄了),看看手表:三点了。睡下不久又該起床了。他在房門口脫掉鞋子(这是为了不吵醒母亲而养成的习惯)和衣服,悄悄地爬上鋪着硬褥子的沙法床,在里沙身旁躺下。身上每一条肌肉都疲倦不堪。他带着最后一个思想“你懂了嗎,亲爱的吉蓓尔特?我当然不能讓我的主顧跑掉”,迷迷糊糊地沉入睡乡,嘴角上还挂着一个温柔的微笑。

第二章

在老巴黎的碼頭上

廣場上，日本桐樹輕輕地搖着躲在奇形怪狀的樹葉中間的紫紅色的花兒。最近幾天，街頭園地的凳子上，坐滿了一對對偎在一起的情人，跟烏商的籠子里關着的一對對噉噉喳喳的小鳥一樣。每星期三次，俯瞰廣場的區政府的長凳上，總是擠滿了一群群來辦理結婚登記的急不可待的年輕人。

吉蓓爾特在街頭園地找到米石爾以後，他們就順着郭貝蘭路走去，那兒也有一對對的情人停在大門口，或者櫺窗前面，一點也不難為情地摟在一起。他們這樣做，好像是為了補償他們受到的貧困、煩惱，以及從失業到在機器前死亡為止的、窺伺着他們的種種苦難。失業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機器又跟轟炸時的死神一樣蠻不講理。

“看吧，這就是巴黎，”米石爾說。

自從新兵會議那天吵過嘴以後，他們比以前和氣了，米石爾發現自己時常遷就吉蓓爾特。他那短小的手指捏緊她的袖子。他望着她披散在衣領上的螺絲形的黑色鬚髮，一顆被愛的心也就溶化了。

他領着吉蓓爾特走進搭拉胡子街，兩邊都是敞棚和工廠。他說：“我們在里面賽過球。”他開始回想當時賽球的情形；吉蓓爾

特想着这些街名。搭拉胡子街，向后轉街……她想起了安罗耶家的一个朋友，一个有皇族血统的文学家，說过的那句話：“巴黎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即使沒有幸福也能生活得很好的城市。”在斯塔尔夫人①以后，只有她說过这句話。吉蓓尔特觉得很驕傲，因为她偏偏在巴黎最偏僻的角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他們从偏僻的蒙日街走过，街上冷清清的；吉蓓尔特一面走一面寻找古老的房子。

“啊，你看这条哀尔米特的水井街吧，我将来一定要住在这儿……”

“得了，你慢慢地就会知道这种破房子是好看不好住的。”

吉蓓尔特笑了。他又要責备她沒有脚踏实地了。这句話已經变成他們两人的口头禪。她时常在圣德田山教堂背后的斜坡上的那些小巷里，或者了望楼前面停留一下。她望着卡郎德街朝貧窮者圣如連教堂傾斜的那一溜儿搖搖欲墜的房子的前牆出神。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米石尔总是說：

“幸亏你承認我們在鵝鶉山住得很整脚！”

她在替巴特里斯的巴黎辯护，凡是到这儿来游历过的人，回到洛杉磯的热带棕櫚树下，或者芝加哥的寒风下，在談論他們見識过的艺术品时，这个巴黎总要在他們的記憶里发光。

“要知道，这儿沒有很好的設備。”

“不过象这样的房子，值得裝置一些好的設備。”

“那是因为你是个百万富翁，所以才舍得翻修一幢牆壁裂了縫的木房子吧？”

有一天他領吉蓓尔特到維特里門和安比亚街的地区去，她

① (1766—1817)，法国著名文学家。

覺得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地區。那些街叫做河畔下街，本堂神父的地街，或者老街；它們座落在一個偏僻的小城和已經衰落的巴黎中間，這個巴黎當年在巴尔扎克的顯微鏡下曾經被進行過解剖。拿年金者的別墅街把吉蓓爾特吓壞了。米石爾說：“看樣子，這些房子再過一個月就要塌下來了。”他帶她走進一條條胡同和死胡同，居民就在泥路兩旁的鄉村式的屋子裡生活和工作。連那座好像一條海船似的古怪的收容所，他也領她去看了。收容所是救世軍委託勒高畢歇^❶建造的，輪流收容維特里門附近的那些可憐的人。米石爾得意地領着她參觀一個文藝復興式的獵舍，雖然經過很多次粉刷和修理，可是還保存着石頭陽台、浮雕和房子的全部結構，剩下來的那點詩意和貧困的遺迹足使巴特里斯和他的朋友們嘆賞不止。米石爾讓她走進一所房子，歪歪斜斜的地板，裂成一條條縫的天花板，雨和風都能從窗子和門縫里鑽進來。

“這兒本來是馬廐，”看門人殷勤地解釋。

吉蓓爾特正兩隻手合在一起，一聲不響地欣賞一個浮雕，聽了這句話才突然又一次覺得自己既幼稚又可笑。從那天起，她一直克制着自己對這種雅致的東西的愛好。

“我們從畢耶佛河街到碼頭上去吧。”

他們停了下來。米石爾小聲兒哼着：

愛神在老巴黎的碼頭上，
蕩來蕩去，
想找一個巢兒。

❶ 瑞士建築家，原名艾圖阿·讓奈來。

他們到了謀倍廣場，卡尔姆菜市上有許多一直沒有拆除的
桩子。他們轉過臉去背朝着桩子。米石尔指着圣維克多街角
說：

“这是巴黎頂古老的过夜收容所。怎么样，你不羨慕嗎？具
有历史性的东西；我敢担保，一定很别致。”

吉蓓尔特讀道：“夜宿处”。在收容所对过的一条长凳上，几
个流浪汉一面从紙杯子里喝紫紅色的酒，一面吃摊在报纸上的
从肉店里弄来的肉渣。

米石尔叹了口气：“这些人实在討厭。”

“你不喜欢流浪汉？”吉蓓尔特吃了一惊，她一向是把流浪汉
跟高尔基、七月十四日和大革命联在一起看的。她自己也說不
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念头。

“其实我一点也不反对他們。可是要改造他們可就困难了；
改造得趁年輕的时候开始。他們不过是积习难返；青年人做流
浪汉的就很少。”

他笑了。米石尔有一套推翻各种概念的本事。什么流浪汉
啦，巴黎菜市的洋葱湯啦，古老的房子啦，凡是吉蓓尔特归納在
“人民巴黎”的标签下的东西，他只消輕巧地聳聳肩膀，說一声
“資产階級思想”，就全部推翻了。

吉蓓尔特喜欢走毕耶佛河街。米石尔告訴她，毕耶佛河不
是从这里，而是从工厂旁边流过去的，一定是因为这条小河的关
系，白楊树才那么茂盛。他带着一副恶作剧的神气說：

“你知道，吉吉①……”

① 吉蓓尔特的爱称。

“喂！我求求你，不要叫我吉吉。連我父亲也改掉这个可笑的习惯了！”

“你看你多难伺候！我，如果你愿意，可以叫我米署。^① 哎，吉蓓尔特，你知道，十五岁的时候，那是在四〇年，我替人家跑跑腿，賺点外快零花。有一回下班以后，我一时好奇，用零用钱买了一本旧《巴黎指南》。”

“你真了不起，”吉蓓尔特兴奋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去买本《巴黎指南》……不过外国的指南我倒全都买了。”

“不错，至于说到外国去，我自知能力有限……关于你喜欢的这条毕耶佛河街，早先有人说过一句有趣的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喜欢明媚的风景而不怕脏的游客，逛起这条街来一定兴致勃勃。’你说这句话有意思吗？”

他们走进一条胡同，两边的屋顶向街心倾斜着，天空只剩下一条线。他们到了蒙泰百乐码头，走下塞纳河岸，看看在河面上轻轻荡漾着的圣母院的倒影。

“很美。你不觉得吗？美极了，我真想住在这儿！”

他们挨着肩膀向前走，吉蓓尔特又一次想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态度，习惯，语言……不，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看到的是有历史意义的文物，而他看到的却是应该改善的问题。我认为一段文字的结构不好，他却认为只要立意正确就行。他能和我生活在一个象鹤鹑山那样的小破房子里，就心满意足了。他说：‘能找到一处住房，就算运气不坏了，’而我呢，却觉得难看的房子和简陋的设备会使我的幸福也显得美中不足。”

米石尔抓紧她的胳膊；她回过头来。“尽管如此，我还是爱你

① 米石尔的爱称。

的，”她想；“再說，是你對，是你教我怎樣生活的。”她又想起她多少年來的不滿，既沒有決心又沒有目的的反抗，對真理和信念的嚮往。她想說：“我愛你”，可是沒有說出口。另外又鑽出了一種模糊的思想：“不對，不單是這個，不單是他……”她沒有接着往下想。

她轉過身來，看看碼頭上的房子。米石爾唱着：

在老巴黎的碼頭上……

將來有一天，他們的生活會和所有這些人的生活混在一起。一個過路的人從外表上看起來，他們的窗戶跟別人的沒有什麼兩樣。可是實際上卻大不相同。米石爾第一次清楚地想到：“對每一個人來說，他的私生活都跟別人的不同，這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用廠里同志們的話來說，也就是‘特別的’生活。每一個人都有個人的情感，個人的思想，個人的憂慮。這樣說也對也不對。我不完全是這樣。如果脫離了群眾，我個人的生活也就……”

真奇怪，他突然想起了羅特省的一個村子里的廣場，一支法國游擊隊經過了三小時的戰鬥，來到廣場上。他們打傷了三個，打死了四個德國人。其餘的德國人求救兵去了，不過他們以後再也沒有回來。廣場上有一個陣亡將士紀念碑，雕的是一個伸出兩只胳膊，站在一個兵士面前的女人，村參議會是和平主義派，它把陣亡將士紀念碑做成了反對戰爭的紀念碑。但是那個女人的石頭腦袋滾到廣場中央，從它黑花崗石的眼洞里瞧着游擊隊員，變成了不可理解的無用廢物。米石爾想道：“如果脫離了群眾，我個人的生活也就跟那顆腦袋一樣了。”

“要是我們有足夠的耐心，”米石爾說，“要是我們能讓別人

懂得袖手旁觀結果什么也得不到，讓他們懂得人活着就是為生活而鬥爭的話……那麼，我們一定有一天能夠得到我們應有的幸福。”

他把這句話琢磨了很久。他想把今天晚上悶在心裏的話一下子說出來。他想對她說，甚至在會議開得很長的時候，他也還是想着她。每次他想拔起腳跟往外跑，想諷刺一個固執而又不懂道理的人的時候，就突然想道：“親愛的吉蓓爾特，這是為了你，為了我們……”米石爾馬上就覺得難為情；他不想這些事情了；因為辯論需要集中思想。可是有時候很奇怪，比方說，有一天他站在車床上，這個思想又從他腦海里閃過：“吉蓓爾特，我的寶貝，這是為了我們倆……”他當然不會在這種暗淡的燈光下，把自己的心情溫柔地解釋給她聽。她不喜歡這種生活。要是她能理解這種生活的意義，也許會好一點的……生活對他們兩人來說是多麼美啊。

“如果我馬上要我的幸福呢？”

兩個人同時轉過身來。吉蓓爾特的黑眼睛打量着米石爾的兩只狹長的綠眼睛。雖然空氣里仍舊是鴿子翅膀似的銀灰色，充滿了新的溫暖，但是在他們中間却忽然隔着一道鴻溝。

“馬上？”……他還能給她什麼呢？他全部的空閒時間，從休息和睡眠里擠出來的時間，他都高高兴兴地交給她了……除了她以外，他還有那些仿佛被心軸夾住的加工的另件似的，跟他一樣被綁在機器上的同伴們呢。

“這是什麼意思？”

吉蓓爾特仰起頭，過了一會兒才用他沒有聽見過的尖嗓門回答他：

“我現在就要我的幸福生活。我現在愛你，現在要和你一起

生活。現在……你的會議、罷工和傳單搶走了我和你在一起的全部時間……我恨你的工廠，因為它在你的生活里占的地位比一個女人占的多……我要你完全屬於我。”

開頭的時候，米石爾在盧榮心的驅使下還暗自好笑。她還沒有感到膩煩，他有時候怕她因為疲勞過度而感到厭煩。他想起了謀尼亞克說過的那句話：“你以為我的老婆願意我每天到支部來嗎？……我的孩子，等你結了婚就知道娘兒們是怎么回事了。”為了替自己辯解，謀尼亞克過了好一會兒才補充說：“要知道娘兒們，她們的感覺跟我們的不一樣，”他說完露出一副莊重的神氣，把藍工作服一直扣到上面最後一粒扣子。

米石爾總是覺得別人很難理解，很懦弱。他不止一次地鼓勵年輕的工人說：“你鬥爭，也是為了你的女朋友，不是嗎？為了她，也為了你，不是專門為了我。要是你不肯為你的將來工作的話……”要有說這種話的權利，就得……

三個男子從他們身旁走過，毛巾夾在胳膊底下。其中一個人輕輕地唱道：

只有世界上的情人……

另外的一個人說：“你看過報沒有？看樣子共產黨發動了和平攻勢。”——“這個，他們只要告訴他們的中國朋友注意點，人家就相信他們了。”

有時候心臟好象是一個鐘擺，鐘擺一動，兩邊都要碰到您的肋骨。

吉蓓爾特接着說下去，聲音低下來了：

“你知道，我從十五歲起，就開始和男孩子鬧着玩。起初不

过是要試試我的魔力有多大……恐怕你們男孩子也是这样吧？”

“不，为什么要这样？”米石尔誠实而詫异地問道。“我以前追求女孩子，是为了跟她們亲个嘴，試試看能不能作进一步的打算。在沒有感覺到別的事情以前，这完全是出于本能。”

“我可不是这样，我喜欢弄得男孩子昏头昏脑，起先装作好象同意，后来就拒絕了，随后又开始找上另外的一个……”

米石尔望着她搖搖頭，調皮地說：

“你从来沒碰着一个小伙子結結實實地揍你一頓屁股嗎？”

她挺起身，象一个被冒犯了的女王似的叫道：

“米石尔！”

“啊，对不起，女王陛下，請您不要見怪。我本来以为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有有血性的青年。比方說伐果医生，我完全相信他是不会讓人家随便摆布的……”

她刷地轉過身去，表示不同意。

她差点說出了心里的話：“我以前实在膩煩透了。我折磨男孩子就是出于煩悶。我內心深处总觉得还有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关系，另外一种生活。可是在我这个圈子里已經注定了，我不可能有另外的出路。我装作什么都無所謂的样子。現在呢？我找到了出路，从迷宫里走出來了，我已經不完全是从前的我了。其余的都无关紧要，米石尔，讓它去吧……”

但是她什么也沒有說。象脫掉了不舒服的新皮鞋穿上一双舒服的拖鞋一样，她又恢复了安罗耶公司唯一女繼承人的无情的傲慢。

她拾起一块石子向塞納河面擲去，石子沒有在水面上連續跳動。

“失敗了！”米石尔說。

吉蓓尔特心平气和地回到他身旁說：

“不，听我說，我想跟你好好地談談。你看出来了嗎？我承認我头一次碰着你的时候，不过是想叫你空欢喜一場，因为我看你的样子好象很自信，很平稳……还有，我想看看一个冶金工人的大脑究竟是怎样进行活动的……（她虽然知道她不应该說这句话，可是仍然說出来了。）”

他咬紧了牙齿說：

“你不是也这样做了嗎？”

“是的。我在游戏里被你擒住了。因为跟你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为了爱情，不仅仅是为了你，而是为了連續不断地去发现新世界。”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努力压住自己的憤怒。“既然这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她已經落在网里了……”但是痛苦象錘子一样敲打着他的太阳穴。“她在玩弄我，而我却还在死心塌地地談恋爱！”

吉蓓尔特仰起脖子，挺起胸脯說：

“但是，我要你完全属于我。沒有別的。你去选择吧。要么你繼續去作困兽斗，我看我們就沒有什麼可以在一起做的事情了，要么你就开始过一种合乎情理的生活，我們就……”

一双眼睛眯成一条綫，她揚起头頸，挺起下巴，提出了最后通牒。

“听我說，亲爱的。所有这一切，我們已經談得不少了。小宝贝，我已經对你解釋过不知多少次了。”

“哈！夸夸其談是你的专长，你的职业。”

“我的职业是鉗工。”

她为什么那样愚蠢地責罵他，使他伤心得几乎要淌眼泪呢？他冲口而出，說了許多一說出口就后悔的話：

“夸夸其谈是商人干的。我啊，我是靠一双手挣饭吃的。我的脑子主要是为别人着想。”

“谢谢，商人干的！我敢保险你干这行一定很成功……要说调皮捣蛋，你倒是天下无敌手。”

她很得意地把她从他那儿学来的“调皮捣蛋”说了出来。米石尔没有生气。

“吉蓓尔特，你简直象个孩子。你这是一时的任性。”

“你以后就会知道我是不是一时的任性。现在你应该去找一个听话的小妞儿，她在门外等着你开完会出来，能一起参加郊游，谈谈罢工、裁人等等，就心满意足了……”

“总而言之，听我讲呀，吉蓓尔特，要是我被裁下来了，我吃什么呢？提这个问题的有一千多人哩……”

“很好，把这一千多人的命运的重担都放在你宽肩膀上吧。接着演你的波里阿特吧。演吧！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不喜欢殉道者。”

她走上河边的石级，鞋跟踏着石阶咯咯作响。她走一步骂一句：“你又堕落了……我讨厌你，讨厌你。”巴特里斯·安罗耶教养出来的自尊心不让她再回头。米石尔起初站在码头上发楞，接着清醒了过来，才慢慢地走上石级。也许她在等他跑过去道歉吧？说不定十六世纪和十六区的真正骑士作风是夫人一旦生气走开，情人就得赔不是吧？

“好吧，她将来会明白鹤鹑山的风气是截然不同的。”米石尔叹了口气：“我本来还以为她开始明白了呢。不过，这个鬼了头不过是逢场作戏……我又何必认真……”

他一阵心痛，头和胃也不舒服了。他恨不得马上就沉入睡乡。他想到：“我们难得晚上出来一次，而结果……”

第三章

偉大的一夜

史拉儿·戴松刚把大衣挂在衣钩上，电话铃就响了；这是总經理的声音：“各办公室繪制的图样和訂的計劃都要一式两份。要特別注意研究室的計劃。”

“您听懂我的話了嗎，戴松？”

“听懂了。有什么消息嗎，我的上校？”

經理喜欢他的部下称呼他“我的上校”。一个三十八岁的人当上空軍中校，必須“有高度的自由思想(他自己这样說过)”。此外，他每天早上都看《人道报》(当然也看其他的报纸)。他承認，只要共产党参政，政府就有声望，可以操縱自如，妙的是工人也支持政府。

一九四七年春天，卡波腊尔中校曾經公开表示，如果厂方采取处分共产党人的措施，他就辞职。在莫須有的借口下非法解雇洛尔厂里的“共产党集团”那件事，与卡波腊尔經理被任命为总經理、提升为上校并且获得荣誉勋章，湊巧是同时发生的。他当了上校以后，工人給他起了个綽号：“小班长”。新上校声明說：“我掌管着工厂的舵，絕不讓工厂受到自私自利的家伙的損害。”戴松在洛尔厂的地位就是靠“小班长”提拔的。

“电话里說不清楚。您中午到我这儿来一趟吧。”

史拉儿向研究室走去。在香榭丽舍，管理处把研究室叫做“赤色部”，办公室和車間都包括在內。

史拉儿从那些工程师身边走过，他們是从比职业工艺专科学校更高的大学里出来的。每当人事科副科长看着他們埋头計算或者打图样的时候，他就很得意的相信他的能力比他們强。这些人不会管理工厂；要是他們必須接待工人代表团，听工人无理的怨言的話，他們是不是还会当共产党員呢？因为工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老板的。史拉儿时常問自己，到了人事科长也是共产党員的时代，究竟怎样跟工人进行談判。他好象在那些从高等学校毕业出来的工程师和从車間进修班学习出来的繪图員的眼睛里，发现了一道譏諷的光芒；他又問自己：“他們的計算和打的图样是不是能用？”

戴松一走，气流物理专家、航空工程师克洛德·阿里厄，工厂委员会的职工代表，就下車間召开厂委会办公室會議，討論这次发生的事情。

“这个突然要研究室的計劃的决定就是要裁人的証明，同志們，这是再清楚也沒有了。”

在厂委会办公室里，拉福兰一坐下就抽他的烟斗，他一边說：“得了，不要激动，千万别动肝火。”

穆列坚决地說：“我們上香榭丽舍去。到那儿再看情形。”

米石尔急急忙忙的敲了一下門，就走了进来。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皮浮肿着。今天早上連他的微笑也跟被霧遮起来的太阳一样暗淡。

“同志們好！看样子就在今天了！”

他背后是諾来和雅克。諾来建議通知全厂的工人……穆列坚持要先派一个代表团到总管理处去。接着是一場緊張的辯論，因为以前的隔閡到現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雅克提醒大家注意上次支部大会通过的一项決議：一切問題都應該拿到全体劳动者中間討論。拉福兰提高了嗓門。他长期以来的势力还繼續在厂委会里发生作用。誰也沒敢請他辞去厂委的职务；他本人也沒有表示愿意这样做。他把烟斗装得滿滿的，露出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就象一个对一天的工作非常滿意的工匠似的。他又想起了米石尔在更衣室里的那一次发言，他是不会饒他的。

“你們这些小伙子跑得太快，結果也不見得有什么好处……”

他对自己的威信也不大有把握。不但青年人恨他，批評他的活动，对他不信任。就是和他年紀不相上下的人也隱隱約約地在他面前提到“打瞌睡的人”，“軟化了的家伙”。他觉得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当他們出法組織赴香榭丽舍的代表团的时候，彼此之間还是不大滿意。克洛德問消息是怎样傳到車間里去的。

“是米石尔得到的消息。”

米石尔因为自己能够卖弄一下玄虛，有点高兴了；他沒有泄露乃丽的名字。这个可怜的姑娘坐立不安；女孩子們总是拿不定主意……可是她們一旦拿定了主意，就沒有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了。她对他說：“我討厭他們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还进行阴谋活动，所以我告訴你，你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好了。”她又补充一句：“我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他什么也沒有对我說过，我不过是从电话里听来的。”

消息象雪崩一样落在雅克身上。他最近一直在注意希乃蒂

車間里發生的事。今天早上，在塔文廠正在趕制春季時裝樣品的當口，年輕的女工為爭取增加三千法郎的工資罷工了。他在一個很難對付的現實面前清醒過來。他不止一次地停留在機器旁邊、酒店櫃台前邊或者倚在地下電車站的欄杆上想：“如果我們達不到為和平而生產的目的，就一定會遭到解雇，這是很清楚的。”有一個同志起初還在心不在焉地想着褥子裏的羊毛需要重彈一次，收音機要換燈泡，帳單還沒有付清，家裏有人生病，或者想着一個未來的夢想，後來雅克的想法，也象一個從旋轉着的工件上削下一條金屬螺旋綫的鉗頭那樣，鉗進這個心不在焉的同志的腦海里來了。突然有一個人說：“好呀，咱們要戰鬥了，不是嗎？”這句話趕走了大家日常的煩惱，雅克看出大家在主要的問題上已取得一致，也就是說，已經把問題看清楚了。

出席會議的同志當中十個倒有九個這樣說：“放心好了，我是不會讓人家趕出去的。”

從廠委會下來的時候，雅克猶豫了一陣說：

“喂！如果這回又是一場虛驚呢？我們可沒有權利拿這種事情開玩笑，說真的，這太嚴重了。”

米石爾聳了聳肩膀：同伴們今天好象都有什麼預感似的。

大家慢騰騰地走着；米石爾覺得連發動機的聲音聽起來也顯得疲塌塌的。甚至連平日有規律的轟隆隆的機器聲音也不能使他振作起來了。

他看看放在他的鉗床上的圖樣。螺旋狀切削，這正是他的專長，他的驕傲。今天他覺得這是一件徒勞無益的精密操作：“如果有人請一個判了死刑的鋼琴家彈他心愛的樂章，他會不會彈呢？”這句話是吉蓓爾特說的。但是他想不起她是在談什麼問題時說的了。想到了吉蓓爾特，他的心情還要沉重。“既然她很歡

喜音乐，现在可以一天到晚弹钢琴了。”他默默地看着图样，又看了看另件，想道：“不对，我们并不是为工作而喜欢工作。我们所以喜欢工作，对工作发生兴趣，因为这是生活的一部份……”

“工长，我需要一张领三十五毫米钻头的条子……”

工头挖挖鼻孔。他的领子敞开了，脖子能够伸展自如。他用一个厚道的公务员口吻，说出了一句扰乱人心的话：

“年轻人，请你不要大惊小怪：你做好这个另件以后，人家就不要别的东西了。”

“为什么？今天就裁人吗？”

工头的胳膊肘从他肥满的身体两侧向上抬了一下，活象鸭子煽翅膀。他说：

“是不是今天？我还不知道，孩子。不过很奇怪，我感觉到你们要被解雇了……这对你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米石尔突然明了这种厌倦是因为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把握而一天天积累起来的。大家每天都想到悬在他们头上的断头机。虽然谁也没有清楚地承认过，可是人人都知道提出个人的得失问题也是不必要的。象什么“六个孩子的父亲”啦，“战争时期少不了的技术工人”啦，“曾经当过战俘”啦等等理由都没有用。《晨报》就举出过不少的例子，证明老板根本不注意法律的细节。工作变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工作熟练而感到得意了，工人以前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情，才能一连几个钟头站在机器旁边。

今天上午，时间象一颗颗大水珠似的，缓缓地流着。

工人怀着厌恶的心情转动曲柄，过了一会儿大家又放下工作，谈他们的顾虑：“看样子，他们要裁人了，可是我们这方面怎

么一点也不知道呢。”他們好象非猜謎語不可了，这时候，在他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却正在酝酿着一件严重而又不幸的事情。

在香榭丽舍，“小班长”的秘書冷淡地接見了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团，管理处表示抱歉：由于事先沒有得到通知，它不能在三点半或者四点钟以前接見代表团，穆列火了，他提出了抗議：“怎么，你們以为我們是豚鼠嗎？”

副經理从走廊走过，装作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神气，說：“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又沒有失火！”

副經理的出場是“小班长”安排好的。他是石烏①的朋友。他一生引为驕傲的是，他是馬色納②妻族的后代；为了紀念那位和平民通婚的贵族祖先，他要求用仿第一帝国式的家具布置自己的办公室。

在工厂里，总工会办公室同天主教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的負責人一起开了一个会。

“又是一場虛惊，”工人力量总工会主席斐龙說，“我要看見白紙写黑字才会相信。他們已經說过不知多少次了：‘是今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只有鬼知道。”

“老兄，要是你等到拿了通行証再行动……那就太迟了。政府里有社会党的部长，那可不是我們的錯儿，”諾來說。

斐龙又露出快活的神气，他建議为增加三千法郎的工資組

① 社会党人，反动的工人力量总工会的领导人。参看第一八頁注。

② 拿破侖的部将。拿破侖叫他“胜利的驢子”。

織一个代表团。雅克正想沉住气同他爭論；米石尔却发作起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当爭取三千法郎工資的斗争还有意义的时候，你一定要談判，拒絕罢工。‘这是一个特殊的工厂’，这个，那个，你自己去想想看吧……現在我們就要被人赶出去了，你却又要叫我們轉移目标……”

斐龙不喜欢別人打断他的話。人家把受賄事件摊开了，他实在难以爭辯……說实在的，他对社会党最近的作为也不大滿意。在三六年，只要有人碰一碰石烏，斐龙馬上就伸出拳头来。而現在呢，連这颗天上的明星也黯淡无光了：批准“馬歇尔计划”以后，石烏一臉小丑相……或者說……是的，比小丑还糟，就是这样。但是斐龙恨“那些小子”，就是这样。他不完全恨拉福兰，比較恨穆列，恨他們那些人，那些小公鷄，还有諾来他們。总而言之，他特別恨“那些小子”。比方說，他們游行示威时带的那些画象不都是偶像嗎？还有斯大林的生日的事情。他不是沒有想到給艾德礼送礼嗎？在那个为生产而斗争的年代，他的恨就根深蒂固了。看見工人反对拖拖拉拉的作风，反对劳动卡（不管是時間定額記錄卡也好，其他的劳动記錄卡也好，他們都一律反对），看見他們热情洋溢地干活儿，^①那自然挺有意思。因为說到头来，工人总得干活儿，不过也用不着去拚命。斐龙一生只对女人頂感兴趣。再說，他还没有結婚，喜欢时常換換口味。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工人对生产很热心，他在一九四八年，甚至在最近，还不得不向他們解釋时代已經改变了。他覺得自己有点象

① 指一九四四年法国工人响应共产党号召，以忘我的劳动，迅速恢复法国的国民經济的情形。

光杆指揮官；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会員工人也靠不住。就拿机器保养工拉迈來說吧，他总是不停地在他面前罗嗦：“就是为了我們，你也該有点行动；政府是我們的，可是我們什么也得不到。”有一天斐龙对拉福兰說：“你呢，你并不愚蠢，可是工人，总的來說，却不頂精明。”他光觉得他和別人有点隔膜，可就鬧不清是什么道理。也許是因为他內心里对这些事情不象以前那么热心了吧。在三六年，他活着就是为了工会，为了政治。可是岁月不等人，應該及时行乐呀……

四点钟，三千工人接到了各車間的通知，都聚在大楼梯底下。林蔭大街上的光綫从毛玻璃窗里透了进来，街上的树已經发芽了。

• 敝厅平常好象候車室、过道、旅行社和車站月台，这种气氛介乎外面的自由自在和一走过考勤鐘就开始的那种紀律生活之間。今天呢，敝厅跟往常不一样了，它好象一所沒有座位的会场。左面領工錢的小門已經关上。右面“問訊处及招工处”的小窗子也放下来了。

大家拖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工人早上一睁开眼睛，就乘挤得透不过气来的郊区火車、地下电車，再不然就騎着脚踏車走很长一段路来上班，一天下来，他們站了差不多十个鐘头了。

以前蹲过德国集中营的翻砂工罗哲，在食堂里一听到这个消息，馬上就相信了。他走近雅克說：

“实对你說吧，打鉄要趁热。”

“那当然，打鉄可是你的拿手好戏，”米石尔打断了他的話。

罗哲聳聳肩膀。他說話的声音是翻砂工的那种破碎的嗓音，听上去好象是地窖里傳来的鑼声。从来也吹不进一点风的冶鉄車間，平时全靠通风管里面的壓縮空气通风，在这种嘈杂的声音

里講話，喉嚨自然要喊啞的。何況從柴油冶鐵爐和蒸氣活塞里逸出的氣體，也在慢慢地侵蝕聲帶。說話的聲音必須壓倒活塞、爐門和一万至一万五千公斤重的鋼條運轉的声响，才能听得見。鋼條的顏色從漆黑變成太陽底下的冰山的顏色，照得你睜不開眼。哪怕是說一個字也要費很大的力氣。可是，羅哲只要提高他那破鑼似的聲音，翻砂工人就停止工作：因為他們知道一個和他們骨肉相關的新的戰鬥就要開始了。每天早上看見同伴們開始工作的神氣，羅哲就能知道今天他們會不會注意聽他的話，是不是被個人的煩惱壓得抬不起頭來。同伴們當中，有的人孩子生了病，醫院里找不到床位，有的人妻子跟開雜貨店的跑了，有的人就要被人家從原來住的破房子里趕出來，而一時又找不到房子，有的人每天晚上覺得腰痠背疼……他都能使這些人從每天的煩惱里解脫出來。

“你回頭看吧，老兄，”羅哲抱怨說，“在發工錢的夜晚，同志們是不會一本正經地呆在那兒等老板的答复的。他們也跟我一樣，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真理，他們不是小孩子了，自己會知道什麼叫做真理；還用得着告訴他們！”

兩點半下工的時候，諾來把自己和雅克的工錢送回家以後又回來了，他的兩隻眼圈有點發黑。剛聽來的消息使他感覺到仿佛象被刀割一樣，他走到雅克跟前，象急忙把一塊燒得通紅的煤炭扔在地上似的，趕緊把消息告訴他：

“今天中午，縫紉業的女工在喬治五世大街示威的時候，希乃蒂被汽車軋傷了。姑娘們喊着：‘我們要三千法郎！’‘我們要吃飯！’她在那兒照顧她們穿大街。交通警察本來想攔住了車輛，可是有一輛汽車想沖過去。汽車在养老院旁邊撞倒了希乃蒂，從她身上軋過去，大腿骨也露出來了。”雅克拚命忍住憤怒和眼淚，連

遇到倒霉事常說的“就差這一着了”也忍住沒說。成千上萬的事物象水似的，流啊流地，流到他心里，每逢遇到了逆流，水就滴溜溜地亂轉，使他看不見，也分不清眼前的事物了。他從樓梯上望了望他要跟他們一起參加一場偉大的鬥爭的這三千工人。希乃蒂領導的是同樣的鬥爭，並且給他們作出了榜樣。他又痛苦又驕傲，覺得自己的心的跳動都是為了她，比他們初次擁抱的時候跳得還要厲害。

“你騎我的腳踏車去吧；有諾來在這兒，我們能夠堅持到代表們回來的，”米石爾低聲說，他的粗短的手捏着雅克的手腕。

這一回雅克眼里流出了兩顆大淚珠，他憤憤地用大拇指擦掉以後，不聲不響地走了。

三千人發出了象海浪衝擊岩石的聲音。米石爾一面從這群人中間跑到另外一群人中間，說：“同志們不要着急，我們等代表們回來再說。”鐵工謀尼亞克已經準備上腳踏車，他悄悄地對米石爾說：

“我的孩子，我得趕快走了。我要騎着車子趕十五公里路呢。家里六個孩子，頂大的十三歲，頂小的才學走路。你想想看，放錢的抽屜一到星期五成了什麼模樣……”

洛爾，一個皺着眉頭的瘦瘦的小伙子，高高的個兒，脖子上青筋暴露，隨聲附和着說：

“我家里姐妹五個，媽媽癱着一條腿，老头子又……不談他了。我只對你說一句話：他們眼巴巴地在等我的工錢呢。”

他仿佛已經聽見了孩子們央求的聲音：“媽，今天是星期五，洛爾許給我們每人一個桔子，一個大桔子……喂，媽媽，他就要回來了嗎？”父親也會喃喃地說：“還沒有回來？他在幹什麼？跟女孩子們在一起？”

謀尼亞克想起了煤氣帳單，如果不在天黑以前繳款，煤氣公司就要剪火表了。

“你要回來呀，謀尼亞克！”

米石爾也沒有主意了，聲音里流露出一種哀求的口气。能說服所有的人都留下來，三千人挨在一起，肩並肩地保護工廠，哪怕是犧牲生命，他也在所不惜……

鑛工好幾天沒刮臉了，所以紅紅的下巴頰兒滿是胡楂子，他帶着令人安心的神氣說：

“啊，我的孩子，我當然要回來。哪怕你們干傻事，我也和你們在一起……何況這一次……你們只要能想办法勸別人留下來就行了。”

謀尼亞克聳聳肩膀。他要頂着風，俯在腳踏車上，來回走十五公里路，所以有充足的時間，可以象唱送句似的，翻來復去地想想這些事，好好地琢磨一下。米石爾在各車間代表中間跑來跑去，說：“不過，實對你說吧，我敢担保一定就是今天……為什麼不把这个告訴大伙兒？”……他遇到的都是沒有表情的凝視的目光。毫無疑問，每人腦子里都在想這個問題。不過大家沒有勇氣召集自己車間的工人說服他們。“不管談判的結果怎樣……同伴們有權利馬上知道……”

工人一個一個或者三五成群的朝工廠門口走去。其餘的人雖然留在敞廳里，可是眼睛既不看工會的負責人，也不看同伴和薄薄的玻璃窗。每人面前出現的是一個坐在廚房里的女人。她正在心神恍惚地補衣裳，耳朵留心聽樓梯上的腳步聲。她把網兜、空油瓶和空酒瓶放在屋角里，預備今天、星期五晚上到大市場去買東西。她在等着去買吃的，買葯給躺在床上的生癩疹、百日咳或者肺弱的孩子吃。她在等着上鞋匠家里去拿孩子的換掌

的鞋子，这孩子现在脚上穿着一双拖鞋。錢袋里要是沒有足够結清长期欠帳的錢，她是不敢走进肉鋪和雜貨店里去的。

如果他們当中真的有一千多人拿的是最后一次工資的話，那他們就都会留下来，都会牺牲他們一星期当中最美好的这个夜晚，虽然这是一个貧困暂时迴避的夜晚，仿佛是給他們梦想的美好生活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們就会冒着被解雇或者上警察局的危險，聚集在那里了。但是，說不定代表团已經爭取到暫緩裁人的决定了吧？說不定那些坏蛋因为他們每一次的丑聞，都更进一步揭露他們的无耻，因而不敢这样做了吧？也許他們在巨浪的威逼下害怕了吧？有人在心里嘀咕：“如果有什么消息，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我們总是会知道的。”他們縮肩弓背地走了，这么一来，同志們的队伍里又少掉了一个人，这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走掉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个核心的又一次瓦解。一群群的工人等得不耐煩了，他們說：“到底裁人不裁人？不應該讓我們象杂差似的一直等下去，我們可不是干这个的！……”

代表团給厂委会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香榭丽舍的談判变成了爭吵；直到现在代表团还一无所获。卡波腊尔威胁着要控告穆列公开損害他的名誉，因为他叫他“小班长”。敞厅已經不象剛才那样人山人海，跑来跑去也不覺得拥挤了。

雅克回来了，臉也变了顏色：希乃蒂大概今天夜里动手术。他看見她面色蒼白，剧烈的疼痛使她渾身痙攣；她对他說：“祝你斗爭順利，亲爱的。”他悲憤交集。如果“小班长”在場，他覺得他能打断他的腰。雅克同諾来、米石尔和其他的同志們走上几級楼梯。同伴們的头差不多只有他的肩膀那样高。一个古怪的想法掠过雅克的脑海：“簡直象在公墓里举行国葬时，发表演說以前的情形。”他振作了一下。諾来开始說：

“同志們，我們已經等了好幾個鐘頭了；為什麼？因為我們廠委會的代表們從今天上午起就想……”

他簡單說明了目前的情況。他談到了剛才的電話。在廠廳盡里頭的翻砂工人聚集的地方，有一個聲音叫起來了。羅哲的堅決清晰的聲音充滿了空間。

“夠啦！他們總是轉彎抹角地拖時間，在沒有得到他們撤消裁人的決定之前，我們決不離開工廠。廠是我們的，我們要保護它……”

各處都響起了簡短的叫聲：“政府是他們的？這些臭買賣人！”“我說，他們都是法西斯分子！”

“大家都同意了吧，咱們占領工廠？”

嘈雜的聲音好像森林里的風聲，好像海水沖擊圓石子的聲音。每個人都覺得被別人抬了起來，仿佛有一種力量把自己跟別人聯在一起，猶如一棵樹的樹枝。“團結一致並不是紙上的一句空話，”羅哲想道，“而是同心協力反對一種災難，雖然每人對災難的體會有所不同。”

“牢騷家”走起路來比平常搖得更厲害了，他拖着斐龍，跑到諾來旁邊。他的倍爾維爾的口音壓倒了所有的聲音：

“他們又要搗亂啦！實對你們說吧，同志們，要是我們占領工廠，他們就要派坦克車、保安隊和警察來了。管理處還沒有正式答复我們哩。”

“你這是干什么！”米石爾大聲叫起來了。

女工都畏畏縮縮地站在樓梯底下；大部份的女工都該走了，因為到托兒所領孩子的時間快到了。若娜、茹麗·拉卡麻里和那對姐妹緊緊地靠在一起。若娜大聲說：

“管理處想拆散我們，所以故意拖延時間，讓我們摸不着頭

腦。這是他們的老把戲。我們可不是頭一次領聖體的孩子。我們已經領教過了。”

“牢騷家”又大聲說：

“管理處如果知道我們佔領工廠，就會進行報復，就是這樣。”

敞廳里和樓梯轉角上的叫聲，象大江里的逆流一樣，旋轉激蕩；誰也聽不見別人說的是什麼。

米石爾坐在樓梯欄杆上叫道：

“大家要注意，同志們，這些人實在太可笑了。如果不裁人，管理處老早給我們答复了。要是我們大伙兒不留在這兒，不團結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傻瓜哩！”

斐龍突然走到“牢騷家”身旁大聲說：

“這些家伙的裁人的謊話已經對我們說過多少回了？”

起先是在翻砂工人中間，也就是說在那些被熔化的金屬熏壞了嗓子的人中間，有人吼叫了一聲，接着所有的人都跟着叫了起來，把斐龍的聲音壓下去了。

“佔領工廠！”

“來啊！佔領工廠！”

叫聲象敲鑼一樣，回聲很響，對每一個人來說，它喚起了無數具體的形象。每一個抬起頭來站在那兒的人都了解自己應盡的義務。在郊区的一幢房子里，或者在巴黎的一條因為擺滿了西紅柿、萵苣和各種水果攤子，因而顯得琳琅滿目的大街的盡頭，有一張容光煥發的臉在等着他。靜寂的夜晚過去了，跟着而來的是星期六早晨：孩子們眼睛里閃着貪饞的光芒；發工資的日子本來就是打牙祭的日子嘛。“佔領工廠”的叫聲，把送上門來的歡樂和唾手可得的生活的溫暖推開了。所有的人又模模糊糊地

想起了过去因失业而造成的那些忧伤沮丧的日子。天天跑职业介绍所和招工处。走到一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陌生的工厂门口，带着一种故作镇静的心情，寻找“办公室”的牌子，里面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仔细地打量你（那副神气好象在问：“这肉多少钱一斤？”简直跟跑遍黑非洲招兵的中士班长一模一样）。跟工头的谈话，用端正的字体填一份复杂的调查表。“我不干！”要反对这一切，就非放弃今天的朴实的幸福不可。他们投入了冒险，拿自己的生命作孤注一掷。刹那间，各种恐惧都一扫而光了……大部份的工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些事。

“占领工厂！”

又有几十个人带着他们的工钱走了，他们说回头再来。斐龙和“牢骚家”是跟他们一起走的。另外有一部份工人穿过大街，到咖啡馆里去打电话，请离家最近的商人或者邻近的工匠告诉家里人，到工厂门口来拿装工资的封袋。

“‘巴黎之围’开始了，”克洛德·阿里厄说。引得大家都笑了。他的脸涨得通红。

诺来说话的声音比别的人都高。他说在别的国营工厂里，工人在类似的情况下离开工厂，结果警察占领了工厂。

“罢工的权利在宪法上已经明文规定了；可是这些老爷们一点一点地把它啃光了。”

敞厅的各个角落里掀起了一片叫骂声。

机器保养工拉迈，工人力量总工会会员，对若娜说：

“哎，奥坦太太，这个斐龙，我今天恨不得掐死他。”为了使自已安静下来，他用两个手指头理一下他的髮路。

诺来建议选举一个类似参谋部的组织，指挥筑工事，保护工厂，他说：“他们不会让我们占领工厂而不派保安队来的；要不

然，他們就会認為納稅人出錢不合算了。”

在众口同声的推举下，諾来、雅克·馬朵尔和米石尔当选了。諾来建議推举拉迈、天主教工会會員罗伯·华来格和代表技术人員的克洛德·阿里厄。

凡是大家鼓掌通过的人，一听到叫自己的名字，心就噗通噗通地跳了起来。因为在他面前的那許多工人的臉表示信任他，并且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拉迈第一次覺得他的眼界扩大了。他再也不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前进，而是和数以千計的人一起前进，这些人他大部份还不認識呢。

米石尔估計了一下人数。留在这儿一致对外的人不滿三千人。“老板拖延時間的計策成功了……‘我們平常总是跑在前面’，可是这一回却落在后面了。”他把憤怒轉到了吉蓓尔特身上。“就是那件事弄得我头昏脑脹；不然的話，我鬧得还要厉害一点。”总算还有差不多一千五百人。

在拿月薪的職員(大約五十几个人，做伐果的助手的那个年輕的医生就是其中之一)中間，有人說：“他們不敢派保安队到我們这儿来。四七年，我参加过占領工厂，他們並沒有干涉我們的行动。”

諾来怜悯地笑了笑，豪爽地說：

“各位先生，你們还是把你們的幻想藏起来吧。四七年他們还不敢动。可是五〇年呀，你們等着瞧吧！……”

他們在厂委会办公室开会。紅窗帘和紅桌毯使屋子里显得很庄严。克洛德·阿里厄当着大家的面匆匆忙忙地画一張工厂

平面图，心情比参加会考的那天还要激动。为了使自已满足起见，他在画图时尽量注意各部份之间的比例。

“得了，你不是在绘制一张千分之一的平面图呀！快点吧！”

穆列去通知省工联和五金工会，他是乘机器脚踏车去的，所以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米石尔在想象这个消息传到巴黎冶金工会的负责人耳朵里去的时候，将要引起怎样的不安。“工人占领了洛尔与包席”。毫无疑问，《人道报》得到消息之后，准会派一位记者等在对面的友谊咖啡馆，并且每一个钟头都要和报馆通一次电话。记者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呢？也许只不过是一些替人壮胆的消息，如“居民已推派代表通知罢工工人，说他们跟工人团结一致”等等的乐观的报导吧。但是，说不定……米石尔微笑了。诺来说得不错，五〇年的部长们是不会让工人要求面包，而不从中阻挠的……

雅克说：

“应该通知报馆。应该引起住在租金低廉的房子里的人注意。还有当地的居民，也要挨家挨户地去通知。”

“你甭操心，关于支援罢工的事情，只要亚未农得到了消息，他会着手组织的，你放心好了。”

“现在应该赶紧在大门和边门筑工事，”诺来说。“只留一扇小铁门进出，以便和外面保持联系，因为到了紧要关头，小铁门上锁方便。你们以为夜里就没有客人了吗？”

“可能有的，让他们在铁门上碰断牙齿吧！”拉迈轻轻地拍一下平面图，大声说。

其余的人面面相觑，眼睛里流露出一丝顽皮的光芒。这句话冷不防的从拉迈嘴里说了出来，简直跟一个浓装艳抹的中年女子突然穿上一件结婚礼服一样出人意料。他每天从《义勇军

报》^①上搜集来的奚落人的話，从《消息报》上学来的諷刺，他那种故作冷靜、装做比别人聰明和专门說俏皮話的态度，都象沒有胶好的胶合板一样，一下子粉碎了。拉迈很自然地在斗争的行列里，得到了一定的地位。“参謀部”在組織护厂队的时候，一方面考虑队员在工作中养成的习惯，一方面尽可能地把有友誼关系的人編在一个队里。

“你最好是派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和他脾气相合的負責人一起工作……就拿高个子阿尔培來說吧，你要是把他抓住了，整个車間的工人就都会跟过来的：讓他們背箱子去吧……”

“你呢，諾来，你車間里的工人总是跟着你走的，”华来格說。

在車間里，华来格在諾来旁边工作，他不贊成“无神論者”。諾来的臉紅了。

过了沒有多久，雅克和米石尔一同在更衣室里洗手。

“‘保护工厂’，我們在报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好象沒有什么了不起，”雅克說。

新聞記者和演說家只消几句话就把事情講完了。“大家把装着发动机的箱子堆在三个沒有鉄門的入口处。大家准备好水龙头，經過檢查之后，把水带展开。然后大家把駐卫警和消防人員領来了，对他們說：‘现在你們要么同我們一起干，要么就走你們的。’他們同意了，并且留下来了。大家檢查了一下，发现汽笛和各种仪表都沒有坏。大家在各个車間的窗子、玻璃門和以前用鉄皮釘起来的地下室通风孔前面，用装滿了铆釘的箱子筑起一道墙。大家門上了所有的門，并且加强了防御措施，只留下一道門跟外面联系。大家把一輛大卡車推到院子里，擋住木制的

① 法國社会党右翼办的日报。

門。瞧啊，工厂的防禦工事筑好了。”

可是那个所謂“大家”就是指他們自己呀。就是他們那一群老老少少，翻砂工人罗哲，气流物理专家和那位坚持要把木箱列成一排的謹慎的繪圖員。就是鼓着大肚皮的若娜、穿一条寬裙子的大屁股茹丽·拉卡麻里和紧紧跟着她的那一对胆小的姐妹。就是带头的阿尔培和喘粗气的达福。“大家”是指他們每一个人。他們一齐动手，三个鐘头完成了这项工程。天黑了。他們开始用两只手捧着饿肚子。謀尼亚克滿面笑容地回来了。他私下对米石尔說：

“真奇怪，我四七年沒有参加占領工厂，我也鬧不清是因为什么原因沒有参加。而今天，我就不能不回来。你看，这到底是时代变了呢，还是我自己变了。我在脚踏車上想啊想的，因为在路上有工夫去想，可是沒有找到答案……唉，得了，反正这也无关紧要！”

“建造这个工事可費了不少的勁兒，”雅克叹口气說。“比造十个飞机发动机还要費力；白白地浪費了多少精力啊……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友誼咖啡館决定通宵营业。晚飯以后，伐果医生就在一个角落里安頓下来。

“一定是怕会出什么事才請您来的吧，医生？”

“我是自己来的，勒辣先生。說句不怕得罪您的話，我在想是不是到对过去坐要比在这儿好。总之，那些小伙子碰到工伤事故，比方說在皮带里軋掉一个手指头吧，总是我替他們医治

的。要是他們因为罢工挨了棍子，我也愿意替他們治疗。这当然也是一种工伤事故，您不这样想嗎？您知道，罢工對他們來說，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酒店老板点点头，一个动作往往比一句話要穩当一点，不容易惹禍。为了擦干净一只杯子，他举起它，对着霓虹灯的管子照了一下，得意地想道：“我的女人說的不錯，这位医生慈悲得就跟《教理問答》上画的仁慈的天主一样。”伐果有时在看完一个病人，第二个病人还没有接上来的当口，很快地喝一杯酒提提神。勒辣就利用这个机会，問問他的腰子的毛病。这并不是他舍不得花錢，因为他有一句箴言：“得讓大家都冇飯吃”；但是这种免費的診斷使人觉着好象跟医生交上了朋友，这倒是极有趣的。

門在人事科长和他的女秘書面前打开了。他們一看見医生就停了下来，勉强笑了一下，犹豫了一下，才走到他身旁坐下。医生和人事科长都来了……勒辣断定局勢严重了。戴松先生好象很激动，乃丽小姐只說了一声“您好”。她那一对黃綠色的大眼睛一直盯住那位看报的先生……勒辣夫妻俩时常提到人事科长和女秘書的关系。工厂里的男女之間，产生了友誼，然后他們的关系又在咖啡館后厅的秘室中破裂。这种事情他們早已司空見慣了，可是戴松——乃丽的关系一直还使人捉摸不定。

十点鐘左右进来了一群人。勒辣詫异起来了；进来的人他差不多全認識，可是从来没有看見他們在一起过。他想不到这些人会有彼此認識的一天。

一个年輕的姑娘（勒辣时常看見她走过，可是从来没有到他店里来过）走到那个在咖啡館尽里头看报的人身旁。他不时地耍打电话的筹子。

“怎么样，雷琴，順利嗎？你不需要人帮忙嗎？”那个看报的

人問。

“用不着，挨家挨戶地動員一下，不需要人幫助，不過我現在要把他們的情況向您介紹一下。他們對這個由議員領導的代表團，表示滿意；連那些沒有投您的票的人也表示滿意。大家都這樣想；有您在場，他們覺得自己的行動好象更重要，更……是的，更有氣派。”

亞未农笑了，他折好報紙站起來。他總覺得雷琴挺好笑；他剛認識她的時候（她是他妻子的表妹），她光想着做帽子的事情，夢想將來有一天能夠自己謀生。最近，特別從暑假以來，她似乎開始對生活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她詳細敘述她的成績：

“四十九家房客里面有七家反對；您也知道，除了我住的那幢房子最上面一層的小房間以外，這兒的房子都相當好。在代表當中有兩個參加工人力量總工會的郵局職員。他們對我說：‘我們贊成和平而生產，讓大家都不要挨餓。’其餘的人大部份是公務員。”

她的聲音更低了，也許是說給她自己聽，她喃喃地說：“奇怪，我在暑假里認識了洛爾廠里的一個冶金工人。現在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里面。有多傻，我竟然不知道他姓什麼。”他們向櫃台走去。男人們抵擋不住甜酒的引誘，他們先把小杯子放在兩隻手掌里暖了一會，帶着一副內行的神氣嘗了嘗，才把酒倒在他們的咖啡里。他們在跟亞未农打招呼的時候，都很謹慎，因為他們不願意讓他看出來他們受了感動。

“共產主義這玩意兒，我是不贊成的。請原諒我心直口快，議員先生。可是勞動的權利是神聖的。還有和平……不過使人為難的是，他們總是把這三樣東西糾纏在一起……”一個頭髮灰白，鈕洞上挂着兩個十字勳章的大高個子大聲說。雷琴小聲兒

解釋：這人是財政部的編輯主任。

一個頭髮稍微染紅了的、已經不怎麼年輕的小姐，有點做作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她的咖啡。他把那副手指打過補綻的麂皮手套放在她的鱷魚皮花紋的玻璃手提包上。

“先生，您說的不錯……我是個女秘書，以前我就失過業……我可以向您擔保，一個人如果沒有嘗到過失業的滋味……”

亞未農想着：“她好象那些走失的母貓，這種貓總是在人家腿上蹭來蹭去，引人去撫摸一下。”亞未農很喜欢貓。

其餘的十個人沒有講什麼。他們帶着敵視的情緒注視着黑暗里的這座模糊不清的黑色建築物。由雷琴帶頭，大家穿過街心。幾個戴硬盔帽的警察在街上踱來踱去。雷琴走進旁邊的一條小巷，在門上輕輕地敲着一種類似進行曲的拍子。亞未農走在最後。

“誰？”

“對過房子里的居民代表團，”那個秘書小姐用尖聲尖氣的聲音得意地回答。

兩個小伙子慢慢地開了門。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在他們身後圍成一個半圓圈兒。雷琴、秘書小姐和一個頭髮燙得過於彎曲的小個兒女人，把捐來的東西交給工人們：三明治、瓶裝酒、卷煙、糖果。這當兒，意大利區的代表團也來了，伊弗里區的代表團也趕到了。不謀而合的巧遇使代表們互相交換的微笑更加親切了。無疑的，他們剛才得到的經驗是差不多的：他們本來相信“人人反對貧困”，等到遭到了人家的反對，才承認這個想法落了空。秘書小姐和一個胖胖的家庭主婦在商量對一毛不拔的肉店和雜貨店老板怎麼進行報復。女秘書嘆口氣說：“鐵石心腸！”“他們是法西斯分子，真的，”有一個聲音斬釘截鐵地說。在疲倦

不堪的工人們(一天的工作之后,接着是一个动蕩不安的夜晚,工人們自然累了,不过他們現在比剛才在敝厅里更有信心,也更高兴一些了)和从自己与世隔絕的小天地里走出来的公務員、職員和大学生中間,建立起来了一种新的諒解。財政部的編輯主任想起公務員的罢工,紅头发的小姐也想起了她那年失业的情形。这个打破常規的夜晚在他們一生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們現在已感觉到这一点了。亞未农等大家都走了,才低声詢問詳細的情况……

“怎么样,我的話不錯吧;对于人民,永远不該失望,”諾来对若娜·奥坦說。他們站在門后接待居民代表团的最后一行的工人中間。

“我嗎? 正巧我从来沒对任何人失望过,”若娜說。

她不說話了。尽管心里不如意,她对这一場战斗还是很高兴。她再也忍受不了比埃尔的那种态度了。

“爐子里加煤了嗎?”“嗯,加过了。”接着是一陣沉默。他們两人的每一句話都带有火药气味。“《人道报》关于厂里的情况的报导你看过了嗎?”“幸亏还有个《人道报》登这个消息;电台什么也沒說。”在他們中間能够放一只爐子、一頓晚飯、一份报纸,但是沒有东西可以填满橫在他們中間的鴻沟。虽然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重,可是每天晚上—到了該躺在那張唯一的床上的时候,她就害怕起来了。這張床現在显得既荒唐,又可笑,从前躺在上面的是一对爱人,現在却睡着两个陌生的人。“簡直是个坟墓,”她时常这样想。

今天晚上恰好相反,这个夜晚她真正是跟比埃尔一起度过的。他們两人堵一道門。她坚持要釘木板;她不能举什么重东西。今天夜里,他們分担着共同的忧虑,冒共同的危險,怀着共

同的胜利的意志。比埃尔扶着木板，她钉钉，在他们的手碰在一起的时候，她感觉到他们两人的友谊又象一条锁链一样，一环一环地连接起来了。

居民代表走了。若娜坐在旁边一个小屋子里的木箱上面，收下诺来摇了半天才从纸盒里倒在她手上的口香片。他决定慢慢地戒烟，因为这是一种他一人独享的自私的享受。最近他已经有了不少的进步。

“你不大高兴吧，我的孩子，不应该一开头就垂头丧气。”

“啊，不是的，您知道，确实不是。”

“那么是怎么回事？”

若娜不爱谈自己。从那天晚上起，个人问题似乎已经消散了，一切问题都显得无关重要，个人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的界线似乎也不那么明显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夜晚，她也许对任何人也不会谈她自己的私事。在这个到处都是生了锈的机器另件的地方，在夜灯微弱的光线之下，若娜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木箱上，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本生”老爹听了。全部的经历，连到德国去的事情也谈了。同伴们大概正在食堂里一面吃三明治，一面碰酒杯吧；比埃尔说不定正在走遍各个车间找她呢。若娜需要跟他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在诺来的沉着的目光下，（比埃尔说：“诺来的眼睛跟一副圆脚规一样准确。”）她说出了自己的经验。她停下来了。远处传来了同伴们模糊不清的说话的声音。诺来抽出他的空烟斗，不停他吮着说：

“一个男人究竟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清楚的概念，你一旦弄明白了，就可以全部记在脑子里。一个男人就不同啦。他好比一块千层糕：要想一层一层地透进去，需要花时间才行。比埃尔觉悟很高，很进步，各方面都不错。不过他还有老一辈的看法：

女人和孩子是自己的财产。他虽然没有注意，可是事实上却是如此。我们五分之四的人都是这样。他恐怕从来没想到你也是一块千层糕……”

諾来在若娜的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她忧郁地点点头。

“你明白了嗎？”

她站起身来。他們走进饭厅，爬上那道走不完的楼梯，向食堂走去。諾来点着他的烟斗，一口一口地噴着烟。灯光在黑暗里显得特別亮，他噴出来的烟在灯光下显得紅盈盈的。

“我听人說过一个故事，在高加索和中亞細亞一带就跟在摩洛哥一样，女人象牛馬似的干活儿，在田野里养孩子，她是她丈夫的财产，因为她是他买来的。那末你想想看，布尔什維克来了，他們宣布男女一律平等……头一批女演說家，头一批女活动家，被人拿石头打下来了。政府是维护她們的，可是男人跑到野地里去等她們，砰！就是一枪。”

“太可怕了！……”

他們在一个楼梯轉弯角上停了一会。若娜喘着气，她的两条胳膊环抱着她的肚子。諾来管自說下去：

“这些人到现在还活着，他們最多五六十岁，不会再大了。如今他們亲眼看到他們的女儿、侄女以及什么后輩当了法院女院长，变成了女議員、女工程师、优秀的女工。他們拍手贊成。他們在跟自己一輩的人圍在一起喝薄荷茶的时候，一定不大敢回想过去的时代……这就是生活……”

他們到了食堂里。桌子都并起来了。簡直象市政府举行的招待会或者庆祝金婚的宴会。桌上摆着代表团的礼物和酒。餐桌四周是一片喧鬧声、叫喊声。跟每天午飯后一样嘈杂。不过还有热情的激动和等待……

“为了胜利！为了你的孩子，若娜！……有人找你，”米石尔大声說。

馬朵尔悶声不响，愁得臉也憔悴了。若娜想到了希乃蒂，她現在也許还在手术台上，也許已經醒过来正在受罪呢。比埃尔走近他的妻子，說：

“我剛才还在問你上哪儿去了……我听见他們在怎样談論你啊！如果再鬧下去，同伴們不久就要把你的相片挂在工会里了。”他沒有忘記用他的藍眼睛向她挑战。尽管若娜想着“他是多么漂亮啊！我現在多么难看，”还是覺得自己是对的，同时她今天晚上覺得那条鴻沟已經不那么可怕了。

謀尼亚克想到了在故乡泰尔勃的弟弟寄来的那封信。他們兄弟俩本来是园艺匠，后来都变成了車床工人，两人又湊巧在一个飞机制造厂工作，所以家里就流行了一句笑話：“姓謀尼亚克的人，飞呀！飞呀！”泰尔勃的飞机制造厂在一月份禁止工人們进厂工作。保安队占領了工厂……諾来在談到謀尼亚克的时候說：“他为人正派，而且是滾球健将，是的，跟他在一块儿，从来沒有吵嘴的事情……”他突然想跟同志們談談那边的事情。保安队占領了他弟弟做工的工厂，可是所有的居民都跟罢工者一致行动起来：子时弥撒^①以后，在教堂門口一次就募捐了十几万法郎。中学的女学生也騎着脚踏車，来表示支持他們。不过，要引起別人的共鳴可不能躲在家里不出来，应该費很多時間去解釋，

① 天主教节日，为了紀念耶穌誕生，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子时举行弥撒。

應該……謀尼亞克現在才明白他今天為什麼來參加占領工廠了：那是因為他的弟弟和泰爾勃的緣故。

謀尼亞克舉起手說：

“同志們，我要說一句話……”

大家給他讓開一條路；謀尼亞克從來沒在大庭廣眾下講過話。他掀起台布，笨重地爬上桌子，講在泰爾勃發生的事情。在他談子時彌撒的時候，漂亮的拉邁大聲說：“原來這樣，神父的小帽子萬歲！”聽的人都輕鬆地笑了，因為這個工人力量總工會的會員是神父的死對頭。

謀尼亞克接着說：“我呢，我也不是個很活躍的工會工作者，甚至連會費也不常繳。”

“自我批評萬歲！”諾來大聲說。

大家又笑開了，謀尼亞克繼續說下去：

“在批評我自己的時候，我也要批評你們。我們本來不應該只有一千人或者一千五百人，應該是全廠的人都在這兒，是呀，全廠的人。所以說，我們很久以前就應該把一切都解釋給大家聽，沒有別的方法。因為單單說‘大家都反對戰爭，反對失業’是不夠的！因為大家不能一天到晚光想這些事情，並且也看不見其中的關係。我們應該好好地解釋……”

雅克一直在想希乃蒂對他說的那句話：“祝你戰鬥順利，親愛的。”她現在恐怕比剛才還要受罪吧。雅克現在不再去想她了。他贊成謀尼亞克的意見；為了不讓自己陷入沉思，他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下一次就知道該怎麼辦了，是的，下一次。”諾來看到同志們臉上流露出來的憂慮，就怪自己不好，他對自己說：“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不過做得還不夠。”他也跟雅克一樣想到下一次該怎麼辦，可是他接着就問自己：還有沒有下一次呢？

史拉儿·戴松从电话间回来了。

“我跟卡波腊尔通了一个电话。警察局马上就派队伍来了。”

“我走了，我已经腻烦透了，”乃丽说。

“我懂得您的心情，我的孩子，可是您上哪儿去找出差汽车呢？可惜我又不能送您回去。我要……”

“那还用说，您要等警察嘛。穿大街用不着出差汽车。”

戴松望着她。她今晚的头发是不是特意按照他欢喜的式样梳的呢？柔軟的头发在肩头上甩来甩去，脸上搽了粉，身上穿了一件贴身的絨线衫。他猛然间明白了她的意思，问道：

“你要上哪儿去？”他不再做作了，居然在伐果面前对她說“你”（反正伐果很清楚他們的关系，連他們生了一个孩子他也知道）。乃丽站起来，忽然想起了那个人的名字：“亚未农”。她看了亚未农一眼，然后瞧着戴松說：

“我要跟他們在一起。我可不想在这儿伺候警察。您总說工人的行动是愚蠢的，您也注意一下，医生已經听够您这种論調了：如果他們愚蠢，您为什么害怕？为什么您去叫警察？您也知道，您和我一样，是靠工資生活的人。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劳动着体育联合会的前届青年游泳冠軍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长的一篇演說之后，就連忙逃走了；她象旋风似的，从向她吆喝的警察面前穿过街心，跑去用两只拳头敲工厂的边門，跟拉迈交涉了十分鐘。拉迈在那儿站崗，有意装腔作势的說：“不招工了，哪怕是老板的秘書也不要了；您原該早点拿主意。”乃丽覺得这人有点自命不凡，愚蠢，不过她也知道人家无论怎样也用不着巴

結她。雅克·馬朵尔被人叫来了，他对她也不見得怎么亲热。为了讓她听見，拉迈用相当高的声音嘟囔着說：“不用說，这是戴松派她來刺探我們的。”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人一插进来，宗派主义就抬头了……乃丽这样想道。她用一个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女孩子的声音提出抗議，末了就軟弱无力地哭了起来。雅克想到了希乃蒂：她在医院里無論疼的多么厉害，也不会哭。她跟他在一起。不过希乃蒂是沒有本領当个冠軍的……

乃丽走进工厂，口口声声要見米石尔，說她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他。敞厅和工厂，她几乎認不出来了。凡是沒有釘死在地上的东西都拿来堵門窗了。她覺得这儿好象是一个用中世紀的方法防守的城堡，而攻打它的却是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他們終于找到了米石尔。

“他們要派保安队来了，我是特地跑来通知你的。”

“你看，我們正在等他們。我們可不是唱詩班的孩子。”

米石尔望着她。今天夜里发生了多少意料不到的事情！他原想把手搭放在她的肩膀上，請她原諒他以前对她的誹謗。可是他想起了游泳池和他們关系的破裂……吉蓓尔特。一想到吉蓓尔特，他就又沉入遐想，不能自拔了。这当儿，乃丽冷冰冰地說：

“要知道，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为了要跟你們，跟你們所有的人在一起。”

米石尔向食堂奔去，把所有的同伴都打发到預先布置好的崗位上去。雅克开始巡視各个門口和容易受到攻击的据点，然后又回去找他自己的一队人。

同伴們用木箱砌好两层牆以后，对雅克說：

“这是‘齐格飞防綫’，旁边的建筑簡直象用紙牌堆成的城堡。”

他們坐在兩道牆中間，牆壁筆直，一道高一道低，據他們說，那是“梯形平台”。

“跟圓腳規一樣準確；在兩道牆中間只有放大腿和屁股的地方，我應該當建築師的！”領導築牆的拉邁吹噓說。

“我相信要是世界不是這麼不合理的話，象你這樣聰明的人，早應該代替約里奧-居里的工作了！”從這兒走過的米石爾說。

米石爾走了。其餘的四個人圍着雅克坐下，抽起烟來了。雅克責備自己不該一直擺脫不掉自己的憂慮。整個晚上，他不斷地批評自己，幾乎責備自己不應該上醫院去。他覺得烟很苦，於是用腳後跟踩滅了，把烟頭放在衣袋里。他不高興地承認米石爾剛才才是對的：如果不等跟老板進行談判，馬上向大家進行解釋就好了，這又是……是的，又是合法主義思想作祟。米石爾剛才想爬上機器講話，讓各車間的負責人也發表意見，說服全體人員，連學徒和“掃帚隊”也都包括在內……實際上，三千人在那裏等了一個鐘頭：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三千人為麵包擔心，迫切希望有人給他們解釋一下……希乃蒂有氣無力地說：“祝你戰鬥順利，親愛的。”雅克最後對自己說：“得了！不急得昏頭轉向的人，也不會全心全意地參加戰鬥，因為他們沒有什麼需要挽救的……”

他勉強從煩惱里解脫出來，聽別人的談話。

“我很歡喜象個裁縫似的就這樣坐在樹林里。假期里，我要夜里出去打獵。我要把假期移到秋天，”拉邁想入非非地說。

“噫！這個家伙……坐在那兒簡直象裁縫試衣服的模特兒。

也許你還需要絲絨頭髮吧，我有一天在蘭布耶樹林里就看見一隊這樣的小伙子走過，他們穿着紅衣服，帶着擦得象太陽一樣亮晶晶的喇叭，那是一位公爵夫人的衛隊……”

“你這個謀尼亞克……”

大家都笑了，連雅克也跟着笑了。可是，“三千人只剩下一千五”，這個數字一直在纏着他，仿佛付款通知單逼債戶付清欠帳似的。

“我特別歡喜樹，”謀尼亞克說。

黑影里看不清謀尼亞克，雅克想象着他的面貌：紅皮膚，藍眼睛；雙下巴顯得自得其樂。

“怎麼，歡喜樹？”

“你看，關於樹你一點也不懂。我父親是個園藝匠；我也想干這一行，可惜干這一行，活兒不多，經常閒着沒事干。我了解樹木就跟了解我的孩子一樣。”

“好，如果你有膽，就出去看看吧，對過有的是好看的樹。”

他們又笑起來了。

“白楊樹？它是東方的舞女，確實很美，”謀尼亞克一本正經地說。“可是冬天的楓樹呀：樹梢好象埋在地里，而樹根却在空中顫動。還有柳樹……哦，你聽我說呀，有的人一張嘴就是動物的故事：我的狗這樣，我的貓那樣，就差不會說話了。但是樹呢，它抗風，抗旱，抗霉爛，抵抗一切，它跟我們一樣在為生存鬥爭……”

外面有什麼聲音。五個人的呼吸很急促。仿佛是鐵匠鋪里的响声或者撞擊的聲音，活塞或者鐵錘撞在堅硬的物體上的聲音。

“千萬不能讓人家把我們的人拉走，我們可不是菊花。”諾來

大声說。

他們趴在樓梯栏杆上。

“喂！弟兄們……注意呀！他們从后面进来了。”有一个人喊道。

諾来跟五十多个工人朝工厂后面奔去。那里有一道楼梯；每层楼的楼梯口都能看見后門。若娜、米石尔和一百多个同志把守着中樓。一只手电筒照亮了一只握着手枪的手，胳膊和身体消失在黑夜里；这只从外面伸进来的手威胁着他們。

“手持武器闖进工厂，非法侵入住宅，”米石尔叫道（現在什么也不怕了）。

若娜的尖細的声音怒冲冲地說：

“他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强盜和賊，却知道找我們……”

“滾出去，滾出去！”

保安队正要向窄狹的樓梯冲过来。若娜看見一个黄乎乎的东西一閃而过。接着就聽見箱子落地的声音和叫喊的声音，随后又是一个东西掉了下去：

“混蛋！放我走，我被你們砸死了！”

从一百多个喉嚨里发出的笑声傳遍了整幢房子。保安队冲着笑声大吼大叫，可是又无可奈何。又有别的箱子扔下去了。米石尔很感激那个負責切断电路的同志；外面的探照灯只能照在堆起来当护窗板的東西上。黑暗給被圍的工人带来了工作的便利。

“哎，我的枪丢了。”

突然，响彻筋髓的汽笛声响起来了。它本來是上工的信号，告訴迟到的人要在报到处遇到許多困难。它同时也是放工的信号，告訴被八小时單調的劳动弄得筋疲力尽的人，又能够恢复自

由，又要投入日常的忧虑中去了。今天夜里汽笛声又响了；它跟工厂没有关系了，相反的，却使人想起了夜里的防空洞，被炸的火车站和逃难时路上遇见的可怕的尸体。尽管如此，今天的汽笛声却跟夏天的冷水淋浴一样，使所有的人精神振奋，信心坚强起来了。

雅克又想到面色苍白的希乃蒂；他一面对自己说：“这是为了你，亲爱的，”一面觉得自己比星期天早上电台播送的小调还要无聊。

謀尼亚克模模糊糊地、很快地想道：“孩子们以后会明白我究竟会不会保护他们的面包！”

在这个只有一千五百居民的小镇里，在这个被围的堡垒里面，人人同时在想世界上最光明、最温暖的事物和最亲爱的人。也有人发现自己在想一些奇怪的事情。

拉福兰这时既不想念他的妻子，也不想念他的情妇和儿子。他在想一个规模很大的集体，在他看来，亚未农的面孔就是这个集体的缩影。他心里有一个强烈而又模糊的愿望，他要证明“亚未农错了”，证明一个人即使对星期日的睡眠、美味可口的肉和上等酒一类的东西有点贪恋，照样能够战斗……事实上，这个人也正在这儿战斗着……“再说，我不见得比诺来还老吧！”

雅克从两道木箱迭起来的墙中间站起身来，说：

“好……那么我走啦。”

“我们也走……哦，不对，说真的，守门的人不应该走。对，不应该，不过到了紧要关头要有人支援我们。”

“謀尼亞克，这儿由你負責……箱子里裝滿了鉚釘，你不愁沒有彈藥……我也用不着對你說……”

聲音更響了，象兩列火車在車站上交叉開過一樣，響聲遠近都聽得見。工人從食堂和各個車間里跑出來了。從上面沒有用木箱堵起來的玻璃窗里，射進來一道白光，亮得跟熔化了的金屬一樣。“探照燈！他們用探照燈了！簡直跟在電影院里似的！……”幾百個人急急忙忙地朝敞廳上空的那幾個好象陽台似的樓梯口奔去。

“參謀部”分配的小隊都完成了任務。主要的武器——消防龍頭已經檢查過，水帶已經拉開，隨時可以向進攻者頭上噴水。所有的東西，不管是新的或是生鏽的，笨重的還是輕便的，都搬出來了。工廠變了樣，仿佛是一個正在搬家的倉庫。“工廠好象工地。是建設工地，還是拆除工地？……得等事後才能知道，”諾來倚着底層的樓梯口的扶手，象個哲學家似的想道。“不過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就是同伴們今天夜里都變了，他們靠自己的力量很快地成長起來了。穆列剛才接到一個電話：外面大概有六千警察……反正不管結果如何，他們經過這次戰鬥，一定有所改變，變得更堅強……對，更堅強了。”他轉過身來，注視着在外面的探照燈反射進來的微光下奔跑的人影；人影只有在遇到了比較強的光綫的時候，才能看清輪廓。高個子阿爾培一面奔跑，一面想道：“我們是消防隊員，我們現在在救火。”拉邁在他耳邊說：“好，我們好好地揍他們一頓。”拉邁的聲音沒有恐懼的意味，相反的却露出得意的口氣。

“混蛋！等着瞧吧。”

警察咆哮起來了。他們想給自己壯胆，或者想讓別人相信他們的人很多，再不然就是想証實他們已經走進這個陌生的城

堡了。“这些家伙倒不乱来，他们是一个一个钻进来的，”諾来这样想着。他决定不让攻击者接近，时间拖得越长越好。大铁门万无一失；这儿防守比较容易：敌人已经困在门和楼梯中间的地方。諾来悄悄地发布指示。警察大概退回去了，他们没有关上楼梯和楼梯口；保安队贴着门站着；木箱打不着他们了。米石尔在想，一九四八年，在巴德加来的矿工宿舍里恣意行凶的，是不是这些保安警察呢？他们会不会因为那许多妇女、儿童和从集中营回来的矿工们所流的鲜血，而良心受到责备呢？他想象着当时他们袭击矿场的铁栅门的情形；他们是用坦克车去攻打铁栅门的。这儿，小门的工事虽然筑得很好，其实只消一辆攻城车就能攻下来……再说，这些混蛋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使用过同一辆攻城车呢。米石尔想起有一个医生到工联俱乐部来对他们讲煤矿工人罢工的情形；那儿的工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红胡子”。医生说：“我一看见那些畜生向工人冲过去，就觉得仇恨填胸。”米石尔好象又听见了到鹤鹑山街来逮捕党中央常委雷蒙的纳粹分子的皮靴声音。雷蒙当场打倒了三个：两个没死的家伙把雷蒙的脸打成了肉酱。就在雷蒙事件以后，米石尔（他那年十七岁）到五颗钻石街杀死了一个德国鬼子。是的，现在他脑门上出汗，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恨。

他一面想着这些事情，一面开始往下扔铆钉。

铆钉落在钢盔上，好象一阵急骤的冰雹落在汽车顶上的声音。

“哎，他们开枪了，我受伤啦！”

手电筒照亮了手背上的一处轻微的伤痕。

许多看不见的工人的笑声又响起来了。

“怎么啦，你们还等什么？他们总不见得有远程炮吧！”一个

慣于发号施令的声音气愤地叫道。

这时，工厂外边有一个汽笛叫起来了，它压倒了汽車的声音、机器脚踏車的浦浦声、攻城車的撞击声和汽車的喇叭声。米石尔解釋說：“在空地对过，区政府的同志在号召居民来支援我們了。”遥远的汽笛声时高时低，一会儿压倒一切声音，一会儿又讓你听到它們，这个声音对米石尔來說，就是兄弟般的友誼，就是团結。尽管他咬紧了牙齿，还是在黑暗里笑了。

有一个伙伴——米石尔看不清楚是誰——不停地給他送彈药：鋤釘、发动机零件、装配好的齿輪。凡是他們每天用沾滿黑油的手很小心地使用的工具，凡是他們有时候討厌、可是通常总是怀着驕傲的心情、花了很多的时间制造出来的东西，現在都变成了自卫的彈药了。他們从木箱里取出他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东西，象雨点般的打在进攻的敌人头上。在彈丸的墜落声中，保安警察說話的声音也听不清楚了。

这当儿，紧挨着米石尔站着的若若用水龙头瞄准敌人。上面的楼梯口也出現了另外的水龙头。水射在进攻者的臉上、身上，一下子击中了所有的敌人，淋透了他們的衣服，使他們渾身发冷。水战胜了敌人。他們退却了。

諾来和他身旁的工人繼續用鋤釘和鉄軸轟击。

“冲上去！瓦斯彈！”保安队长吼道。

“我的水带破了……”一个尖細的声音呻吟說。

水龙头噴不出水了。只有几秒鐘的工夫，楼梯口就变成了水塘，走在上面的脚步声象抽水机似的嘩嘩响。若若向自来水龙头奔过去。催泪彈从蹲着的工人头上飞过，扑通一声落在水里，跟狗跳水似的，泥水四濺。气体从水里往外冒，嘩啪嘩啪响了几下，就不見了。

“干得好，若若！你想的这个办法真好，”諾来低声說。“通知別的樓梯口：讓他們各处都倒滿水，用水来扑灭催泪彈。”

其余的水龙头不停地发射“水彈”，打在鋼盔上的铆釘也乒乒乓乓的跟着助威。

在工厂对过，空地的另外一端，区政府的汽笛又跟着工厂的汽笛响起来了。

謀尼亚克到每一层楼巡視一遍，然后回到自己的战壕里；他从食堂的窗口里瞧見“牢騷家”讓·杜朋跟警察局长和戴松在一起。“你听見了沒有？他跟警察在一起，跟警察在一起！”拉迈想打听詳細的情形，他把下面这句话接連說了三次：“一个革命精神这么强的伙伴，”他叹了口气。“嘿！老弟，我以前以为他不过是喜欢发发牢騷，誰知道他是个奸細！……”

阿尔培和他那一伙人爬到最后一层楼的一个向外突起的平台上，这儿有点象阳台，不过沒有栏杆。他們坐在平台上，两条腿悬在空中。他們注視着一輛攻城車撞击着那扇用一輛五吨卡車堵起来的大門。

每一次进攻失败，保安警察就吓唬工人說要截断他們的四肢，要打得他們渾身出血，要絞死他們。而每一次威吓都受到了阿尔培和他的伙伴們的无法形容的嘲笑的回击。外面，在机器脚踏車的毕剝声和汽笛声的配合下，保安警察的側影好象电影镜头。每一幢房子的窗戶里都有灯光；人影在有灯光的窗戶移动；附近的居民都沒有睡觉。阿尔培知道亚未农来了。他想象着許多楼房里的居民都站在他們这一边。有亚未农在場，什么

都不用操心。进攻的敌人退却了；工人把后面的小門重新堵好。攻大門的机器脚踏車的浦浦声，攻城車的撞击声，探照灯圓圓的光圈。警察还在繼續他們的恐怖表演，耍弄他們的武力。尽管如此，第一次的冲鋒还是被打退了。連胆子最小的人也从这次胜利里汲取了新的力量。“工人階級經常取得一些胜利，也經常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他們时刻都不会忘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他們的。”諾来在什么地方看見过这句话。这是誰写的？是弗拉商写的嗎？

保安警察咒罵大木門，这道門的抵抗力特別强，簡直强到不可理解的程度，他們用繩索把木門拴好，象古代拉繹的船夫似的，哼唷哼唷地拉着。

“我們替他們唱《伏尔加船夫曲》吧？”罗哲的破碎的声音提議。

“如果他們进来，”阿尔培下了决心，“我們就把发动机朝他們臉上扔过去。”

經過了一刻鐘的努力，大木門就跟伐木工人伐倒的一棵樹一样，唳唳一声塌下来了。

“你不害怕嗎？”罗哲問。

“不見得吧……”

阿尔培的一身經過足球和田徑鍛煉的肌肉，頓時緊張起来，他抬起发动机；罗哲抬另外的一端。他們猛一使勁，把这个鉄刺猊对准下面的人群扔下去，这时下面的保安警察剛笨手笨脚地跨过卡車，正朝那扇通向全厂的边門奔去。罗哲和阿尔培的耳朵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比汽笛声还响亮的尖叫，这是憤怒、憎恨和咒罵的叫声。罗哲嘟囔着說：“这么一来，他們現在恐怕不敢打这儿进来了。”保安警察带着他們的伤兵撤退了。阿尔培和罗

哲知道他們冒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丧失自由的危險。

他們弯着身子打遮檐下走过，从一个开着的小天窗爬进了工厂，才发现他們离地至少十五公尺。他們虽然走远了，耳朵里还能听见跟汽笛声混合在一起的那一声尖叫。阿尔培想：“从我們这方面來說，我們把工厂从灾难里救出来了。”他无意中又想到了他的父亲，三九年，他在瓦尔特森林里的“莫名其妙的战争”^①的前綫上陣亡了：是的，他是一位工会干部……

从一个个天穹里，机器的另件接連不断地扔到保安警察的鋼盔、肩膀、戴着手套的手和机器脚踏車上面。一架探照灯上的玻璃碎成許多裂紋。

在工厂里面，工人麇集在各个門口和力量較弱的据点等待着，他們討論战术，議論第一次的成功，批評薄弱的环节。想不到突然有人罵了一声，打破了寂靜，接着是一片罵街的声音，再也靜不下来了。如果米石尔待在听得見罵声的地方，准会用有点做作的笑声回答：“冲呀，伙計們，这儿又没有魔鬼。”

在厂委会的小房間里，“指揮小組”的人員又聚在一起。說話的声音乱成一片：“他們有六千人……”“你以为我們能擋住他們？”“瞧着吧！”

“喂，怎么样，还有士气，不是嗎？虽说我們除了士气以外，什么也沒有，可是我們的士气高昂！”米石尔大声說。

这一回他很自然地笑了；这是“青联”里常說的笑話：我們有士气；我們除了这个以外，什么也沒有；可是我們的士气高昂……

他很激动，两頰通紅，两眼发光，棕色的鬚发被他的手指弄

① “莫名其妙的战争”，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法国与英国随即于三日对德宣战，第二次欧战爆发。但是在战争初期，法国并无实际军事行动，故称“莫名其妙的战争”。

得乱七八糟，渾身洋溢着生气，准备随时跳、跑、战斗，他的头脑和身体都很敏捷。这个小伙子好象一杯热腾腾的滤过的咖啡一样，使他們精神抖擞。穆列和拉迈平常总是怪他不应该太自信，可是今天也从他那張光芒四射的臉上汲取了力量。他們接着又匆忙地研究他們的計劃。

突然間，若若象一只猫似的一声不响跳进来。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潰軍似的鬧声震撼了工厂的鉄梁和磚瓦。

“同志們，这一下子完蛋了，‘馬奇諾防綫’垮了……”

保安警察从三扇門进来了，所有的楼梯上都听得見追逐的声音。被圍的工人爬上楼，躲在他們每天在里面工作八小时的这座建筑物的机器后面、仓库里、壁橱上和僻靜的地方。从最上面的阳台上扔下来的铆釘和机器另件更加猛烈了，象一陣奇怪的冰雹声。保安警察来势汹汹，他們冲断了工人拦路的繩索。电表已經毫无用处了。警察握着手电筒各处巡邏。他們用枪托打着、赶着在黑暗里抓来的工人往前走，可是每經過一个十字过道总有几个俘虏逃跑了。到了上边的食堂里，他們讓工人靠墙站成一行，鼻子对着墙壁，举起两只手。

“我見識过这种玩意儿，”一个瘦瘦的鍋爐工人說，“我在集中营里呆过。”

“逮捕总是这么回事，”另外一个声音回答，“总是那些跟从前一样的家伙，不过不用心急……”

枪托打在他們身上。

克洛德·阿里厄和十几个同伴打开一扇便門，穿上从更衣室里偷来的工作服和藍工装，爬过荆棘丛，匍匐着爬下溜滑的土埂，沿着鉄道一直奔到护路警的崗屋。护路警察起先吓唬他們要去喊救兵，可是后来就安靜下来了，他渾身打哆嗦，終于把盛

着咖啡的热水瓶递给他们。

达福、阿尔培、罗哲和若若躲在升降机頂上的一根鉄梁上。他們的火药用完了。一个噴嚏，或者是一声咳嗽，都能使他們被那些在楼梯上走上走下的警察发现。脚步声远了，他們就交头接耳地講話；脚步声一近，他們馬上就不吭气了。

他們辯論了很久。达福認為應該把他們三个人放在口袋里的党証撕毀（只有若若一个人沒入党）。达福怕搜出党証来，他們要受到加重的处分，而且党也有受到連累的危险：关于第二个理由，他再怎么也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論据。他說在一九四〇年他就是把党証燒掉的，他這張五〇年的党証是第六次領的。

“我呢，这是我的头一張党証，”阿尔培說，“可是我决不撕掉它。”

罗哲犹豫不决；达福坚持己見；阿尔培坚决不同意，他說：“依我看，党証是不可以撕的。”

阿尔培两腿夹紧升降机的鉄梁。他覺得他們應該有一点温暖快乐的气氛。党証的問題可能使他們彼此不痛快。两条腿慢慢地发麻了，胳膊也痠攣了，小便也急了。充滿危险的黑暗和敌人随时的出現，都会使他們面临着危险的局面，陷入四面被圍的战壕的絕境中去。他想了一陣子才輕輕地說：

“我們講講恋爱故事吧，最好的一个有奖。”

“你大概看了不少《妇女杂志》吧，”若若逗他說。

他們渾身抽動，因為他們不敢笑出声来。

“很好，講吧，”达福同意了。“不过我們有言在先，故事里一

定得有爱情。”

罗哲谈他的往事，他说：“飞机来轰炸的时候，野营里有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也是一位同志，也是冶金工人。他对我们讲他和娘儿们的故事；大伙儿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不过我向你们担保，这跟我们这儿的故事大不相同……”他把他那好象大发动机似的声音压低了，悄悄地说：“我一想起来，的确的，这并没有什么夸大的……”

他们大声笑起来了。铁梁好象在锯他们的大腿。他们摇晃着两条腿；保安警察的脚步声听不清楚了。阿尔培鼓起了勇气，开始讲了：

“今年夏天，我是在六月休假的。我一直到了南方才停下脚。路上很简单：我在意大利门搭一辆大卡车到了圣德田。忘了告诉你们，卡车司机是一位同志；他请我上圣德田的一个饭馆老板那儿去，这人也是个同志，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们，饭桌上摆的简直象一位名厨师做的参加烹饪比赛的菜。我接着又搭上一辆卡车去土伦：司机不是同志，我要他投和平一票，所以我就请他吃了一客大蒜鱼羹。我从那儿又乘长途汽车到华洛里：乡长也是一个同志。”

“可是你那时候还没入党，为什么却尽找党员呢？……”达福老爹问他。

“哎，你看你，我也有点儿见识，知道冶金工人在党员家里会比在有产者的家里更受欢迎。”

“你们想要一个扩音喇叭还是怎么的？”若若轻轻地說。……

这座建筑物里到处都是保安警察的脚步声和听不清楚的说话声。钢筋和水泥都震得微微颤动。阿尔培在考虑必要时撤退的途径……

“那么爱情呢？”达福小声儿說。

“有一位同志把他的脚踏車借給我。我一直騎到安梯布。我在陡峭的岩石中間发现一个插在海里的地角，海沫飞溅，銀星点点，象一个钻进金属里的钻头一样，噴吐着匏花和碎屑。在这个地角中央，有一道上面插滿了碎瓶渣的古墙。我翻过墙繼續往前走。看了这儿的景致才知道五彩电影和明信片上的画面不过是一些死的东西。蔚藍的小灣，桔紅色的岩石，赭色的峭壁，后面是两行山脉。远处，好象圓鏡子似的地方是山間的殘雪。再往前走，遍地是阳伞似的樅树，仙人掌，野生的无果树和丛生的蘆葦。有的植物我連名字也叫不出来。有的地方有一些好象枯萎的树，望上去都是一条条很长的东西，这是仙人掌一生中只开一次的花簇。仙人掌把它全部的精华都供到花上去，而自己却慢慢地枯萎了。有的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免不了丧失生命，你們沒有注意过嗎？生命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一个保安警察罵街的声音順着楼梯曲曲折折地傳到四个人的耳朵里。他們正在努力想象着那天堂似的地中海风光。阿尔培不說話了；他們等了一会儿。

若若喃喃地說：“我說，我們可不要听教人自杀的爱情，我們要的是教人生活下去的爱情。”

“馬上就要談到了。我的故事可沒有死亡，虽然，說句老实话，也沒有結局。我呢，我当时在那个地方，簡直跟做梦似的。海一会儿从樅树丛中向我眨眨眼睛，一会儿又显出它的細长的迷人的身段。我沿着山坡往上爬，看見一个小教堂，就跟舒蒙山上的教堂一样，你們見到过嗎？不过沒有那么摩登。小教堂里立着一个姑娘，弓形的大門象一只大鏡框，把她嵌在中央……”

“长得怎么样？”若若忙不迭地問。

阿尔培停了几秒钟，八只耳朵倾听着鞋底的声音。阿尔培斟酌每一个音节，说：

“是的……她长得……不错。”

他觉着自己没有描绘这个少女的本事，因为自己不能象描绘风景似的刻划她的形象，而觉得惭愧，他接着说：“——棕黄的直头发，明亮的眼睛，脸晒成金黄色。腰身小得能够从我截下来的一个铁圈里穿过去，就是说，圆圆的腰身……上身穿一件棉线衫，下面是一条打褶子的裙子……”

“嘻！你尽管说好了，反正你就是把她说成天仙美女；我们也不去复查。”

“别插嘴，”达福老爹说。“听人谈标致的姑娘，总比谈修道院的女院长有意思。”

“我呢，”阿尔培接下去，“我对她称赞那儿的风景。她对我说：‘我看出来，你这个人很古怪！’可是，她这句话可没难倒我。我对她解释说，我这个人有啥说啥，比方说，我觉得她挺可爱，我也就把这个意思当面说出来了。她回答我说她已经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话了；我接着就请她注意，要想显得淳朴，自然，就不该在缠腰上下功夫。我们两个人都笑了。我们一块儿散步。她对我讲的那些妙人妙事，笑得人直不起腰来。她对我说：‘从前在安的列斯群岛，那儿想必跟这儿差不多。大革命以前，在那儿的一个海岛上有一对从小就相爱的青年。有一天他们乘的船出事了。人家对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下流话，结果那个姑娘宁愿死，也不愿意在她的情人面前脱衣服，后来那个女孩子真的死了。’”

达福老爹跟一架受到蒸汽压力的火车头一样，“扑”的一声，笑得捧着肚子。其余的人笑得直往鼻子里吸气。

若若说：“我知道这个故事；这是《保尔和薇綺妮》^①的故事；

学校的老师把这本书送给我当作奖品；我早先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过书。”

“这就妙了，”阿尔培小声儿说。“那个姑娘也是从课堂里弄来的这本书。她问我记得那个故事怎么样。我回答她：‘很美，跟您一样美。’我们又笑了好一阵子……百合花和昆虫为爱情而死的故事，也是她讲给我听的……”

有人上楼来了，那个人轻轻地走着。脚步声在四个人的胸膛里回响着。突然他们下面有一个声音悄悄地，但是清晰地问：

“喂，朋友们，那边有人吗？”

四个人都张开了嘴。可是他们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们闹不清问话的人是誰。单凭从黑夜里发出来的低沉的声音，是没有办法辨别出来的。阿尔培低声说：

“小心点，小家伙！你没听见他们要上来了吗？”

那个人影又走进墙壁中间的黑暗里去了。一只手电筒的亮光扫过楼梯，围着吊在上面的四个人转了一圈。阿尔培想着：“我们简直象栖在横梁上的长尾八哥。”如果那个警察的手稍微弯过一点来，就能照着他们搭拉着的腿。每个人都是一只有十六个爪子、四个头、四颗心的大怪物的组成部份，那四颗心都为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愤怒而怦怦跳动着。这个大怪物对它瞧不清楚的敌人说：“千万别来抓我！”

那个警察的手腕突然间放下去了；灯光从他们穿着草鞋的脚和抓紧铁梁的手上一晃而过。

这一下，他们才松了一口气。阿尔培想：他再怎么也不会告诉他们他怎样在那个人间天堂上跟那个少女第一次接吻，以后

① (1737—1814)，法国作家伯纳丹·德·圣比埃尔的小说。

又怎样見面，怎样……

达福老爹說：“我想小便，实在憋不住啦。”

“去吧，看样子他們不在下面；要快，可不能有声音，明白了嗎？”罗哲同意了。

达福小便的时候，他們忍着不笑出声来。达福小便回来，要求阿尔培把故事講完。

“这个故事沒有結尾，”阿尔培叹了口气。他心里暗想：他們跟警察捉迷藏的时候，达福还想不想他的党証呢。“最后一天我們約好見面：我的車胎爆了，汽車又开走了。路上的汽車不肯停下来。总之，等我到了那里，她已經走了。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也不知道我姓什么：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在巴黎，光知道一个名字，哪儿去找啊。話虽如此，我在地下电車里和人群里也找过她几次……”

外面，天蒙蒙亮了，从毛玻璃窗里透进一綫灰白色的光。天一亮，他們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們的影子恐怕已經映在天花板上。危险的形势已經变了。现在不再是怎样消磨時間的問題，而是怎样去利用它。达福老爹在阿尔培耳边低声說：“总之，我們要保存党証，就这样。”警察大概正在工厂里巡查；升降机已經依稀可辨。阿尔培是体操能手，他一縱身，双脚搭住鉄杠，一跳就跳到楼梯上，这时才觉得渾身麻木。他和若若一起帮助其余的两个人跳下来。他們又跟侵犯者玩起“瞎子捉人”来了。他們是在一道門旁边被捕的，等到上了囚車，才发现雅克和米石尔也在車上。

中午，刚从警察局里放出来，雅克和米石尔就上工联俱乐部里去了。俱乐部里面和门口的人行道上都挤满了人，仿佛这儿是一个经常开大会的会场，或者一个秘密交易所。警察很机警地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五金工会发出通告说，那张象讣告似的贴在工厂门口的集体解雇通知是非法的，因为在招进来的时候合同是一个一个分开订的。

工会的通告在民主的报纸上公布了，工联俱乐部又用油印机印了几千份。每一个会员都来领一包通告，负责把这些通告分发给他附近的劳动者，并且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商人、邻居和过路的人听。散发通告的任务结束后，工会请全体被解雇的工人星期一早上照常去上工。“我们要把工厂夺回来，”他们微笑着说。

星期一，米石尔早上七点钟就骑着脚踏车出去了；同伴们已经从地下电车站，从各条街上陆续来了，比星期五晚上工厂的做厅里的人还多。他们顺着大道往坡上走：老远就看见工厂附近的高地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钢盔占据了。保安队已经占领了高地。

到了九点钟，大街两旁，两排房屋周围以及空地上，各处都是人山人海，当地的大学生、家庭主妇和居民围着厂里的工人，他们踱来踱去，还在那儿犹豫不决。这时候，一小群保安警察象楔子一样插进人群，迫使他们向白杨树和地下电车站退去。一想到一切还来得及补救，米石尔就振作起来了。他爬到沿街在白杨树旁边的栏杆上，看见一边是汪洋大海似的人头，另外的一边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钢盔。

人们聚拢来，挤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长方形，长方形在不断地扩大，因为还有不少人穿过空地向这边走来。雅克跑

过来高声叫着：“团结起来！大团结万岁！”妇女们停下来休息，跟俯在窗口上的女人打招呼。

空地变成军事演习场了。

接到了警察局的播音汽车的通知以后，无数面目可憎的保安警察就突然向这边涌来。“这些穿着丧服，满脸屠夫气的家伙，”米石尔想道。他们跑步前进。站成长方形的示威者紧密地靠在一起。几千人的身体好象突然间焊接成一个整体了。

保安警察大声吼着，但是听不清他们在叫些什么。

警棍打在头排人的身上：三个示威者倒下去了；人群马上窜上去保护他们，把他们扶起来，但是并没有溃散，也没有分开：人群仍旧是紧密的、巩固的，对着那些继续挥舞警棍的警察冲了过去。

从窗口倒下来的一桶又一桶的菜皮、垃圾和脏水浇在警察头上，倒完后，窗子马上又关了起来。警察毫不知耻地四散奔逃。

示威者的队伍恢复了秩序，一直集结在雅克的旗子周围。在雅克背后，若娜·奥坦一只手挽着丈夫的胳膊，另外一只手托着她的鼓得圆圆的肚子，向米石尔喊了一声：“敬礼！”米石尔象一条牧羊狗似的，在队伍两侧奔跑，让身体结实的人站在外面，保护长方形的两侧和底边。示威者的队伍一直涌到工厂前面，当中隔着黑钢盔的队伍。

保安警察猛然间向后撤，两翼向前弯成一个半圆形。

“大家站在一起，不要动！”雅克高声叫道。

“完啦。”米石尔看见警察包围最前面的一排人。但是因为警察的动作不够快，所以第一排的示威者中间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很快地退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了。他们又重新逃到空地上，石子又远远地朝那些戴钢盔、穿制服的人身上扔去，每一块石子都

打中了目标。雅克在挣扎着，他不愿意放弃他的旗子，一会儿把它当作标枪，一会儿又把它当作木棍。若娜·奥坦从比埃尔身旁被拉开了，三个保安警察围着她，比埃尔在努力抵抗，但是，有一个家伙一拳打在他眼睛上，打得他差点儿跌了一交。可是他还有力气用头对准那个警察的小肚子冲过去，那个家伙大叫一声，瘫在地上了。一个保安警察抓住比埃尔的两只脚脖子，另外的一个抓住他的两只手腕子，第三个就往他身上打。比埃尔还挣扎着用头和牙齿自卫。他发现自己被人扔在囚车里的铁皮凳子上，浑身是伤。他眼前象是有什么东西在旋转，转得他好象晕船似的。他迷迷糊糊地看见雅克坐在里面，旗子变成了破布片，摺在脚下。

“请你扶我站起来。”比埃尔呻吟着。

他站起来，把他复满了血痕的浮肿的面孔凑在囚车的小窗洞上。警察让若娜站在人行道上，不去管她了。她站在那里，捧着她的大肚子，脸上流露着不安和依恋的情绪。她注视比埃尔的那副神气，仿佛在说她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她没有哭。她举起右手，捏紧了拳头，刚叫了一声“敬礼！”就被警察逼着往后退。囚车开动了；比埃尔觉得他的脑袋里好象插进了几千枚针。雅克不理他，可是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对雅克说：

“他妈的！我以前多么浑啊，唉！我让她受的那份儿罪呀……难道说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对洛尔厂被解雇的工人们来说，每天早上都是一场斗争。他们有三三次想从几千名保安警察手里夺回工厂。第二天坦克车就

禁止人們走近那所建築物了。只有民主的報紙把洛尔与包席的罢工事件登在第一版上；其余的報紙都只字不提。有不少的企业用怠工支援他們。被解雇的工人推派代表团到国民議會、市政府、劳动部、議會主席团和共和国总统府請愿。

从工人占領工厂的那天夜里算起，五昼夜过去了。米石尔最后总算跟里沙和母亲共同度过了一个夜晚。他想象着吉蓓尔特怎样坐在这把椅子上，矮揉造作地吃东西。“你累啦，我的大儿子，你怎么愁眉苦臉的？”白里耶太太問。“甭操心，媽，很快就会好的。”

第四章

……鉄窗

母亲和儿子很晚才睡觉。米石尔一上床就睡着了。敲门的声音把他惊醒，他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是在厂里跟雅克在一起，还是在里沙身旁；他好象在做梦似地说：“你看，警察又来了……喂，雅克……”他睁开了眼睛。白里耶太太惊慌的声音在屏风后面叫道：“誰？”门敲得更响了。里沙跳下床；哥儿俩用同样的姿势穿上了裤子，大声问：“誰？”

“警察局……”

“啊！老天爷，他们居然到这儿来了！”

“用不着担心，媽，这是来找我的。”

米石尔責备自己对目前的形势估計不足。象閃电似的，他忽然想到用水澆警察的招待方法……一个常用的办法……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走过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警察：一个是小个儿，瘦子，满脸皺紋，另外的一个是高个子，一脸酒精痣，好象一条公牛。陪他们同来的是附近警察局的一个警察。

“白里耶·米石尔？”

保尔·维尔兰广场的警察認識米石尔，得意地说：

“你的拘票；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下子你可笑不出来了，政

客先生!”

“請您對我說‘您’，我可沒跟您在一起拿過警棍。”米石爾機械地說。他接着又說：“拘票能給我看看嗎？”弄得那個警察狼狽不堪，只好把拘票給他。米石爾慢慢地念着。

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們各方面都安排好了。

“把您這張臭紙拿去吧……”

“對了……侮辱警員……難道破壞軍隊士氣的罪狀對你還不夠嗎？”

米石爾象出門前尋找不知放在哪兒的鑰匙一樣，想找出他們到底抓住了什麼合法的借口。他沒有找到。

“我再對您說一遍，我要求您對我說‘您’，這是我的權利，”他又說。“一點也不能讓步，不能讓他們要怎樣就怎樣，”他這樣想着。

“現在請問諜先生收拾行李吧……你是要人對你用這種口氣說話嗎？”

白里耶太太穿着一件黑白格子的舊長袍，從屏風後面出來，頭髮順着臉上的皺紋披散下來，就跟剛淋過大雨似的。她說：

“兩位先生，讓他喝一杯咖啡再走好嗎？這孩子已經累了，不是嗎……你們要不要喝一小杯？”

米石爾生氣了：

“你難道還要請警察喝酒嗎？”

……他走進廚房，他的母親在那兒輕輕地啜泣，她說：

“你不恨我對他們說那句話吧，我的大兒子？我是想讓他們准你吃早飯呀。”

他緊緊地抱着她，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和泪流滿面的雙頰，說：

“我不怨你，媽，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这样做，是的，不該这样做，你不会請納粹分子吃东西的，不是嗎？”

“米石尔，你会遭到什么灾难啊，多么不幸！主啊！多么不幸啊……”

她跟着他們下来。米石尔用电报式的句子輕輕地嘱咐他的弟弟。

母亲穿着睡衣和拖鞋站在大門口，人类的尊严全部丧失了，她在米石尔身后揮着哭湿了的手帕，警察在楼梯轉角上就給他戴上手铐。她忍不住一面說話，一面哭，她的声音好象变成了呼号：

“难道这也叫做法律……十七岁就参加敌后地下軍；这也叫做法律……总是跟我們过不去……”

邻居們正要开始工作：乳酪店和面包店的女掌柜剛打开店門，她們站在大門口兩旁說：“嗨！奇怪，他們現在連罢工的工人也要抓了？真是新鮮事儿，不是嗎，我們还没見識过。”对門卖水果和雜貨的女人，头上包了一块头巾，在下巴底下打了一个結，她搬出桔子箱，叹了口气，聳了聳肩膀，接着就唧唧噥噥地发起牢騷来。在对过的人行道上卖紙的女人，由于带卖日报的关系早已起床了，她穿过街心，来到白里耶太太跟前，說：“不要臉，他們太不要臉了。”

一个不認識的鉛匠，輕輕地拍着自己的背包，从面包店里走了出来；他跟着被警察夾在中間的米石尔走着，低声唱：

我們替我們的兄弟
鋸开了鐵窗。

米石尔又想起了他們在香榭丽舍唱《馬賽曲》的奇怪的队伍。初春早晨那种欲暖犹寒的气息使得他精神一振；他輕輕地吸着空气，辨別它的味道……象这样的春天也許是最后一次了……“他們連两句客套話也沒对媽媽說：您不要害怕，不过是傳他去作証……他們很自信，这些下流东西。”米石尔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拘留所里的空气令人作嘔：三个剛剛放走的醉鬼吐得各处都是。米石尔不許自己打瞌睡，也不許自己有任何妄想。他象一位軍官似的，严肃地思考自己的事情：“厂里的同志，里沙会通知他們：好。支委会也会得到通知：好。人民后援会也是如此。他要指定柏納担任辯护……可是他們到底制造了什么借口呢？”

警察局长很快地驗明被告的身份，他說他什么也不知道。九点鐘光景，一輛囚車載着它唯一的犯人，顛簸着穿过一条条大街：“您的出差汽車不中用了。”押犯人的警察讓他隔着有鉄柵的窗洞往外看。

到了叟塞街。^①米石尔两只手腕被手铐铐得通紅，在一个弥漫着尘土、锯末和汗气的过道里，等了一个鐘头。不少的人从那儿走过。他想区别一下哪些是警務人員，哪些是來訪的客人；很显然，公務員十分羨慕美国官員的气派：厚底皮鞋，毡帽压在

① 法国内政部所在地。

眼睛上，軋別丁制服，價錢很貴的手套。來訪的客人也很羨慕他們。兩個穿便衣的職員模樣的漢子，領他到一間美好窗板的辦公室，里面有三盞聚光燈，燈光集中在一張空椅子上，米石爾站在中央。“文戲上場了，下面還有武戲呢。”他有一點惡心。他振作了一下，把自己的權利又想了一遍：“除了跟自己的身份有關的事以外，什麼也不要說。”從警察局里釋放出來的戰士們教他的這個簡單的策略，使他又鼓起了勇氣。

“您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裏，出生日期和地點，職業和職別。”一個年輕人的尖銳的聲音問。

米石爾看見陰影里有一張胡子刮得光光的臉，兩邊的太陽穴呈棕黃色，接着又看見一只戴兩個沉重的大寶石戒指的手。一切都跟同志們談過的一模一樣；他不再感到驚慌失措了。剛才兩隻膝蓋不爭氣，軟弱無力，牙床骨也不住地打哆嗦，費了很大的力氣也掩蓋不住，可是現在已經好得多了。

“白里耶·米石爾，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巴黎第十三區生。洛爾與包席飛機發動機製造廠的鉗床工人……”

“您認識保爾·拉適嗎？”

雖然那只戴戒指的手做了一個請坐的手勢，米石爾還是站在那三盞聚光燈集中的椅子旁邊。他又想了幾秒鐘，“拉適是誰？”這個名字使他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不過已經記不清是什麼事了……保爾·拉適……他實在想不起來了，因為他近來斷斷續續地接觸過形形色色的人物，經歷過各式各樣的場面，十晝夜不停地鬥爭和無法克服的疲倦，弄得他的記憶力衰退了……他在生自己的氣，他越生氣，越不能夠跟着“拉適”這兩個音節提供的迂迴曲折的線索想下去。

“我沒有別的話對您說；我要求我的辯護人柏納·舍弗到

这儿来。”

“哈！您的功課倒准备得很好，这是别人教您背的吧？”戴戒指的人挖苦他说，接着又补充一句：

“我劝您还是坐下，您要在这儿待一阵子呢。”

米石尔认为把仅有的一点力气消耗掉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就坐下了。他忽然想起了吉蓓尔特的“巴奚口音”，那种口音简直象一位年轻的公主受到生活的挫折时的失意的声音：“千万要擦干净……那个顾客会怎么想呢？”什么关系？什么顾客？……保尔·拉适……对了。

米石尔定下心来了，他想开个玩笑，可是找不到材料。那人继续问他：

“请听我说，我今天上午很忙。我想，您待在这儿也不见得高兴。告诉我您当时是怎样煽动他逃走的：他已经当场被捕；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米石尔欠起身来，伸出两条胳膊说：“我煽动别人逃走？”接着就闭上嘴，重新坐下，他在想：“在这儿打哈哈比跟老板打交道严重得多。”他竭力去想别的事情。他从容不迫地想一般的问题。他们在工厂里大概正在谈论他被捕的事情。今天恰巧是三个工会联合起来推派代表，重新跟厂方开始谈判的日子……也许议员今天也在议会里提出了质询。米石尔连今天的报也没有看到。他很想知道那桩贪污的丑事最近发展的情况。把法国军人的生命卖了几百万法郎的将军们，今天早上还躺在他们的床上。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却要他来承担。突然间，米石尔忿忿地想：“我的天！我们是多么有道理啊！”

“我在等您，白里耶·米石尔，我有耐心，不过有限度……”

米石尔注视着手铐在他的皮肤上留下的那道红印。

戴戒指的人站起来，說：

“怎么說，这个保尔·拉适，您也許不認識吧？啊？您的保尔同志，您从来沒有見過？这个人也許根本不存在吧？”

米石尔一直低着眼睛，怕在灼人的光亮下淌眼泪。在那个漫长的斗争的夜晚，跟这几差不多的探照灯的灯光曾經从工厂的玻璃窗里射进来，追逐他們；若娜說他們是在跟光綫捉迷藏。毫無疑問，强烈的灯光是制造恐怖的最新穎的手段；所以他們各处都安上探照灯或者聚光灯。那人靠近米石尔站着；灯光照亮了他臉上的两个坑坑洼洼的鼻孔。“臉上的麻子真不少！”这个发现使米石尔定下心来，敌人也不显得那么威风了。那两个穿便衣的人一直沒有离开那間屋子，他們在光圈的邊緣上出現了。“時間久了，演員的眼睛一定会感到很难受。”米石尔又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我現在就是一个演員：一个被人控告的无辜者，一个奇怪的主角，不过要注意，演大团圓的电影的时代已經过去了……”

三个人走过来抓住他。

“怎么样，拿定主意了嗎？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您放明白点……”

一片寂靜。米石尔的腰杆挺起来了，他想反駁他：“我并不奇怪，坚韧是共产党人的美德，所以您的耐心自然……”接着就想到他如果把这句话說出来，这个家伙会有怎样的表情。想到这里，在聚光灯的灯光下，他的嘴角上露出一絲微笑。他事后想起，就是那一笑才害得他第一次挨了戴戒指的人的一頓打。宝石戒指的斜角很鋒利，把米石尔的嘴角划开了：很疼。那两个便衣警察按住他的肩膀。那只手打了他三个耳括子，可是因为戴着戒指，仿佛是被金属鞭子抽了三下。“坏蛋，坏蛋……我决不能回答……坏蛋……下流胚！……”他咬紧牙关，压制着要呕吐

的感觉，現在顧不上想別的事情了，他只想着這句話：“打吧，下流胚！”

“讓他涼快涼快吧，”拷打专家用名厨师支使助手的声音說。他看着米石尔臉上淌血，既不恨，也不气，就警告說：

“我通知你，这不过是飯前的开胃酒。”

米石尔一直低着眼睛，尽力使自己的面部保持平靜，不讓自己打哆嗦。

“走！”两个警察挟着他的胳膊窩說。

他站起来，掙脫他們的手，嘴唇比两条腿和脊梁痛得还好一些。他强制自己不去看劊子手和那两个帮凶。他掉过臉去，背对着灯光，要嘔吐的感觉更加厉害了。他使劲吸了一口气，这才平靜下来。

亲切而又柔和的阳光射进了过道。米石尔被人推进一个狭小的屋子里，里面有两个沒有戴手铐的犯人呆笨地坐着。他們驟然間失去了自由，还没有习惯新环境，觉着以前的习惯在这儿既不合适，又跟警察和監獄規則不相容。

爬山也不会这么吃力……米石尔弄得筋疲力尽，坐在一条板凳的一端，对穿制服的看守說：

“喂！我想掏我口袋里的手絹，我臉上还淌血哩。”

看守聳了一下肩膀，說：

“我沒有您的鑰匙。”

看守的回答使米石尔覺得輕松了一些。

“瞧，我如今变成保險箱啦。”

看守走过来，带着一副职业性的冷淡神气，从犯人的褲袋里取出手絹，替他擦擦伤口。米石尔說：

“首飾店居然有这种奇怪的鋤刀……真想不到戒指还能代

替禁止使用的武器。”

“您是个冶金工人吧？”看守狡猾地說。“一看就知道了。他們干嗎把您抓來？”

米石尔誠懇地回答：“要是我知道那就好办了。”

看守聳聳肩膀走了，一面走，一面說：

“你們都是这么說：要是光听你們一面之詞，我就要看破紅尘，到苦修院去当打杂儿的修士去了。”米石尔怀着佩服的心情想：“他們口齿倒灵利，話可說得够俏皮的。”

時間在慢慢地逝去，象永远也过不完似的。那两个犯人正在談他們自己的事情。可是今天米石尔約束自己对任何人都要有戒心，在警察局的班房里，不管說什么話都是不明智的。跟社会进行斗争，等进了監獄就轉入了尖銳的公开斗争的阶段，不容許你逃避了。“戴松和警察演的是同样的角色：他拥护現存的社会，反对我們，不过他自己不知道罢了。”米石尔因为发现了这个道理，頗为得意，因而也就能夠消除使他在不知不覺間意志消沉的苦惱。“那个非常的夜晚，要是我跟吉蓓尔特在一起，我今天也許不会待在这儿了，我們也許不会分开了……”他接着又推翻了自己的意見。即使那天晚上他跟吉蓓尔特在一起，拉适还是可以找到他的，跟吉蓓尔特也可以发生另外的誤会：她还没有准备好，这才是唯一的原因……

看守給他們送来一些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三明治，要他們付一百法郎。下午，米石尔被帶到一間窗板大开的办公室，里面連聚光灯的影子也沒有。戴戒指的人坐在一張写字台后面，桌上摆滿了档案夹和放文件的鉄絲籃子；跟部里任何一个編輯的办公桌没有什么两样。

“您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出生日期和地点，职业

和职别。”

米石尔觉得很奇怪，他抬起头来说：

“今天上午我已经把我的身份告诉您了。”

这一次他才正目注视戴戒指的人。两个坑坑洼洼的鼻孔下面的那张软绵绵的嘴巴张开了，他脖子上的那颗脑袋稍微向后缩了一下：

“告诉我？您大概弄错了吧。”

“不，我有记号……”

那人把戴戒指的手缩到桌子下面。

“我明白了，”他带着一个只有护士才有的那种和蔼的笑容说，“所有这一切……被捕啦，解到这儿来啦，各种手续啦，人就难免有点儿迷糊。您那一区的警察局长大概已经审问过您了吧？”

“我已经在这座房子里被您审问过了……”

“这个玩笑可不小，”米石尔想道。他想弄清楚一会儿打耳括子，一会儿问口供的原因。这是他们的世界，老板们的世界，虚伪的世界。吉蓓尔特又回到这个世界里去了；她不应该再待在他心里，不应该再蹲在他心里最温柔的角落。她已经消失在一所已经裂了缝的大建筑物里了，那儿，被黄金的重量压得连手指也不能动弹的人，在谈论工人如何阴险，如何胆大妄为……对一个影子下一道禁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虽然没有许可，照样可以回来。

敌人打破了寂静。

“说正经的吧，我们可不是在看热闹……”

他们并不敏感；其实他们哪儿用得着什么敏感。要么是你胸有成竹，他们的试探失败了，为了挽回面子就必须再从头做

起，要么是你倒下去了，那么他们就請你在摆滿了“飯前的开胃酒”的桌子面前坐下。計策虽說下流，可是也煞費心机：簡直可以得到雷平奖金，^① 可以与利用物体自身的压力站起来的哥倫布蛋媲美。米石尔心里很明白自己絕对不会屈服，他对自己提出一个問題：“干脆拒絕这套把戏呢，还是讓他搞下去？”戴戒指的人却决定了一个方向：

“我預先声明，您只要回答您的身份問題就够了。其他的事情，您有权利請求您的律師到場。不过为了您个人的利益，为了使訴訟赶快进行，我劝您現在对我談談事实經過……”

“談談事实經過……”这句话簡直象是一个奉公守法、正直、和藹、近乎聰明的人說的。

敌人也明白米石尔反正就是那一号子人。戴戒指的人只希望能抓住他的漏洞。希望侥幸地抓住史拉儿·戴松叫做“人情味”的弱点。伐果医生有一天到工联俱乐部去看看是不是有人生病，他的責任感把他推进他不肯承認的階級斗争中去。他那天說：“白里耶，有一件事你們共产党人太容易忘記了，那就是：人的肉体是軟弱的。”

米石尔得意地回答他：“并不那么軟弱，医生。三千工人当中有一千五百人跟我們一起留了下来，另外又有五百人从那天起跟我們站在一起；他們并不都是共产党员，有的人甚至沒有加入工会。”米石尔一想到“飯前的开胃酒”既沒有証据，又沒有証人，他胳膊上的每一根肌肉都感觉到一陣沉痛。他揚起头，又把他的身份說了一遍。他盯住警官的鼻孔，那人連忙轉过头去摸

① 雷平，法国官吏，一九〇一年創辦雷平奖金，每年举行一次小制造商的发明展覽会，发給奖金和奖章。

鼻涕。“你的側影象希腊的牧羊人。”吉蓓尔特有一天这样对他說过。他再一次禁止自己去想吉蓓尔特，脚踏实地地回到现实里来，活潑、輕松、敏捷……

……他的錢夹里只剩下工厂的工作証、一張一千法郎的鈔票和吉蓓尔特的照片。

“您的罪名是煽动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①的會員(米石尔想：这个蠢貨还不知道这个名称已經不存在了)、軍人保尔·拉适开小差，把破坏軍队士气的各种顛复性的报纸和傳单交給他，并且交給他煽动兵士不服从軍紀的任务。这些活动触犯了危害国家对外安全的条款，属于軍法范围，应交軍事法庭审理……”

“是这样的嗎，先生？”偵探小說和电影里的間諜鏡頭从米石尔的脑海里一閃而过。他不加思索地問道：

“誰是軍事法庭的庭长？勒凡尔將軍还是馬斯特將軍？”②

警官沒有立刻回答，他在琢磨這句話的意思，过了一会儿才吃了一惊，怒气冲冲地說：

“我沒有請您背《人道报》，我只問您愿意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要当着我的辯护人柏納·舍弗律師的面回答。”

“隨您的便，这是您活該。您欢喜把案子拖下去……我們本來也許可以象男子汉似的把事情弄明白。所有这一切說不定只是一个誤会。对了，不久以前我跟一个知識分子打过交道，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我們一同討論了爱国主义；他把他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講給我听，他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使我学到了不少

① 一九四五年，原来的法兰西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和各个青年抵抗战士組織合并，成立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

② 两人与上文提到的食污案有关。

的东西。”

“他用的釣絲有点嫌粗了，”米石尔不住地对自己这样說。对方接着談下去：

“說到頭來，您是个誠實的法國工人，是呀，毫無疑問，既不是外國人，又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別的什麼人……在您的周圍過份流行的那種宣傳和共產黨領導人專為迷惑工人的謊話，大概把您糊弄住了，可是那些共產黨人却受到議員權利的保護，什麼危險也沒有……”

米石尔想：“那麼一九四〇年的那場官司怎麼說呢？還有我們被德國人殺害的人，瑟瑪爾、^①譚布、^②貝利^③呢？”他壓制自己不去反駁他，極力不讓自己露出吃驚的神氣。

“我也了解，法國的共產主義宣傳能夠迷住我們這兒的青年冶金工人，是呀，為什麼不呢？因為他看不見敵人在從中取利。”（“什麼敵人？他以為現在已經是戰爭時期還是怎麼的？……啊！沒有什麼好抱怨的，這比上午的‘飯前的開胃酒’已經好得多了。”）

“我懂得您的邏輯，您應該注意……我們已經有過工人出身的部長，的確，甚至在第三共和國時期就有了。我很清楚您的邏輯，是呀。您不知道鼓動您的那些人的目的，結果害得您背上了進行間諜活動的罪名。年輕人，政治這個玩意兒，就象一個塗了肥皂的斜坡。一九三六年，我也跟您一樣，跟着一面紅旗前進，

① 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法國鐵路員工聯盟總書記，於一九四一年被德國人殺害。

② 法國冶金工人，共產黨員，工會工作者，一九四一年被德國人殺害。

③ 法共《人道報》政治欄編輯。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瓦萊里安被德國人殺害。

高叫：‘人民陣綫万岁！’是呀。說近的吧，解放的時候，我在省政府工作，解放以前不久我還參加過抵抗運動的組織，我們那個組織叫‘保呂斯支隊’，您聽說過嗎？我們也有人被關進政治犯集中營。我的弟弟在情報局做過事……您看，實際上我們還是站在一邊的人呢，我們都反對獨裁者：希特勒、斯大林以及所有這一類的人物。我知道什麼叫做地下活動，這是一場大冒險。請相信我，我一想到象您這樣年紀輕輕……”

“他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嘮叨呢？”……警官越說越帶勁。他每一次說“是呀”，就輕輕地拍一下他的麻鼻子。

米石爾從來沒想過一個警察的腦子在想些什麼。他又覺得自己好象在兩排來勢凶猛的警察中間的一條木板上散步。一排是看得見的警察，他們揮舞着警棍，用強烈的燈光照你，用巴掌打得你臉上出血；另外的一排則是他們的工具。有的工具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他們自己知道：象拉適或者“牢騷家”，當然還有許多別的人……此外，還有一些人不知道自己做了他們的工具，可是他們所起的作用却是人所共知的：象戴松、大經理都屬於這一類……但是，為了這樣一個和平，一個充滿了敵意的世界的和平，我們還必須鬥爭，因為，這種和平雖然動蕩不定，還有成長與壯大的希望。

米石爾現在就是在打仗。他想到了他特別喜歡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名倒很古怪，因為那本書里既沒有談鋼鐵，也沒有談冶金工人；不過，據說“斯大林”在俄文里的意思是“鋼鐵”……這就說明一切了。雖說他對詩歌的記憶力極差，然而這本書里有一段文字他却能只字不差地背出來。“……用個別的鬥爭方式，你是絲毫也不能改變現狀的。舊社會應當完全推翻。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些勇敢的，能作無情鬥爭的

兄弟……”下面他就記不清了。對他自己來說，下面接着的應該是若娜從一位摩洛哥的老同志那兒學來的歌子：

他死了，我們的朋友列寧，
但是他的名字却永垂不朽。

米石爾在想這支歌的調子……

警官不言語了。他在等候米石爾的回答。

米石爾又說了一遍：

“我要當着我的辯護人柏納·舍弗律師的面回答……”

那是一個蔚藍色的夜晚。米石爾從囚車的窗洞里認出殘廢軍人院門前的幽靜的廣場。過了沒有好久，車子就駛進一個院子。犯人登記的手續很麻煩，不過兩隻手又得到了自由。過道里飄蕩着小便、消毒藥水和燒焦了的湯味。冬天遺留下來的寒冷，隨着外面溫暖的夜色，從舍舍一米底監獄蒙着一層厚厚的污垢和長了霉醜的牆壁里散發出來。看守是個年輕的小伙子，他對自己整潔的制服、一串很重要的鑰匙和他的沉重的步伐，覺得很驕傲，他慢騰騰地打開一扇上面啣了一個窗洞的門，把米石爾推進去，諷刺地行了個禮，走了。

“男爵，這就是你的宮堡。”

“請您對我說‘您’。我是政治犯。”

“喂！不要在這兒耍滑頭。說真的，不要耍滑頭……他簡直拿我當個看門的啦。”

剛进去，米石尔什么也看不见；他想到他从今天早上开始，学会了两句象吉蓓尔特說的“口头禱”：“我要当着我的律师的面回答”和“請您对我說‘您’”。

鑰匙轉了两下，就把十字街口、苏醒的树木以及生活在善良的人中間尝到的那种快乐，都一古脑儿鎖在身后了。現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斗争方式，这个斗争方式現在就得动手学起来。他把最后的一点快乐都寄托在看守用来开牢門的那把鑰匙上了。他跟工厂完全隔絕了。鵝鶉山街的家現在只剩下了母亲的忧伤、莽撞的里沙的孝順和他自己的怀念。至于吉蓓尔特……

“喂！可怜的朋友，我也是出于不得已呀！”

說話的是拉适。米石尔永远不会被单独地囚禁的；那个戴戒指的家伙早把他估量透了，决不会讓他有喘息的时间。每一分鐘都掌握在敌人手里：不管他睡覺也好，痛苦也好，掙扎也好，反正逃不过敌人的眼睛。以前有一天在夜里一点鐘的时候，他一个人作了一个决定，可是拉福兰說他：“你跑得太快了。”拉福兰錯了，在米石尔談各車間里背后的議論的时候，他不該說这种話。但是另外一天晚上，米石尔因为自己的演說說服了他的听众，打动了少女的心，而暗自得意的时候，却把心里的話掏給一个几乎陌生的人，一个几乎是可疑的人了……在战争时期，一个不謹慎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恨透了。他恨起拉适来了，他覺得他比安罗耶他們、戴松、管理处和政府加在一起还要可恨，因为他原来跟米石尔属于同一个阶级，出生在受剝削的阶级，可是却想利用詭計，跟他的母亲从垃圾里寻找財富一样，用攫取那些腦滿腸肥的人的殘肴剩飯的办法，一个人摆脱貧困。这是一个叫花子的灵魂。为了学习識字而艰苦奋斗过的拉适尚且

从“勇敢的兄弟們”中間溜掉，又怎样能責备吉蓓尔特沒有放弃自己的階級，轉到这边来呢？

米石尔恨不得用現在已經獲得自由的拳头，把这个变节的家伙狠狠地揍一頓。他想打他的头。这个家伙头靠着牆坐在那里，乱蓬蓬的头发还在发亮。“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肉酱，孬种，我要打得你非住医院不可，然后再把你交給那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猛然間，一陣莫名其妙的疲倦，弄得米石尔衰弱无力。他觉得支持他站起来的血、骨髓、骨头以及全身的结构，一下子全从汗毛孔里溜走了。他張大了瞳孔，面前一片烏黑。他看見一張木板床，連忙往上一躺，努力調勻呼吸，咬紧嘴唇，把压不住的哭声咽回去，悄悄地流泪。

拉适咕嚕了一陣，后来就不吭气了。

米石尔被捕以后的第三天，柏納·舍弗才得到跟他的當事人見面的权利。

用巴特里斯·安罗耶的話來說，他的表亲柏納象乔托①时期意大利南部的木刻圣象。这种“狂热状态”在古董家眼里簡直是誤入歧途的才子。培薩依的老舍弗委先生，保皇党，万代省的参議員，上届选举时因为农民“向左轉”（他們本来投天主教社会党的票）而落了选。他把他的儿子送到天主教办的学校里做寄宿生。柏納还没有参加高中会考，就講起被称为“法国的救星”的

① 意大利名画家。

大元帅^①的坏話来了。他从神父那儿逃出来，逃到巴黎。他的姑母，也是他的教母，罗浮艺专的講師，一时心軟，把他偷偷地收留下来。多少年来，她一直在等待一件傳奇的意外事件，可是直到現在还没有等到……她已經五十多岁了，柏納的到来，又使她想起了过去的秘密、流产以及因为爱情得不到应有的报答而受到的痛苦。一九四三年，大学里的同学攬掇柏納加入抵抗运动。他很快便参加了一个武装的組織，曾經在宵禁以后在圣罗士教堂后面打死一个納粹分子。巴黎解放了，他参加了解放他的故乡拉洛塞尔的队伍；他从那个“袋形地带”回来时受了伤，并且变成了共产党员。

在抵抗运动期間成长起来的青年律师中間，柏納的激昂而富于情感的演說是出了名的，他的演說有时候連他自己也大为感动。他保留他那个省份所特有的庄严的語言，此外又加上一种跟他的同行完全不同的語言。他收到的效果并不完全是无意中得到的。他雄心勃勃，埋怨他的法学学得太草率了，梦想着一方面繼續保护所有被新兴的法西斯主义拖上法庭的抵抗运动人員，一方面变成大法学家，希望在制訂新法学的工作方面有所貢獻。跟他的阶层的青年人比一比，他对自己还覺得滿意，可是工人战士朴实的自我牺牲精神却时常使他覺得慚愧。听说白里耶被人控告以后，他的憤怒，跟他因为做洛尔与包席的一位罢工工人的辯护人而引起的驕傲心情，交織在一起。

他在青联召开的會議上时常碰見白里耶。有一回在苏联文学討論会上，他遇見他的表妹吉蓓尔特（他虽然跟她不熟，却断定她是个面貌可愛、但是言語无味的小姐，因为他那些表妹都是

① 指貝当。

这一种人)居然跟白里耶在一起,奇怪得不得了。

他用諷刺的口吻說:“我想,要是我遇見了您的父亲,最好还是不談……”

因为一个家族的两个成員居然在这儿見了面,他們笑起来了。

柏納剛走进狭长的会客室,米石尔就从另外一扇門进来,两个人是跟鐘表的机件一样同时出現的。他們握了握手。

“你想象不到你的同志們为了你的案子鬧得多么厉害,”律師說。他从非洲人手工縫制的鱷魚皮皮包(这是他的当事人,坐班房的非洲人,送給他的礼物)里取出一封信。

“你看完信我們再談吧。”

柏納一看见“小公牛”面色蒼白,突然瘦了許多,不禁吃了一惊。这是厂里最近几个星期的騷动和保尔·拉适給予他的时时刻刻不停的精神折磨,在这几天內造成的。米石尔先看了一眼那三張都是用正楷签滿了名的紙。名单一开头就是奥坦·若娜、F31車間鐵床工人、总工会。在拉迈·方苏阿下面也写着“总工会”这几个字。謀尼亚克·乔治下面写着米石尔第一次見到的“共产党员”四个字,他高兴得叫起来了:“啊!太美了!”他接着看信:

亲爱的白里耶同志,听到了你的被捕和被捕的原因,怒火涌上了我們的心头。从你进厂那天起,你天天跟我們在一起斗争,你走遍每一个車間,停在每一架机器面前,問同志們請求什么,需要什么。尽管你年紀輕輕,我們已經把你当作一位领导同志看待。为了我們的斗争,你牺牲了你全部的空閑時間,有时甚至連吃飯和睡眠的時間也牺牲了。在反对解雇工人的战斗中,在警察进攻工厂,我們进行抵抗的时候,你的表現說明你是我們中間的一个最优秀、最有远見的同 志。你

的共产主义思想，我們并不完全贊成，因為我們中間有的是天主教徒，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會員和无党无派的工人。但是誰也不贊成战争，所以誰也不愿意看見我們的战士到越南去送命。我們知道，你不可能象老板硬叫我們相信的那樣，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我們知道你不过是想讓被征入伍的青年認識真理。我們和你團結在一起。我們認為，你是在为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受苦受难，而这个事业也正是我們的事業。把你从監獄里救出来是我們每一个人的責任，你的被捕正說明我們的和平与正义的事业使战争販子害怕到什么程度。你放心好了，我們要把我們的意志告訴所有的人。我們相信法国所有的正直的人都会分担我們的憤怒。我們以兄弟般的友誼緊緊握你的手，感謝你替我們作出了榜樣，并且告訴你：“拿出勇氣来吧，同志，你回到我們中間來的日子已經为期不远了。”

洛尔与包席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的罢工工人。

米石尔把信又念了一遍。

每一句話都打入他的心坎。六天以來，拉适、看守，特別是他對自己的責備，使他陷進了一個忧伤和煩惱的深淵。信上的每一句話，都使他从深淵里上升一步。

“怎么样？好点了吧？”

“好点了。”

六天以來米石尔臉上還是第一次露出笑容。他小聲地背着那句話：“勇敢的，能作无情斗争的兄弟。”柏納不知道這句話的出處，覺得他的當事人的才學很好，米石尔深深吸了一口氣，帶着彷彿在寒風里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剛喝了一大口燒酒似的神氣，說：“啊！太美了，太美了！”……他們面對面坐下。

米石尔從新兵會議開始講起。在講到拉适以前，他插一句說：

“还有，关于那次會議的情形，你可以叫吉蓓尔特講給你听听。”

“吉蓓尔特？”

柏納在工会干部中間想来想去，沒有找到一个叫吉蓓尔特的女同志。

“你的表妹吉蓓尔特……”

在說这个名字的时候，米石尔圓潤的嘴巴显得很柔和。在这些悶人的日子，除了一只眼睛貼在門洞上，或者听拉适的花言巧語以外，无事可作。一觉醒来，睡意朦朧，思想失去警覺的时候，吉蓓尔特的黑眼睛，黑头发，灵活而温暖的身体就乘虛而入，又浮現在他眼前了。

“那次新兵會議，我的表妹吉蓓尔特也去了嗎？”

剎那間，柏納臉上露出了希奇和不相信的神气，他几乎想放声大笑。不过他保持律师在接見室里的尊严，沒有笑出声来。

柏納打量着这个冶金工人，說：

“她是为誰去的，是为你嗎？”

“是的……”

“你这个人真了不起，”他称贊說，仿佛米石尔剛剛演完一套魔术节目似的，“巴特里斯·安罗耶的女儿！……真了不起！我告訴你，在她那个圈子里的人們眼里，这件事簡直象原子爆炸……”

米石尔勉强地笑了一笑，說：

“不見得吧……不过別談这个了，吉蓓尔特会告訴你，我当时多么不想去看拉适……”

他叙述他和拉适的談話，以及怎样印傳单，并且还模仿拉适說話的声調和表情。柏納津津有味地听着。米石尔把那天夜里

的詳細情形，又述說、講解、描繪了一遍。自從被捕以後，這些事情他已想得很多了，所以現在能全部講出來。他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更早地到各個車間去宣傳工人已經面臨着的被解雇的危險，這是他的錯誤，他後悔不該信任拉適，接着他又談“牢騷家”要求大家採取單獨的破壞行動的事，這個傢伙的面目，到了工人看到他跟警察在一起的時候，才全部暴露出來。“各處都是警察，要辨別他們可不是簡單的事。你不能說一個警察一定是這個或者那個模樣……還有一些挑撥離間的傢伙，表面上跟別人沒有什麼兩樣，是的，沒有什麼兩樣。”後來他放低了聲音，輕輕地講他怎樣受審，怎樣挨打，他們怎樣耍無賴。柏納氣得滿臉通紅。米石爾又拉到旁的事情上去了。律師耐心地記筆記；沉思、計劃和監獄里悶人的孤獨使得優秀的戰士變得少年老成了，所有這一切，他已經見過不止一次。

米石爾突然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跟不用麻醉藥拔牙一樣，是從心靈深處拉出來的：

“告訴我，柏納……黨從來沒有認為我是個挑撥分子……認為我犯過錯誤嗎？告訴我！”

這種嚴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柏納又感動，又驕傲：“我們的人就是這樣！”廠里的負責同志在談到米石爾時，大家的語氣都差不多：“一頭勇往直前的小公牛，”穆列說。“象鋼水一樣，”馬朵爾說。另外的人說：“他嗎，當然也有缺點，光知道朝前奔，不怕踩壞自己的腳趾頭，不錯。至於談到他的為人，他的確是個很正派的年輕人……”現在呢？舍弗律師想：“這個小伙子是一塊水晶，跟一塊玻璃一樣。”他的表妹的確有眼力，他要發給她一份獎狀。他注視着米石爾的滿懷期望、憂慮和懇求的臉，回答說：

“一位負責黨內懲戒處分的同志，看了我拿到的起訴書，馬

上說：‘对这种胡鬧，我們應該散发小册子，并且向他們挑战。’我把你的同志們写的信也給他看过了。青联的同志們要把它送到报館里去，我提醒他們說，我要先拿来給你看看……”

米石尔伸出手去紧紧握住辯护律师的手。他又回到坚实的陆地上来了，要淹死的感觉已經消失了。他的笑容虽然还有点勉强，可是已經露出胜利的神气了。他說：

“好吧，現在我要讓他們看看，我在監獄里是不是能够抖掉身上的跳蚤和臭虫……”

“他已經恢复了一个习惯于战斗的人的常态，” 律师想道，“这位战士，为了得到我和表妹吉蓓尔特·安罗耶因为家庭出身而毫不費力地得到的一切，一直在不停地斗争着……”

第五章

安罗耶家的小姐

“不！不！什么义卖不义卖，去你的吧。”

“你听见了吗，巴特里斯？这一次你总听见她了吧！”安罗耶太太象个挨了耳括子的顽皮姑娘似的委屈地说。

“吉蓓尔特，我请你换一种口气说话。你是在跟你妈说话！”

“替死在印度支那的军官的家属举办这种‘义卖’，我妈不能强迫我去看柜台。对不起。爸爸，你知道我们有言在先：凡是跟业务有关的跑腿都由我负责。别的事我一概不管。”

吉蓓尔特站起来。巴特里斯正在津津有味地读一篇登在美国杂志上的文章，这篇文章赞扬文艺复兴时代的家具，特别把安罗耶的收藏捧了一番，他放下杂志，仔细地打量女儿瘦削的侧影、陷下去的双颊和涂了黛墨的眼皮，望着望着，心里不安起来了：“这孩子变得有点神经质了……找不到一个配得上您的人，‘静候时机’当然很好……不过结婚对她不见得没有好处。”玛丽—欧德把她那出了名的交际手腕施展出来了：

“喏，亲爱的，你反对印度支那的战争，这是你那些慷慨的、可是想入非非的思想中的一个；当然，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的‘义卖’，你看，跟政治毫无关系，在这个季度，巴黎还是头一次举行‘义卖’。况且，这不是一个战争问题，而是法国的军

官在……前綫上被打死的問題。你不是很愛國嗎？……”

“我很愛國？”

“嗯……真叫人難以相信！你不是常說美國人的壞話嗎？”

“媽，不要談了……”

吉蓓爾特聳聳肩膀，慢慢地走了出去。在房間里，泪水浸濕了她的雙頰。今天要替在印度支那的軍官們賣東西，明天又有另外的花樣。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並沒有給她帶來快樂。她和他們之間的关系不是言語能夠表达的。

“對我來說，”吉蓓爾特想，“這個‘義賣’就是越南戰爭；可是在他們眼里却變成了一個十足巴黎式的午後活動。”吉蓓爾特擦于眼泪，又想起了她最後一次在謀倍區散步的情形。她永遠失掉了米石爾，永遠。（她雖然把“永遠”又說了一遍，但是還是不相信她跟米石爾的关系真的完了。）安羅耶公司也永遠失掉了吉蓓爾特。不過她還抓住那根繩子，沒有割斷罷了。

電台廣播工人占領洛爾與包席的那天晚上，她跳上一輛出租汽車……離工廠還很遠，糾察隊就把車子攔住了。吉蓓爾特遇到了阻礙，認為是命該如此，就坐着原來的車子回來，她咬緊嘴唇，捏緊拳頭，指甲掐進手心，罵自己是個膽小鬼。

她如今每天早上買《人道報》（當然不是在平常買報的報攤上買的）。她鎖在房間里看。一会儿，她看得津津有味，許多重大的問題都弄清楚了，這些問題在別的報紙上就摸不着頭腦。一会儿，因為報上的一句話生氣，就跟她從前生米石爾的氣一樣。“你講的話就跟宣傳畫上的話一樣……”“可是，如果宣傳畫正確地表达了它們的意思，為什麼還要去找別的句子呢？……我們是黨教我們怎樣思考的。”

她現在受不了周圍的人常用的詞匯（不久以前，她自己用過

多少次啊)了:什么“独立的見解”啦,“自由選擇”啦,“人类的尊严”啦,等等。她生气了;有时候她一談自己的看法,別人就認為是大逆不道。“不管什么借口,什么老生常談,都掩盖不了真相。你們解散数以千計的工人,說是‘自由選擇’,指使別人用警棍打罷工的工人,却还談什么神圣的‘尊严’……”抗議的声音象喇叭一样响起来了。吉蓓尔特想道:“他們就是用这一套詞汇来掩盖他們为了維持主人地位而使用的恐怖手段和冷酷的决定,正如外科医生突然遇到急診,只得用白衣罩在他的夜礼服外面一样。”她的想法使她自己也吃了一惊。跟米石尔鬧翻以后,她想恢复以前的生活习惯。但是,她象灰姑娘①一样,原来的东西都不見了:华丽的馬車变成了南瓜,僕人变成了耗子;安罗耶家的那个阶层、安罗耶式的高雅、安罗耶式的談吐等等迷人的东西,全部都完了。

“义賣”那天,吉蓓尔特父女俩領美国司令看文艺复兴时代的拱瓦形衣箱、爐架和桌子。司令經季卢·德·馬來西介紹,到这儿买一些家具,准备把楓丹白露的軍官俱乐部裝飾一下。巴特里斯先简单地談談文艺复兴对欧洲文艺的影响,接着就提醒客人,美国現在正处在一个与此类似的時代,“一个国家领导所有的国家的時代”。指揮官好象听得津津有味。

① 《灰姑娘》是法国作家貝洛的一篇童話。灰姑娘各受后母虐待,她的教母是一位仙女,怜念她心地善良,使用魔法給她配备了車馬僕从,讓她去參加王子的舞会。灰姑娘忘記了仙女囑咐她回家的时辰,到了午夜,华丽的衣服变成了一身破衣,华丽的馬車变成了南瓜,僕人变成了耗子。

吉蓓尔特一面跪在假壁爐前整理一件笨重而又不切实用的裝飾品，一面把橫在她和家里的人中間的那条鴻沟又衡量了一下。去年她还佩服巴特里斯呢。那个美国人看見上流社会的一个法国女人“完全跟我們那兒的女人一样工作”，表示很滿意。吉蓓尔特想：“不管有沒有米石尔，我跟这一切已經一刀两断了，但是我現在还是藕断絲連……”

她想起她的表兄柏納·舍弗律師給她打過電話，她當時不在家，他說下午再給她通電話。她認為柏納已經跟米石尔的世界建立了联系。可是他沒有工夫來看她……

生意談好了。巴特里斯于是談他同那个美国人的交易。蒙高馬利將軍差点答应到这儿來；总之，有不少楓丹白露的參謀部的人要到这儿來。如果司令陪將軍來的話，他一定會在這兒見到巴黎上流社会的精華，馬來西家的朋友們。那个美国人对吉蓓尔特飞了一个媚眼，說：

“要是这儿有酒吧的話，我真想陪小姐去喝点东西。”

“喔！很抱歉，我没有空！”（吉蓓尔特虛伪地微微一笑。）

“不，不！你可以去！”

巴特里斯俯下身來，对女儿悄悄地說：“跟业务有关的应酬，應該由你負責。”他注視着她，眼里閃着狡猾的光。

“講得多妙，”吉蓓尔特嘟囔着說。她沒有笑。巴特里斯悶悶地想：“这孩子喪失了幽默感。”

……生意忙起來了。

开头，她覺得这儿好象一个服装展覽会，女顧客变成了模特儿（虽然不十分合适）。春天的帽子看上去还不大习惯，显得荒謬到了极点。每一个柜台上有两个女售貨員：一个是因为出身高貴、家里有錢或者当过演員被聘請來的，另外的一个是因为

年輕、漂亮，有时也是因为雄心勃勃被选中的。为了爭取入选，她們暗地里进行过长期的鈎心斗角的活动，不知道淌过多少眼泪。瑪丽—欧德曾經在这种危险的逆流里斗争过：智謀、外交手腕、坚决，她三者兼备。德·馬來西侯爵夫人說她“簡直象大家閨秀出身”。

女售貨員拿出巴黎人的精神，向美国軍官們进攻，他們的人數越多，她們也越高兴。有两粒星的法国軍官也有权利受到同样热烈的关怀；級別低一些的法国軍官却只能受到虽然和藹，但是有节制的招待；相反的，用鈔票填滿了名貴木材做的錢箱的企业家，却逼得她們不能不另眼相待。做母亲的偷偷地注意她們的女儿的微笑是不是恰如其分，是不是对應該接受微笑的人微笑。

瑪丽—欧德穿一件藍灰色的葛花連衫裙，歪歪地戴着一頂小巧玲瓏的帽子，在卖她丈夫捐出来的东西：这些大概都是巴特里斯从拍卖行或者物主死后盘下来的大宗貨物，有木刻、刺綉、腰帶扣，簡直象雅克街一家古董店的存貨，都是在他店里摆不出来的东西。

最近几个月，瑪丽—欧德她們为了跟大西洋參謀部的軍官，跟那些风云人物接近，为了讓“欧洲的保护者”感覺到在巴黎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所做的种种努力，已經放出了异彩。尽了最大努力的瑪丽—欧德周旋在許多有金星的肩章中間，快乐得无法形容。

所有从美国来的单身汉、离了婚的、对婚姻不滿或者仅仅离开了妻子的人，都学会了“巴黎人的习惯”，弄了一个法国女人。这种情形就跟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弄一个“安南女人”差不了多少。

司令和巴特里斯拖着吉蓓尔特，一同到餐厅里去找玛丽一欧德，她正在陪里昂的一个絲綢厂主和他的太太慢慢地喝一杯波尔多酒。那位太太裹在一件有褶襖的貂皮大衣里，出神地欣赏着安罗耶家的那头挺别致的长毛猎狗：全身沙黄，名字叫佛土斯。

“有什么办法呢，”玛丽一欧德謙虛地說，“要想脫俗，自己就不能不作一番小小的努力。我本来想要狼狗；巴特里斯認為对一个十六世紀的文物专家來說，广告意味太重了。吉蓓尔特想要哈巴狗；他們都太俗气，所以……”

吉蓓尔特的恶心的感覺終于減輕了，可是接着而来的是恨不得放声狂笑的欲望。“他們这就叫做不打自招，”她想。

里昂的絲綢商跟美国司令开始了一场“推心置腹”的談話。

“国际形势也許正在朝好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进出口貿易方面还看不出来，”里昂人叹了口气。

他說他贊成英国的态度。“請原諒，司令先生，我知道这不是您的看法，不过我們欧洲人，有什么法子呢，我們显然只能从我們的小千里鏡里看問題。”他希望承認中国的现状。他对亚洲——蚕絲事业的发祥地一直是很关心的。国内的工业現在正处在一个不大景气的阶段。备战，如果仅仅是备战的話（“完全是私底下說說”），还可以起一定的刺激作用。不过就他个人來說，他相信那个沒出师的男巫^①的比喻；他的工厂有一部份被炸毀了；战争沒有給他带来好处……

“不过俄国想打仗……我們无论如何也不能讓他們侵略我們吧……瞧，我們已經失掉了欧洲的一部份土地……”美国人

① 一个沒出师的男巫剛学了一点本事，就要大显神通，变了魔法，不会收法。

說。为了引起討論，他又补充了一句：“从苏联逃出来的人或者我們的外交官員最近发表的关于苏联真相的文章您看过嗎？必須趁洪水还未泛滥成灾以前，使它永不为害，”他看着吉蓓尔特，一面喝酒，一面用英語說。吉蓓尔特却当着他們的面仔細地观察大厅。

“啊！您相信那种宣傳，您还年輕哪！”絲綢商又叹口气說。他支着耳朵听他的妻子跟瑪丽—欧德閑談，突然說了一句他不愿意（特别是在这儿）說的話：

“說真的，我們完蛋了。司令先生，我不是說你們；你們有大洋隔着，你們那儿自然安全……可是我們……冷战也好，热战也好，反正我們是完了。所以我……”

門外傳來了一陣騷动。共和国總統的代表，一位已經不适于服現役的將軍，跟楓丹白露參謀部的官方代表同时进来了。女售貨員赶紧站在自己的柜台后面。瑪丽—欧德拉着她女儿的手走出来。吉蓓尔特忽然看見表兄柏納·舍弗紧靠着那些官吏站着，有一群人圍着他，其中有六七个人是她小时候的朋友。所有这些人都是引起議論和感慨的对象：“这些都是有教養的孩子……可是我告訴您，如果……令人痛心的是他們都变成了共产党啦！”

救济委員會的女主席受到兩位軍官的祝賀以后，惊慌失措地致答詞，窘得她那張搽了粉的臉滿是皺紋。

这当儿，一声“停止越南战争！”打乱了友好活潑的气氛。美国人互相望了一眼，聚在一起，露出一副保护者的威武神气，准备进行干涉。法国軍官、平民和妇女都惊慌地叫着嚷着，鬧得象一个闖进了雄猫的大鳥籠。

吉蓓尔特听了这叫声好象触了电似的。她仿佛看見了一群

被罩在一只抽掉空气的玻璃罩子下面的青蛙在乱蹦乱跳。她記得一本書(她想不起是哪本書了)里写了这么一段：“文明的蝌蚪由于窒息突然来临，在互相殘杀之前，还要淋漓尽致地發揮一番，离末日越近就越动人。”現在就正是这种情形，她想，是活人的世界，是米石尔的世界圍困了这儿这些被剝夺了头衔的貴族。他們这些人拿外国的軍装当作盾牌。米石尔的伙伴們却用不着軍装。吉蓓尔特在想，他們推到城堡里去的是一匹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馬①呢？青年人都到他們那边去了。她呢？她站在哪一边？米石尔早就对她說过：“你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沒有勇气。”她的脚跟究竟是眞的站穩了呢，还是只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年輕漂亮的冶金工人，現在正是考驗的时刻。她可以在整个巴黎面前破坏古董家巴特里斯的声望，也可以留在玻璃罩底下，藏在养魚缸的阴影里。

“搗乱分子”和上流社会合法的統治者中間的这片空地，仿佛是古代的城市和瘋院中間的一个无人地带。

吉蓓尔特从柜台中間走出来，从容不迫地迈着她那一伙的姑娘們羡慕的步子，穿过光亮的地板上的那个“无人地带”。所有的軍官、顧客和有錢的太太都眼巴巴地望着她。誰也想不到她要干什么。

“吉蓓尔特！”

鳥籠里的嘈杂声突然低下去了。巴特里斯压低嗓門叫了一声。

第二个“停止越南战争”的口号响起来了：巴特里斯听到了

① 希腊人攻特洛伊城，屢攻不下，乃制大木馬弃于城外，特洛伊人把木馬运回城内。藏在木馬里的希腊人夜闖出来，里应外合，城遂下。

吉蓓尔特的颤抖的声音。“捣乱分子”很快就跑得没有了影子，所以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他们把安罗耶家的继承人当作人质携走了。一群人围着安罗耶夫妇，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除了那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以外，他们无所不谈。

大厅里，人人马上恢复了彬彬有礼的举止，脸上挂着微笑，接着谈被这颗“炸弹”打断的话题。

不过“义卖”垮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那些应该受到坦克车、催泪弹和立法决议镇压的人，破坏了这个家庭式的欢聚。他们虽然在推翻了德国占领后的第二天就把罢工的权利写在宪法上，但是欧洲可不承认他们。这些穿蓝工装的“浑身邈邈、两手乌黑”的家伙，不知道“遵守”游戏规则，作风“俗不可耐”。谁也没有用下流话骂人的权利，可是这些“愚昧无知”的家伙一起了“邪念”，就忘了自己的本分，制造起恐怖来了。

柏纳他们穿过几条横街就分手了。他和他的表妹在离安罗耶家不远的圣奥诺来街走着。

“今天早上我见到了我的朋友。他说您是跟这件案子有重大关系的一次会议的见证人。”

“哪个朋友？什么案子？”

“哪个？……白里耶呀。”

“米石尔？您在哪儿见到他的？”

“监狱里，我是他的律师。”

“米石尔坐牢啦？”

傍晚时分，行色匆匆的职员一群一群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柏纳搂着蹒跚地走着的吉蓓尔特的腰，拖着她朝一个咖啡馆走去。米石尔以前时常象今天这样搂着她的腰坐在咖啡馆里。她跟柏纳也好像是一对激动的情人。吉蓓尔特一面回答柏纳的问题，

一面回忆着那个充满敬佩、温柔和气愤的夜晚。她对自己说：“我当时就看得出那个红头发的家伙会给他带来不幸。”

“工厂里已经成立了一个营救米石尔的委员会：一共一千五百人。在别的企业里，特别是在以前表示支持洛尔厂的企业里，也成立了委员会。不过这件案子必须争取所有反对秘密监禁和巴士底狱的人的同情。吉蓓尔特，您能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劝伐果医生接受委员会的主席的职务……”

简直可以说即使没有她，事情也照样地进行了。她还没有弄清楚她心里是不是还有这个受到了威胁的米石尔的位置，她的生活就变了，她的时间和活动也跟着转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她从母亲的柜台走到柏纳那一伙人那儿，就此割断了过去的关系，走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吉蓓尔特和柏纳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地下电车站。在乘客拥挤的时候，她最讨厌公共交通工具：平时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她总是乘出租汽车，要不然就情愿步行。柏纳答应在接见室里把巧克力偷偷地塞给他的当事人。他的表妹还要买菠萝和鱼子酱，他费了不少的口舌才劝住了她。

他们在圣拉薩火车站背后的人民后援会办事处找到了高个子阿尔培。他跟一群年轻人围着一架油印机，正忙得不可开交。吉蓓尔特认出了几个熟面孔。

“哦！米石尔的未婚妻来了，”阿尔培叫起来了。

柏纳看见他的表妹笑了笑，没有回答，样子挺不自在。许多人热情地围着她。两个穿灯芯绒上装的青年走过来：他们是新闻记者。其中的一个记者给她拍了几张照片。米石尔的同伴们正在准备送给在押人的第一个包裹。吉蓓尔特现在才明白过来；她拒绝在会场上讲话，她想起了他们的结伴郊游、新兵会议、征集

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脑海里塞满了米石尔的影子。她觉得她回答别人的话都是很愚蠢的；自己觉着惭愧，而另外一方面，她又跃跃欲试地想做点什么。有时候她想起了克来伯大街，就觉着身上好象被一枚针刺了一下似的。摆满桌椅的办公室、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青年人、记者，连她自己也包括在内，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不是真实的。这是一场梦吧，她也是梦里的一个角色……可是事实上又不是梦……她醒过来了……相当痛苦。

吉蓓尔特到伐果家去。临走时，高个子阿尔培庄重地说：“我们的希望全寄托在您身上了。”吕茜和雷乃坐在餐桌上，他们硬拉住她吃饭。象打电报似的，她简洁地说明了来意；她忽然恢复了她那咄咄逼人的话锋。吕茜着急了：

“啊！多可怕！……不过你爱上了米石尔，不是吗，亲爱的？他长得那么漂亮！”

“我的孩子，你们要求我做的是一件很棘手的事。管理处会找我的麻烦，”雷乃·伐果说着叹了口气，拿不定主意。

不知道为什么；吉蓓尔特换了一个题目，谈起“义卖”的事情。吕茜惊慌失措地嚷道：

“妈妈呢？她怎么说呀？”

“你的母亲居然卖起美术画册来了；我从来没听说她会做这种事。可是你也很清楚，她现在对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这样说：自从出了这件‘门户不当的婚事’以后，什么事也不会使她吃惊了……”

刚沉默了一会儿，吉蓓尔特就听见雷乃·伐果滔滔不绝地

談起來了：

“說到頭來，我是個醫生。可不是經理先生的小廝。他們沒有權利過問我在工廠以外干什么。這使我想起了貝當政府，他們想盡辦法阻止我們醫治受傷的森林游擊隊員：他們凭什么阻止我們呢？”

那天早上，他的助手，一位共產黨員醫生，曾經來邀請他加入營救米石爾的委員會。

伐果說讓他考慮一下。現在他突然間答應做這同一個委員會的主席。經理和他岳父母以後會知道他沒有接到任何一方面的命令。

“瞧，我的兩個小寶貝，看你們叫我做的事情，”他嘆口氣，和藹地說。

為了報答他，他要求呂茜再給他一杯科納克酒，換了平常的日子，她晚上是不會答應的。

第二天，吉蓓爾特和柏納的教母舍弗萊小姐整整奔波了一天。她在半夜以後才回家，象平常偷偷溜到意大利區去的時候一樣，她用身邊帶的鑰匙，開開後門進去。

第三天清早，她還沒有聽見小鬧鐘斷斷續續的鈴聲，就聽見有人叫：

“吉蓓爾特！”

巴特里斯站在“五人執政內閣”時代式樣的大床面前，外面穿一件織大花的石榴紅晨衣，裏面的條紋睡衣領子的扣子是釘在邊上的。吉蓓爾特習慣開着護窗板和窗戶睡覺。她從夢中惊醒，連忙靠着枕頭坐起來，機械地壓平自己的鬚髮。

“你給我解釋解釋這是怎麼回事？”

他又開兩條腿，站着不動；想露出一副可怕的样子。他把報

上的一张照片拿给她看。照片下面的说明是：“人民后援会的青年替他们的英雄，洛尔与包席青工的工会负责人，被无理逮捕并且秘密监禁起来的米石尔·白里耶同志准备包裹。中间有个十字记号的，是这位和平战士的令人同情的未婚妻。”照片拍得很成功，大家的面孔都很清楚；吉蓓尔特的脸正好对着镜头。

“我一打开报纸就看见这张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是怎么回事？”

巴特里斯解开条纹睡衣的领子；胸口上一片不大雅观的黑毛也露出来了。

“怎么说？”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爸爸，这样已经够清楚了。”

吉蓓尔特很镇静。她望着这许多脸，想着他们的名字，这是高个子阿尔培，这是游泳池里见过的那个姑娘，史拉儿·戴松的秘书。这是女工若娜·奥坦，一个小个儿女人，大肚子，一对眼睛很亮。这是……

“我想我还是你父亲吧！”

他气疯了，高声大叫。

“这就是我应得的报酬？你一向眼界很高，原来是为了这个？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是五十法郎一本的小说里的女主角吗？你要跟一个坏蛋，一个受过刑事处分的青年人，一个勉强能认字写字的工人跑吗？”

他迈着大步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踏着吉蓓尔特掉在地下的裙子，他把衣服拾起来，接着叫下去：

“前天你在整个的巴黎面前丢尽了我们的脸，难道这还不够吗？哦！我这会儿明白了，我明白了……都是因为这个叫花子！可是，我的天！你是打哪儿把他捡来的？打哪儿弄来的？”

“令人同情的未婚妻”这几个字，吉蓓尔特看了有点不高兴。巴特里斯的咆哮却使她站到米石尔那一边去了。她竭力装出諷刺的口吻說：

“好了，爸爸，別这样嚷吧，这不是我們这样的人做的。”

“什么这样那样，我才不在乎哩！我不許你諷刺我，听見沒有？要么你控告这些莫斯科的代理人損害上流社会的一位小姐的名誉……”

“可是他們沒有損害我的名誉，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

“住嘴，吉蓓尔特！我不許你說这种話……好！要么你就离开家庭，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他又叫起来了，根本不去听她的回答。他停下搖搖摆摆的步子，用一双有皺紋的、充滿了泪水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瞧着吉蓓尔特，这是一双做父亲的眼睛。

“听好，哪怕我因此送了命，也不承認我有过女儿。”

“好吧，既然事情早晚总要发生，那就讓它現在发生好了，我走了。”

这真叫做談何容易；她的两条腿和两条胳膊在鼓鼓囊囊的被窩里直打哆嗦，結果連动彈一下都办不到。

“你瘋啦，我不讓你走，听見了沒有？我……”

他右手攥成拳头，在左手心里打了一下。猛然間怒气全消了。他說：

“我的小女儿！”

他筋疲力尽了；忿怒已經随着叫声走了。現在只剩下了一个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不幸、拒絕承認事实、坚持己見的絕望的人。他的嗓子也哑了，他接着說：

“总而言之，吉蓓尔特，你无論如何总还没有被那些宣揚搶

劫、自由恋爱、抛弃家庭和家庭情感的人完全带坏……”

“可是爸爸，你这是打哪儿听来的？”

她恨他不该哄她，恨他的老年人的无知；她实在没法再忍受下去了。

“哦，看吧，你被人蒙住眼睛啦！他们这些玩意儿人人都知道，只有你还蒙在鼓里。我担保，亲爱的，我要用朋友的态度跟你谈谈：你碰到的是一个生理问题。我原该坚持一下，把你嫁出去就好了；不过二十二岁……”

他大踏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打翻了一只放在一张重心不稳的浪漫主义式的独脚圆桌上的乳白色花瓶：花瓶裂了一条纹，郁金香和水都撒在地毯上。巴特里斯没有停下来。他正在回想他最近读过的和跟别人谈过的关于性、本能和人格的问题。

“听我说，亲爱的。我把公司委托代理人照顾一下，我们出去旅行一趟……比方说，去西班牙……不，说真的，你不会喜欢西班牙……那么我们到西西里去，你要到西西里去吗？或者，要是你喜欢埃及，我也肯牺牲一下……”

“不过，问题不在这儿，爸爸……”

他糊涂了，觉得身上一阵热一阵冷。他另外想了个办法，叫她到全巴黎最有名气的心理分析专家富尼扬蒙医生那儿去治疗一下。

“要是心理分析对共产主义有这么大的效果，富尼扬蒙医生早就从他的儿子下手了……‘义卖’那天，你也看见的，富尼扬蒙的儿子跟柏纳在一起……”

吉蓓尔特已经起床了，她穿好衣服，把衬衫、袜子、絨线衫都塞在一只旅行袋里。

“你要干什么？”

他又大嚷起来了，他从她手里夺过旅行袋，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地上。他再也不注意自己的举动庸俗不庸俗，甚至连擦眼泪也不觉得害臊了。

“听我的话，我的小女儿，你不能，不能跟我赌气！我哪一回没有依你啊？可是，这一次……”

“这一次，爸爸，这不是依我不依我的问题。要知道，我现在睁开了眼睛。即使没有米石尔，你看，即使从来没有遇见米石尔这个人……”

“唉！你要明白，你看，这是不可能的，你和这个米石尔，你觉得他……”

“爸爸，我再对你说一遍，不管你怎么说，我也不会改变主意的。我再也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了。这儿的人、这儿的東西、我所看见的、听见的事物，这一切，很久以来就引起我的反感。我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的人，如此而已……世界上的变化，你们一点也不了解，你们是月球上的居民，是的，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月球上的居民……”

她重新把旅行袋装满。巴特里斯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突然间明白了他的不幸和幻灭。他说他是跟一些愚昧无知的人打交道。为什么呢？他，一位诗人，所以担当这个杂货店老板的角色，只是为了吉蓓尔特和她的母亲，只是为了她们。他会因为她出走而死的，是的，他会送命的。

“他呢？”吉蓓尔特在短上衣外面又套上一件皮大衣，大声说，“他，我的米石尔，是谁把他关在牢里的？不是你们是谁？你用不着替自己操心。你呀，你死不了，可是他却要……”

话虽如此，可是她觉得她要软下来了。“你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没有勇气。”不！吉蓓尔特注视着这个头发散乱、毫无丰

朵的老人，他这副模样，全巴黎的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那位专家和上流社会的红人巴特里斯·安罗耶先生。她抬起旅行袋、手提包和皮包，走了出去。鲁以赛蒂和厨娘在小屋里一面吃早饭，一面支着耳朵听。鲁以赛蒂想替她拿行李。“请小姐让我……”吉蓓尔特心不在焉地笑笑，摇摇头，走过去了。她想：“这是最后一次有人对我用第三人称说话了。”她走出家门，看见一辆出租汽车，就把柏纳的姑母的住址告诉了司机。

第六章

好景不常

吉蓓尔特下班以后，医生时常带她参加“营救米石尔·白里耶委员会”的会议。虽然管理处使尽了各种手段，他仍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坐在第一排，听台上的发言和争论。在她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跟米石尔的形象分不开的。米石尔的形象自从他出事以后，已经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不止一次，每次回想起来，她几乎认不出他了，因而觉得十分迷惘。

象上画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青年战士，笔触柔和，放得很大，有一副结实的下巴和两只交叉起来的手臂。难道这真的就是以前被她弄乱了干燥的黑色鬃发的那个爱嘲笑人的小伙子吗？自负的英雄的那双眼睛，虽然经画师修饰过，可是吉蓓尔特却没有找到米石尔使对谈者想笑、想捉弄人的那种火花。她喜欢的那对酒窝儿倒画得维妙维肖。慢慢的，她对画像上的陌生人，对洛尔与包席的战士，对同志们的米石尔，也有了情感上的联系。而对另外的一个，对她的突遭横祸的米石尔，她却什么也不知道，连将来怎样再找到他也觉得渺茫。

她现在跟战斗的同志们在一起过着一种新的集体生活。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沮丧的时刻。他们的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过于“单纯”了。她这样想着。他们不很文雅。他们的语言、爱

好、吃喝、娱乐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都不停地扯她的后腿，使她恢复原来的习惯；但是她变得太厉害了，已经无法还原了。她研究那些跟她有同样经历的人：心理分析专家富尼扬蒙的儿子，她小时候的朋友、文学士法宾娜·傅梯艾或者柏纳表哥。他们跟过去一刀两断，摇摇晃晃地朝他们的同志们的坚强的友谊进军。他们有时候受了伤，停了一会儿，接着又继续前进。单单吕茜的那种可爱的无知，就足以推动她走向米石尔的世界了。她跟她的老板和女打字员（大部份都是殖民地军官的妻子）的一次谈话，在她心里掀起了无名的反抗。

吉蓓尔特根据报上的一条天书般的招聘广告，走进一家海外出口公司。经理亲自考他未来的私人秘书。他觉得她是一个理想的秘书人材。听了她的姓名，他惊奇得眨巴着眼睛问：

“安罗耶？您是古董家的亲戚吗？”

“哪个古董家？”吉蓓尔特问。

她摇了摇头，没有承认她听说过这家有名气的安罗耶公司。怪不得巴特里斯说他的公司“至少在两个大陆上有名气”。

五月一日，吉蓓尔特参加了游行，她走在“营救米石尔·白里耶委员会”的行列前头，这个委员会原来是附属于“洛尔与包席保护解雇工人委员会”的。后来两个委员会的人员很快就混在一起，分不清了。吉蓓尔特在雅克·马朵尔、诺来和奥坦夫妇中间走着。若娜挺着个大肚子（她说：“有时候我对着镜子瞧瞧，简直象被人吊在一个气球上似的。”），挽着比埃尔的胳膊，快步走着。

比埃尔在被捕以后的当天晚上就被释放了。左眼浮肿，发紫；虽然脸上很难看，可是心里却挺得意，他跑进房间，张开胳膊，抱住若娜说：

“亲爱的，亲爱的……我以前太愚蠢了，你不恨我吗？”

她一面预备绷带，一面说：

“不要再提了，事情过去就算了。”

艰苦的失业生活好象是一种新幸福的起点。

可是，每天的忧虑很快地就把他们的重新和好和“本生”老爹说的“一对斑鸠”的欢乐给冲淡了。他们不得不去跟若娜的姑母借债，姑母在三兄弟街开杂货店，是个爱财如命的女人。比埃尔成天从这个招工处走到另外一个招工处，然后又去找开小店的人。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可是来来往往乘地下电车，却花了不少的钱。

在吉蓓尔特眼里（她怕自己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若娜·奥坦是许许多多善于用沉着的斗争方式夺取一切的人的一个表率。若娜和米石尔，还有许多别的人，好象一生下来就知道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是平白送上门来的，他们知道什么东西都能得到，但是决不是不费力气就能得到的。吉蓓尔特想道：“在这乱七八糟、茫无头绪的社会里，孤独变成了一件奢侈品。”她跟米石尔的朋友们说话时胆子很小；他们觉着她心里难过，所以象对待一个用玻璃丝编的人象似的，对她非常谨慎。“我还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今天，这个温暖晴朗的“五一”、笔直的栗树、葱茏的新绿以及直射在头上、脖子上、裸露的手臂上的太阳，使吉蓓尔特心神迷惘了。她第一次感觉到几十万人的希望。被征入伍的新兵站起来向米石尔欢呼的场面，她已经见过了。在以前，她只见过七

月十四日和十一月十一日檢閱軍隊的場面。和平主義者巴特里斯·安羅耶的几項原則中的一項是：應該讓孩子們看看軍队的行軍，讓他們体会这种偉大。他大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他特別欣賞的无名作家的作品里看到过这句话。在吉蓓尔特十二岁到十五岁那几年中間，他領她站在觀礼台上，和許多貴宾在一起。她注視着北非騎兵队、索姆騎兵队和排列在人行道上着熱鬧的群众。

这儿，吉蓓尔特是在群众中間。“每一个人都在朝自己的希望迈进。他們希望把洛尔厂被解雇的工人从失业中救出来，希望在監獄里的米石尔能够享受明媚的阳光，希望再也沒有炸彈和廢墟，”吉蓓尔特这样想着，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朋友；她看不見画象上的丑陋和庸俗了：沒有任何东西会使她吃惊或者退縮了。米石尔在她心里。她覺得她應該代替他欢度“五一”，就跟他在这几过这个节日一样：激动、愉快、讓所有的人分享他藏不住的幸福。

吉蓓尔特身后的白里耶太太也是头一回参加游行。“讓被解雇的工人复工！”“釋放米石尔·白里耶！”呼这两个口号的声音連續不絕。白里耶太太覺得这是几千人对她的痛苦表示的敬意。她用只有深居簡出的女人才有的那种沒有抑揚頓挫的声調說：“有一家毛綫厂的女工送給米石尔一件漂亮的絨綫衫。黑底子，綠条，V字形的領口。他不愿意在監獄里穿这件衣服。可怜的孩子对我說：‘等我被釋放了再穿吧。’”她勇敢地笑了：“是的，我們变成嬌生慣养的人了。”里沙和茜蒙娜听了有点不高兴。

“我們参加游行，米石尔一定会高兴，”白里耶太太对吉蓓尔特說。吉蓓尔特回答：

“他是跟我們在一起嘛。”

这个胆小的矮个儿女人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几乎没有淌过眼泪：“米石尔顶讨厌听天由命的人。他小时候摔倒了，从来不哭。”吉蓓尔特把这句话琢磨了半天；她以前把米石尔看错了。他不是个无情的人，不过是有些紧张、急躁，在她面前有点不知所措罢了，因为她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从他憎恨的星球上来的。他打算一下子把她拉到地球上来，再也不回到原来的星球上去。但是，路途遥远，不是一会儿工夫就能走到的。她又想起了他们谈过的小树，树根必须一根一根地拔下来，不能一蹴而就。

诺来带来了一个有鬚发的矮胖的青年，那人的眼睛和嘴唇旁边的皱纹有点象米石尔。吉蓓尔特认得他，他是人民后援会的书记。他向后退着走，领头喊口号。人行道上和圣·安端的插着三色旗和红旗的房子的窗口上的人，都跟着他高呼：“释放米石尔·白里耶！”“让被解雇的工人复工！”那人转过身来对吉蓓尔特说：

“回头您到我们那儿去一趟。我们的‘后援会’可能得到允许到监狱里去探望。我希望能让您利用这个机会。”

吉蓓尔特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她注视着一群群挤在窗口或者趴在阳台上的人，在他们背后出现了有镜子的衣橱和价钱便宜的复杂的吊灯。在这种带家具出租的房子里，屋子很窄，还有一股霉味儿……“这些人只能用假花来点缀壁炉，”吉蓓尔特想。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却出来替她说话，喊着使她激动的口号：“释放米石尔·白里耶！”她抬起头，用指尖向那些窗子送了一个飞吻。她突然间想到，要是巴特里斯·安罗耶看见他的女儿（她能从式样的错误上甄别仿制的家具）居然跟一个在狂欢节上扮女王的姑娘一样，向小市民送飞吻，他会怎样想呢。这些“小市民”一天到晚在大门底下摆摊子，卖五颜六色的桔子、西红柿

柿、萵苣或者跟戏台布景似的花花綠綠的料子。男的修沙法，当鋸木工，装自来水管子，推手車，駕駛十吨的卡車。女的爬上楼梯，被沉重的网兜墜得东倒西歪。她們生下来，养孩子，死在醫院里，一辈子也沒見過十六世紀的文物专家巴特里斯·安罗耶，也不知道他的女儿“回到平民中間”来了。

吉蓓尔特笑了。她一面覺得自己是个自由人，一面覺得自己跟着江水一起流，現在她本人也是江水的一部份。“我跟普通人一样了，”她想。她找到了一句总结她的过去的話：“从前我是温室里的女人。”她忽然明白了那个活潑而又和藹的青年的意思。

“到監獄里去探望……那么我可以看見米石尔啦！”她几乎大声嚷起来了。她的臉紅了。

“但愿如此！”

吉蓓尔特拿一只手放在那个小伙子的肩膀上，这个举动連她自己也觉得奇怪。

柏納和他的律師队伍已經游行完了。他遇見了一支很长的青年人的队伍，其中有穿着下矿井穿的藍工作衣、戴平頂帽的矿工代表和冶金工人。冶金工人扛着一幅幅的大木牌，上面写着他們的要求：“全体冶金工人一致要求恢复国民經济、国家独立自主及和平生产。”他走进“营救委员会”的队伍，怀着主人担心客人的反应的心情，跑去挽着他的表妹的胳膊。他不知道今天吉蓓尔特已經不是“客人”了。

“怎么样？高兴嗎？”

她抬起头来，望着沿街的房子，朝人行道上揮手。在他們走过的地方，“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我們要求三千法郎！恢复越南的和平”的呼声，被她特别关心的“釋放米石尔·白里耶”

的口号压下去了。在克来伯大街或者巴奚，誰也不会想到吉蓓尔的痛苦，他們想到的只是她的胡鬧。再說，那儿的人对于因为管理国家而必然产生的这些“难懂的事物”，一点也不关心。

“柏納，我現在不是在作客了。”

“釋放米石尔·白里耶！”五彩繽紛的游行队伍在太阳底下緩緩前进，好象披上了金黃色的光环。太阳把俯在窗口的人和滿腔心事、抱着很大的希望游行的人，連接在一起了。每个人都把今天的經歷好好地藏在心里，以后回想起来，一定会感到历历如昨。忽然听见了一个罵人的声音，接着就有人打呼哨，吉蓓尔抬起头来：一架飞机在游行队伍上空掠过。“奸細！打倒奸細！摔死你这小子！”有人冲着警察总局的飞机嚷道。“你看见了，”諾来說，“飞机怕报告把华盛頓吓坏了，所以用分散游行队伍的办法来减少示威者的人数。”他指了指排列在一条条橫街上的警察局的棺材顏色的汽車說：“唉！看看这些車子吧，‘警犬’都躲在里面哪；米石尔就是被他們弄进这种車子带走的。”吉蓓尔現在才第一次真正地恨警察，她也开始叫他們“警犬”了。

諾来在她身后跟高个子阿尔培談話。

“說起来也真是怪事。我在那个小厂里簡直象个傻子，我一个人也不認識，可是他們却以为我是五金工会的主席。他們說：‘洛尔厂的負責人到我們这儿給工人打气了。’你想想看，那个厂跟洛尔厂一样。沒有別的。我也想进大工厂，可是沒有馬宋尔那樣的运气；他們忘記調查了……”

“吉蓓尔，你真的相信你不是在作客嗎？”柏納問。

“我开始懂了。”她这句话与其說是回答柏納，倒不如說是对米石尔說的。

这当儿，她还在听諾来的談話：

“真是怪事。我当了五金工会的主席，还会在一个青年人的铺子里干活儿呀；那个青年倒有一半的时间待在装配台上；有点象个工匠，是的。比在大厂里困难多了。实对你说吧，我真羡慕你在雷诺汽车厂干活儿……”

高个子阿尔培在谈雷诺汽车厂的情形，他是跟若若一起进去的。

他们走到主席台前面，台上的人都站起来，向洛尔与包席被解雇的工人鼓掌。吉蓓尔特忽然感觉到主席台和游行队伍之间的战斗与友谊的联系，这种联系就跟气味一样，跟呼吸一样，是一种能够确实感觉到的东西。“劳动人民的代表”这几个字从她脑海里一闪而过……她望着这些她以前只在照片上见过的人。米石尔谈到这些“领导”时的那副神气总是使她很生气。她现在离得很近地瞧着他们，才发现他们哪里是克来伯大街窃窃议论的什么“神秘的领袖”，他们不过是最优秀、战斗精神最强的工人罢了。她忽然想：“米石尔早晚也会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自己也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新的野心。

柏纳抬起下巴说：

“你认得多列士^①吗？喏，就在那儿……”

“他的笑容多么慈祥啊，”吉蓓尔特说。“刚才讲话的那个人是谁？”

“贝诺瓦·弗拉商，你看，他正在抽烟斗，他的神气多自然啊。”

吉蓓尔特向主席台上微笑，这是一个毫不做作的衷心的微笑。

① 法共总书记。

“你好啊。我們一年見一見面，怎麼樣，好嗎？”人越來越多了，人群不時沖散了游行的隊伍。遇到親友的人大聲打招呼。糾察隊不停地嚷着：“喂！讓開呀，同志們，讓讓路！”

柏納拉着他的表妹往外走。吉蓓爾特對自己說：“他也跟我一樣，是個遠路來的客人。”他不象米石爾那樣，一下子提出很高的要求；他知道攀登壕塹是多麼困難的事。他緊緊地握着吉蓓爾特的冰冷的手：要是沒有米石爾和監獄，她也許……“永遠不。他跟我太相象了，太相象了……”吉蓓爾特想着。他們穿過了巴士底廣場。

他們走上柏納的朋友家的一個六樓的陽台，陽台上已經擠滿了人，簡直要塌下來了。左面是生氣勃勃的幸福的巴黎，右面是淒涼的聖馬丁運河的一條條靜止不動的平底船。吉蓓爾特感動極了。巴黎，她一直夸耀她在世界上最熱愛的這個城市，在她面前換了一副新面貌，跟初生的嬰兒一樣生氣蓬勃。充滿了陽光的廣場向遠處伸展開去，遠遠的，跟那條朝着船塢、堆棧和工廠慢慢流去的運河連在一起。在那根高高的圓柱上的一個供遊客遠眺的平台上，警察用擴音機把他們對游行隊伍的意見報告總局和公安部。偵察機飛着飛着，轉了一個彎，又折回來了。陽台上一個七八歲的孩子用盡氣力大聲喊叫了一陣子以後，揚起頭來對一位素不相識的太太叫道：“你看見了吧，我們叫啊叫的，把它吓壞了；所以它飛走了。”

廣場上表現出來的意志、歡樂和那個自信、驕傲的孩子，把吉蓓爾特的憂郁驅散了。她一面自言自語地大聲說：“他們對我們一點也沒有辦法，”一面揣摩着她從來沒有說過的這個“我們”的滋味。一個瘦瘦的矮個兒女人笑着回答：

“說的是，同志，他們對我們大伙兒是一點也沒有辦法。”

戴松把車子停在岩石旁边。乃丽走下汽車，她穿着一條軋別丁長褲和一件絲絨上衣，個兒顯得特別高。史拉兒望着她。占領工廠的那個夜晚，在乃丽穿過大街向工廠奔去的時候，他又生氣，又疑懼不安。每一次看見她跟工人在一起，他總覺得他好像受騙了，這比發現她躺在一個男人懷抱里還要使他不安。她從他這兒逃走了。在那個不平常的夜里，她當着全廠的人的面背叛了他。他再也不願意見她了。

工人復工的那天，她準時上班，全神貫注地工作，對他很疏遠。

“您這幾天做些什麼？”

“跟所有的人一樣。”

他沒有再往下問。到了星期六，他提議去看電影。她還跟早先一樣回答他：“好吧，您既然要去就去吧。”

他們一塊兒走着。岩石反射着太陽的熱力，枝頭已經抽出了嫩葉，綠色的葉子正從陽光里吸取養份。

有的人帶着全家到這兒來，他們把能折迭的桌椅或者被單鋪在草地上。那是一個适于郊游和解決終身大事的星期天。史拉兒想道：“歲月不饒人……”想到這兒，又勾起了他已經記不清楚的往事。沃倍男啦，克莉斯琴啦，等等。還有他們等會兒順便去看看的那個微笑的嬰兒。嬰兒激發了他的慈愛，在這以前他總認為自己不會有這種情感。“我實在比我想象中的我要好得多：我總是把自己估計得太低了，”他帶着驕傲的心情想。為了讓自己滿意，他覺得應該採取一個決定：“連英國的國王愛德華

七世都这样做过，这也算不得什么破例的事。”……公寓既寂寞又凌乱。再说，能叫另外的一个人幸福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乃丽！”

“什么？”

她转过身来，一对圆圆的、丰满的乳房在贴身的绒线衫下显得轮廓分外分明。

“我刚才想到一件事。对于你我来说，最简单的办法是……尤其是因为这个孩子，你知道，还有，无论怎么说……我们最好还是结婚。”

她没有停下来。“她很能克制自己，”史拉儿想着，心里挺着急。他们走进绿油油的、随风摇曳的樅树林，这是一个有普罗凡斯风味的小树林。乃丽和他并肩走着。他望着她的侧影，她一字一顿地说：

“我已经考虑过了。不过，我认为现在还不合适……我的意思是说……除了那个孩子以外，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

史拉儿一愣。他把这个高个儿姑娘打量了一阵子，她走到前面去了，随后又停下来等他。离他们几公尺远的地方，有一对情人不管有没有过路的人，管自搂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愿意嫁给我？”

他给她带来一件礼物：人事科长在他的女秘书面前放下了架子，这就是她常在小说里看到的幸福的结局，合法的婚姻，有保障的生活，很好的社会地位。难道她一点也不明白吗？

“我觉得彼此还不够了解。”

他揣摩了半天，乃丽是不是一个生性狡猾、喜欢卖弄风骚的放荡女人？他回答说：不是的。她没有那份本事。

他们在太阳底下走着。这儿那儿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声和窸

落的鳥叫，到处都有汽車来来往往。楓丹白露树林的这个星期天，对史拉儿來說，跟一般的星期天没有什么两样，既可笑又无聊。

他們一声不响地走了好久，靜靜地观察着岩石的形状和树木的种类，直到傍晚往回走的时候才打破了沉默。乃丽破坏了他們旅行时一向不談工作問題的默契：

“您知道您星期四要为米石尔·白里耶的案子出庭做証人嗎？”

她用的是命令式的口气，神气好象在挤一个膿疔子。

“我不知道他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这件案子我什么也不知道。見鬼，他們为什么要傳我呢？”

“为了从人事科长那里得到一个对这个工会工作者不利的証詞唄！他們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他們繼續往前走。史拉儿的驕傲感突然消失了：

“那个白里耶是你的什么人？”

乃丽放慢了脚步，她撿起几片树叶。史拉儿觉得她好象有点不自在。

“是一个我早就認識的人……”

他本来还想問下去；不过他已經吃慣了閉門羹了，問題提出来也会被人家彈回来的。他們走到汽車旁边，又停下来，欣賞紅澄澄的落日余輝。史拉儿打开了車門，車子开动了；他們討論了好久，才选了一家飯館，两个人都装出非常关心这个討論似的。

一个鐘头又一个鐘头过去了，米石尔虽然思想敏捷，观察力銳利，还是慢慢地才解开了那个陌生的城市的謎，摸清了監獄里

的情况。日班的看守，一个有一撮毛刷似的花白胡髭的人，每天在日历上做记号，仔细计算离他幸福的退休的日子还有多少天。米石尔得到那个看守的同意，每天给典狱长写一封信。十五封信只有日期不同，内容完全是一样的，抗议保尔·拉适留在他的囚房里。

他要求和看守指定跟他一起放风的那三个政治犯同住一间囚房。两个比较年轻的政治犯，一个是消防队员，他是在星期天，在离兵营很远的地方，劝人在斯德哥尔摩的呼吁书上签名的时候被捕的。另外的一个是机器脚踏车送货工人，他是在抗议报馆发表纳粹分子的回忆录的示威游行时被捕的。两人在被捕以后都在监狱的病房里躺了一个月。

第三个政治犯，是小学教员，三十五岁，戴眼镜，家里有三个孩子，特别爱好左拉的作品。他是因为在敌后地下军里当军官时的事情，被判了一年徒刑。这件案子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判决。他曾经“没有接到命令”，“闯进”一个在貝当手下当过部长的老教授的寓所。那个老家伙是个莫拉斯^①派的教授，一贯在大学生中间传播污蔑共和国的思想。这位前任部长把他的免于起诉的判决书象勋章似的挂在身上，收回了他的寓所以后，开出了一张被这位敌后地下军官“偷”走的莫名其妙的物品清单。他的官司打赢了。他现在安安逸逸地继续在书房里的“被杀害的烈士”布拉西亚^②和飞力浦·亨利奥^③的象片前面供鲜花。

① (1868—1952)，法国法西斯政论家，德寇的忠实走狗。法国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

② 莫拉斯所主持的《法兰西行动报》的评论记者。

③ 法国法西斯党徒，第二次大战期间与德寇合作，一九四四年任敌伪情报局秘书长。

“蹲一年班房，出獄后就找不到教書的飯碗了，”小学教員說。

柏納·舍弗曾經和他的同事組織一个代表团，去見典獄長，要求把他們的这几个当事人关在一間囚房里，并且給他們政治犯的待遇。典獄長接見他們時的那副神气，好象他們也是犯人似的。

“我請你們注意，在这儿我是主人。我不管律師休息室的閑事，也請你們不要过問我的監獄。”

拉适不停地嘮叨，米石尔一直沒有理睬他。米石尔想的事情很多：每天跟柏納进行的談話啦，飢餓啦，被惡夢、跳蚤、臭虫和从身上跳过的老鼠搞得睡不着覺的不安的夜晚啦，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恍惚啦，等等。他想到了要求釋放他的委員會，想到它是跟保护厂里被解雇的工人的委員會联在一起的；他不知道同志們是不是扩大了这两个組織。他知道預審推事每天都收到許多要求釋放他的信。他有的时候想到自己牽連在这个案子里，就跟想到一个素不相識的人似的。“这些信总得起一些作用吧，”他一直在想。有的时候他早上醒来，怒火和希望活下去的愿望在心中燃燒。他知道監獄檢查处扣留了他不認識的朋友写給他的十几封信；为了这件事，他还給典獄長写过信。自信心使他忘記了飢餓、跳蚤和臭虫；監獄再也不会使他意志消沉了。

有一天(那天他正要发出他給典獄長的第十六封信)，一个鑲着金牙的馬賽人来代替拉适。这是一个靠开賭場为生的人，因为在一間小屋里設輪盤賭，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新来的难友发表了一些政治見解：

“政治？唉！……我可不搞这玩意儿，因为風險太大。不过訣窍也就在这儿。有的人在下手的时候，手里有一千万法郎，他

們在下注的地方押上一个部长和几个議員，就用不着再操心了。（他用两只大拇指勾背带，可是忘了那儿已經沒有背带了）我呢，我在下手的时候，手里什么也沒有，充其量不过認識几个警察，我只能当个打杂的。所以沒賭以前我就輸定了！結果是两面不討好……因此，在服兵役的时候，他們总是在注意我，那股别扭劲儿就可想而知了！”

他把字音咬得清楚，仿佛可以放在嘴里嚼嚼似的。米石尔不住地嘀咕：“这家伙是个密探。”不过他覺得跟馬賽人在一起比較放心，因为他只顧談自己的事，不問你在想什么。“輪盘英雄”和顏悅色地打扫囚房，他說：“在这儿，我們可以打扫打扫，平常可不能讓娘儿們养成坏习惯。我在家里从来不自个儿燒水：應該讓娘儿們学会尊敬丈夫。”他又說：“无论如何，我不懂政治，照說，搞政治多少总得有点好处。而你却付出很大的代价，也真是少见！”

老航海家（他以前在邮船上的酒吧間里当过侍者）講他在女乘客中間的艳遇：“特别是二等艙，你只要弯弯腰就行了。”

囚房里的另外一个囚犯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略微有点胖，額角很低，不大說話。看守告訴米石尔，这个囚犯当过多里奧^①的卫士。米石尔又給典獄长写起信来了。可是多里奧分子却一直留在囚房里。米石尔跟三个政治犯开始拒絕喝中飯的湯。每一次送飯的囚犯送湯来的时候，他們就一齐叫：“把你們的浆糊带回去，餓死人的凶手！”接着在走廊里又听見四个喉嚨发出的叫声：“我們是政治犯！”几乎所有的犯人都参加了这个絕食运动。

①（1889—1945），法国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化的政客之一；年輕時曾当冶金工人，起初参加共产党，叛党后另組法国人民党；法国淪陷后，死心塌地地作統粹的走狗，作恶多端；一九四五年隨德軍潰退到德國，死于乱軍中。

刑事犯也拒絕喝那既不能充飢，又淡而无味的湯。“把你們的漿糊帶回去，餓死人的凶手！”“他媽的！我把湯潑在你臉上！”一聽見這種叫聲，就知道已經十二點鐘了。

“我早就對您說過，”日班看守對米石爾重復說。“說實在的，我倒是不討厭你們，不過你們這些房客也實在難伺候。”

在接待室里，柏納把吉蓓爾特托他帶來的巧克力一小塊一小塊地送給米石爾。米石爾很喜欢巧克力。他們對怎樣準備辯護談得很少（其實有什麼好準備的呢），對最近發生的事情却議論不休。米石爾收到一封信，這封信簡直不象是克來伯大街的那個穿皮大衣的姑娘寫的：

我現在沒有權利不理我的小鬧鐘的鈴聲了。如今我总是乘乘客擁擠的地下電車。米石爾，現在我才真正地愛你。

米石爾每天夜里一躺在床板上，就伸開一只胳膊，好象有一個頭睡在自己的肩膀上似的；他自己想想也覺得可笑。在臭蟲把他咬醒的時候，他就喊他想出來的第二個口號（這個口號已經被監獄里的犯人普遍採用了）：“我們不要臭蟲！我們不是死牲口！”馬賽人、政治犯以及監獄里所有的“頑固分子”都跟着喊起來了，喊口號的聲音彷彿在替查夜的看守的脚步聲打拍子似的。有一天夜里，那個穿一雙擦得雪亮的長筒靴子的青年看守，提着一串鑰匙，走進米石爾的囚房。米石爾站起來，把兩隻拳頭放在胸口上。馬賽人跳下床，不懷好意地盯着看守的小肚子。多里奧的衛士假裝睡着了。

看守一面恬不知耻地退出去，一面尖聲叫道：

“等着吧，我會教訓你的，圭亞那的苦役犯，毒蛇！”

他的鑰匙在囚房的門鎖上轉了好半天。

多里奧分子討厭米石尔一直叫他“納粹屠夫”，要求換囚房；他在監獄里的名聲很好，所以他的要求當天就得到了滿足。

現在只剩下米石尔和馬賽人了。米石尔想說服他一起對圖書館的藏書太少提出抗議。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不看書嘛！我以前看達達蘭，^①這種書真有趣。可是眼下我只看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如果你還沒有看夠的話，那再好也沒有了！”

有人嘖嘖地敲門。有一撇花白胡鬚的看守叫道：

“白里耶，接見！哈，那個女的長得好漂亮！”

被准許來接見的只有他母親一人，可是她前天已經來過了。今天是個空檔，輪不到他接見。舍弗萎沒有跟他提起這件事。有花白胡鬚的看守把他交給另外一個看守，那個看守雖然悶聲不响，但是相當和善，他在一間小屋門上敲了几下說：“喂！快点！還有別的人等着哩！”米石尔沒有把握地說：“不必這麼催他，我可以等一下。”看守笑了笑，說：“說得倒好听，用不着可憐他，這家伙殺死了一個鄉下女人和六個孩子。”犯人出來了：年紀還很輕，有佝僂病，眼睛沒有神氣，兩只手直打哆嗦，象個螻蛄似的恐懼不安。在兩排對稱的小屋中間，隔着兩道鐵柵。象一只關在鐵籠里的野獸似的，一個看守在兩道鐵柵中間走來走去，遮住了對面走進來的人影。起初米石尔只看見很大的一束郁金香：淡紫的、紅的、黃的齒形花瓣，象塗上了漆似的發亮，花儿很美，簡直不象是一束真花；使他恍惚看見了節日的櫺窗和公園里的草坪。一想到他渴望的自由，他就覺得胸口上好象冷不防地挨了一拳

① 達達蘭，都德的小說里的主人公。

似的。郁金香后面的人影起初模糊不清，后来才突然看出是吉蓓尔特，虽然伸手够不到她，但是确实是她。刚进来的和马上就要出去的犯人隔着两道铁栅跟家属说话的声音，响成一片。吉蓓尔特压倒了所有的声音大声说：

“米石尔！米石尔！”

她仿佛在一条大路上追他，生怕他一拐弯就看不见了。她的声音里有点儿泪音。他的两只耳朵嗡嗡作响。他楞了一会儿，就想到什么说什么：

“你是怎么来的？”

“不是我，是人民后援会的代表！”

她无力地笑了一下。隔着两道铁栅，她的面色显得特别苍白，嘴唇特别红，头发也特别黑。米石尔简直认不出他日夜思念的那个人影了。

“喂，我觉得你的个子很小。我看惯了你的画像：你的头有一公尺高……米石尔，柏纳对你谈过我的事了吗？”

“谈过了。”

她把嘴唇靠在铁栅上，说：

“米石尔，这是我们言归于好的一吻。”

他把嘴唇缩成一个圆圈，伸进铁栅的一个菱形格子里；他们隔开一公尺，向空接了一个吻。别人讲话的声音吵得他们无法把重要的事情，把萦绕在心头的千言万语都说出来。有的人在叫：“你以为我是在这儿过节吧，不过没有吃的东西。”“我跟律师谈了两个钟头，那家伙简直是个笨蛋。”聒得他们两人什么也听不见。看守敲敲隔壁的小屋；一个南方人的声音叫道：“我完全是属于你的。”他们连一会儿清静的时间都得不到。他们彼此呆望着对方被铁栅遮得变了样的脸。米石尔怪自己不该把这几

分鐘白白地放過去，他以前不敢妄想的這幾分鐘接見的時間馬上就要過去了。

“你对你的工作習慣了嗎？”

“別說了，米石爾，我可怜的朋友，你干嗎還替我操心？”

兩人呆呆地望着。不用說，她早就准备好第一次見面時說的話；這些話現在都想不起来了。

“按說，我的变化不見得比你的大，”他大聲叫道。她會不會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是承認他過去的錯誤，並且請求她原諒呢？

她問他：

“告訴我，你看見這些花高興嗎？”

“當然高興！”

她片片斷斷、沒有連貫地談那次的“義賣”，喊“停止越南戰爭”的口號，象征和平的五一勞動節，她的工作和她的七樓上的小房間。

“你知道，現在口供已經問完了。柏納認為很快就要開庭，不然他們不會拒絕交保釋放。”

“很快就要開庭？已經兩個半月啦！你一定很煩悶吧。”

他點點頭。她的每一句話對他都是寶貴的，因為它們使他擺脫了忧虑而絲毫不讓他感覺到內心的痛苦。他說：

“那當然，你知道，當然沒有在海上玩兩個月痛快，不過總算是過去了！”

“白天你做什么呢？”

“斗爭唄，”米石爾叫道。

她對他講她到了監獄里，要求見“和平戰士白里耶”，那個看守起先沒有注意，剛說了一句“戰士”就趕緊改口說：“被告白里耶。”

看守敲敲門，輕輕地說：“白里耶，還有許多人等着呢。”米石爾要把她看個夠：他不敢担保在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覺的漫長的夜里，是不是能清清楚楚地想起她的形象。

“米石爾，我愛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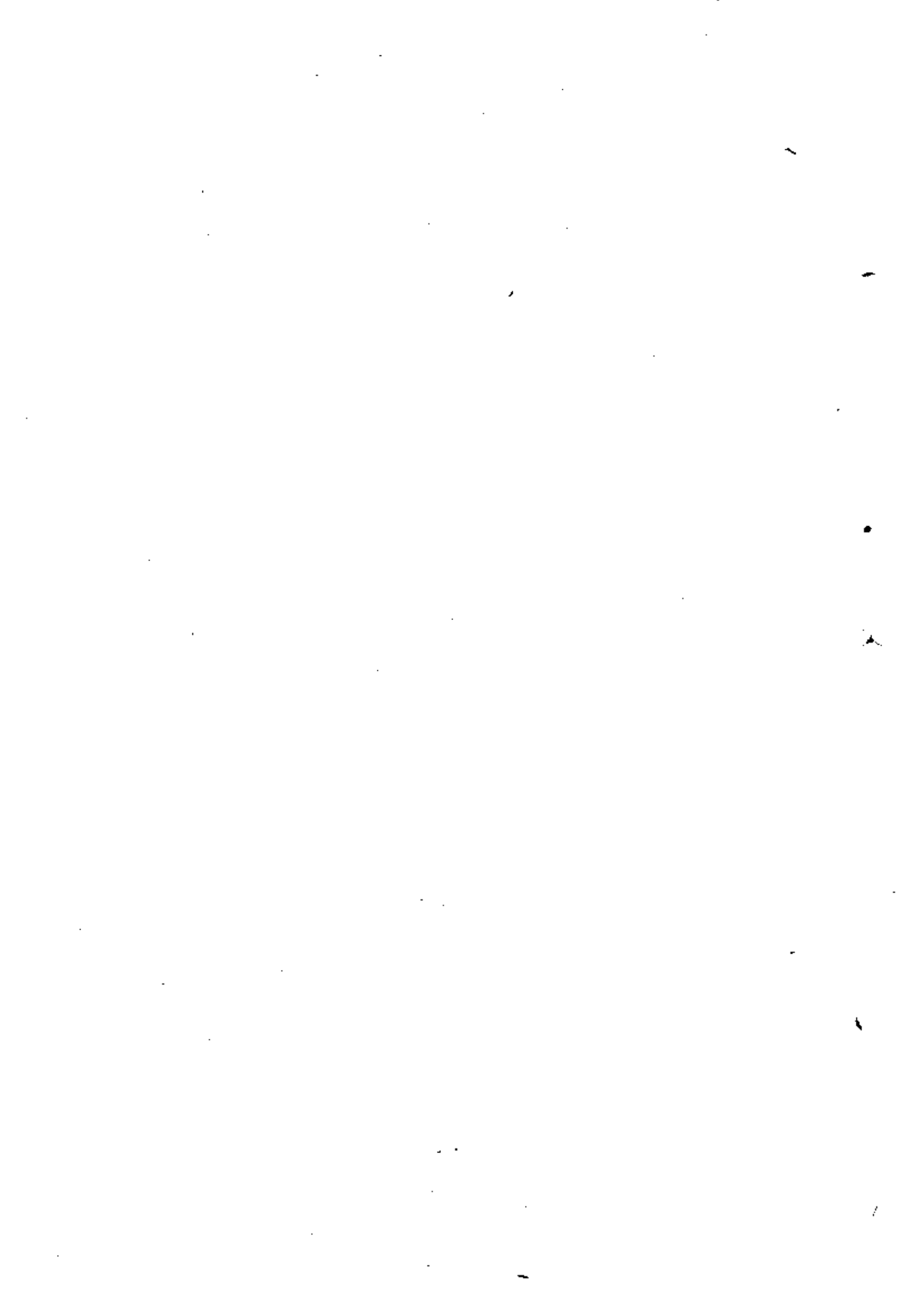
倒是她露出向他求救的神氣來了。他點點頭。雖然旁邊的人吵得很厲害，他還是拚命地叫：

“你知道，我也同樣地愛你！……”

看守把門開了。他的最後一瞥從吉蓓爾特身上轉到郁金香上；他把那束鮮艷奪目的花永遠記在心頭。

一連兩天的工夫，他不再給典獄長寫信，也不大開口。他托柏納告訴吉蓓爾特，叫她在判決之前不要到法庭上去。他覺得他時時刻刻同她在一起生活，同她一起笑着聽馬賽人的故事，甚至在他大嚷大叫或者寫信的時候，她也在他身邊。在他沒有失去自由之前，兩人見面時神經很緊張，而現在他却感覺到離她更近了。他相信他現在最了解她。看啊，現在出現在他面前的是新生的吉蓓爾特，跟他夢中的吉蓓爾特一樣溫柔，不過不同的是，現在出現的是一個在充滿了陽光的世界裡、開始了獨立生活的、新生的吉蓓爾特！他費了一番艱苦的努力才得到的寧靜，一下子垮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渴望歸去的幸福心情。他多么渴望跟新生的吉蓓爾特手拉着手，在大街小巷中間閑逛啊！

第四部



第一章

訴 訟

法警給被告白里耶開了門。剛才他走下囚車，一見到太陽就快樂得什麼似的，可是這兒窗口狹小，很難見到陽光。擠滿了人的法庭，在米石爾眼里，仿佛是一幅油畫：畫上，他最熱愛的人和他最憎恨的人擠在一起，簡直象魔鬼招來的諾亞方舟的乘客。

離開了孤獨的囚房，他不知所措地在被告席上坐下。法庭（這個將要決定他的自由的舞台）里突然騷動起來了；他兩眼發花，無法看清那些人的面貌。過了幾秒鐘，各人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柏納·舍弗抓着他的胳膊：

“你覺得怎麼樣？不舒服嗎？”

“不要替我操心！今天要出力的是你，不是我。”

米石爾勉強露出了一个笑臉。

在法官席的空位子對面，他看見了一個《人道報》的記者，一個穿方格子襯衫的紅頭髮的高個子，正在往一迭子圖畫紙和一本筆記簿上塗東西。那兒大概就是記者席了，其餘的人他都不認識。記者席後面坐着一隊法警，長槍放在兩隻膝蓋中間。其餘的警察有的圍在大門口，有的擠在那邊的幾個空位子周圍，柏納說那兒是原告席。

在門口和那一隊帶長槍的法警當中的兩壁中間，坐着的都

是“自己人”。“我們的人，”米石尔对自己說。他站起来向戴着一頂黑帽子的母亲微笑。这些日子如果没有左邻右舍的特別关怀，她在鶴鷄山的日子恐怕还要难熬哩。米石尔讓自己在感激、怀念和怜惜的情感的波濤上漂蕩了几秒鐘。“如果她有勇气，只能說她是天生如此，我們从来沒跟她好好地談过。”……里沙把他的茜蒙娜也带来了，这个爱打扮的姑娘很激动，随时准备着上演一个悲剧式的弟媳妇的角色。

“自己人”。……米石尔恨不得跳出被告席，跳到他們中間，擁抱他們，抓住他們的胳膊，拍拍他們的脊梁，在他們中間大笑一場，一直笑到淌眼泪为止。他又想起了那个偉大的夜晚，那时他們往下拋铆釘，每一个人的动作都对他們的勝負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們好象一个长了数不清的肢体的身体：“我們是一条蜈蚣。”在監獄里，在人家审問他，在他孤軍作战的时候，他一直都在想念他們：孤独和无能为力，比受到鞭打更令人痛苦。

高个子阿尔培是特地請了半天假来旁听的；比埃尔·奥坦也来了，他最近才在圣土安一家大工厂里找到工作，若娜曾經从五金工会的医院里写信給他：“米石尔，我生了一个女孩子，名叫卡德琳，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就做她的沒有受洗禮的教父吧。”阿尔培，比埃尔，还有若若……明天要做被告方面証人的雅克和諾来……現在無論什么东西都不能把他們大伙儿分开了。他們举起两只握在一起的手，向他表示敬意。比埃尔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到被告席旁边。“开庭……”的叫声把大家紛紛致敬的囁嚅声压下去了。法警举枪致敬。几个穿軍服的軍官，袖子上有好几道

① 据《聖經》《創世記》記載，諾亚依照耶和華的吩咐，造方舟容納家人及鳥兽在洪水中得免于难。

金錢，占据了政府特派員的席位。“为了控告我，他們几乎开来了一营人呢。难道說他們还怕一个人办不了嗎？”米石尔朝旁听席轉过背去，瞧着庭长仔細整理好衣褶，慢騰騰地坐下。庭长姓石伏。柏納說他今年就要退休了。“难道他戴着这么深的眼鏡还看不清楚！”米石尔想把这位謹慎小心的、博学的司法官的猪肝色的臉分析一下，這張臉簡直象糊上一层包装紙的骷髏。米石尔还没有見過穿法衣的法官；他們活象历史教科書里翻印的紅衣主教。庭长旁边，一个秃頂的人笨重地坐了下来，他整个的秃脑袋瓜上只复着一綫弯成之字形的黑色长发。第三个人的脑袋好象一只拳着爪子的螃蟹。“我簡直是在看狂欢节的化装游藝哪。”在那几个里边穿便服、外面罩一件法衣的人周圍，有六个軍人懶洋洋地坐在沙法椅上；軍服已經穿破了，可是挂勳章的地方还是簇新的。“同志們大概也跟我一样，感觉到是他們怕我們，所以他們要先下手为强。”米石尔蹲在被告席上又对自己說了一遍：“我們可不怕他們。”他对自己說這句話，是为了消除心里的不安。起訴書里他很熟悉的那几段罪状，他記得特別清楚：“……利用一个叫做法国共和青年联盟的組織的支部領袖的威信，煽动他的旧盟員，軍人保尔·拉适，違反軍紀，开小差，并且进行顛复性的宣傳。”

那个执拗的問題又回到米石尔的思想里来了：“为什么拉适不跟我一齐坐在被告席上呢？为什么他在半个月以前就宣布不起訴了呢？他們这一手可玩得不怎么高明。”

他笑了。他想起了拉适最后一次在監獄的院子里放风时的情形；米石尔痛痛快快地揍了他一頓，他事后觉得很高兴。看守当时装做沒看見似的小便去了。

在这坐滿了他的朋友的法庭里宣讀的起訴書，仿佛是一个

毫无意义的新稿文：“……就用这样的方式，参与了一件以破坏祖国国防为目的的败坏军士气节的工作。”

祖国……米石尔想道，在这些大人先生們中間，哪一个在十七岁的时候象我和我們的游击队里的同志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們知道我們不是享受特权的人，不是幸运者。我們知道，要叫大家幸福，非得改变大伙儿的命运不可。凡是从他們說的“群众”中来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幸福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一个法警虽然有点不自在，还是带着一个好奇的笑容，从他的同事們面前走过，把一捆要求釋放米石尔的請愿書放在庭长的桌子上。石伏象赶蒼蝇似的，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法警只好把那一送子請愿書送到書記官面前。

布西街的市場每一天都象内地一个小鎮的集市。一个有傳統色彩的牧羊人赶着一群母羊，高声叫卖乳酪。乳酪是用树叶子包好放在木箱子里的。孩子們跑过去看羊。

一个笑盈盈的胖女人每天在街角上卖报，她吆唤着：“《法国妇女》——《法兰西文学报》——《展望》——《人道报》。”挤在水果摊前面的人一会儿聚在一起，一会儿散开。可是每一次他們聚在一起，虽然只一忽儿的工夫，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說长道短的中心。老頑固，圣日尔曼草地的摆紳士架子的暴发戶，沒有錢也沒有住处的道地流浪汉和省吃儉用的家庭妇女，都住在这一区里。布西街的出言无忌，在这个区里是赫赫有名的。

“我們这条街也有一些值得傳誦的地方，”一个棕色头发的同志对吉蓓尔特亲切地說。“一九四一年，巴黎的家庭妇女在一

个名叫瑪德兰的女同志的领导下，就是在这儿举行第一次反抗占领者的示威游行的。”

他那副神气简直象个中学生：披散在前额上的黄头发，亮晶晶的眼睛，面色象一只擦得很亮的苹果。“敬礼！若若！”她说。她又想起了她和米石尔跟厂里的青联支部的工人结伴郊游，想起了她认为米石尔“把他们两人的星期天白白地糟蹋掉”的那个时期。“我情愿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抛弃，只要我们两人能……”她停在这里，没有再想下去。若若快活的圆脸上带着一个羞答答的微笑，彬彬有礼地从一个酒店老板那里借来一把椅子。他把椅子放在那个卖民主报刊的女人旁边，自己站在椅子上，椅子正好靠近卖蔬菜的和卖鸡蛋的摊子，面前站着三行排队买菜的人。他开始讲米石尔的遭遇。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所以要这样跟诸位谈话，是因为我有一个同伴现在正在巴黎军事法庭上……”

太太们从她们安于现状的麻痹状态中清醒过来，她们停止了谈什么生活困难啦，今天天气好啦，没钱出门旅行啦等等无关紧要的话。她们面临着一件棘手的事。必须拿定主意：要么同意，要么就提出反面的论据，她们觉得左右为难了。家庭妇女当中哪有几个天天仔细看报的！“我吗，您知道，我可没空儿关心政治！”这句话说明她们为生活操心的程度：家庭啦，房子啦……至于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天多数的人都参加了选举，难道这还不够吗？

站在椅子上的那个陌生人可能是个煽动家，一个骗子，一个危险分子。可是他的脸蛋儿圆圆的，一只龅牙撑得上唇翘起来，嘴上还带点儿孩子气，使您不由得要信任他。衣服穿得并不讲究，可是挺干净；一双手虽然刷洗过，可是机器上的油垢仍

然留下了許多沟紋。“這是一個青年工人，”公務員和商人的太太們都這樣想，她們是因為怕女用人報花賬，才親自出門來买东西的。“一定是個做工的孩子，”做母親的想道，她們的丈夫也有一雙洗不白的手。

印度支那的戰爭。“是呀，正是這麼回事，太太，我的鄰居的侄子就在那里。唉！是的，真可怕……”“戰爭是可怕的，太太，可是有什麼辦法反對政府呢？”“要是我們一直不反對的話，說不定我們現在每天還要干十二個鐘頭的活哩！”在排隊買菜的人當中，各個階級的看法都不一致，就象醋倒在油里一樣，分得清清楚楚。若若不是個演說家：他不過是把他心裏的感覺說出來罷了。

“我母親是個虔誠的信徒，她說天主不可能喜歡這個戰爭，因為我們不應該殺人，我們應該相親相愛。所以天主一定喜歡那些為了反對這個不正義的戰爭而起來戰鬥的人。”

小販還繼續做他們的買賣，不過他們為了要聽清他講的話，工作已經慢下來了。买东西的人也繼續付錢，打開他們的網兜，說一聲：“要九十法郎一公斤的。”大家都在悄悄地議論。賣報的女人突然笑着叫了一聲：“二十二！”^①一個警察走了過來。若若神態自若地把椅子還給酒店里，老板抱怨着說：“要是我早知道，您就借不到椅子了……我可不想跟警察老爺找麻煩……您這種宣傳……”不過他還是問了問詳細的情形。吉蓓爾特和一個有金黃色頭髮的女同志傳遞簽名的單子……“請您想一想，一個除了把要求停止戰爭的傳單交給別人以外，什麼壞事也沒做的青年人，現在却在……”有的女人興奮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說：“可憐的孩子！”有的女人好像怕警察盤查似的，匆匆忙忙地簽了個

① 意思是叫大家當心，請參閱第 187 頁注。

名字。那些拒絕簽名的女人，唧唧噥噥，或者低着頭，腦海里帶着一個問號走了。

“我能待在法庭里該多好啊，”吉蓓爾特又說了一遍。

舍弗婁小姐說(她已經說了十遍了)：

“現在正是應該替他出力的時候。案子還沒有審好。我們現在正應該喚起人們的注意……”

被告的身份很快就問好了。兩隻手放在木柵杆上，米石爾站着陳述自己的意見。他拿出裝配工的功夫，早已把他要說的話“裝配”在一起了。到了最後，旁聽席上的人和他自己的憤怒給了他力量，他決意用他臨時想起來的、每天用慣的話，代表坐在司法警察的步槍後面的全神貫注地聽他發言的人說話。開頭的時候，他的聲音很低，因為聲音是從喉嚨里發出來的，所以連待在法庭另外一端的人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他把事先打好的腹稿的開頭的一段背過之後，接着就任意發揮了。

“審判長先生，各位先生，我仔細地聽了起訴書。請允許我說一聲，各位先生，我不知道我就是起訴書的被告。我從來沒有勸拉適開小差；這一點，案子本身馬上就能証實。拉適，自從他入伍以後，我一直沒看見過他。有一次開會，我是在散會的時候遇見他的。他要跟我談談。我另外還有約會，可是他一定要找我談話。他對我說他要開小差，不願意到越南去。我把我的看法，把我們國家里的任何一個共產黨員的看法，告訴了他：從為保衛和平而鬥爭的觀點來說，一個人開小差沒有什麼意思。我勸他最好還是對兵營里的弟兄們解釋越南戰爭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的，

这个我做过，审判长先生，我承認……”

米石尔轉过上半身来望着听众，他靜靜地望了几秒鐘，誰也沒有喘气，他們好象是通过他的呼吸而呼吸的。米石尔差不多把这件案子和威胁全都忘了。同志們都同意……

“是的，这个我做过。我对他說要反复說明真理。要說明資本家是在拿我們的血去填滿他們的錢柜。为了挽救他們的百万財富，他們不惜牺牲我們二十岁的青春。战士的每一封信都揭露了这次战争的可怕。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轉載这种信件和証据的报刊交給拉适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在書店里公开出售的和我們游行时公开散发的杂志、小册子交給他的原因……是的，我愿意，我們所有的人都愿意那些有到地獄里去的危险的青年都看見这个真理。在这个地獄里，他們将要发瘋，死亡，并且撒下毁灭和死亡的种子……”

他喘了一口气。坐在米石尔对面的政府特派員，圓臉，尖鼻子，戴着一副眼鏡，象一个圓圓的月亮一样，露出一副呆板的光芒。就是为了他，米石尔才用他独个儿推敲了很久的一篇发言稿的最后一段来結束自己的陈述：

“我們生活在一个建筑在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原則上的国家里，已經一百五十年了。非常抱歉，审判长先生，各位先生，我不明白，爭取和平的言論怎样能够破坏軍队的士气，怎样能够颠覆我热爱的，并且渴望看見它永远自由、富强、幸福的祖国！”

米石尔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既不表示憤怒，也不露出忧伤，心里觉得很高兴；他不愿意在发言里流露个人的情感。旁听席上的群众明白他們已經借米石尔的嘴把他們心里的話說出来了。他們高举着双手，第一次喝采的声音馬上就要迸发了。那个戴假发的陪审推事向庭长俯下身去。石伏举起他的細小的手指，用

一种減輕重音的尖声尖气的声調嚷道：

“你們一示威，我就把你們攆出去，我先通知你們：一有聲音就攆。”

大家把手臂举在头上，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是誰想出来的这个无声的喝采，这个表示敬意，表示大家團結一致的办法呢？每一个人都認為是自己想出来的。石伏庭长虎視眈眈地瞅着旁听席。

米石尔几乎沒有听见头两个原告証人說些什么：两个都是警察，一个是小个子，有一張馬臉，另外的一个是个胖子，在路易一腓力浦式的假領上露着一个双下巴。他們带着习以为常的职业性的冷淡，一个接着一个宣了誓。“我說的都是老实话，有啥說啥。”这句话是他們每天的例行公事。他們用一个下級軍官报告时慣用的那种匆忙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講了一些違背良心的証詞；他們还不知道他們所用的句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呢：“搗乱者，可疑分子，警察局的老主顧，破坏公共秩序。”

“为什么不說我敗坏风俗呢？”米石尔这样想着。舍弗葵律师提了一个問題，他們两人都先后承認对本案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保尔·拉适，乱蓬蓬的紅头发，肮脏的軍服，走进法庭，引起旁听席上一片嘘声。拉适发慌了，他开口說：

“审判长先生，这个白里耶，我可以說我早先很信任他。大伙儿都信任他，他是我們的榜样；这个小伙子，他活着就是为了搞政治：睡覺、吃喝、女人，都沒有政治重要。要說他是个政治狂人，实在再恰当不过了。証据是：出事的那天晚上就有个漂亮的小妮儿，打扮得花花綠綠，非常迷人……”

“够了，够了，”庭长說，显然有点不耐煩了。

“审判长先生，您可不能生我的气。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的老头子是个穷光蛋，就是这样。早先我很信任白里耶，因为他说起话来简直象一本字典。这个家伙，要是他对我说：‘你到警察局门口大声叫：该死的東西，’我也会干的，”拉适傻里傻气地一面说，一面挖鼻孔，这是他的习惯。

法庭里的人都忍不住想笑，可是他们竭力忍住了。柏纳·舍弗向木栅栏走去：

“审判长先生，请您回答我，究竟是誰在侮辱公安人員？被告呢，还是原告？”

“律師先生，請您不要打斷証人的話，”政府特派員說道。

“哦！政府特派員先生，我情愿把这个証人讓給您，”柏纳伸开两条手臂，律師長袍的兩只寬大的袖子也蕩了下來，他帶着傷心的神氣說。

拉适叙述他“觉得不应该杀害越南人”，不知道米石尔是不是可以帮助他开小差。

“可是他不愿意这样……他就跟《瑪德龙》^①那支歌儿一样，他不是要一个人，而是要一团人开小差。”

米石尔想起了他給典獄長寫的那十五封信。“典獄長先生，我不能保證我永远能克制自己，我的拳头有一天会不由自主地要打人。这个卑鄙的东西是一幅活諷刺画，他的目的是要我憎恨我所尊敬的东西，因为他把它们统统給糟蹋了，污辱了。”

辯護人正在問拉适：

“您肯定不是您自己有开小差的念头嗎？”

① 歌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人最愛唱的歌子，歌詞表達了兵士的厭戰情緒。

“可能是我先起了这个念头，不过我，当时我脑袋里乱得很，”拉适沉吟道。

“白里耶对您说过不应该开小差的话吗？”律师追問他。

“他对我說必須集体拒絕服从，”拉适口齿清晰地說，对他說的这个漂亮的名詞十分得意。

“他除了叫您散发他交给您的那些小册子以外，沒有給您别的指示嗎？”

“难道您認為这些东西还不能把那个婊子兵营搞得乱七八糟嗎？”拉适說。

- 从証人开始回答問題起，法警已經是第五次把一迭請愿書和电报放在法官的桌子上了。

石伏庭长看了一眼那堆要求釋放被告的請愿書，两片嘴唇并成一条綫。他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居然有人敢对法院的不可侵犯的客觀精神加起压力来了。人們贊成或者反对政府，可以用选票表示意見。但是，如果他們命令政府官吏怎样尽自己的职责，风气一开，我們就变成了无政府主义，不折不扣的俄国式无政府主义。一方面有这許多違背法庭慣例的信件。另一方面，这个无賴鬼又糟蹋了祖國的語言，石伏一向認為只有祖國的語言可以跟司法官同日而語。在家里，他那四个孩子虽說也染上了中学同学的坏习惯，說什“玩意儿”啦，“嗨”啦，“糟糕”啦，等等的字眼，但是还是尊重他的出言不俗的精神的。語言一直是文明的最高标志。石伏庭长二十年来一直在法律界服务，为了法学，他連自己的眼睛也弄坏了。他已經尽了“社会的最高祭司”的职责。明年他就可以专心写他的《拿破侖时代以后的不动产判例考》了，他要把他退休后的全部精力都花在这部著作上。这件案子很討厭。再說，庭长先生也討厭在舍舍一米迪这个肮脏

而无尊严的法庭上动肝火。他不喜欢有共产党人站在被告席上的案件。他讨厌共产党人：在莫斯科，司法和行政可怕地混淆在一起；大家都这样想。可是我们的警察机关为了揭发共产党的阴谋，竟然用象拉适这样的人，实在是一个错误。庭长默默地望着他手上的那些连女性也羡慕的细长的手指，想道：共产党人最会利用我们的缺点。那几个将军的卑鄙的勾当也同样地被他们利用了。

舍弗娄律师的声音（至少他有一个受过教育熏陶的声音，措辞优雅，不过有人说他也是共产党人）打断了庭长先生的沉思：

“总而言之，证人自己没有主意，完全是在米石尔·白里耶的影响下行动吗？”

“正是这样，先生，是这样，律师先生，”拉适得意地承认。

“那么在您没有见到白里耶以前的那个阶段，是谁影响您的呢？”

“白里耶，”拉适说，他不明白提问题的人的用意。

舍弗娄的一只袖子指着被告，另一只指着庭长说：

“审判长先生，各位先生，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远距离的磁石吸力问题。如果我对科学的兴趣胜过我的怀疑的话，我应该请庭长命令进行一次精神病鉴定。”

旁听席上没有马上起什么反应。米石尔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所有的推事都摀住嘴笑了。军官们轻蔑地瞪了拉适一眼，表示对他的感激，平常只有“非洲惩戒营里的猎获物”才配享受他们的这种眼风。舍弗娄律师接着说下去：

“审判长先生，我没有另外的问题问这个证人了。依我看，这个人的在场就足以证明是警察机关指使他这样做的，而受害的却是我们。在原告方面，拉适是以一个受了共产主义宣传所迷

感的青年勇士的身份出庭的。审判长先生，諸位先生，你們天天看慣了被告席上的流氓和慣犯，一眼就能够看出拉适是一个最典型的警察局的密探、懦夫和无病呻吟的人。在这儿，誰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沒有站在被告席上。总之，最好还是拿一把扫帚把他扫出去，好讓大家呼吸一口新鮮空气。”

保尔·拉适以后是“牢騷家”讓·杜朋，那个偉大的夜晚以后，人們給他起了个“奸細”的綽号。杜朋沒敢看米石尔。他穿一套藍灰色的衣服，臉上的紅色斑点特別惹人注意。他仿佛忘記了說土話的習慣，走路也不象以前那样搖搖擺擺了。他用誠懇的聲音宣了誓，大声地介紹自己：

“冶金工人，洛尔与包席的高級鉗工，无党无派，沒有参加任何工会，沒有参加任何組織，这一点是我特別引为自豪的。”

法庭上的全体人員都集中注意力听他；政府特派員向前俯着身子。

在旁听席上，洛尔与包席的被解雇的工人鴉雀无声。“这些人还会对他有幻想吧……”米石尔想道。不过自从那个偉大的夜晚以后，誰也不再相信“牢騷家”了。

“审判长先生，各位先生，”讓·杜朋象演話剧似的，用宏亮的声音开始說。“关于这个案子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認識白里耶。他是个煽动家，有一种独裁的脾气，是个凭一时的情感輕举妄动的人。他对所有接近他的人，特別是那些青年人，有驚人的影响，把他們推向专制主义，从而丧失了人类最神圣的东西——个性……”

柏納·舍弗姿突然站起来。庭长伸出他那好象小姑娘的手指說：

“律師，我不允許您干涉。您接連不断地打斷別人的发言，我

認為这是蔑視法庭。”

柏納鞠了一躬，坐下。在旁听席上群情激动的嗡嗡声中，杜朋結束了他凭所謂“公正的良心”所作的証詞。米石尔的辯护人冷冷地对証人說了几句話，提到“牢騷家”在車間里发表的破坏工厂的演說，并且提出六个証人証明这件事。

庭长有点窘，开口問道：

“証人記得这次演說嗎？”

讓·杜朋突然面色鉄青，他又恢复了搖搖摆摆的习惯，轉弯抹角地說：

“啊！您也知道，审判长先生，在車間里我們是有可能受到別人的引誘，說这种傻話的，再說，我当时想看看同伴們有什么反应。”

柏納伸开两只袖子說：

“在占領工厂的那天夜里，有人看見証人站在警察局长和保安队长旁边。这一点我可以找一百个人証明。請庭长想一想在全副武装的保安部队和赤手空拳的工人之間的那种战斗气氛。請設想一下，一个工人看見了一个一向被自己当作自己的战友的同事，跟敌人陣营的參謀部成員站在一起，跟那种专门拘捕、毆打、伤害甚至杀人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会作何感想！”

“律師，您用的是內战时期的詞汇，”政府特派員叫起来了。

“請檢察席不要誤会我的意思，”柏納用更柔和的声音反駁道。“我是从一个为自己的面包斗争的工人的观点出发的。我不知道特派員先生跟工人們有沒有很多的来往；可是我，我認識他們。我愿意帮助法庭了解，一位劳动者对这个自翊为‘沒有参加任何組織的自由人’的証人，有什么感想。当然，他确实沒有参加工人階級的任何組織。他甚至参加了反对它的組織。可是另

外一方面，他却很明显地参加了警察机关的组织。”（“他们不了解，”柏纳想，“他们不可能了解我们。”）

“律师，您这是污蔑警察机关，”检察官又叫起来了。

“我证明了某一个人跟警察机关同谋，这就算是污蔑？政府特派员先生，这不是什么污蔑，这不过是对今天出席的警务人员的一个不大中听的评价罢了。”

检察席上的情形，就跟证券交易所的大厅里逢到股票涨价时的情形一模一样。检察官彼此交头接耳，打手势，乱作一团，把他们刚才的死板的尊严一古脑儿丢掉了，简直跟在休息室里似的。

“没有问题要问证人了吗？”

“没有了，”柏纳说。“我们已经知道警察机关的看法了。”

庭长请让·杜朋坐在旁听席上，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邀请，立时就走出去了。洛尔厂被解雇的工人的有力的“嘘——嘘”声把他一直送出门外。

正在心不在焉地玩弄着钥匙的庭长，用钥匙圈敲敲桌子叫道：“再有人说话，我就把你们撵出去！”

政府特派员佛达司令和部长办公厅的秘书长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豪华的办公厅使这次谈话显得舒服而有情趣。佛达司令已经上了年纪，说起来实在恼人，逝去的岁月使得他特别象布里大生，^①那是在圣西尔军校别人送给他的外号。相反的，秘

① 法国十八世纪作家博马舍笔下的一个愚蠢、无知、拘泥形式的法官。

書长却很年輕，胖胖的，肥大的腮頰，金字塔式的前額，簡直跟插在兒童房間里的烛台上的蜡燭人一般模樣。

“我了解您的意思，先生，”司令輕輕抽了一口秘書长請他抽的雪茄說。“可是我們無法選擇。很難選出一個理想的告密者，要是不用拉适，我們就沒有人了。不過明天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証人……”

“親愛的司令，象石伏這樣的法官，一個真正屬於上一世紀的人物，不會跟您我一樣重視這件案子。象拉适這樣的流氓，在他和所有的法官，甚至在軍法官眼里……”

“親愛的先生，我再對您說一遍，所有這一切，我們明天都會安排好的。我們明天提出一個理想的証人：一個人事科長，他娶了沃倍男家的一個外甥女以後就離開了沃倍男公司，這個人也恨被告……我們有警察局的情報……”

“嘿！”

秘書长把他的雪茄轉動一下，看看烟葉是怎樣卷起來的。他說：

“我希望您會成功，司令。這個案子一開始就很精……可惜，部長對您的請求很滿意；真的，很滿意。這個案子很重要，我幾乎可以說‘生死攸關’……您也知道，在印度支那處在危險中的時候……”

秘書长喜歡讓人感覺到他在掌握公務員的升調大權。他認為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判斷一個人的好壞。他又在心里背了一遍巴尔扎克的小說里的人物（警官高朗旦）的話：“對我們來說，人不過是一張張記錄卡片罷了……”他結束自己的夢想，說道：

“司令，部長認為您的理解力很強。可就是……”

双方都不希望把这句话说完。

“您以后看好了，先生，以后看好了！部长一定会满意的，”政府特派员赶紧说。“明天的证人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总而言之，白里耶可能要判罪的。”

佛达司令回到家里。他觉得自己的遭遇实在离奇。这件案子没有档案，没有站得住脚的罪状，更没有法律根据。人家叫他受理这个案子，倒好象赏给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结束自己的默默无闻的生活，能够一举成名，升官发财似的。

巴特里斯·安罗耶掀了两下铃，这是叫女佣人的信号。女佣人刚刚下楼：已经七点半了。

“鲁以赛蒂，请你把所有的报都给我拿来；所有的报，是的。你听明白了吗？一份也不要少。”

“是，老爷。老爷也要共产党的报吗？”鲁以赛蒂用同谋者的口气，把末了的几个字说得特别低。

“既然我对你说‘所有的报’。”

巴特里斯一面等报，一面逗佛土斯玩。吉蓓尔特一点消息也没有。舍弗娄小姐很有礼貌地把吉蓓尔特的消息告诉他，但是口气是冷冰冰的。“是的，我们常常看见她。是的，她很好；她在工作。秘书工作。”

只有三家报纸没有把这件案子登在“各种小新闻”栏里。《人道报》用了很大的篇幅报导开庭的情形，三行标题写着：“警察局对米石尔·白里耶的挑衅彻底垮台了。”巴特里斯匆匆读了一遍，注意力集中在庭长的漫画上。“噢，石伏。”他给他打了一个电

話。其實他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目的，不過想問問事情嚴重不嚴重。庭長回答他的口氣近乎粗暴。一個在家里吃午飯的人……簡直不可理解……揉皺了的報紙遮住了藍色的波斯地毯，佛士斯細心地把報紙撕成一條條帶犬牙邊的紙條。古董家又拿起《人道報》，瞧了被告的照片一眼：“這人好象長得挺漂亮，”他頹喪地嘟囔着說，“沒辦法！這樣，她不會很快就放棄他的。”

代表團上午八點鐘就來了。但是站在法院的灰色圍牆旁邊的憲兵只放進去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法庭里已經擠滿了，走開，不要擠在這兒，走開。”可是他們並沒有走開。他們的平均年齡沒有超過二十五歲。

頭痛、失眠和胸口里一陣陣的劇痛弄得米石爾總是在生自己的氣。“誰也不會相信警察的這套騙人的玩意兒，”他又對自己說了一遍。他身上不時有一種類似疼痛的感覺，可是又說不清疼在什麼地方，這大概是恐懼吧：“倘使法官的看法跟警察的一樣呢？”他趕走了這個念頭，不許自己再想下去，他笑了。

史拉兒·戴松進來了，他才清醒過來。奇怪，他看見了人事科長居然覺得有點兒高興，真氣人。戴松使他想起了他們的鬥爭，想起了那種活潑而又緊張的氣氛以及全體同志們的團結一致的力量。戴松使他想起了伐果家的飯廳，想起了那對瑪瑙似的眼睛……柏納·舍弗婁對他說過：“我不許吉蓓爾特到法院里來，只在宣判的時候才准她出席。”

米石爾向法庭上看了一眼。法官們面色開朗，這是一種歡迎的表示。他們似乎挺重視這個運動家似的科長：“原告終於提

出了一个象样的証人。”政府特派員俯着身子，望着他微笑，看他笑的那副神气，仿佛他馬上就要拿出一件从“恶作劇用品商店”里买来的新奇的玩意儿似的。

人事科副科长非常庄严地宣了誓。

“审判长先生，”他說，“我應該說，原告方面傳我做証人使我覺得非常詫异……”

他停下来，两手抓住橫栏，挺起身子，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不符合規定的代表团。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只是从报上看到的。”

政府特派員甜言蜜語地說：

“可是，科长先生，我們知道您很了解被告白里耶……”

佛达司令管工程师叫“科长先生”，把那个“很”字說得特別甜……

“当然，我認識白里耶。一个人事科长應該認識活跃的工会工作者；他們时常組織代表团到我这儿来……”

佛达司令向他的邻座（另外一个政府特派員）眨眨眼睛，插嘴說：

“这么說起来，白里耶是个煽动者嘍？”

戴松微笑了。庭长、推事、軍官都是他那个阶层里的人物。他們說“煽动者”。他自己就常用“煽动者”这个詞儿。

史拉儿在走上証人席的当儿，曾經朝法庭里瞥了一眼。这儿跟他的办公室被走廊里的許多工人代表“包圍”起来的情形一样。戴松想讓这个法庭里的人知道至少他是个了解工人的人。

“我很难回答这句话。最好把‘煽动者’的意义确定一下。”

他发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連他自己也不熟悉的音調；他怕自己說得太快了。

“喏，我的意思是說，白里耶不是个好工人吧？”特派員更有力量坚持着說。

“他們和工人的距离是多么远啊！”戴松想道。他用一种职业性的漠不关心的口气說：

“不是个好工人？不，白里耶可以說是个非常熟練的鉗工。”

“証人誤会了我的意思……”

“又是一个笨伯，”佛达司令想；他想起了跟秘書长的那段談話，于是就一字一頓地說：

“比方說，証人相信不相信白里耶可能因为政治热情而进行破坏？”

如同波浪冲到有石子的海灘上似的，全場掀起了一片鬧声，不过很快地就压下去了。庭长用鑰匙敲着桌子。戴松仿佛又听見了米石尔怒气冲冲的声音：“共产党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斗争的……您大概不常看共产党人的傳单吧……”占领工厂的那天夜里，“牢騷家”杜朋跟他談过他怎样挑衅，他笑着說：“他們沒有上当；那些小子可机伶啦……”机伶？是的……可是他面前的这些人和这位眼睛藏在眼鏡后面的庭长，对这些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白里耶对斗争或者对和平的看法，他們一点也不了解……

佛达司令对他的“了不起的証人”的沉默觉得很奇怪，他固执地說：

“比方說，为了宣傳反对印度支那的战争而进行破坏。远征軍就时常埋怨我們供应的物資都是劣貨……”

“他的工作倒要我替他筹划好……这是什么人事科长！”政府特派員憤憤地想。

史拉儿想起了他的表弟的信，表弟到印度支那后变成了瘋子。乃丽看信的时候說：“您看了这封信还不明白嗎？”……他

又想起了伐果，伐果曾經遞給他一份要求釋放白里耶的請愿書說：“我們差不多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員，不是嗎？可是又怎么样呢？如果他們想阻止我們发表意見，那就干脆剝奪我們的选举权得了……”史拉儿沒有签字。

証人慢慢地回答說：

“凭良心說，我得声明我有一天曾經跟白里耶談过破坏問題。那是在厂里的医疗站受到破坏的时候談起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坚决反对破坏活动，因为他相信应当正大光明地活动。他……”

政府特派員还想挽回面子，他說：

“証人既然是人事科长，說不定在其他的条件下有时对被告的活动有不滿意的地方吧？如果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象破坏工厂的秩序一样，企图瓦解部队的話，毫無疑問，証人也許不会覺得奇怪吧？”

“在其他的条件下”……人事科长从原告席轉过身去，注意一下被告席和被告；四只眼睛相遇，就跟从前角斗时的情形一样。“他們想牵着我的鼻子走吧，要不然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下定决心只对庭长一个人說話。这个人看上去还正直：史拉儿一定要对他說明他的真正的想法；要是原告听了不高兴，那也是活該……他沒有摆他的官僚架子；其实所謂官僚呀，也就是說連您的私生活都发散着警察气息。

“审判长先生，我們这个阶层的人是很难想象出工厂里的那种气氛的……工人和厂方之間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我这会儿好象很矛盾；我的意思是說，多少年来这种斗争一直是工厂生活的一部份。这并不是說我喜欢这种情况，可是在每一个我工作过的工厂里都是如此。白里耶领导这种斗争比别人热心，

毫無疑問，作為人事科長，我是不會高興他這樣做的。可是，我認為，即使在這樣的敵對形勢之下，白里耶也不會做出這種陰險的事來的。他不是這種人。”

儘管米石爾搖頭表示反對，柏納雖然覺得莫名其妙，還是提了一個問題：

“証人相信白里耶可能做出一件以擾亂國防為目的的事情來嗎？”

戴松又考慮了一陣子。米石爾對自己說：“他大概想起了青年工會會員在他窗戶底下喊的口號了吧：‘法國飛機製造業獨立自主！’‘反對肮髒的戰爭！’……”

法官席、檢察席以及整個法庭里的人都在全神貫注地聽着這個衣着考究、安靜莊重的人講話。他又朝被告席看了一眼，米石爾沒有看他。戴松的話講得很慢，他用的是在職工代表面前宣讀“管理處的決定”的那種冷淡的聲音：

“審判長先生，我既不相信也不贊成白里耶的政治見解。不過要說愛國主義，他却一直在呼喚大家熱愛祖國。說句老實話，他對這個很熱心，而且表現出很有才幹。說不定您要反對我的意見，說他不過是在重複表達他的領導的思想。不過……我不過是把我的經驗告訴您罷了。”

他又不言語了。庭長讓三十秒鐘在死氣沉沉的寂靜中溜過。隨後轉向原告和被告，問：“還有問題沒有？”政府特派員搖搖頭。

史拉兒在旁聽席上坐下。他覺得又疲乏，又驕傲，正象考完“職藝”的畢業考試的心情一樣。

石伏庭长違犯了自己頒布的家庭法令，在飯桌上一直沒開口。

石伏太太和孩子們偷偷地交換了几个不安的眼色，試探了各种話題，接着也沉默起來了。那个法令規定飯桌上应有快乐的談話，不得涉及工作和政治，也就是說，應該有能够使精神得到休息的談話，司法官时常說：“跟軍隊中兵士得到休假的許可一樣。”他告訴他的朋友們，这种心理卫生能使他經常保持精神的愉快。

今天，他的精神不大愉快。

上午很早就退庭了，石伏庭长回到审判厅去办公，查閱判例汇编关于通謀罪的判例。他在过道里碰見了司法部长办公厅的一位隨員，隨員的父亲是他以前的同事，現在在內地一个高等法院里当推事。那个年輕人表示对这次巧遇很高兴……不过有点过于殷勤。“他是在这儿等我的，”庭长这样想道。在办公室里一張脫了毛的綠絲絨旧扶手椅上坐定以后，这个“很有前途”的孩子（他两次获得师范大学入学資格）取出他的烟盒和鍍金的打火机。他談到工作上的种种困难，“討厭的使命”，社会的混乱，以及“由于法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不穩定而带来的种种困难”。石伏庭长很客气地应付他，可是一点也沒有表示同情或者鼓励。

“再說，您也一样，审判长先生，您此刻正在完成一件困难的任務。剛才开庭时我也在那儿旁听。”

石伏庭长又一次罵自己的眼睛不好。他剛才沒有注意到这个年輕人也在法庭里。同时这一次巧遇的目的也清楚了。部长办公厅的隨員言归正題。他开始声明他尊敬司法机构的独立，談到行政和司法的“神圣”的互不干涉制度（“我們不是在专制制度下过日子，真是謝天謝地”）。石伏庭长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

要是換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們，就會注意到他那兩片扁平的嘴唇連接處的两道溝紋加深了，鼻孔也發白了。但是辦公廳的隨員不知道這位司法官不露聲色的憤怒的特徵，繼續談下去。他委婉地說，正在進行的這件案子將來就是一個判例。如果判決無罪釋放，我們以後就沒有辦法掌握被徵入伍的共產黨人，並且還有引起暴亂的危險。說到頭來，不能不承認印度支那的消息也的確鼓不起兵士出征的興致。

石伏庭長客客氣氣地反駁他說：

“我在这件案子里的責任，不過是確定刑法第七十六條和三月十一日頒布的法令對被告是不是適用。我是個法學家，而不是政治家。”

那位隨員說了一句表面上好像沒有意義的話（司法部各個辦公廳就是用這樣的語言表達他們的願望的）：

“哦，審判長先生，要把一個人的司法官身份和他的公民身份分開，是十分困難的。”

庭長設法換了一個話題。他的交談者沒有跟着他談下去。政府對這件案子非常重視；甚至內閣的命運都和它息息相關。原告方面的最後一個証人顯然是受了賄賂。

“怎麼說，受了賄賂？”司法官不由地打斷了對方的談話。

“是的，是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買通的，當然是這樣，”青年人說，那口氣就跟一個飽經世故的巴黎人把人生的奧妙教給一個鄉下佬似的。

“不過據我看來，恰恰相反，這位科長好像為人很正直，很……”

“審判長先生，您對人類滿懷信心，這一點是令人尊敬的。可惜的是，我們在部里工作，免不了知道好多事情，所以我可以對

您說……”

“不过，亲爱的朋友，这太严重了。用金錢收买証人……我想，要是您能提出証据的話……”

庭长虽然近視，也好像警見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說客的諷刺的微笑。

“您知道，审判长先生，有时候千真万确的事情并不是凭一張廢紙就能确定的……”

談話又拖了一会儿工夫。司法官的儿子为了提醒石伏庭长的“公民身份”，又作了一次嘗試。

他又花了几分鐘的工夫談一般的問題：內閣啦，国家的前途啦，正巧跟被告有关的苏联第五縱队的活动啦，等等。接着他又把庭长恭維了一番，談到他父亲对他的交情，說了一句他琢磨了好久的話：“您知道，审判长先生，司法官这个头衔从某种意义上說，好象是我們的家神。”随后他就离开了庭长的办公室。

上午在离开办公室以前，石伏接到了古董家巴特里斯·安罗耶的電話。这个專門研究十六世紀古玩的专家好象挺为难，他轉弯抹角地抱怨庭长的工作过于繁重，称赞他对国家的忠誠，最后才打听这件案子的消息。庭长的口气很冷淡，古董家好象明白了自己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所以沒有再問下去。但是，为什么象巴特里斯·安罗耶这样一个只跟龙沙的著作和有利可图的企业打交道的人，会关心一个政治案件呢？他和办公厅随員的那場談話使他警惕起来了；他私下里琢磨着，安罗耶在这儿是不是代表美国人呢；他們夫妻俩常常在楓丹白露參謀部的圈子里鉅来鉅去，再說，这也不是一件体面事……

庭长在飯桌上一直沒开口，連吃苹果布丁的时候，也不象往常那样夸奖他的妻子；他嘟囔着說：“丟臉的事情，簡直不可理

解；同样的，他們只要給我提出一个真正的証据就行了。”他沒有喝完咖啡，就动身到法院主持下午的审判去了。

被告方面的头几个証人都是工人。沒有一个象庭长所想象的工人。“当然，（他一面听他們的証詞，一面想）他們是把这些話背熟了来的；他們的領袖早已把他們要說的話反复地教过他們了。”不管怎么說，他不得不承認他們有惊人的記憶力和演戏的天才。因为所有的証人都表現得很誠懇（至少这是庭长戴着眼鏡仔細观察以后所下的判断），他們的聲音既不做作，也不呆板。实在的，庭长听啊听的，不由地問自己，他們真的是把証詞背熟了来的嗎？特别是在句法上有一两个錯誤。可是他們有一种……是的，一种使您感动的朴实的口才。

共产党人的进步并沒有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他們有头脑……有一个証人的发言使庭长特別感动。那个作証的工人已經不年輕了；是呀，他姓什么来？……噢！对了……姓諾来。他的話虽然沒有文学味儿，可是跟原告推荐的那个小无賴的証人无法容忍的語汇比起来，簡直有天壤之別了。

“各位先生，”他簡簡單單地說，“我早先是我們工厂里的工会主席。最后几个月，米石尔·白里耶在我身旁工作，他負責青年會員的工作。在我認識的工会干部中，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忠于工人階級。一个忠于工人的人——一个国家的軍隊总是由工人組成的——就不会愿意讓他們到戰場上去送命。在法国沒有一个劳动者贊成他自己的孩子或者侄子到越南去送死。审判长先生，多咱一个工人作弊，用厂里的原料，在业余的时间私下做

一个，比方說，吃飯用的叉子吧，我們管这个叫‘揩油’。那么越南的战争也是这样：人們讓青年去送命，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們的国家被人侵占了嗎？不是的：那是为了投資在印度支那的私人資本的利益。而且还不单单是法国人的利益，还有美国人的利益。連將軍們也这样說。这是‘揩油’，假公济私，沒有别的。我們呀，我們說：‘我們不要生活里有“揩油”的事情。’这就是白里耶为什么要讓兵士們認清这个战争的原因。除了这个以外，他什么也沒做过。他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热爱我們的人民。”

他是用聊天的口气講的，左手握着倍雷帽，右手向前伸着，好象他給法庭带来了一件礼物。这个諾来，黑黑的牙齿，长得一点也不漂亮，可是他的善良的目光透过了鏡片，直射到庭长身上。

諾来爬上叉路口的一輛卡車。沿着叉路口上的每一條街下去，都能走到雷諾汽車制造厂。他望着挤在他面前的密密麻麻的人群，突然想到“偉大的一夜”前一天下午的那几个鐘头来了。一条条街道好象是一顆星星的一條條星光。

对面的人行道上，卖热騰騰的香腸和油煎土豆的小販，也离开了他們安着一根很長的烟窗的流动飲食攤子，来听他的演講。每一分鐘都有人挤进来。再过十分鐘，汽笛声就要在这半乡村式的、兩旁立着裂了縫的矮屋的街道上响起来了。街旁的篱笆上每天都貼滿了呼吁書和招貼画。篱笆上，人行道上，各处都有“釋放米石尔·白里耶”的粉筆字。

諾来簡單地談了談事情的經過。他看見听众攥緊拳头，兩只手憤憤地插在藍工裝的口袋里。他看見他們皺起了面孔。他

滔滔不絕地講着，自己也不知道這些話是從哪兒來的。他說話從來沒有這樣流利過。

他講完了。一陣吼叫聲、喝采聲回答了他的演講。請願書上簽滿了名字。“這倒是真的；我們有被人打死的權利，可是永遠沒有開口講真理的權利！”一個老头兒這樣叫道。諾來沒有提過錢的事情，可是人們自動為訴訟費募了一次捐。“一個冶金工人的事情，也就是全體冶金工人的事情。”汽笛聲响彻天空。諾來從卡車上下來，“營救米石爾·白里耶委員會”的幾位發起人把捐款和請願書塞在他手里。“怎麼樣，你看見布老涅一比安古的冶金工人的義氣了吧？你一定得把這件事告訴米石爾……”

在公共汽車里，庭長反復地回想頭一天開庭的情況。它在他凌亂的記憶里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中間，放射着光芒。到了法院門口，他擠在一群青年人中間。“走開，走開，不要找麻煩，”法警說了一遍又一遍。在這三天當中，輪流等在這兒（為了只犧牲一兩小時的工資）的青年人，強迫憲兵保持中立。其中一個憲兵粗心大意地叫了一聲：“走開，讓庭長過去。”“釋放米石爾·白里耶”的叫聲馬上把司法官包圍起來，並且簇擁着他走進法庭的走廊，好像他是一位被喝采聲追隨着的演員似的。庭長陡然想起了司法部的隨員、安羅耶的電話以及每一份判決書里用的“代表法國人民”的公文程式，平常他不大注意，可是現在這幾個字却纏住他不放，連他自己也鬧不清是什麼道理。……司法官心不在焉地穿他的法衣，起先沒有聽清兩位陪審推事的話，接着他心裏一驚，連忙問：

“您的意思是說，他們在提起公訴的当天就把我們的政府特派員給撤換了嗎？不過，您瞧，我沒有接到通知！”

那個頭上有一縷鬚髮的陪審推事以前一直在波阿迭、第戎和瓦梭斯工作，最近才調到巴黎來，他高興得不得了，直到現在他的快樂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他帶着恭敬的口气，叫着司法部長的名字說“這次是部長親自裁定的”。石伏庭長聳了聳肩膀。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非常的時代里。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該……

“多可惡的事，”他咕噥了一句。

他輕輕地握了握那個新來的政府特派員的手，這個人年紀還很輕，瘦瘦的，一頭棕色的頭髮。庭長又咕噥一遍：“他們都是可惡的東西……不管是部長也好，所謂朋友也好，証人也好，都令人憎恨。對那些只知道在紙上簽名的自命不凡的人應該怎樣想呢？難道說他們想讓正義脫離自己的軌道？還是他們自以為比我們更懂得什麼是正義呢？”

新來的政府特派員，好象生來就是當古特林^①的插圖畫家的模特兒的，柏納·舍弗這樣想着。他今天覺得自己好象站在木板上，被一條開足了馬力的汽艇拖着，在海上滑行，只要一不小心就會翻到海里去。

每當米石爾轉過臉來，柏納總是用友誼與焦灼的眼光望着米石爾。他看不起自己，把自己當作一個感情用事的人，並且因此責備自己。“得了，親愛的律師，您千萬別把自己當作冉·達

① (1860—1929)，法國諷刺作家。

克^①的辯護律師。您手里的案子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個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案子。您要告訴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材料。我請求您，親愛的律師，千萬不要心焦。”柏納從熱情的少年時代起，一直保存着這個諷刺自己的習慣。

公訴狀猛烈地攻擊整個工人階級（“法國工人越來越跟着外國的代理人走了”），對米石爾的攻擊尤其猛烈（“他是那些把自己看作政治家和勇士的、沒有教養的青年中間的一個”）。幸亏起訴要旨的陳述里充滿了語法上的錯誤，這不能不引起庭長的注意，所以特派員的修養決不會獲得司法官的尊敬。他說“企圖比事實更嚴重”。柏納私下里對自己說：“他什麼都不怕。再過兩分鐘他就要說精神犯罪了。”而事實上特派員不過是參考《聖經》的語言，拿出來嚇唬人罷了……

柏納突然覺得他準備好的答辯沒有足夠的力量。事實、法律、政治立場……這一切……不，不光是這些東西。米石爾就是我，是旁聽席上所有的人，也是我們所有的人。“來吧，柏納，”他連忙對自己說，“來吧，舍弗婁律師。來讓這些先生們見識見識一個共產黨人是什麼樣的人吧。”

律師向法庭前面的木柵杆走去，開始的時候他的聲音很低，彷彿在傾訴心裡的秘密。

法庭上一片寂靜，好像給凝結住了似的，他們生怕漏掉一句話。

“審判長先生，各位先生……今天我很榮幸能在各位面前，替一位二十四歲的工人幹部辯護。他是巴黎人，生在市內人口最稠密的第十三區，他一直在这个區里生活着，工作着。審判長

① (1412—1431)，亦稱圣女丹·達克，是法國民族英雄。

先生，各位先生，請你們接受我做証人。我是个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毫無疑問，這一點和你們非常相象；家里的人因為我們的家庭是我們家鄉的一個最古老、最保守的家庭，而覺得驕傲。我的父親、祖父和祖先都是萬代人。二十歲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愛國能夠愛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人類的靈魂深處究竟蘊藏着哪些寶貴的東西。這些都是我在抵抗運動中學到的。在阿爾薩斯和德國的戰役里、在敵後地下軍的部隊里、在監獄里，我認識了許多跟這個工人完全相同的人物。他們給我上了最寶貴的一課……我是在他們的學校里學會了愛國主義和兄弟般的團結友愛的。”

庭長、陪審推事、連那幾個軍法官都跟聽眾一樣，彎着背聽着。石伏想：“這個小伙子能變成象亨利·羅伯和康平基那樣的演說家；多么溫柔，多么熱情啊……見鬼，他為什麼參加共產黨呢？”柏納提高了嗓門：

“以後就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使我和他們分開了。”

他轉過身來，用他的被翅膀似的袖筒遮住的、長長的手指，指着米石爾說：

“你，你現在受的危險最大，因此也是我們當中最有勞功的人，我請求庭上允許我在法官們面前，用同志這個美麗的稱呼向你致敬……敬禮，同志！敬禮，米石爾！……”

擤鼻子和咳嗽的聲音破壞了這個動人的場面，使庭長覺着很不痛快。“他是民權黨人！”他雖然這樣想，可是還不能確定是不是真的有這種看法。柏納追述米石爾·白里耶過去的經歷：十七歲參加抵抗運動，一九四三年曾經在五顆鑽石街殺死一個德國人，隨後就在洛特省的一支名聞遠近的小隊里當一名小戰士。

“米石爾·白里耶說過去的事情沒有什麼值得提的，他不願意談他的過去。他錯了。如果他的過去在那些替納粹分子洗刷

罪名的美国將軍眼里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们來說，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柏納忘掉自己的羞澀，忘記了自己是在法庭里。他滔滔不絕地講着，仿佛他多少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似的：

“我們應該重視过去，米石尔·白里耶同志。过去意味着被德国人杀害的比埃尔·譚布，他跟你一样是冶金工人。过去意味着被德国人杀害的莫里斯·拉卡塞特，他也跟你一样是冶金工人。过去也就是共产党把七万五千名黨員的生命献給抵抗敌人的法兰西。在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方面，过去創造了許許多多永垂不朽的生动的事例……”

后面几行的听众悄悄地站了起来，涌到窄狭的走道上。

“米石尔·白里耶，共产党員工人，热爱法国，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热爱和平的緣故。他怎样能够忘記那可怖的屠杀和千千万万的人的死亡呢……今天上午，德·維尔哈迪將軍在这道木柵前面做了証人。我知道，各位軍事法官先生，你們当中就有两位跟他在軍事学校里同过学。他曾經是名列前茅的毕业生，毫無疑問，你們在那个时期已經重視并且佩服他的判断力了。以后，德·維尔哈迪將軍是第一批从法国逃出去的高級軍官中間的一个。他在法国自由軍里的职位，他对人們的影响，以及他周圍的人对他的愛戴，使那个想在倫敦、阿尔及尔以及以后到法国来独攬大权的人多么不安啊。那个人曾經想到情报局去告密。然而在北非和諾曼第登陆的战役里，这位將軍仍然保持他的光荣的地位。各位先生，这个滿載荣誉的人剛才对你們說，他熟悉印度支那的情形。他对你們說：‘以前我們在那儿丢掉了一件衬衫，现在甚至不是为了法国的，而是为了美国的托辣斯的利潤，我們正在那里丢掉我們的生命。这个战争降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們大部份到那里去的兵士都回不来了；我看見過从那儿回来的兵士；他們有的生了病，有的受了伤，有的变成了瘋子。’將軍對你們說明，他是为了不在印度支那指揮作战而辞职的。他對你們說：‘兵士在出发以前有权了解那里的真相。白里耶只是想把那里的真相告訴別人，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沒有做过：他完全有权这样做。’將軍接着还提醒各位，他以前时常在軍事法庭担任法官，他从来不让政治的理由、恐惧或者厌恶的心情影响他的判决。他根据法律办事。各位先生，我知道你們同意这位替法国增光的軍官的意見，并且全象他那样处理案件的。”

說到这儿，柏納·舍弗就按照他准备的答辯講下去。

石伏庭长听得津津有味：“他很懂法律……可是真見鬼，这样的年輕人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呢？”庭长接着又想：“这一代都是走入歧途的怪人……这都是战争造成的……”

听了柏納的最后几句话，从旁听席最后一排一直到記者席，霎时响起了一片交头接耳的低語声：

“无论如何，审判长先生，各位先生，和平一定会胜利。但愿你們的所作所为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我有心代表我国人民說两句话。你們就要用人民的名义进行判决了。我恳求你們千万不要違背人民的愿望。各位先生，請你們看看劳动人民的儿子，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儿子，請你們看看米石尔·白里耶！他的两眼連眨也不眨一下，将来低下头来的也决不是他。”

“我簡直不知道对你說什么好了，”米石尔大声說。“真怪，你差点儿沒弄得我哭出来。我只好把你那句話再說一遍：敬礼，同

志！”

旁听席上所有的人都挤在法警看守着的木栅栏前面。挤在前面的人听见了米石尔的话。白里耶太太和比埃尔·奥坦，气流物理专家克洛德·阿里厄和奥底昂·诺来，齐声向律师喊道：“敬礼，同志！”律师的脸红了。现在大家大声说笑，缓和一下刚才的紧张，休息一会儿。

被所有的法官围在当中的石伏庭长，戴着帽子，开始宣读问题，并且对每一个问题都给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柏纳的年轻的助手溜出法庭，走进被告等待着的一间阴暗的小屋。米石尔正在抽烟，他抬起了眼睛。

律师助理轻轻地说：“你被释放了。”

米石尔站起来，烟卷从嘴上掉了下来。他弯弯腰，又站起来，呆里呆气地悄悄说了一声：“谢谢。”

这个消息也传到旁听席上来了。所以在庭长读到“无条件释放”的时候，法庭上马上响起了《马赛曲》的歌声。庭长接着用急促的声音读下去，心里不高兴地想道：“他们已经认为判决对他们有利了，活该他们倒霉；部里只消转来一份有力的材料，就可以推翻原判。”随着国歌的雄壮的歌声，一种自然的反应使得那些军法官都挺起了腰杆。十来个宪兵听见歌声，刷地一声立正站好，不过马上就恢复了原来的姿势，神气显得很狼狈。米石尔从对着法庭的那扇半开半掩的门里，突然瞥见了吉蓓尔特。虽然是合唱，她还是唱走了调子；不过她使出一股动人的劲儿，跟大家一起唱。

米石尔在过道里等着，他这时才觉得自己真的恢复了自由。他想到了他在辯护詞以后作的补充发言：“預审推事問我是不是参加过什么团体。我回答他說，不錯，我参加了一个自愿組織起来的团体，这个团体有八十万个成員，受它的影响的人在五倍以上。那就是法国共产党。我对他說，我还参加另外一个組織，不用說这是法国的一个最广泛的組織：那就是再也不愿意替銀行家卖命的法国青年的組織。”剛才他听了柏納的流利的演說以后，对自己的平凡觉得很慚愧。可是現在他不再为自己的平凡覺得遺憾了。我們永远无法知道真理会在什么人的心里萌芽。他剛才听說史拉儿·戴松做証人以后的第二天就毫无理由地被降为普通的工程师。“小班长”还不敢碰伐果医生；医生现在站在那扇門旁边，正在唱《馬賽曲》。

我們永远无法知道勇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們都等在監獄門口。米石尔終于疲乏地走出監獄；他拎着一只小箱子，臉上閃閃发光。他們大声叫着：“恢复越南和平！”甚至还加上一句：“米石尔·白里耶万岁！”看守沒有干涉他們。

不知怎么一来，米石尔发现自己被雅克·馬朵尔和諾来举在肩膀上。他吻着許多人的面頰，握手，他的母亲勾住他的脖子。

他无論如何也想不起来，他是怎样走进一家咖啡館的后厅里去的。一个欢迎他的酒会正在等待着他們。

他轉过身来，突然看見吉蓓尔特在他面前。他的弟弟咬着他的耳朵說：“赶紧溜吧，走呀，讓我来安排好了……”

他們已經跑到外面。两个人又聚在一起了。只有他們俩。

第二章

明天，天就亮了

“我們的运气不坏，”吉蓓尔特說，“現在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日子。”她招呼司机把出租汽車停在碼頭上。

旧書摊已經收了摊。法院、巴黎审判厅、圣舍倍尔教堂，所有这一切，在太阳西下之前，又在他脑海里盘桓了一会儿。米石尔从前最恨黄昏。他不愿意讓白天慢慢地消逝。所以他不是馬上点灯，就是燃起篝火来驅除变幻不定的黑暗。

今天，蒼茫的暮色却給他带来了一种宁靜的感觉。喝了几个月的温开水以后，忽然吞下一杯带麝香味儿葡萄酒，殘存的一点忧郁也烟消霧散了。今天的黄昏不会再使他感觉到恐惧和不安了。他又想起雅克·馬朵尔剛才对他說的話：

“米石尔，我祝你象我和希乃蒂一样幸福，真正的幸福……要知道，兄弟，我以前也不知道你是我真正的好朋友。”

他在監獄里的時候，雅克·馬朵尔給他写过信，信上說：“要是你愿意，你以后会相信我这句话：我在睡覺以前和早上醒来以后，总是惦记着你。”米石尔笑了。大家在一块儿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友誼不再是一句空話或者一种情感了：它象个网兜似的把两个人兜在一起，并且扎上袋口。雅克替米石尔找的工作馬上就可以成功了。所以将来跟吉蓓尔特在一起生活，已經沒有

什么問題了。

他們走到下面“真正的碼頭”上。

水上浮現着爬滿了长春藤的圣母院的倒影。

“你还記得这个地方嗎？就在这儿。”

他笑了，順着她的話說：“就在这儿。”她有意把他領到他們吵过嘴的地点。她愿意在这里看見他們的爱情复生、开花……他們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眺望着名聞远近的尖塔。“人类的双手建造的这几座尖塔，多少世紀以来一直使人叹賞不已，”吉蓓尔特这样想着。她說：

“我在离开家庭以前，又到我姑母家去过一次。她住在花市碼頭。你还記得那个碼頭嗎，米石尔？”

他想起来了。那个碼頭好象一条郵船。

“你还記得碼頭上的鐵桥嗎？”

他又想起了那座鐵桥，吉蓓尔特說它象个鐵籠子，象个跨在河上的鷹架，难看极了。他呢，他却对鐵桥的大梁和鉚接工程非常欽佩。他当时原想談談每一枚鉚釘怎样从車床里制造出来，刀具怎样鑿出一条条的刨花，然后才把光滑的产品取下来……吉蓓尔特笑了笑，說他：“你怎么一点儿审美的观念也沒有！”他一直在琢磨她为什么对他不公平的道理和发脾气的原因。过了好一会，当他們一声不响地眺望着圣路易島小販街轉角上的一个狗舍的时候，他也来替自己辯护了，他說：“吉蓓尔特，一条帆船自然很美。但是我宁愿制造飞机，要是飞机不是用来杀人的話。”她說他是个保耶底亞^①人。他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問她保耶底亞人是什么意思。她說明其中的含义，突然摟住他的脖子，大

① 保耶底亞系希腊古地名。此处指不懂艺术的粗人。

声說：“你比我强！”米石尔在監獄里想来想去，也沒有弄明白她的举动跟这句话有什么关系。

他笑着說：

“記得，怎么样？”

“怎么样？我又走上那座鉄桥。我望着流水。当时我很想念你，所以我觉得我們两人不可能分开。晚上我回到家里，听见电台正在歪曲地报告工人占领洛尔厂的消息。米石尔，那天晚上我就想去找你。”

“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倒不坏……得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她不知不觉地又說：

“米石尔，倒不光是你这个人。我的生活已經因为你的关系完全变了样。”

她接着又庄严地說：“我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

“亲爱的，你还記得嗎？上一回你在这儿也对我說过这样的话。但是沒有講完。”

“不錯，可是現在我可以談談生活了：我知道生活的意义。以前我簡直可以說根本不想去了解它。”

她談到“义卖”，比上次接見的时候談得更詳細。她責备他：

“米石尔，你以前为什么不把你在抵抗运动时期的事告訴我？象这样在法庭上才听到你的过去，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那天我很早就去了，不过是坐在尽里头。你从来沒有跟我提到过那个被你打死的納粹分子……”

“談那个有什么意思！”

“米石尔，我爱你！”

他們站起来。他轉过身来，对她俯下身子。起初好象是为

了感謝似的，怯生生地吻了她一下，接着就用他憋了很久的熱情瘋狂地吻她。

“為了這個吻，我們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他抬起頭來說，嘴唇上染了一塊口紅，他沒去擦它。

“可不，一切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特別是在想到事情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他們又吻了一次，一切都忘在腦後了。隨後，吉蓓爾特靜靜地望着塞納河。

“你得知道，米石爾，你不應該把我估計得太高。你坐牢，被人控告，這一切都使我很激動。可是實際上，你千萬別認為我已經變了另外一個人……不要認為我已經配得上做你的伴侶了。資產階級不是在一天之中可以消滅掉的。”

“得了，得了，你不至於給我們帶來憂郁吧？”

“那當然，不過要知道，我還會使你痛苦的。我們做的是一件很冒險的，破例的事情，幾乎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米石爾哈哈笑起來了。

“你如今對自己的態度，正象我‘以前’待你的一樣。你一下子的要求太苛了。實際上，你以後就會看到，人是互相配合的，每過一個鐘頭，就會配合得更好一點。”

他們走到聖米石爾廣場。上面是火車站。從下面望上去，月台帶點兒神秘的味兒，好象跟下面的燈光燦爛、人聲嘈雜的世界隔離了似的。橋底下，有三個流浪漢安頓在那兒。

吉蓓爾特的頭靠在米石爾的肩膀上，她說：

“我的心肝，你愛我嗎？”

“這还用問嗎？要是你知道……”

他本來想告訴她他怎樣度過那些有老鼠和臭蟲造反的、前

途茫茫的夜晚。告訴她他失掉她的懊惱，等待她回來的美麗的
希望以及她到監獄里去看他的時候，他的激動的心情。告訴她他
多少次想起了他們在塞納河上面對着歷史悠久的著名的古迹，
在霧里爭吵的情形。他把吵嘴的情形不知改變了多少次，設法
找出在哪个節骨眼上，在哪句話上，只要能改變一下語氣，就什
麼事也不會發生。

既然他們現在又在一起了，還談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做什
麼呢？

他們順着斜坡往回走。

第二天他們又回到那個地方。他們在吉蓓爾特的那間小屋
里，一直睡到下午三點鐘。他們在一家專供人談情說愛的小酒
館里吃了一頓蠔肉。他們只談自己的事情。世界充滿了幸福，
他們再也感覺不到不安和煩惱了。

在聖米石爾廣場的人行道上，賣報的小販站在大學生在里
面擁抱情人的一家小電影院的霓虹燈下，正在叫賣號外。咖啡館
的露天茶座給印花布的連衫裙和鮮艷的衣服映得五彩繽紛。在
路燈的照耀下，茂盛的栗樹和楓樹的葉子綠得發亮。

米石爾買了一份《今晚報》：侵略朝鮮……李承晚的部隊衝
過了“三八綫”。

報上的大標題象錐子一樣鑽進了他們的眼睛。米石爾和吉
蓓爾特頭靠頭地在一起閱讀電訊。他想到一場更艱巨的鬥爭風
馳電掣般地向他們襲來了。她帶着淚音說：

“我們怎麼辦呢？”

“怎么办？”米石尔說，“那很简单：要么我們讓美国人明白欧洲人不見得跟着他們跑，要么我們这儿就要发生战争。一切全看我們了。”

“米石尔……”

她紧紧地靠着他，好象在打哆嗦。这大概是因为天黑下来了，霓虹灯和灯塔的灯光特别亮的緣故吧。要不然，就是因為他們剛剛計劃好的生活又受到了威胁。

“米石尔……要是我能有你那样的水平就好了……”

他撫摸着她的头发，自言自語地說出下面一句話，甚至沒有想到這句話的意義：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担忧起来了呢？……生活，我們應該照这样生活下去！”

他把她摟在怀里，紧紧地拥抱她。她几乎透不过气来。

两人都想到了柏納的辯护。米石尔的粗糙的面頰輕輕地擦着吉蓓尔特綢子似的光滑的皮肤。她在这張含笑的，真正的臉上，在这張跟冷冰冰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圖象毫无关系的臉上吻着。她在两个吻的空隙中嘟囔着說：

“我想我开始明白應該照这样生活下去……就象你一样……紧紧地拥抱生活……”

后 記

多米尼格·戴桑迪是法国現代著名的女作家，也是一位进步的新聞記者。她經常出席工人的集会，参加工人的斗争，因此对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深刻的了解。这一本《拥抱》虽然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說，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由于作者熟悉巴黎工人階級，这部作品能够成功地反映出他們英勇斗争的面貌，描繪出他們頑強不屈的英雄气概。

小說写的是巴黎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的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時間是一九五〇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反动統治集团为了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奉行屈从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使法国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美国資本加紧渗入法国，控制了法国工业的許多部門，严重地敗坏了法国民族独立的經濟基础。法国的航空工业就是如此，許多家飞机工厂关了門，或者改行生产別的产品，工作人員大量裁减，从战前的二十多万，减到了几万人。这本《拥抱》里所写的洛尔与包席飞机发动机制造厂便是因为美国飞机的輸入，今后不再生产发动机，决定裁减一千两百名工人，引起工人坚决的反对，結果展开了一场大規模的战斗。

洛尔与包席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时还进行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越南的斗争。法国反动統治集团企图使新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重新成为他們的殖民地，并且从美国主子那里得到更多的美元，从战争中博取巨額的利潤，在一九四六年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而美帝国主义图

謀在越南維持一個戰爭的溫床，伺機在亞洲擴大戰爭，夢想最後成為印度支那的統治者，所以竭力支持法國反動政府延長這場戰爭。這種戰爭政策，遭到了法國人民的普遍反對，洛爾與包席工廠的工人一再提出要為和平而生產、反對這個骯髒的戰爭的鬥爭口號。

這本小說不僅比較深刻地揭露了法國統治階級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而且進一步地指出，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總是以壓迫本國人民為前提的，他們總是用暴力行為和法西斯手段來強迫人民接受他們的反動政策。法國反動統治者倒行逆施的結果，越發和工人階級處於敵對地位，雙方的矛盾也越發尖銳，而法國工人階級也完全認識到了，為了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須起來鬥爭，把自己的命運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這部作品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國的工人階級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並沒有存在絲毫的幻想，他們鬥爭的目的不只是在於取得某些經濟上的眼前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在於求得政治上的解放。所以全書充滿着強烈的戰鬥氣氛，洋溢着一種以鬥爭求解放的精神。

作品還有力地指出法國工人的鬥爭都是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作者用生動的形象告訴我們：不論環境如何艱難，法國共產黨始終不渝地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奮勇前進。正是由於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法國的工人群眾才能够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同心同德地抗击敵人。我們從書中所寫的接二連三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場面中，可以看出作者如何正確而細致地描繪出法國工人階級的崇高的風格和強大的力量。

在這本書里出現了不少共產黨員的真實感人的形象。如象法共中央委員亞未农等人，而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本書的主人翁

米石尔。他是洛尔与包席工厂的年青冶金工人，十七岁就参加抵抗运动，打死过德国鬼子。他关心群众，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在斗争当中，总是站在最前线，因此深受大家的敬爱。他领导全厂工人反对解雇工人、占领工厂，跟警察展开了面对面的战斗，表现得极其机智勇敢。反动政府把他看成了眼中钉，用“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他逮捕。他被捕后，不管反动统治集团怎样一再迫害，始终坚强不屈，并且对斗争充满了信心，终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米石尔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是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是法国工人学习的榜样。

今天，法国人民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斗争比一九五〇年已有了更大的进展，但是多米尼格·戴桑迪的这部《拥抱》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法国的共产党员们在斗争中如何发挥巨大的作用，法国工人的觉悟水平如何一天天提高，法国政府如何加深法西斯化迫害人民，法国人民的斗志如何坚强，斗争场面如何壮阔等等，仍然有很大的帮助。

譯 者